

文通書局印行

周易雜卦證解

自叙

包義之易畫而已微文王之辭包義之畫不可通微孔子爲之傳文王之辭亦不可得而通讀易者不敢舍文王彖爻之辭以解孔子彖爻之傳獨至孔子傳繫辭則不顧其名不嚴其義若以孔子徒傳繫辭爲隘必於繫辭之外多爲甚深微妙之說以解之是何異乎舍春秋而說公羊穀梁以爲尊公穀乃斥公穀於春秋之外乎舍文王而尊孔子於是孔子之易乃離文王而獨立文王之辭不通包義之畫亦塞而謂獨探孔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微其尤岐者乃以爲獨得先天後天方圓圓圖之祕朱子旣成本義而後有說易但當釋傳之言其亦深察舍傳釋經之支離而舍經釋傳之支離言外蓋亦及之矣予之學易始辛酉當世無可質疑問難惟出入於漢以來易大師之說其疑且難有幸而解者不解者則存之丙寅爲人說易一過既以累梓人矣所爲說十五六采之先儒已意亦三四焉說誠郛亦幸無悖獨於所疑難不惟明夷六二渙初六何以同繫用拯馬壯吉之辭離九三家人九三何以一爻而繫哀樂相反之辭既濟水火亦相息何以不名之革而名之既濟而名之革若是之疑且難存之既不止十百乃至乾於卦爲純陽於世爲太平初九居正遭時文王乃望其潛而戒以勿用孔子又反復以七十餘言申勿用之旨先儒於此皆無所疑難予雖亦因其說以告人反諸心則終以爲疑且難而說之不安也求之經不可得乃退而反復以求之傳求之三年而後有感乎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之言因而求傳之言雜者則有曰元黃天地之雜也曰恆雜而不厭曰蒙雜而著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曰物相雜故曰文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標雜以教人旣至於七又特立一傳曰雜卦孔

子而無取乎雜其於雜乃若是言之不厭其反復乎於是奉雜之教以求之經以傳證經以經證傳又以傳證傳凡夙所疑且難於經傳以爲不得其說者因雜以求之不直得其說且若必如是說而後安不如是且必無說者已已居大連病百日幸不死閉門自養乃舉所會於雜卦自幸其通者經則卦卽其所雜而爲之解傳則句求其切於雜卦者解之不切者一二則略之其於經也不直通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之故凡古今中外一切治亂成敗隆汙庸怪不可說不可思之心與境無不攝之於六畫順則察其因逆則知其果旣以揭其病又以示其方予不敢曰舍雜卦而經遂無可通也然不奉開物之教渾以求之卦則不能曲成萬物而不遺析以求之爻則不能範圍天地而不過將求其言則惟見其曲而不得其中將求其事則惟見其肆而不見其隱往往不知其所指開而求之雜其所指乃有不可思議之中其隱則一揭焉而人人可知也其於傳也予亦不敢謂舍雜卦而傳遂無可通然如先儒釋傳之甚深微妙謂爲尊孔可也未可謂其說當於繫辭傳之名與義也予之說傳無他字字必證之文王之繫辭與孔子之自傳而已不得於傳則求之經不得於經則求之傳傳之從經猶影之從物狹經而廣爲之說是狹菴之影而援櫓以實之援則偉矣何以解於不似乎傳之從傳猶流之有別棄傳而別爲之詰是引河以通漢引則浩瀚而已別爲一流矣十翼之中其翼文王而鈎其深以致之遠者則雜卦也雜卦之於十翼猶字之有極舍極而舉稅株槩槩以說之字之全其可立乎予之於雜卦非有所泥也蓋舍之而經與傳之疑難皆不可解也漢儒旣言互卦矣後儒或疑之或信之互卦近雜卦矣疑之非也然孔子不言互卦且旣曰六爻相雜矣漢儒乃別立互卦之名又不知六爻之必相雜而惟以中四爻爲可互不信孔子信

之亦非也若予之愚則於孔子所不言不敢信所旣言不敢疑以傳證經由孔子以通文王也以經證傳
由文王以通孔子也以傳證傳則因孔子以通孔子通也不也非予所敢自斷要無一言敢竊於古人不得
得經傳之證亦不敢妄有所言耳稿成於己巳六削易之至於乙亥廢世之栗旣六十年無以自贖乃止
削改而以未能盡信之稿託之剖劂以希當世通人之教易之深且幾豈予之愚所能極而研其萬一然
卽所開而得六十四卦所雜之病以知今日一切之原豈惟人可遷善而寡過世可由陝而返平凡立於
天地之國一切疾首蹙額之憂患苟卽吾說而求之易包義固畫其貌患之象文王孔子固示以濟憂患
之航患不信不用信而用之固無一而不可濟也文王之說易舉高宗焉舉太王焉孔子之說易舉文王
焉舉箕子焉予之說所爲多舉近今之事亦師文王孔子之意非耳目所及雖亦有所感必不若所及之
親且切也丙寅刊所說易而爲之敍嘗曰他日之說或如今之說或覆今之說而別建之說矣今之說幾
盡覆丙寅之說一息不絕惟守此經後乎今日或復有說而必不能覆今之說非後之氣餒於今也今之
說固非予之說而孔子之教也不能刪孔子特立之雜卦其敢於雜卦之外別闢一塗以通文王之辭包
義之畫乎此篇於傳之釋校詳卦則僅舉其雜物撰德之證於其縕則略發之百未及一也世有好易而
信雜物撰德之教者能卽彖爻之辭字字循雜而闡其所指必有不可量之權畜其於翼孔子以翼文王
包義之功旣渙其羣必渙有丘而匪夷所思矣老幸不死方期十年勉竭其愚以充今之說也乙亥三月
諸暨周善培敍

周易雜卦證解

自敍

四

上經

☰☰乾

上爻雜

五爻雜 四爻雜 三爻雜 二爻雜 初爻雜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初九爻雜復䷗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蓋言乾之六爻純乎陽。雖有雜而皆乾。無以見乾之情也。求乾之情。惟卽其六爻之所發揮而旁通者求之。則見其情矣。潛龍勿用。爻以寫初九之情也。於何見其爲龍爲潛而當勿用。則於其發揮旁通而雜於復者見之。復之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之爲物變化無耑倪。龍亦變化而無耑倪者也。心隱而不可見。龍亦隱而不可見。復彖傳因潛龍之辭而易一心以象龍。乾初九之潛龍。則指復而以潛龍象心以立辭也。復初九。乾初九也。爻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陸希聲曰。祗適也。卽勿用之義而正言之。用則適於悔矣。復上六爻曰用行師終有大敗。言用之有大敗。卽言勿用之有大利。反其辭而義則正同也。初九爲乾之元。文言贊以體仁。復初九。乾之元也。爻故特著元吉之辭。以證其卽乾之初九。爻傳又於復六二解之曰以下仁也。指初九爲仁。亦以證復初九爲乾初九之仁也。乾復經傳。互爲發揮。所以證乾初九一爻之情。爲復初九乃至復全體之情。復初九乃至復全體之情。爲乾初九一爻之情。亦旣詳矣。文言則更以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

周易雜卦證解一

遠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寫當潛而勿用之情。至於九語四十一字。泰僅得之半。泰初九尚許其征吉。乾爲純陽之卦。如國家全盛之時。乃於初九狀其潛之情。至於若是其勿用者。非寫乾初九之情。乃寫復初九之情。蓋復之初九。去剝也惟一間。初九在乾則爲六陽之本。在復則爲一陽之孤。嚴子陵之不仕也。天下認光武爲乾。子陵獨視爲剝之初復。猶未離於剝也。楊子雲自謂通玄。乃誤視王莽之剝爲乾。而欲成名。不安於悶。无不拔之操。乃蒙投闇之禍。蓋其讀乾不知初九之旁通於復。不知潛龍勿用之辭。爲復而發。子雲之意。或疑文王孔子爲憂患之過。无病而呻吟。不知一違其戒。乃適於悔。殺身以成不仁也。孔子於復。所以反復申勿用之戒。則以當剝之時。雖甚愚者。亦有所憚而不敢輒有所往。獨至於復。雖甚智者。亦不免欣幸之過。而忘其去剝之惟一間。且中藏三復三坤。說詳復卦以爲復之福將至。而不知剝之禍未解。一躁進乃適中其禍而悔无及矣。繫辭傳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說文訓之爲出。復象曰。出入无疾。出之義。卽之之義。自乾言之。則初九出而之坤。自坤言之。則乾初九入而爲復。自復言之。則復出於乾之初九。自乾言之。則乾初九出而爲復。故復初九之辭。指乾初九而言。乾初九之辭。指復初九及全體而言。自他卦言之。一卦出於五卦。五卦出爲一卦。雜五卦而合爲一卦。由一卦可析爲五卦。故他卦之繫辭。多指所雜之卦。卽指所出之卦。如屯雜比。故象傳用比象不寧之辭。雜頤。故六二爻曰卽鹿无虞。乃因頤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義。雜剝復。故象傳曰天造草昧。雜蹇。故象傳同蹇象傳之辭曰。

乾九難。不觀屯所雜之五卦。直不知其不審諸辭之所指。不觀乾初九之雜復。亦不知爻之潛龍无用。文言之不易乎世諸辭之所指。且不知復初九元吉之辭。六二爻傳下仁之辭之所指也。九二爻雜師䷆乾九二爻曰利見大人。卽師彖辭之丈人。子夏傳丈人作大人。直同辭矣。傳解之曰。德施普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師之德施而後可謂之普。文言曰天下文明。葛伯仇童子之餉。黑闌野蠻。達於至極。湯一征而後葛之民乃離黑闌野蠻而入於文明。反言之。師之不正者。即可舉文明之天下而陷之黑闌野蠻也。又曰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師以禁姦。閑邪之義也。師必以正。存誠之義也。湯有慚德。善世不伐之義也。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德博而化也。皆對師以立辭也。不觀夫師。則九二之位。僅見於田。德施安得遂普而無不化。天下安得遂文明。所閑者何邪。所存者何誠。所善者何世。有何豐功而可謂之不伐。非據復師以立辭。文王孔子之觀初九不免過悲。觀九二不免過樂矣。又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乃對師九二在師中之辭。而以寬解其所以爲中也。師九二爻傳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則又以懷之辭。解乾九二行仁之效。且以萬邦解德施之普之所及。不惟師九二一爻對乾以立辭也。師初六曰師出以律。律之嚴。卽文言庸言庸行之謹之所本。六三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左次卽寬仁之義。常。卽庸之義。六五曰田有禽。古者田以簡車徒。言田卽言師也。必曰田。所以證乾九二之在田。當詁爲師。不如後儒地上之詁。辭必同田。尤以證乾九二之出爲師。師六五之出於乾九二也。上九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大君。卽九二大人。

之義。開國承家。又文言善世之所本。然則師之全體。固無一而非乾九二一爻之情所發揮矣。不惟是也。辭之可驚者。莫若文言贊乾九二爲君德。上有九五。而以君許九二。何以處九二哉。及觀師上六大君有命之辭。乃知九二蓄德於居毫。而君則征葛以後。羣僕我后之輿情也。孔子亦慮君德之辭之驚世也。故於師彖傳解之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所以證乾九二之君德。乃能用衆以正天下。故收天下歸往之效。辭於師發之。意則指師所自出之乾九二。於師九二不曰君而曰王。非換辭也。若曰以師毒天下則可亡。以師正天下。則何止於君一國。必可以王天下。不惟詔人以勿驚。且以師之辭爲未足。特於乾九二不能遂許之王。故於師廣其效而大其辭。皆以反復證乾九二一爻之雜師。師之全體皆雜乾九二一爻之情耳。九三爻雜謙䷎繫辭多指所雜。如乾九三爻曰君子終日乾乾。謙彖傳曰君子有終。同君子終之辭。所以著乾九三之出而爲謙。謙之卦出於乾九三。旣著矣。猶以爲未著也。更於謙九三爻同其辭曰君子有終。則又以著謙九三爲乾九三。且以著謙本坤卦。得乾九三旁通發揮而後成謙也。辭苟不指所出。則兩爻一象。何致窘無可代。而必東君子終三字以同之耶。若夫爻之夕惕若厲。爲謙者之恭。文言知終終之。爲謙者之存其位。恭以存其位者也 知至至之。則謙者之上行。居上不驕。則謙者之下濟。在下不憂。則謙者之卑不可踰。又曰行事也。則以寡謙者之不徒謙。且有事於涉川謙初六辭侵伐謙上 行師征邑國謙六辭之事。其曰進德修業。則以證謙之有本。必進德修業。而後尊者之謙爲有光。不然。則如王莽之折節。徒爲許偽耳。卑

者之謙。尤必德業無懈。而後人莫敢踰其上。不然。則如婁帥德之唾面自乾。徒爲鄉愿之賊耳。其曰修辭立其誠。則繁辭傳之德言盛禮言恭也。綜舉乾九三經傳之辭。無不指謙而發。證之謙。則字字有著。不證之謙。則寫一九三。辭乃費於九五。豈不以其勞而有功。上偏於九五。繁辭傳曰謙勞而不伐不費辭。則无以寫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苦心哉。然則乾九三之爻辭。乃文王自寫其謙。文言之辭。則孔子寫文王之謙。不求之謙。皆尋常說理之汎論。求之謙。則字字淵警。雖更費數千言。尙未足發此一爻之奧義也。

九四爻雜豫䷏豫大象傳曰。雷出地奮豫。乾九四爻曰。或躍在淵。躍之義。奮而出之義也。何以言或。文言特用豫六四勿疑之爻辭以解之曰。或之者。疑之也。必同疑之辭。所以證乾九四之或。爲對豫九四之疑以立辭也。文言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曰上下。曰進退。猶豫六三。豫悔遲有悔之義。王弼注進曰退離悔遲。則因豫六四朋盍簪之辭。換朋而言羣。曰非爲邪。非離羣。則豫六四由豫大有得朋盍簪之義。曰及時。則豫彖傳豫之時義大矣哉之義。乾九四文言旣對豫以立辭。又於繁辭傳引豫六二而贊之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知幾也。見幾也。皆贊其及時也。贊之豫六二。則以證豫全體咸雜乾九四之德。不惟九四一爻也。此皆其著者也。辭之至奇者。莫若乾道乃革之四字。初讀之。極怪言乾何忽言革。及讀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而四時不忒。再讀革彖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乃知乃革之辭。爲指九四出而爲豫。爲雷動而革時。豫之彖

傳。則以證其體乾之革以爲動。革之彖傳。又以證豫傳之動卽爲革。再讀革九四曰。有孚改命。革至於九四。而後爻辭始許其改命。此又乾道乃革。必發於九四之所本。乾之九四。不惟出而爲豫之九四。且革之九四。亦出於乾之九四。傳虛人岐豫革爲二也。故於豫九四解之曰。志大行也。於革九四又同其辭義以解之曰。信志也。王弼注信且慮人岐乾革而二也。故因革彖傳已曰乃革之辭。而於乾九四贊之曰乾道乃革。是皆所以證革九四同於豫九四。皆出於乾九四。又以著乾道乃革之辭。對豫而言。且對革而言。此則義之深者。非參伍錯綜以求之。則乾道乃革之辭。直不知其所指矣。豫爲順動。乾雖積功累德。至於九四。然非出而爲豫。得順天應人之效。則不敢動而妄有所革。乃之辭。難辭也。猶言乾道至此。始得順動之時。然後可以有所革也。文王已得天下三分有二之順應。旣及時矣而猶疑。故以服事殷終其身。或也。在淵也。乃文王自寫其苟求无咎。不敢輕革之情。猶之乎寫謙也。孔子則觀順動之效。以爲時不可失。故申之曰乾道乃革。則對文王可革而難乎革之情。曲申其敬。不求之難。經傳之辭。皆若無機之死物。合雜而觀。乃若取之左右之逢其源。自來革命之紛紜。以革爲戲。亦未深玩乾九四之或之辭。在淵之辭。乃革之辭。且未嘗合豫而玩其順動之辭。疑之辭。合革而玩其乃革之辭。有孚改命之辭耳。

九五爻雜比䷲䷲乾九五爻曰。飛龍在天。飛之義。猶乘之義。乾六爻皆出之坤。惟五得尊

位。故曰在天。爻曰利見大人。師九二則曰王三錫命。以證乾九二之大人。指此王也。五爻

曰利見大人。比九五則曰顯比。王用三驅。以證乾九五之大人。指此王也。不惟同王之辭。且同三之辭。是又以證乾九二歷三爻而見五。九二之大人。亦指比五之王。乾九五歷三爻而見二。九五之大人。亦指師二之王也。比九五曰顯比。乾九五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觀言其顯。辭換而義則同也。比之彖傳曰下順從也。曰上下應也。以順從與應解比也。文言贊乾九五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凡九句。句句皆取對待之辭。同類相比之義。又直用應之辭一。用從之辭三。其他雖換爲同爲流爲就爲親。而無不爲比之義。猶慮讀者未信五之爲比也。於是又再贊之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合也。弗違也。奉也。皆比之義也。弗違至兩用。合至四用。苟非證九五雜比之德。脩辭何爲

而必限於一義。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必繁稱聲氣水火雲龍風虎種種對待之辭。同類之義以證之。不對比而觀。不亦幾於無雜而無謂乎。但以飛龍在天爲九五之績。王莽朱溫。宜皆無忝於大人。而皆不保其首領者。則人不認爲類。不與之同。不流不就不從不親。約之則莫與之比。彼自以爲大人。而投彼清流。天下乃公認爲小人。而殛此梟獍。知乾九五雜比之義。則知天下所歸往謂之王之義。則可免於獨夫之誅矣。

上九爻雜剝䷖爻辭曰。亢龍有悔。亢之辭。蓋指剝之一陽對五陰而言。五陰勢如洪水。一

陽據乎其上。斯可謂之亢。有悔之辭。卽剝彖不利有攸往之義。往斯有悔。悔斯不往矣。如以爲對乾上九而言。則乾之時如唐虞。上九從臯夔之後。苟悔其亢而變柔。不爲夬之待決之一陰乎。傳曰盈不可久也。亦對剝上九而言。剝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言陰。息盈言陽。盈不可久。蓋對一陽而哀其不可久。亢之言抗也。於剝詔以自然之數。天行猶於自然於乾上九則詔以勿抗自然之數。抗則有悔。猶是剝之順而止之之義也。必以亢龍爲指乾之上九。則試觀諸夬。夬上六所以戒其終不可長也。乃以夬爲三月卦。去四月之乾。只差一月。去六陽之乾。只差一爻。不可長者言其一決卽爲乾也。若乾上九之去坤。爻與時均差其六。倘謂乾盈卽爲姤。姤爲五月卦。必待十月而後陰消可至於上九。爲時亦五月之久。安得謂之不可久。準夬上六之辭。必如剝之一陽。而後可斷其一剝爲坤。爲不可久也。文言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亦對剝上九言之。九二爲師之大人。九三爲謙之君子。九四爲由豫之侯。九五爲顯比之王。初九雖位下。而爲天地之心。孔子以顏子當之。則復初九殆幾於聖矣。惟剝之上九。論爻則甚貴。而位則无權。六爻皆位。无位者。非无位也。无權也。繫辭傳曰。陽爲君。陰爲民。師謙豫比。五陰皆順一陽。而爲一陽之民。復雖在下之陽。而二下之。四從之。惟剝上九。位雖高於諸卦。而下之五陰。乃惟變之剝之。而莫之順從者。故曰无民。若對乾上九言。六爻皆陽。誰爲民者。又曰窮之灾也。則剝上九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義。而換終言窮也。又曰與時偕極。時之義。則剝彖傳天行之義。極之義。亦剝上九終不可用之義。

猶以爲未詳也。末復因剝彖辭不利有攸往彖傳顛而止之之義。演爲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之三語。約之則仍不利有攸往之一語。止之一字之義耳。舊說皆以亢龍有悔爲對乾上九而言。於是而有升極當降苟爽窮則變郭雍朱震張履之說。方成乾而卽降且變焉。是永无成乾之日。聖人於夬。何必望其決一陰以憂小人。而君子亦終不得長哉。是蓋未合剝而觀。剝惟一陽。聖人尙望其爲碩果。爲載民之輿。安有方成乾。而遂詛咒其亢不可久耶。辭指所之。舍所之而強爲之詰。成康之朝。乃若幽厲。白日在天。竟同長夜。以乾上九爲乾上九。象與辭遂爲矛盾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傳曰。天德不可爲首也。羣龍。指六陽。凡言首皆指上爻。乾之初二三四五。出爲復師謙豫比。皆見而藏於中。惟剝獨見於首。故五卦皆吉。獨剝不吉。其故則天德宜見而不見。所謂乾坤其易之緼。見而見。則違天德。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卽以解用九羣龍无首。而言六陽時時發揮兼之義。以御天也。天之用在變化。言御則變化之中有制裁焉。六陽爲六卦。是變化也。初變爲復。正如復而同其性命。二變爲師。正如師而同其性命。且初二雖變爲復師。而乾初九自有乾初九之性命。九二自有乾九二之性命。是制裁也。繫傳所謂立本者也。其乘六龍而發揮於六卦。則繫傳所謂趣時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皆以言六陽之所之也。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元指初九。六陽皆有所用。舉初以賅其餘耳。師比之王。謙之君子服萬民。豫之由豫大有得。其爲言天

下之治無論矣。卽復之天地之心。亦撥亂反正之始。剝之君子得與。尤亂極思治之情。六卦無不言天下之治。天下治之辭。蓋合六卦而言乾六爻之所之。皆用以治天下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謂六陽雖以變化爲用。而皆有一定之軌則。其則爲何。論爻則初二變爲復師。其用卽爲復師之用。論辭則乾初二之辭。皆卽復師而爲之辭以明其用。必觀初二所用之師復。然後可見初二之變化。及繫辭之軌則。舍師復則初二之用不可見。其變化所之。及其不變之軌則。皆不可見。變之義。猶雜也。不變之義。猶不雜也。六爻皆有所之。是其雜也。用與辭皆指其所之。是不雜也。合言之。卽天則也。且乾初九惟能變復。二三四五上。惟能變師謙豫比剝。不能如荀氏虞氏之說。乾二升坤五也。尤不能如近儒焦禮堂之說。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爲屯也。乾初九之辭惟能指復。二之辭惟能指師。不能如焦氏之說。以乾九二見龍在田之辭爲指屯也。變必有定。辭限所之。是謂之則。剛柔相推相易。純出自然。是謂之天。若如荀氏虞氏焦氏之說。則無則而極不自然。雖以廣乾之用。其於天則之訓。則大悖矣。乾六爻無一言吉。用九乃言吉者。則其所之之復。初九爻曰元吉。師彖曰吉。九二爻又曰吉。謙六三比六五爻皆曰吉。豫雖無吉之辭。而豫九四之大有得。蓋非小吉矣。獨剝以爲首遇見之故。乃不得吉耳。然則用九言吉。蓋合所之八卦之吉。而言乾之六陽。在乾雖無吉。自上九外。其用於五卦。則皆吉也。不求之雜。用九之吉。安從出哉。乾坤獨加用九用六者。以乾坤無雜。惟於所之以爲用者見其雜。他卦則自有其雜。用卽見於本體之

所雜。後儒不察。乃謂六十四卦皆有用。特於乾坤發其凡。於是屯蒙以下。爻爻皆求其所之。宋沈該近儒而六十二卦。乃皆不得其本卦。是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至於乾坤。則又爻爻執乾以爲說。而不求其所之。求其所之者。又以乾二升坤五坤五降乾二爲之說。而不思夫剛柔相推相易。皆平行往來。不能如梯之升降。升降二字見繫辭傳於是乾坤之九六。乃皆不得其用。而乾祇爲乾。坤祇爲坤。乾坤乃不足爲易之體。是乾坤毀而無以見易矣。文王特標用九羣龍无首之旨。孔子則反復證明乾之用不在乾。而在六爻之所變化。學者乃獨略其變而泥於乾。不得其旨。遂以文言爲汎論德性問學之辭。說之雖極奧美。於乾坤之用。蓋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乾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言乾初九一出而爲復。六十四卦遂資之以始。不言卦而言萬物者。萬事萬物皆繩於六十四卦之中也。天。亦言六十四卦。莊子之言天。皆言其自然。六十四卦之境象。皆人世自然必有之境象也。六十四卦。惟復剝姤夬頤大過六卦所指揮統帥。而始於復。故復之力可以統天。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則言乾之二三四五之四爻。出而成師謙豫比之四卦。中皆有坎。坎爲雲爲雨。乾行而施之坤。成此四卦之雲雨。四卦成。而同人履小畜大有之四卦。亦同時以成。則一切事物。皆流露昭布矣。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者。則言上九之出而爲剝。以成艮。艮象傳曰。其道光明。故曰大明。且兼言頤。說卦傳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亦言艮兼言頤也。六位始復而終

剝。剝復合而頤成。六位之變於是乎成。必兼言頤者。六十四卦不雜復剝姤夬。則雜頤大過。復剝頤成。則姤夬大過同時以成。六位成而六十四卦同時以成也。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乾之六爻。以時出而制御人世一切自然之境。必曰御者。一卦爲一境象。同時即有制御其境之道。存乎其中。旣示之病。且示之方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乃言六十四卦之性命。皆爲乾道所變化。初九變坤之初六。化而爲復。而復之性定。復之命以復之名亦定。繫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乃以明乾道變化之故。卽其一陰一陽之往來也。傳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申各正性命之旨。乾之六陽無不善。然變而繼坤。則成復師謙豫比剝之六卦。卦各有其性焉。各正性命之文。以今辭譯之。則箇性也。以俗語譯之。則各有各性。各有各名也。曰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上旣自復以至剝。此又自剝而至復。言剝之象。雖爲品物蒼落。而太和之氣。實繪其中。必以貞固之力持之而勿洩。則可再變而初九更出而爲復。自易言之。復一出而六十四卦又得其首。自人言之。剝一復萬國又咸享其寧。合之義。亦兼言頤。剝合復而爲頤。利貞之辭。則頤彖之辭也。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乃言乾之六爻。在不變時。爻爻皆剛健。二則中。初三則正。五則中且正。上雖不中不正。而不失爲剛健。六爻純粹爲陽。不雜一陰。是乾之性精也。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則言乾道變化。六爻皆可發揮而旁通於坤。以成復師之六卦。同時而姤同人之六卦亦成。六十四卦亦成。而天下至躋之情以起。

純者爲性。雜者爲情。乾之雜皆乾。坤之雜皆坤。雖雜而純。自乾一旁通。於是乾坤之純皆雜而爲情。所謂利貞者性情也。性變而爲情。於是有利貞之戒。性則本貞。不待爲之戒矣。必曰旁通者。則以定乾坤往來之界。但能旁通。不能妄立升降之說也。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因彖傳之辭。言乾之發揮旁通。卽其時以六爻制御人世一切自然之境之用也。又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言其用之效。其發揮旁通而成師謙豫比之四卦。皆有坎是雲行雨施也。師以正。謙以勞。豫以服。比以從。八卦氣象皆太平也。所以致此太平之功。則乾之能御也。不言剝復者。復之平未著。剝之平已陂也。總彖傳文言贊乾之辭。皆贊其變易而爲復帥六卦之義。泥乾以求之。則易不見而乾幾乎息。坤亦與之俱息矣。乾雖純陽。然亦雜五乾而成一乾。少讀九三九四文言。深疑孔子何竇於辭。而必同用君子進德脩業之六字。比求之雜。則由二至五五
四
三
二
初之乾。四乃爲三。四
三
二
初由初至五之乾。五
四
三
二
初三乃爲四。五
四
三
二
初是三可雜四。四可雜三。三四實同一德。故同進德脩業之辭。以證雜物撰德之旨。不惟此也。文言曰剛健中正。二。不正也。三四。不中也。皆贊以中正者。則觀之雜。由二至五。由二至上之兩乾。二皆爲初。九居二不正。居初則正矣。且二至五二至上之兩乾。三之位皆變爲二。二至五之乾。四則爲五。三至上之乾。四又爲二。爲三四則不中。爲二五則中矣。是亦證雜物撰德之例。如此例者尚多。非乾坤之用。故於此不詳。學者於辭苟有所疑。試博求之雜。必有渙然冰釋之趣也。



上爻雜

五爻雜

四爻雜

三爻雜

二爻雜

初爻雜

三爻

六爻

五爻

四爻

二爻

三爻

四爻

五爻

一爻

二爻

三爻

四爻

五爻

六爻

七爻

八爻

九爻

十爻

十一爻

十二爻

十三爻

十四爻

十五爻

十六爻

十七爻

十八爻

十九爻

二十爻

二十一爻

二十二爻

二十三爻

二十四爻

二十五爻

二十六爻

二十七爻

二十八爻

二十九爻

三十爻

三十一爻

三十二爻

三十三爻

三十四爻

三十五爻

三十六爻

三十七爻

三十八爻

三十九爻

四十爻

四十一爻

四十二爻

四十三爻

四十四爻

四十五爻

四十六爻

四十七爻

四十八爻

四十九爻

五十爻

五十一爻

五十二爻

五十三爻

五十四爻

五十五爻

五十六爻

五十七爻

五十八爻

五十九爻

六十爻

六十一爻

六十二爻

六十三爻

六十四爻

六十五爻

六十六爻

六十七爻

六十八爻

六十九爻

七十爻

七十一爻

七十二爻

七十三爻

七十四爻

七十五爻

七十六爻

七十七爻

七十八爻

七十九爻

八十爻

八十一爻

八十二爻

八十三爻

八十四爻

八十五爻

八十六爻

八十七爻

八十八爻

八十九爻

九十爻

九十一爻

九十二爻

九十三爻

九十四爻

九十五爻

九十六爻

九十七爻

九十八爻

九十九爻

一百爻

初六爻雜姤。䷫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言乾初九之情。必於復。求坤初六之情。必於姤。坤初六爻曰履霜堅冰至。冰爲坤言之。霜則爲姤言之。傳曰陰始凝。始之辭。亦指姤言之。剏致其道。至堅冰也。乃對坤而推堅冰爲姤之所剏致。卽以證履霜之爲姤發也。文言曰。其所由來者漸矣。由來者。言坤之由姤而來。亦對姤言之也。坤彖傳曰。品物咸亨。姤彖傳則於彖辭勿用取女之外。更補一義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坤同姤辭。所以證坤之出而爲姤。姤同坤辭。所以證姤之出於坤。是乃孔子特發雜卦之微而闡也。姤初六爻曰。羸豕孚蹢躅。羸豕卽霜之義。推其蹢躅。卽由霜而推及於堅冰之義。以霜爲不至於冰者。是燕雀處堂。觀之過樂者也。以霜卽是冰者。是見卵而求時夜。計之過早者也。憂世故推及於冰可爲坤。說爻則仍主於霜以對姤。苟不對姤而發。則既已冰且堅矣。尙何霜之可履耶。

六二爻雜同人。䷌坤彖辭曰。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主也。得朋也。皆對同人而言也。六二爻曰直方大。直方之義。同人彖辭利君子貞之義。大之義。同人彖辭于野之義也。同人彖傳曰中正。卽以解同人一卦。撰坤六二直方之德。又曰通天下之志。則解同人撰坤六二之大

德也。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之辭。卽言六二同人之效。其所以大。卽其得人之同而不孤。不爲同人而發。不孤之義。殊無所指矣。爻傳曰地道光也。六陰於何有光。光之辭。乃指六二出而爲同人之離。離斯有光。卽同人彖傳文明之義也。同人六二。坤六二也。爻辭乃曰同人于宗吝者。是則六二雜爲同人之後。又雜而爲家人之六二。同人初至四
家人二二 姤之初六。同人二至五
家人二二 因雜家人。故不免於私其家而不大。又雜姤爲初。則不直而無當於義。戒以于宗吝者。非譏同人之卦。乃對其爻所雜之家人姤。警其勿忘坤六二之本性。當以直方大爲志。勿囿於一黨派。一主義。而喪已得同人之效。自召八面受敵之難。此則義之隱者。不合同人之雜以求之。卽無以解卦爻之異辭。坤六二曰不習。亦指同人而戒其勿爲家人姤所熏習。舍同人則不習之旨亦不可得矣。文言又曰。則不疑於所行也。是則據同人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九四乘其墉不克攻之義。而括之以一疑字。以狀兩爻自疑之神。皆指同人以立辭也。

六三爻雜履三三履。禮也。坤六三爻辭曰或從王事。文言復補地道妻道臣道之三義。皆以指六三之出而爲履。而禮莫大於天地夫婦君臣之分也。履大象傳又易其辭曰辨上下。定民志。是則孔子知來之神。知君臣之名將墮。而斷上下之分爲不可不辨。不然。人懷非分。必有大浸蕩天之禍也。履彖傳曰說而應乎乾。應乾。猶從王也。又曰履帝位而不疚。則撟從王之偏。而敝在上者必不疚而後可責人之從我。不疚。戒暴君。從王。戒暴民也。履六三曰眇能

視。撰含章之德。舍。故眇。有章。故能視也。曰跛能履。可貞之義也。不貞則不固。固乃能履也。曰履虎尾咥人凶。則因從王之義。而申不從者之戒。爲操莽言之也。曰武人爲于大君。則又解從王之事。爲武人之爲大君。如漢霍崇唐徐敬業。事雖无成。臣子之道。必如是而後終也。履六三雜離。坤六爻皆曰含章。傳曰知光大也。皆指離言之。不然。坤六爻皆陰。何章可含。何光大之可知耶。卽從王之辭。亦指履上之乾九五。不然。坤五亦陰。何王之可從耶。在坤則指履。在履則指坤。雜其物。撰其德。辭之曲而中肆而隱若此。安可不熟玩耶。

六四爻雜小畜。䷗自來注坤彖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文。皆多据淮南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以爲說。余疑之而未得其說。及求之坤之三四之雜。而後知坤三之乾爲履。四之乾爲小畜。履之三。小畜之四。皆雜離巽兌之三經卦。皆西南之卦也。西南陰類。皆坤之朋。故曰西南得朋。剛柔相易。坤三四之乾。同時乾三卽之坤三而爲謙。四卽之坤四而爲豫。謙之三。豫之四。又皆雜坎震艮之三陽卦。皆東北之卦。東北陽類卦。非坤之朋。故曰東北喪朋。履六三凶。小畜六四但能无咎。故彖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蓋言坤之往。似得而無所得也。又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則用謙九三君子之終之終字。又約豫九四大有得之義。而易其辭曰乃終有慶。蓋言乾之來。坤似喪而實得。要之皆指乾坤往來之雜以爲辭。西南乃指坤三四之所之。東北則指乾三四之所之。亦卽指坤之所雜。舍履小畜

謙豫。而求西南東北之詁。乃不得不於易外別立陰陽之氣之說矣。六四爻曰括囊无咎无譽。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小畜彖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雲。卽天地閉之象。畜之義爲止。括囊之義。自止其口也。賢人之隱。自止其身也。括之義對畜以立辭。小畜六四之无咎。則仍坤六四无咎之辭而不換者也。六四爲小畜之主。畜而曰小。亦因坤之无譽而爲之名。換之仍以況其无譽也。文言曰。蓋言謹也。小畜初九之復其道。九二之牽復。六四之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之有孚惠心。皆能謹者也。九三之與說輻。夫妻反目。則不謹者也。上九之征凶。則戒其謹也。六爻皆正反以說坤六四之當謹。坤六四文言謹之一字。又實括小畜六爻之辭。小畜以一陰畜五陽。如漢明草野之止權閣。止之者不肯括囊。既以求譽而得咎。順之者如稱魏忠賢以九千歲。則雖免於咎。而實大汗其譽。括囊之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小畜彖傳乃明其界曰。剛中而志行。準此界說以求。必如陳平燕居深念以畜諸呂。乃可謂之謹。乃可謂之括囊。括囊非无事也。乃當其謹時。退求无咎。進不敢求譽之謹象也。及其事成而天下歌詠之。則人心之公。賢人之心。固惟求无咎。不求有譽也。小畜九二之牽。乃極狀坤六四之難括。惟其難。而漢明黨賢乃前仆後繼矣。

六五爻雜大有。䷙坤六五曰黃裳元吉。大有彖辭曰元亨。同元之辭而不換也。大有六五。則卽黃裳之義而換之曰。厥孚交如威如。黃中色。孚發乎中。言孚猶言中也。裳在下。威之訓爲畏。慮以下人之義。卽裳之義也。或謂威爲威。人殊不合大有彖傳曰文明。則又依坤六五象傳文在

中之辭而小異之者也。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贊坤六五。至推及於事業者。望大有以立辭。而贊其大有也。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是卽坤六五由中以達於四支事業也。是卽大有之上下應之也。黃裳爲大有之因。大有爲黃裳之果。持偏激之主義。行之以暴戾恣睢。如是而求大有。十九必不可得。卽強以武力得之而不守以文德。如五代朱溫之屬。亦惟見其爲木槿之天子。朝華而莫落。位不得正。體亦不可久居也。

上六爻雜夬。☱☶爻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龍以象陽。卦無陽而爻曰龍。王弼不得其說。乃以陰固陽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爲說。上爲陰位。非陽位。以陰居陰。安得謂爲陰固陽地。卦无陽也。誰爲不堪。輔嗣不通雜卦。不求上六所之之夬。遂不知龍指在下之五陽。不知一陰與五陽戰。而其血玄黃之辭。卽夬彖不利卽戎之義。玄黃云者。所以哀兩敗之俱傷也。爻傳曰其道窮也。亦卽夬上六爻傳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之義。而不可長。亦卽窮之義也。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何疑乎。一陰疑乎五陽也。若坤則陰對陰。何疑之有。爻自勿疑。指六三傳曰三則疑也。皆指陰陽之相疑。又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不言龍。則人將嫌坤上六爲陰之極而无陽。而不知其雜夬之上六矣。故繫以稱陽之龍。以指其雜夬。而後人知此上六爲夬之上六。爲一陰之對五陽。而不嫌其爲坤上六之无陽矣。經之稱龍。所以證坤上六雜夬上六之心。可謂甚苦。傳之解經稱龍以證雜卦之旨。尤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

焉。此則解經之稱龍爲指所之之夬。乃繫傳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而其稱血。則不離本卦之陰。乃繫傳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未離云者。尤以證繫辭雖各指所之。而皆不離於本卦。知不離之義。則知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見龍在田爲指屯。如焦氏之說。決非文王孔子之義矣。又曰玄黃天地之雜也。此一雜字。既以證坤上六玄黃之辭。爲指一陰雜五陽。且與未離兩字。同發繫辭各指雜卦不離本卦之凡。合夬而觀。乃知坤上六與夬彖夬上六經傳之辭。互相發明之妙。離夬而求龍戰之義。宜支離惝恍矣。夬彖不利即戒。所以戒陽勿迫陰。陳蕃竇武違之。所以蹀血於朝也。夬上六无號終有凶。則以戒陰勿抗陽。張讓段珪等違之。所以少長咸戮也。坤上六則兩戒之。旨深哉。

用六利永貞。傳曰。以大終也。以○用也。陽爲大。陰以從陽爲正。即以從陽爲用。由姤至夬。無一不之乎陽而以陽爲用。陰雖小。其所之則以大相終始。夬上六承用六之辭而言終不可長。即永當從正之義。繫辭傳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復師謙豫比剝。皆五陰。若小卦也。而皆一之爲大卦。以其爲九之用。乾之用也。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姤。皆五陽。若大卦也。而皆一之爲小卦。則以其爲六之用。坤之用也。坤終於用夬。乾終於用剝。惡乎用。凡雜夬剝者。皆乾坤之用也。用之義。發揮旁通也。相推也。相易也。豈惟復師謙豫比剝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之十二卦。通於乾坤而已哉。六十四卦。皆乾坤發揮旁通相推相易而成。故曰乾坤其易之緯耶。不於其發揮旁通相推相易者求之。則乾坤之用止於乾坤。乾坤之廣大將不可

見。故曰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聖人繫辭之先。神周流於六虛。而不泥於六實。其觀乾初九一爻之象。則神周流於復。故繫潛龍無用之辭。以括復六爻之義。其觀復之卦。及其爻之象。則神周流於乾之初九。故於復初二三四五之能復。而當於无用者。各許以元吉。吉无咎。中行无悔之辭。上六之不能復。而妄有所用者。則獨以凶之辭儆之。要之復之六爻。皆鬯發乾初九勿用之旨。推之乾之他爻。無不各指所之之卦。師謙諸卦。亦无不各本所雜之乾之爻。以爲辭。屯蒙之六十二卦。每卦皆五卦雜居之所構造而成。故求其所雜之卦。而其卦之吉凶可見。乾坤則純一不雜。故必卽其發揮旁通者。先求其雜。而後乾坤之吉凶可見。他六十二卦之雜。見於本卦。乾坤之雜。則見於他卦。故爻爻皆必辨其發揮旁通者。而後可得其爻所雜。可見其爻之用。六爻如字之有六楹。一楹不支。則棟崩棟折。一爻失其用。乾坤安得不息哉。繫辭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易之義。廣之則六十四卦。乾坤亦相推相易而成故乾坤亦有所用。皆立於乾坤之中。狹之則復姤之十二卦。尤乾坤所雜而倚以爲立。舍復姤十二卦。而責乾於乾。責坤於坤。然則當曰乾坤成列。而乾坤立乎其中矣。

雜卦傳曰。乾剛坤柔。所謂乾剛者。乃謂乾之剛自初至上。爻爻發揮旁通於坤。而使純柔之一坤。一變而爲復。師謙比剝之六剛卦。剝之剛不絕如髮。而上九乃譬之碩果。豈不曰賴此一剛留之種。而後可反於復。如少康之在有仍。僅遺臣靡。固可中興耶。所謂坤柔者。乃謂坤之柔。自初至上。爻爻與乾之剛相推相易。而使純剛之乾。一變而爲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之六

柔卦。夬之一柔。雖若待決之囚。而彖辭倣五陽以孚號有厲。不利卽戎者。正視一柔若涓涓之水。可以滔天也。乾剛坤柔云者。所以明乾之一剛爻。坤之一柔爻。皆各具旋乾轉坤之威力。乃對其所之而乾雜於坤。坤雜於乾者言之。剛之義。爲使柔者剛。柔之義。爲使剛者柔。自來乃皆以爲狀乾坤之本卦。旣非雜卦命辭之旨。亦違乾坤九六之用。且以乾之剛止於乾。坤之柔止於坤。乾坤之用。豈若是其隘。其中乃空空無所蘊若此哉。或又疑乾坤發揮旁通。若限之以六。則乾坤之用隘。是又未知乾出而爲剝復。坤出而爲夬姤。試檢余別爲雜卦表以求之。則復剝夬姤。各爲十七卦之雜。卽不直雜剝復夬姤者。然必雜頤大過坎離焉。雜頤則雜剝復。雜大過則雜夬姤。雜坎則雜頤。雜離則雜大過。亦卽雜復剝姤夬。然則六十四卦。無一而不出於復剝夬姤。卽無一而不爲乾剛坤柔之指麾。六十四卦憂患之多。實爲復剝夬姤四卦所顛倒恐怖。亦卽乾之剛之。坤之柔之之顛倒恐怖。不使斯世有一息之安。斯人有一息之樂。所謂造物之不仁也。不卽雜卦以求。不知世之憂患之所以生。亦不知剝復夬姤之日與人相周旋。而天命剛之柔之之所以可畏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蹇二二

比二二

剝二二

頤二二

復二二

初至四雜復。

二二屯之象爲草昧。其時則由混沌而開闢。復爲十一月。其時亦爲由陰復陽之

時。其象亦爲閉關不行之象。復爲一年之屯。屯則一世之復。復彖辭曰亨。初九爻辭曰元吉。屯彖辭則總復彖爻之辭曰元亨。復彖辭曰无疾。屯初九則換其辭曰磐桓。其義猶无疾也。一陽始交於坤。亦猶剛柔始交之義。復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見。見於陽之所達。雜卦傳云屯見而不失其居。屯何見。見於復之一陽。見以言震。卽以言屯之雜復而見天地之心爲難也。屯爲草生出地之難。於其生。見其復。於其難。見其屯。屯之情狀。卽復之情狀。復之情狀。卽屯之情狀。屯之不得不雜復之象。天也。屯爲天造。其雜復頤剝比蹇也。亦天造。一切卦之必雜五卦而後成。無一而非天造。天之云者。自然不得不然之謂也。天造之辭。繫諸屯。亦爲六十四卦發其凡也。

初至五雜頤。**䷚**頤之義爲自求口實。混沌之民。茹毛飲血之外。更無禮義道德之可言。此屯之時宜雜頤之一象也。生人之始。莫急於食。而衣服宮室猶次之。屯之雜頤。猶需之次蒙。此又天造自然之一象也。頤彖辭曰貞吉。屯彖辭則曰利貞。頤六二曰征凶。六三曰凶勿用。以爲求食者戒。屯之彖辭。則戒以勿用有攸往。屯六三當頤六三。故同頤六三十年勿用。无攸利之義。換其辭而戒以不如舍往吝。屯六三又當頤六四。故又同頤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義。而換其辭以狀其情爲卽鹿。辭異而義咸同。豈不以食爲人所必爭。屯而雜頤。人人思茹鹿之毛而飲其血。於是焉爲之戒。非戒雲雷之屯。乃戒山雷之頤之雜乎屯。若惟雲雷之象。固不含卽鹿舍鹿之義。然則舍雜之象。繫辭之旨將何所求哉。口腹無以自給。盜賊由是

繁興。此彖辭所以因頤而戒屯之時利貞而守正也。羣方求食。莫爲之長。則無以劑其平。此彖辭所以因頤而告以屯之時利建侯以平其頤也。屯爲開闢以後之第一境。文王因序屯爲乾坤以後第一卦。且標建侯爲有人類以後之第一事。不求之雜而得頤。又不知屯之時何以利建侯。且不知建侯之利。惟在平頤之爭。於是侯之庸者。乃聽甲有餘乙不足。而失侯之利。侯之黠者。且與民爭。而飢民以獨飽。此侯也乃害人之侯。惟當倒之。不當建之矣。

二至五雜剝二三既雜復矣。又雜剝焉。何也。屯雖進於開闢。猶未離乎草昧。猶復之雖反乎陽。猶未離乎陰也。自其陽與開闢言之。則曰復。自其陰與草昧言之。則曰剝。一屯之時。實雜剝復兩象。宜屯之中。并雜剝復兩卦也。名之剝耶。則有復象。名之復耶。則有剝象。兩不可名。於是合兩象而名之屯。屯之云者。猶言剝復之混沌不可分也。繫辭傳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謂六十四卦之名。皆根於雜。以定其稱。不能越雜卦之外而虛構一名。若屯之名。不求之所雜之剝復。但泥雲雷之一象。不惟天造地設之草昧義剝之不可見。卽彖辭之元亨。亦無所據。屯之名乃墨一而漏萬矣。不惟一時可兼剝復。凡國家治亂之交。無非剝復并集之會。未有一獻而遂躋於治者。漢唐宋明。一切開國之始。皆屯之象。固無一而不雜剝與復之兩象。六畫之屯雜剝復。千萬年之屯。乃無一而脫於剝復。是易之象也。卽易之數也。數者自然者也。不可於象之外別爲穿鑿附會之數。象中之數。則不可不信。雖然。一舍雜卦。則象失而數亦毫髮不可得矣。剝六五爻曰无不利。屯六四正當剝六五。故爻亦曰无不利。

雜其物。撰其德。此其著也。若屯六三雜剝。故繫以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之辭。又雜復。故又繫以君子幾不如舍之辭。一爻而辭乃相反者。則其所雜兩卦之德之相反。此則旨之隱者。不合所雜而深思之。則不可得也。

二至上雜比。**䷂**比之大者爲四海共戴一王。然在開闢之初。部落亦各卽其羣而比其長。屯之雜比。蓋柳子厚所謂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以至有諸侯連帥方伯。至於有天子。則屯連終而顯比之世出。比長則其廟。周官之用比長之名。從其廟也。亦觀屯雜比而爲比之名也。比象傳曰不寧方來。屯彖傳曰宜建侯而不寧。比六四爻傳曰以從上也。屯六三當比六四。爻傳曰以從禽也。同不寧以從之辭。凡以證屯之雜比耳。

三至上雜蹇。**䷢**蹇彖傳曰。難也。屯彖傳則曰。剛柔始交而難生。雜卦傳旣曰屯見。又曰不失其居者。以其雜復之震。故曰見。以其雜蹇之止。故又曰不失其居。皆據雜以立辭。然而易知也。屯六三爻何以繫之君子幾之辭。豫六二又何以繫之不終日之辭。繫辭傳又何爲而以知幾其神解之。皆甚難知也。及求之雜。則屯六三始雜蹇。豫自二至五。亦始雜蹇。**䷢**再求之蹇。則彖傳贊之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然後渙然而知屯六三豫六二之知幾。皆以其雜蹇之卦。故撰見險知止之德。不求之雜。不惟屯豫之爻辭不可知。彼蹇彖傳終贊之以蹇之時用大矣哉。不求之屯豫。則將以蹇之用止於處蹇。而蹇之用之大。亦不可知矣。一卦雜五卦。卽撰五德。若一義而雜五味。卽不得不具五味。食羹而覺鹹。必求諸鹽。覺酸。必求諸

醯。以求其所以酸鹹之故。至於讀屯。見辭有元亨。乃不求之復。有利貞。乃不求之頤。有不利。乃不求之剝。有不審。乃不求之比。有難與幾。乃不求之蹇。以求其所以繫此元亨利貞一切辭之故。且斷一屯止雲雷一象。是何異於疑五味之羹。而斷一羹惟有一味哉。若屯六三一爻。卽鹿兩語。爲指頤。且指剝。君子幾兩語。爲指蹇。且指復。爻傳同比以從之辭。則又以相比。此則一爻而雜五卦。故一爻卽撰五卦之德。若家人睽之九三。亦於一爻繫以相反之辭。皆同屯六三之例。繫辭傳所謂非其中爻不備者。正謂三四兩爻。在六畫之中。備撰五卦之德。所撰之德既不一。繫之辭自不得不如其不一之德。而以相反之辭擬之議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頤

復

師

解

初至四雜解。二二蒙何以得亨。以其雜解也。初六爻辭曰發蒙。用說桎梏。發也。說也。皆解之義。彖辭曰初筮告。告之義。亦解之之義。曰不告則不解之義。初至四雜解。初之發蒙。勉強敦迫以解之。二之包蒙。則潛移默化以解之。三之不有躬。四之困蒙。則解之而不解者。皆對解以立正反之辭。初六之發說。尤換而不換以著其雜解也。上九爻在解外。故對諸不率教者。不解之而擊之。蒙之程度萬千。解之術則不外乎發與包之二者。小學教授之法。費千萬言以申解蒙之旨。要皆發包二字之演義耳。解初六爻傳曰剛柔之際也。蒙九二爻

傳曰剛柔接也。辭義同而發之九二。不繫之蒙初六者。初六與六四皆柔。九二上應六五。始與解初六上應九四。同剛柔相際之義。雖異爻而必同其辭者。所以著雜物撰德之旨也。

初至五雜師。䷔師六五爻辭曰。長子帥師。長子指九二也。蒙九二正當師九二。故爻辭曰子克家。此文王之旨。證蒙九二離師九二。而撰其德也。師彖傳曰蒙以養正。此孔子之旨。證蒙之卦。雜師之卦。而撰其德也。師若毒天下。乃以正天下。頑童之夏楚。頑民之斧鉞。皆帥也。皆不得已而以毒之爲正之之一術。自非天賦之善。父師苟惡師之毒。而以姑息爲愛。其子弟蒙愛之毒。乃十百於師之毒矣。

二至五雜復。䷗蒙與屯同雜剝復兩卦者。蒙與屯同一不分明之象。屯爲一世之蒙。蒙爲一身之屯。謂屯蒙爲剝耶。則屯有出地之生機。蒙有赤子之善性。不能名之剝也。謂屯蒙爲復耶。則屯有草昧之象。蒙有桎梏之憂。又不能名之復。屯之名屯。蒙之名蒙。皆據所雜剝復兩卦而爲之稱。以一字括剝復之兩象。是則稱名之精也。六四爻曰困蒙吝。自其雜剝。而以一困字。寫其桎梏之情也。六五爻曰童蒙吉。自其雜復。而以一童字。寫其赤子之心也。自其復而正養之。則蒙可以聖。九二復之始。所以有子而克家也。自其剝而以不正養之。則蒙可爲寇。上九剝之終。所以懸寇以爲戒。卦之一蒙。兼剝復兩象。人之一蒙。遂兼舜跖人禽之兩途。蒙當發之包之。而必擊之者。父兄望子弟不爲盜跖禽獸。劣子弟則必樂趨於下流。不擊之。將何以解其剝而使之復耶。

二至上雜頤。䷃ 婴兒惟知乳哺。不待教而自能。是蒙雜頤之一義。曲禮之養蒙。列舉放飫。流歌咤食齧骨而禁之。其目至於數十。蒙之過多由頤。是蒙雜頤之又一義。曲禮之禁。亦因蒙雜頤而曲爲之防耳。頤彖辭曰自求口實。傳曰觀其所養。觀其自養。蒙彖辭亦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傳亦曰蒙以養正。用求與養之辭。所以證兩卦之德同。不惟彖辭之同也。蒙六五當頤六五。爻同吉之辭。爻傳又同頤以之辭。蓋一雜而無不同焉。雜卦傳云。蒙雜而著。謂蒙雜五卦。而解之德著於發與說。師之德著於子克。復之德著於童。剝之德著於困。頤之德著於彖之求養。爻之吉。傳之頤以。是著之著者。人所易知也。其不著而著者。則蒙六三雜解六三。爻曰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若不知所指也。及求之渙六三。亦雜解六三。䷍ 交則曰渙其躬。再求之艮六四。亦雜解六三。䷍ 交則曰艮其身。傳則直以躬之辭解之曰止諸躬。艮渙之同躬之辭。以艮二至上雜蒙。渙初至五亦雜蒙也。艮渙蒙之同躬之辭。則以三卦之同雜解也。於是更求解之六三。爻曰負且乘。致寇至。繫辭傳特引其文而詳說之。則以三卦之同雜解也。是不惟說解之六三也。且以說蒙六三之不有躬。渙六三之渙其躬。艮六四之止諸躬。皆以雜解之德而招盜。蒙之不有躬。此盜害之也。渙之渙其躬。此盜渙之也。艮之止諸躬。此盜止之也。但玩蒙之辭若不著。合渙艮之三躬。更合解之一盜而玩之。雜物撰德之旨。乃不著而著。此雜卦之所以稱蒙爲雜而著也。無卦不雜五卦。無卦不有明白之辭以著其雜某卦之德。而蒙則尤著之完全而無缺者。故於蒙發之。亦以發六十四卦之凡也。一卦爲一

時代。一見象。喘息小蘇若復。干戈未已若剝。人皇皇於求食若頤。事步步而艱難若蹇。分裂割據各戴一尊若比。時代若此。則屯之時代。見象若此。則屯之見象也。人心趨嚮不定。若剝復之淆。恣其頤不奪不饜。養之以正而不解。至不得已而威之以斧鉞夏楚。時代若此。則蒙之時代。見象若此。則蒙之見象。人而若此。則爲蒙之人也。一卦爲五卦所構成。一時代一見象。亦五種情事之所構成。觀象不求之所雜之卦。無以得一卦之全。論一時代一見象。而不求之所雜之情事。亦無以得其時代其見象之所自。於是而妄斷其爲某時代某見象。且妄標一政策一主義以治之。是猶庸醫不察病源而處方。未有不殺人者也。

一卦兼雜剝復頤。惟屯蒙與損益四卦。屯則方復而未離乎剝也。蒙則可復可剝也。屯蒙彖辭皆戒以利貞者。屯必貞於求食。而後可離於剝。不然。則人相食也。蒙必貞於口腹。而後可保其復。不然。則凶短折也。損以求復。損之過則反剝。益則既復。益之過又爲剝。損益彖辭皆戒以利有攸往者。往之義猶變也。能變而不偏於損。不使富者爲餓殍。不偏於益。不使貧者爲惰民。則可復而不剝。文王序卦以損益中下經。孔子則移以中上經。乾坤之後。次以比師臨觀屯蒙震艮損益之十卦。比雜剝。師雜復。臨雜剝。觀雜剝。屯蒙雜復剝頤。震艮雜頤。損益雜剝復頤。是十卦者。皆惟剝復所指搘。所以示人開闢以後。剝復相爲循環。爲之根則頤也。有國有家者。能善爲損益以漸劑於平。則頤安而剝之禍可解。觀於雜卦之易其序。可知孔子之觀象特重於雜。而所謂百世可知者。亦據易象而知治亂之要。惟在損益之善

否。此又聖意之幽微。證以今日世界失業之變。歐美之復極而剝。盛極而衰。尤可不煩文字而闡顯足以共信也。

䷔需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既濟䷾

節䷻

睽䷥

大有䷍

夬䷪

初至四雜夬。䷾夬之象爲五陽將決一陰。而未能卽決。有決之志。未至決之時也。需之爲卦。則三陽將上進而不敢犯險。有進之志。未至進之時。所以能待時而不陷於險者。乃其雜夬而撰決之德。能決於自制也。所以終能進而往有功者。亦因其雜決。而能決於禦險出險也。需者其表。決者其裏。史稱陳平謀誅諸呂。而以燕居深念四字。狀其需於外而決於內之情。光武昆陽旣勝。聞朱祐日角天命之言。怒而示將收之。耿弇謂聖公不能辦賊。又戒以妄言當斬。皆決之至而深著其需。需而不決。則惟怯而非需矣。夬彖辭曰孚。需彖辭亦曰有孚。此易知也。夬彖辭同恆彖辭曰利有攸往。需初九爻乃曰利用恆者利用恆之有攸往也。即利用夬之有攸往也。不直言往。而展轉託之於恆。此則繫辭傳所謂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也。直而顯求諸夬。已不得其指。若如舊解恆需於郊之說。則又止而非需矣。于郊者其迹。心則有攸往。此乃需而非止也。

初至五雜大有。䷍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萬物皆備於我。求其急而爲人所必需者。莫如飲

食。序卦傳云。需者飲食之道也。需九五爻曰。需於飲食。大象傳曰。君子以飲食宴樂。皆對雜大有以立辭。必大有而後可飲食宴樂也。揅死者菽粟而非珠玉。一家不得飲食。則號號交誦。一國不得飲食。則揭竿紛起。主家國者。不能不謀以需其有。且大。此人之情也。只此飲食。此飽則彼飢。此有餘則彼不足。愈求大有。則爲吾寇者愈多。於是愈不得不需而後進。需之不進。正以雜大有而的乎大有。高祖將圖天下。先退漢中。非需則不能達其大有之。項羽猛進不已。可知其志之不在大有。而推衣錦以銜鄉人耳。需初九當大有初九。故爻同无咎之辭。而需於郊之義。傳解之以不犯難行也。乃證其同乎大有初九无交害之義。辭二而義則一也。九五當大有上九。故爻又同吉之辭。此爲雜物撰德之顯者。若九三之爻辭曰。致寇至。寇惡乎至。至乎我需之爲大有。彼需亦爲大有。致寇之辭。非爲需戒。乃爲需夫大有者戒。爻傳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則補爻義之寇。乃我大有之所致。能敬慎則可不敗其所有。是則義之深者。不深思之。不知繫辭對雜立戒之警悚也。

二至五雜睽。二二人皆需乎有。且皆需乎大。需爲需待之義。待必有對。兩相需而莫得其均則睽。有史以來。一切殺人流血之睽。無不起於各爭所需之一念。大有本雜睽。需既雜大有自不得離於睽。大有與睽。乃需之時相因必至之情之事也。九三爻曰致寇至。寇爲睽言之。致之辭。則爲大有言之。所需不大。人將不屑寇我矣。六四爻曰需於血。出自穴。血爲睽言之。因有所需而流血。則爲大有言之。需土地人民。乃得血焉。需侵略人之家國。乃喪

其巢穴焉。不參伍而觀需大有睽之象。不惟繫辭深切之旨不可見。且疑其辭之離奇矣。若睽彖辭曰小事吉。需九二始雜睽。故同小之辭而曰小有言。又同吉之辭而曰終吉。需九五當睽上九。故又同吉之辭。需六四則當睽六三六五兩爻。睽六三曰天且劓。六五曰噬膚。需六四則約之以一血字曰需於血。辭雖換而血與天劓噬膚之義固同。此則辭之顯以示雜物撰德之旨者。不參稽之睽。而惟以坎爲血。解血爲坎。則又王輔嗣所譏爻苟合類。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需既雜睽。求爻義者。不求之睽。而徒求之坎。坤上六无坎。而爻曰其血玄黃。斯血將安屬乎。

二至上雜節。三需以三陽之健而能不進。不陷於困窮者。雜節之性。有節之力也。爻之自郊而沙而泥。步步探而後進。四既出穴。上復聽人之入穴。若太王之辟狄。非有堅強自節之力。能需之至此乎。卦既雜節。爻之辭乃无不對節而發。雜其物之必撰其德。猶當風之不得不涼。負暄之不得不溫。南人居北。不得不樂其爽墮。北人仕南。不得不感其卑溼。卦以寫人事之性情。推之一切人事。蓋无不可通者。需之象不見有所不進。雜卦傳乃云需不進也。亦据雜節爲之解。非不能進也。節之使不進耳。不節而冒進。謂之鹵莽。无所節而自然不進。謂之怠荒。節而後不進。乃可謂之需。謂之有所待。不之辭。爲不得已。爲有作用。有智識之辭。若讯以不之尋常之義解之。則太王之辟狄去邠。亦如晉元帝宋高宗南渡偏安之暮氣而已。節九五曰甘節吉。需九五當之。同吉之辭。而換需於酒食以寫甘之義。此易知也。

節六四曰安節亨。需六四當之。乃曰需於血。出自穴。若不相涉者。孔子則以順以聽也解之。以證出自穴之義。卽安而順聽之義。是則微顯闡幽之旨矣。

二至上雜既濟䷾需爲險在前。彖辭乃許其亨吉利涉大川者。以其雜既濟也。節與未濟彖皆曰亨。皆雜既濟也。睽與解彖皆言吉。亦皆雜既濟也。既濟彖曰亨小初吉。故雜既濟者多言亨或吉。睽之彖辭并同小之辭。而曰小事吉。需兼雜睽與既濟。故九二爻辭曰雖小有言終吉。同三字焉。以證其雜兩卦也。楚漢因兩相需於大有而睽。漢高能決於自節。決於需而不冒進。於是而既濟。項羽反之。故不濟。需爲人人時時所有之觀念。大有則所需共同之條件也。睽則需大有者所致之惡果也。夬與節。則需大有者必用之功夫。由此功夫。乃得既濟之善果。一需雜五卦。乃并其觀念。其條件。其功夫。其善惡之果。无一而不撰其中。然則觀象而舍雜。吾未見進能濟民。退能寡過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姤二二

同人三三

家人三三

渙二二

初至四雜未濟。二二需彖辭所以許其亨而利涉大川者。以其雜既濟也。訟彖辭所以斷其窒不利涉大川者。以其雜未濟也。爻所雜。猶病之雜。所雜之病異。處方亦不得不異。未濟爲離上坎下。火炎上。水趨下。兩造其極。如甲乙之互是而相非。是一切訟之理。卽所含未濟之

象也。苟不求之既濟。則乾在坎下。方在險中。安見其利涉大川乎。不求之未濟。則乾在坎上。已出險外。安見其不利涉大川乎。未濟彖曰小狐汔濟。訟初六爻曰小有言。同小之辭。所以證初六之雜未濟也。

初至五雜渙。三三卦已爲訟矣。九二九四爻乃再言其不克訟者。以其雜渙。若訟而有人爲之和解。於是渙然冰釋而訟息。兩不克。皆對渙以立辭。六爻惟上九不雜渙。猶訟而莫爲之解。於是訟成。爻曰終朝三褫之。哀上無渙德而受訟罰也。上爲終爻。彖曰終凶。亦哀上之不雜渙而不免乎訟也。二四再言不克。所以雜證其物卽撰其德也。彖言終凶。上又言三褫。所以證不雜其物。卽不撰其德也。爻言元吉者至少。渙初六曰吉。訟初六當之曰終吉。渙六四曰元吉。訟六三當之曰終吉。旣於雜證其雜。又於不雜證其不雜。又同其辭以證其雜。一卦而反復證之如此。曾謂繫辭之頃。神不周流於雜卦乎。

二至五雜家人。二三稽訟之類。父子兄弟夫婦之爭。恆多於朋友。家人如唇齒。愈親則其相犯也愈易。舜之爲聖無他。能久其善訟之頑父嚚母傲弟使無訟而已。堯之試舜也無他。釐降之二女。更於父母兄弟之外。驗其處不能相容之兩女。能否使之無訟而已。孔子不難聽訟而難使無訟者。觀訟之象。知訟之源在家人。因知無訟之本。不在聽之精。而在教父子兄弟夫婦之各得其正。法家不喻此旨。故聽之術愈精。而訟乃愈繁矣。九二爻曰歸而逋。九四爻曰復即命。曰歸曰復。皆據家人而探訟之情以立辭。不得申於外而歸訴於家。人窮則呼天。

疾痛慘怛則呼父母之義也。訟於家則無所訴。而家人之訟。往往視外人爲難解。若隋文帝父子。唐太宗兄弟。唐中宗夫婦之訟。真人世之至變。若此類者。史不絕書。又幾爲人情之至常。甚哉易雜卦之範圍天地而不易逃也。

二至上雜同人。**三二訟九四當同人九四**。爻曰不克訟。與同人九四弗克攻之辭既同矣。爻傳之解同人九四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是又證同人九四之吉。撰訟九四復卽命之德。不於訟九四證其德之同同人。乃於同人九四證其德之同訟。是繫辭傳所謂其言曲而中也。同人之爻辭曰伏戎。曰乘墉。曰大師克。皆以狀其爭同之訟也。城與地死物也。無足爭。所爭者人之同我耳。兩國爭主諸侯之盟。兩黨爭當多數之選。齊楚則左右爲難。楊墨之主奴無定。上之責下也。必其腹之同而嚴禁其誹。下之望上也。雖以誓相結而終有所疑。小之相訟以語言。大之相訟以干戈。稽訟之類。無古今中外。十九又因乎同人。易象則早揭而示之於數千年之前。至於現在。世界爭同之訟乃益急。且益公開。不如昔之猶以樹黨爲諱矣。

三至上雜姤。**三一**。姤初六曰貞吉。訟六三當姤初六。爻曰貞厲終吉。同貞吉之辭。所以證雜姤之物。不能不撰姤之德。繫辭傳所謂趣時者也。又加厲與終之辭。則訟六三自有其物其德。不能純同於姤。是繫辭傳所謂立本者也。姤之一陰。女子小人之象也。兩造之訟。必不免女子小人爲姤於其閒。其究可以亡國破家。其始則隱伏如線而莫之見。試區其類。則家人之訟。多姤於女子。同人之訟。多姤於小人。有張淑妃之姤。肅宗乃不見明皇。有熙豐羣小

之姤。洛蜀乃互相排擊。求息家國之訟。而不嚴女子小人之防。是猶開門而謝盜之勿入也。未濟也。家人也。同人也。姤也。訟之四源也。姤則源中之源也。渙之調解。乃訟時鄰里鄉鄰所恆有之情。而渙之力顯而公。不敵姤之力隱而私。於是雖有渙者。十九乃皆成訟而不可解。宜彖辭斷其中得解而吉。終成訟而凶也。訟至吾前。但反復以觀訟之雜。多容渙者之言。少聽姤者之間。多念家人。少爭同人。其於止訟之道。亦思過半矣。雜卦傳云。訟不親也。自其雜家人而言其始本親。一訟焉乃不以爲親。而以爲仇矣。且自其雜渙而言。水與水本如家人之相親。風動而渙焉。乃相激相証而不相親矣。且自其雜同人而言。楚晉本患難之親也。因爭曹衛之同而有邲之戰。乃不親矣。所以使親者不親。則此姤之力。若舅犯之辭重耳。則未濟之境爲之。在患難時。骨肉且成水火。君臣朋友之際。更無望其親矣。不親兩字。實括五卦以立辭。但以天水違行之象說之。則寡味矣。

三三師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坤

復

復

師

解

初至四雜解。

師以毒天下。亦以解天下。孔子所爲重兵而次於食者。以無湯武之師。則桀紂之民。必永倒懸而莫之解也。彖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必如湯武之丈人。帥出以正。而後其師可得解之吉。而無毒之咎。師本爲解而設。內以禦侮而解國家之難。外以伐罪而解水

火之民。孟子譏春秋之無義戰。譏其悖師之本旨。不正以爲解。而失正以爲毒也。自春秋以來。至於今日。幾無一師而不爲毒者。至於毒瓦斯。則惟待死而莫之解。歐美士夫憂之。因倡縮軍之說。期和平之會。雖莫必其效績。而六畫雜解之象於數千年之前。五洲萬國之師。乃不得不奉行求解於數千年之後。一日不復解之象。世界固不得一日望其安寧也。解兼緩之義。六四爻曰師左次。師而左退。卽緩之義也。解九三爻曰田獲三狐。師九二正當解九二。爻曰王三錫命。同三之辭。亦以證雜物撰德之旨也。

初至五又雜師。二以武王之伐紂。而頑民猶有不平。管蔡之變紛起。彼春秋戰國三國六朝五代。用兵恆至數百年。反復尋仇而已。至於近今二十年之間。無年無兵。皆此師中又雜一師之象。定其數而莫之逃也。前師苟含不正。識者早斷其後之隱伏再師。擁兵者則敢爲發難。莫圖其後。遂使干戈一用而永不可戢。弓矢一用而永不可廢。羣惟五分鐘之一逞。漂杵之血。小民寧惜而不以供百師之揮灑。爲之戎首者。則方聞其前師之捷。不旋踵而後師敗績矣。亡命矣。踵之者乃展轉樂蹈其轍。易象雖無可逃。人之愚乃真不可揀也。

二至五雜復。二二至上又雜復。一師之中雜兩復焉。以其雜兩師也。一師之後。容可得須臾之復。不旋踵而再師。兩復之象。非幸其再復。乃哀其再師也。學者勿以兩爲少。正形其數數。尤勿幸其數復。正哀其數數受師之毒而數數剝也。史傳之事遠無足徵。近二十年中。鐵路沿線之居民。兵至則離家。兵去則復還。二十年中。其離其還。何止十次。卽此兩

師兩復之活動電影也。雜卦傳云師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乃天下所甚樂。所謂憂者。乃憂方師而復。喘未定而又師。憂之辭乃卽兩師兩復而言。一師已不勝其毒。師而不已。流離轉徙之民。其疾首蹙額當何如哉。復上六曰以其國君凶。師上六正當復上六。乃錯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亦隱以示雜其物撰其德。必同其辭。而小人勿用之辭。又因凶之義。而究其所以凶。則用小人而爲小人所用也。

三至上雜坤。二二坤爲衆。敢於用師者。恃其衆耳。春秋二百四十年。爲戎首者。莫非齊晉秦楚有衆之國。小國無衆。惟聽有衆者之毒而莫之解。師之雜衆。衆爲師之源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對師之病源。立一根本防毒之劑。坤上六曰龍戰於野。坤之終爲戰。師之名師。一因坤之象爲衆。一因坤之義必戰。據雜以稱名。不觀夫坤。又無以得師之名也。

三比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蹇

比

剝

剝

坤

初至四雜坤。二二坤爲衆。人三爲衆。故比之小者爲五家之長。大之則爲天下所比。而爲顯比之王。至於羣臣相持而歌曰。盍歸於薄。箕子陽狂。微子去之。則桀紂爲獨夫而一無所比矣。比彖曰不審方來後夫凶。凶乎失此衆也。雜卦傳云比樂。樂乎有此衆也。大象傳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又詔人勿專求衆之比於我。當求我之比於衆。且使衆之比於人。而勿

壘斷以比於我。皆據雜坤以立辭。大象曰建曰親。尤反復以明其用而去其弊。不明用衆之道。若秦政者。愈求專有此衆。衆乃愈不之比也。

初至五雜剝。**二三二至五又雜剝**。**二三**比爲盛時。乃雜兩剝者。一則象比之先。凡構成一比。皆必經一剝而後得奄有此衆。勿論漢高明太。流萬姓之血。以成一姓之王。卽武王伐紂。世且有血流漂杵之謠。以見天下之宗周。亦償例所必償之代價。決無踰剝之等。一蹶而得比者。一則象比之後。蓋比之義。由渙而見。勿論六朝五代之王。雖竊顯比之號。時有剝膚之災。卽天下宗周之後。亦必經武庚管蔡之剝。而後徐徐以脫於渙而安其比。未比而輕言比。妄興甲兵以求吾所大欲者。不知比之先必有一剝。必危其士臣。寡人之妻。孤人之子也。旣比而恃其比。以銷兵器愚黔首。爲可億萬年其比者。不知比之後尙有一剝。沈吟草澤者。一嘯呼而七廟立隳也。比之所以促。而剝之所以綿延者。皆此一比雜兩剝之定其數。然則比亦刀頭之蜜。人覺其甘。未覺其割口耳。彖辭之原筮。則教人推原而筮比中之兩剝。剝者比之原也。其曰不寧。則狀旣推之情。兩剝在下。如蹠罐火上。尙敢泰然以爲寧哉。

二至上又雜比。**三三爭地爭城。爭王爭伯**。要之爭民之比我而已。梟桀有衆之會。皆樂民之比我。不樂民之比人。此亦求比。彼亦求比。曾與曾之角不已。而民之血乃不勝流。比之所已有兩剝。卽此兩比不相容之所致也。比中雜比。猶之同人中雜同人之義。非象其比與同之不已。乃象其爭比爭同之不已。合比之所雜。及比反對爲師而觀之。比之事亦人世至不祥之

事。先聖王知之。故不敢專其土地人民。而必分以封萬國親諸侯。聽人之比。所以延我之比也。故夏商周之祚皆數百年。秦政惟我之比。而禁人之比。故二世而亡。大象之辭。蓋兼據比中雜比之象。以明先王之用比。乃用兩比。視夫後之不容他黨他派。去萬國諸侯。而欲以一姓囊括四海者。主義若霄壤之殊。孰得孰失。稽周秦之年。即可爲斷。不必多爲之辭矣。三至上雜蹇。二二惟比之不祥。故必雜蹇難之象。勿問比以仁義。比以兵車。要必經百難而後成此一比。旣比之後。所以保其比而防人之爭此比者。其難尤十百於求比之先。堯之戒舜。舜之戒禹。惟天祿永終之四字。自比而得天祿。比者去而天祿與之俱去。反復此訓。保比者固人世至難之道。象旣示其道於兩比。人乃以爲難。而廢封建。銷兵器。焚書坑儒。禁沙中偶語。以爲必如此而後吾之比庶幾乎易保。宜其陷於難。而剝之不已。比之不過五分鐘也。秦以易爲卜筮之書而得不廢。亦其輕易之用止於卜筮。不知落落六畫。家國之壽天治亂。胥定其中。於是十五年而喪其祖宗積數百年艱難繕造之比。宜哉。蹇九五曰大蹇朋來。比九五當之。曰顯比。朋友之義也。曰王用三驥。非大蹇時。王何用自勞親爲三驥乎。

三三小畜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家人

中孚

睽

大有

夫

初至四雜夬。三三小畜爲一陰止五陽之卦。五陽不易制。一陰當量而後進。故自一陰言之。

兼有止人自止之兩義。陽雖五而陰當權。不能不受其制。故自陽言之。亦有自止而不敢冒進之義。夬之義爲決。決之義爲忍。夬彖辭曰孚號有厲。不利即戎。皆戒其忍也。小畜初九曰復自道。自決者也。九二曰牽復。待人而決者也。皆據其雜夬。而繫以能決能忍之辭也。若比干。則小畜大之能決而忍死者也。若箕子。則能決而忍不死者也。若漢宣帝。則陽畜於陰之能自決而忍者也。若魏高貴鄉公。則不能自決於忍者也。小畜之雜夬。乃示人以小畜大以大畜於小之術。其勝者。皆能敵牙且能到底者也。其不能敵牙。或敵於始而不能敵於終。則必畜於人而不能畜人也。

初至五雜大有。䷔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至小也。能畜其小。終乃畜桀紂而大有天下。爭城爭地者。不能畜其七十里百里之中。而惟爭於七十里百里之外。於是外日以闢。內日以盛。隋煬帝遼東之攻未下。楊元感諸將肅牆之變已作。皆未深觀小畜之象。不知大有爲小畜之果。小畜爲大有之因。建廣宇於浮沙。宜其驟之速也。大有彖辭曰元亨。傳曰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小畜彖辭同亨而無元。傳則同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辭而不言尊。蓋能亨而得七十里百里之應。必能進而得元亨。踐尊位。以受天下之應。同一商周。小畜則解網埋骨時之商周。大有則放桀伐紂後之商周也。小畜可至於大有。人則多貪有之大。而不畜其小。高掌遠蹠。日汲汲以攫取八荒。而不顧黃雀之在其後。見大不見小。乃其見遠不見近也。小畜雜大有。以慰能小畜者。亦以戒不能小畜者。然則大有爲小畜之慶。亦小畜之毒也。

二至五雜睽。三以一陰止五陽。以小畜大。其不得不睽者。自然之理。理之所定。自然之象亦定焉。有史以來。凡忠臣之於暴君。孝子之於頑父。或弱主劫於權臣。或慈父養成逆子。或夫雌而婦雄。或婦順而夫虐。一切家國之苦。皆此小畜雜睽之一象推演而成。睽彖傳曰男女睽。小畜二至五雜睽。而九三爻曰夫妻反目。蓋因其雜睽而爲睽之辭。以著其雜。舍雜而論辭。風行天上之小畜。安得夫妻反目之象哉。睽九四上九再言睽孤。雜卦傳云。小畜寡也。据其雜睽。因孤之辭而得寡之義。一陰寡矣。五陽苟不自睽。若洛蜀朝不爲黨証。熙審羣小安所得隙以施其畜。陽至五而目其寡。乃哀其睽也。自小畜雜睽。而君子與君子遂長爲水火。甚哉。易象之可畏而不可逃也。

二至上雜中孚。三中孚九五爻曰有孚惠心。小畜九五正當中孚之九五。故純用有孚惠心之辭。以證雜物撰德之旨。蓋莫著明於此矣。中孚惟九五一爻言孚。小畜則九五既言有孚。六四復言有孚。必一再言之者。豈非慮人之忽於雜。而特爲此丁寧反覆。以著雜中孚之物。必撰孚之德哉。然此其顯者也。自來於小畜彖辭與小過六五。同繫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辭。皆莫知其所以同之故。及觀小畜之雜有中孚。小過之旁通亦爲中孚。乃恍然而悟兩卦之辭。同由澤上有孚之象而得。所以爲密雲者。同此澤氣之上蒸。所以不雨者。同此巽風之吹散。小過不繫之象。而繫之六五之爻者。六五旁通中孚。正當巽位。此之澤方自下而上。彼之風乃適與之值。小畜之風爲下吹。中孚之風則橫吹。其使雲不能爲雨則一。六五始當風。故必繫

之六五。小畜乃陰陽相持之卦。澤必欲聚而爲雲。風必欲散之使不雨。相持之象同。故繫之象以爲一卦之象。謙上六雜師。故有行師之辭。同人則旁通於師。故九五亦有大師克之辭。旁通之卦。伏於本卦之下。是本卦爲表。伏而旁通之卦爲裏。通其卦時撰其德。猶之雜其卦之必撰其德。是在學者能參伍以求耳。一陰不能畜五陽。五陽亦豈樂受一陰之畜。而名之小畜。斷其能畜者。則据中孚之雜。以稱名而定義。宋太祖之能談笑而解藩鎮之兵。諸將亦肯拱手退就閒散之地者。不孚則無一而可。一孚則無一而不可。不通小畜雜中孚之義。而談裁兵。倡軍縮。將以止禍。適以速禍。上九爻辭曰。君子征凶。傳曰有所疑也。舉疑以反證其雜孚。不圖今之裁人之兵。縮人之軍者。果以疑而得凶。文王孔子乃不幸而爲前知之聖也。三至上雜家人。三三刑於寡妻。畜之功始於家人也。畜之效非使路人若家人。則不足以言畜。昭烈自謂如魚之得水。孔明乃可謂能畜其君矣。魏徵亦似能畜。而太宗有殺田舍翁之言。相視不免如仇。其去家人之義。不相差萬里耶。下有言而出以吁。上聞善而答以愈。唐虞以後。以家人相畜之氣象。惟昭烈猶能髮號耳。家人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小畜九三。當家人初九。爻曰輿說輻。夫妻反目。閑之故說輻。故反目。說輻反目之義。兼閑與悔之兩義。必曰夫妻。則證其雜家人也。

䷔履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姤二二

同人三二

家人三二

中孚三二

睽三三

初至四雜睽。三三履禮也。天尊而在上。澤卑而在下。是禮也。人之情則好尊上而恥卑下。禮所以制情。情有所不安。於是乎睽。而去其典籍。毀其隄防。勝廣之揭竿。叔孫之綿蕞。皆睽之情與禮之制相爲消長。相爲角逐焉耳。孔子憂之。故於春秋譏世卿。所以開平民向上之路。卽以弭履睽循環之爭。秦政不達。乃欲子孫萬年永尊於上。豈知警蹕方嚴。墮藉已睽。睨其旁。欲取而代之耶。履而雜睽。象著而數亦定焉。微哉危哉。履九四所爲戒以履虎尾。愬愬終吉者。正因其雜睽。而戒以民之可畏。不然。六三以陰柔承陽剛。爻既言履虎尾矣。九四以陽剛據陰柔之上。不因雜睽之故。何愬愬爲哉。秦之二世而亡。亦以陰柔爲可侮。徒見履之表。定天澤之嚴。不見履之裏。伏火澤之睽也。履初九當睽初九。故爻同无咎之辭。履九二當睽九二。於睽曰遇主於巷。於履則曰幽人。幽之義。巷之義也。履六三當睽六三。於睽曰无初有終。於履則曰眇能視。跛能履。眇也跛也。无初之義。能視能履。則有終之義。履六三又當睽六五。於睽曰噬膚。於履則曰咥人。咥與噬之辭。尤換而不換也。履九四當睽上九。於睽曰往遇雨則吉。於履則曰終吉。此并以示則吉之詰爲終吉。不惟換辭而同義也。初至五雜中孚。三三禮所以制情。而決不能遠乎情。必近乎情。而後人信而肯履。禮莫重於三年之喪。行之而人不以爲苦者。孚也。設謐三年之制。上及高曾。旁逮伯叔。雖嚴爲之禁。而人必睽而不從。遠乎情也。倡爲廢三年喪者。乃逢不孝之惡而縱之。非緣孝子之情而

節之。人之情不孚於過。亦不孚於不及。不能強其服。伯叔以三年。亦不能強其不以三年報其父母。但觀現在仁人孝子。固有不孚非孝短喪之新潮。而各自守斬衰三年之舊制者。是亦人性不樣於禽獸之證也。所爲必聖人而後可制禮者。必聖人而後能不遠人之情以激之睽。亦不縱人之惡而啓其不孚。履雜睽。乃其流所必極。其雜中孚。則其本之所以立。孔子所謂損益。則防其極之術。所謂百世可知。則信仁人孝子之本心。受之自天。不與時爲增減也。其談禮也。乃据履雜睽與中孚兩象以立言也。履初九曰素履。九二曰履道坦坦。素也坦坦也。皆以雜中孚而狀其孚之情也。小畜雜中孚。則再言有孚以證其雜。履亦雜中孚。辭乃不顯言孚。而隱以素與坦坦狀其孚。此則繫辭之曲。惟變所適。不可執典要以求之者也。履九二當中孚九二。於中孚曰鶴鳴在陰。於履則曰幽人。幽卽陰之義。此經之換辭同義。傳於中孚九二曰中心願也。於履九二曰中不自亂也。則不換中之辭。皆以證雜物撰德之顯者也。履之經傳無和字。繫傳三陳九卦。乃再舉和以言履。曰履和而至。又曰履以和行。必用中孚九二之和。以解履之效用。乃以證履雜中孚。卽撰中孚之和德。此則尤顯者也。雖然。亦有至隱者焉。始讀履九二幽人貞。九三眇能視。跛能履之辭。殊不知其所指。及求之雜而得中孚。六畫中孚。二三初至四則雜歸妹。二二乃知其因履九二又當歸妹九二。故卽因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之辭。而縮之曰幽人貞。又因歸妹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視之辭。而合之於履九三曰眇能視。跛能履。一再用歸妹之辭。又以證履兼雜歸妹。卽兼撰歸妹之德。且以詔人觀雜勿泥於顯之六

畫。日當求之所藏。但具六畫之精神。卽不當以其形之不具而略之。是則旨之遠而事之隱者。不深求之不可得也。

二至五雜家人。**二三**序卦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者。所以證禮之始於家人也。漢高不通此義。但使叔孫通制爲君臣之儀。宜其朝死而呂氏夕亂。彼以韓彭可畏。豈知婦人之蛭人。凶於虎尾耶。班固有言。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其義則著於雜卦之象。叔孫俗儒不通易。不足以言禮。漢高則嘗以太公爲孤注。又嘗欲廢嫡矣。其不知父子夫婦。惟知天子宜尊而在上。又何責哉。履九四當家人九三九五兩爻。家人九三九五曰吉。故履九四亦曰吉。家人九四曰厲。履九四則換其辭曰愬愬。家人九三曰終吝。九五曰勿卹。故履九四用終之辭。而換吉以嘗勿卹之義曰終吉。僅愬愬終吉四字。旣應睽。又應中孚。又應家人。繫辭之精。尙可擬議哉。

二至上雜同人**二二**履彖曰亨。同同人之彖。彖傳曰應乎乾。又同同人之彖傳。九三九四兩爻曰愬愬。則同人九三伏戎之象。九四弗克攻之義也。曰終吉。則同人九四吉之義。而不純吉。故曰終也。士禮十七篇。冠昏喪祭。家人之禮也。士鄉見鄉飲酒鄉射燕聘公食大夫覲。同人之禮也。人不能遺世而獨立。卽不能不有禮以爲交際之準。觀於左氏所記春秋閒諸侯之事。其禮於同人者。往往揖讓而弭兵戈。其無禮於同人者。亦率以談笑而危宗社。人之對我爲異同。一視我對人之敬肆。契丹初無俘晉帝之心。出帝所以遭俘係之禍者。十萬橫磨劍

一言無禮之喪邦也。易陰爲小。陽爲大。六三之履虎尾。孟子所謂小事大畏天而保其國者也。九四之履虎尾。孟子所謂大事小樂天而保天下者也。九二之坦坦幽貞。下同上忠而不諂之氣象也。上九之觀履考祥。上同下敬而不驕之念慮也。強大同弱小。且兢兢如履虎尾。曾是弱小同強大。乃敢舍理而任氣。輒唱打倒一切之標語。安得不激同人爲寇仇。而致斷送一切之禍敗哉。禮之和者。進可同人而退可止睽。其過不及者。則睽者益睽。同者亦聯。睽也。同人也。履也。蓋相爲因果者也。

三至上雜姤。三三文王之說姤曰。女壯勿用取女。孔子則足一義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姤旣爲兩義。履之雜姤。亦遂兼兩義焉。禮始於家人。尤造端於夫婦。苟取淫壯之妻。必召魯桓之禍。九四視六三如虎。畏其爲姤之壯女。對姤之惡義以立辭也。天澤相遇。而上下交孚。能人存互重之心。斯世有咸章之慶。上九爻曰觀履考祥。其旋元吉。謂欲考上九之禍福。如其能反旋也。而與六三相應。必得元吉。上九下應六三。卽天地相遇之義。此則對姤之善義以立辭。雜其卦卽撰其德。所雜爲兩德。雜之亦撰兩德。是在人熟玩耳。雜卦傳曰。履不處也。履爲上下旣辨民志旣定之時。何所憚而不處。乃以不處爲義者。則以其雜睽與姤。睽則顯爲抵牾。姤則陰爲破壞。禮乃人情所苦。必孚而後樂受其制裁。家人不免嘵嘵。同人至於號咷。卽其所雜諸卦。咸有不能安處之象。不析而求之雜。徒以履爲行而不處。則聖人說卦。亦至淺率矣。

泰

三至上雜

二至四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復

臨

歸妹

大壯

夬

他卦既雜其物。則不能不擇其德。泰否天地之所往來。陰陽之所消長也。將明往來之迹。則不能不原其往來之所自。要其往來之所極。將明消長之理。則不得不原其消長之所始。要其消長之所終。泰不得一蹴而爲泰也。泰之爲泰。自一陽來長而爲復。二陽來長而爲臨。然後三陽繼之來長而爲泰。至於泰而陽之來且長。不能遂已。陰必再往再消。陽必再來再長而爲大壯。大壯爲夬。復與臨。往來之所自。消長之所始也。大壯與夬。則往來之所極。消長之所終也。泰自復臨而成。於是雜復臨焉。大壯夬自泰而成。於是雜大壯夬焉。至於大壯夬。則陽之勢已壯。陰在所必決。故大壯夬皆雜乾。若夫泰。有如唐之開元。一不謹而覆爲天寶之否。其成乾與否未可知。故泰不雜乾。泰九三所爲反復申平破往復艱厲之戒者。卽惴惴焉慮其立復於隍。不得永其泰而終成乾也。泰之一卦。實爲復臨之果。大壯夬之因。於是自然而雜復臨大壯夬之四卦。卦之雜也。非故雜之也。天造也。觀卦之象。於其雜某某卦。乃可苟焉而不深求天之所以造此卦之旨哉。

初至四雜夬。三三夬。決也。越勾踐棲於會稽。不可謂不極剝。一決焉而臥薪嘗膽。於是雪吳之恥而爲泰。泰之爲泰。非祝史所能祈。鬼神所能右。玄宗一決而殲諸韋。以致開元之

泰。至於泰而怠。於是又縱安祿山而得天寶之否。然則決也者。固泰之種。而撥亂反正之要藥也。夬九三九五爻皆曰无咎。泰九三當夬九三九五兩爻。故同无咎之辭。九二之所以能馮河而使朋亡者。則撰決之德也。

初至五雜大壯。三三人情在否之時則多餒。在泰之時則多壯。九三泰之極也。極乎泰。則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其驕其侈。乃爲大壯而不正之情所驅。於是平者立陂。往者立復。泰之將來。本可造於大壯。而壯之過早。乃并其已得之泰而隳之。一唐玄宗也。前之所以銳意政治。崇節儉。親君子者。方自否來。有所憚而不敢不謹也。後之所以從事聚斂。漸肆奢侈。寵楊妃。用宇文融李林甫者。已至於泰。有所恃而不覺遂肆也。其不疑安祿山。則壯之極而昏矣。泰雜大壯。以見泰之境可至於大壯。雜而善者也。又以見泰之情。往往不免於過壯。是雜而不善者也。九三爻辭。則對情而戒其勿以過壯而毀泰。亦因境而勉其保泰以進於大壯。字字皆對大壯以立辭。若夫大壯九三爻曰貞厲。泰九三正當大壯九三。爻亦曰貞厲。則雜物撰德之顯者也。望泰之進於大壯。聖人之情也。十泰而九陂且復焉。則凡民之情。不知保泰之道。在知艱危而不在恃壯也。泰雜大壯。人乃不得自制其壯。雜卦如病之有微菌。菌爲壯。宜泰之病若狂也。

二至五雜歸妹。三三歸妹六五爻辭曰帝乙歸妹。泰何涉乎嫁女。六五爻乃用帝乙歸妹之辭。不改一字。蓋將詔人雜物撰德之旨。非同歸妹之辭。則人或不信泰之雜歸妹也。必雜於六五。

者。二至五雜歸妹。五以上則非歸妹。猶之家人雜豕人止於九三。故於九三繫以家人之辭也。彖辭既若是其著。孔子猶慮人之不信也。故歸妹之彖辭曰征凶无攸利。但以言男女。無與於天地之交不交也。孔子則將證泰之雜歸妹。故用泰彖傳天地交而萬物通之辭。於歸妹之彖傳補一義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是非證歸妹之撰泰德。乃以證泰撰歸妹之德。無以證於泰。乃以證於歸妹。此尤孔子詔人雜物撰德之苦心也。文王一證之。孔子再證之。然則雜其卦必撰其德。直如金科玉律之不可移易。不容疑惑者矣。歸妹得坎離震兌四時之平。九三曰无平不陂。平之辭。亦据歸妹而發。此又旨之遠而事之隱者也。歸妹有二義。天地相遇。善義也。湯遇伊尹。文王遇太公。而泰以成。是歸妹爲泰之因也。說少女。惡義也。褒姒妲己以後。一切女禍。無非泰之境遇所造成。是歸妹又爲泰之果也。歸妹得四時之平。九三撰其德。能損而益上。名雖爲損。實則泰乃平而不陂。烏頭可殺人。亦可生人。是在人之用之何如耳。

二至五雜臨。三三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臨之義。對待之義也。泰之下三陽與上三陰亦相爲對待。陽爲富。陰爲貧。九三與六四。則如有資者之對勞動。兩兵相接。交持於火線。六四爻曰翩翩。所以狀其戰陽求食之迫切。若麤隼之下擊也。又曰不富以其鄰。則原四之迫切。由於不富。而其鄰之五與上。亦皆窮而惟四之用。以用翩翩之辭。不繫之五上者。五上之臨三陽。不如四之臨之尤切也。平陂往復之戒。不戒之初二而戒之三者。亦以九三之臨三陰。

校初九九二爲尤切也。三之臨四。受攻者也。故其辭危。四之臨三。攻之者也。故其辭疾。臨六五曰大君。泰六五當臨六五。故曰帝乙。帝乙兩字。旣顯以證歸妹。又隱以指臨。繫辭之範圍曲成。可謂準於易矣。

三至上雜復。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泰也。武王之伐紂。高祖之滅秦。則其復也。復者未必泰。故三國六朝五代。屢易其姓而卒不遇一泰之君。泰則必始於復。況之人身。復則初離乎病。泰則進於健康。離乎病者。一不謹仍不免乎死。故復不雜泰。未離乎病。則可斷其終身必無健康之日。故泰必雜復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泰上六當復上六。故曰城復于隍勿用師。隋之代周。泰而隍起爲城也。煬帝征遼而亡。大敗而城復於隍也。何以復於隍。復上六爻辭指其病曰迷。泰上六爻傳則解迷曰其命亂也。義如針鋒之相對。能謂亂命之辭。不因迷而發乎。泰自三始雜復。爻於三曰无往不復。辭必以復。所以證泰自三始雜復之旨。尤彰彰矣。

否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姤  遯  漸  觀  剝 

否亦如泰。不得一蹴而爲否。亦自一陰來長而爲姤。二陰來長而爲遯。然後三陰繼之來長而爲否。至於否而陰之來且長不能遂已。陽必再往再消。陰必再來再長。而爲觀爲剝。姤與

遯。陰長之始也。觀與剝。陰長之終也。否自姤遯而成。於是雜姤遯以原其始。自否而成觀剝。於是雜觀剝以要其終。此非重卦之時。故懸此象而故雜之也。乃理與勢之不得不雜。所謂天造也。其不雜坤者。至於觀剝。則陰之勢已強。陽在所必盡。故觀剝皆雜坤。若夫否。則或前如太甲。苟後能處仁遷義。則亦可傾否而復辟。又或父如周幽。有子如宣王。亦可反泰而中興。其成坤與否未可知。故不雜坤。否九五所爲諱諱焉做之以其亡其亡者。乃望其勿進爲觀而反爲泰也。

初至四雜剝。二二剝之彖辭曰。不利有攸往。初二爻皆曰蔑貞。否之彖辭曰不利君子貞。曰不利。用剝之彖辭也。曰不利君子貞。則約剝初二之爻辭以立辭。所以明否之雜剝卦。撰剝德也。於剝廣其禁曰。不利有攸往。於否則狹其禁。但曰不利君子貞者。至於剝。則君子小人同歸於盡。雖以閭寺之橫。當夫漢唐之末。亦無一往而免於誅戮者。未至乎剝。僅至乎否。則惟君子之貞有所不利。六二爻辭。蓋明許小人之可得吉矣。所以異其辭者。乃所以明否剝之異境。而否稍優於剝。辟言辟色。所以處否也。辟地辟世。則所以處剝也。剝上九爻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否九四正當剝上九。爻曰有命无咎。疇離祉。碩果乃能獨存而不見食。是有命也。輿而載民以免禍。是疇離祉也。皆對剝上九以立辭。不求之剝。則不知其所指矣。

初至五雜觀。觀初六爻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否六二雜觀。故爻同善惡互見之辭。曰小

人吉大人否亨。觀六二爻曰。闕觀利女貞。傳曰。亦可醜也。否六三亦雜觀。故爻曰包羞。
包之義猶闕。有所掩羞之義猶醜。故曰闕羞。此異爻以證其雜物撰德也。觀九五爻曰。觀我生。君子
无咎。傳曰觀民也。否九五正當觀九五。爻曰大人吉。大人。猶觀之君子之義也。又曰。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苞桑者。民之形容辭。代名辭。辭換而義尤警。此則同爻以證雜物撰
德。且以解觀九五之是否爲君子。一繫於民之向背也。在否之時。如張讓。是小人之可觀
者。如郭林宗。處否而不亂羣。則尤大人之可觀者。有若殷之高宗。休否之大人也。其功乃
惟三年不言之一事。是尤觀之神道設教之精旨。困之戒在有言。休否之道。固在不言而使下
觀而化也。觀之義。有與有求。如臨然。泰雜臨。是蹇人之有求於富人也。否雜觀。則君子
有求於小人。漢唐呂韋之亂。陳平之獨居深念。張東之楊元琰之泛江中流。皆君子休否而求
小人之時。蹇人不能忘泰。君子亦豈忍世之終否哉。

二至五雜漸。䷴ 否由姤遯之漸長而成。坤之初六。姤之初六也。爻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
則申其義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必標一漸者。所以證坤之爲坤以漸。卽以證遯否觀三卦之雜
漸而撰漸德也。姤不雜漸者。姤之時。人不信其漸也。剝與坤不雜漸者。至於剝與坤。則陰
之勢一日而千里。如蟲蝕柱。其於根也難。必寸寸而漸齧之。至於近顛。則有破竹之勢。是
剝也。字則不待蝕而自崩。是坤也。尙安見其漸哉。否之九五。爻辭許其休否。爻傳乃不舉
其何以能休之故。漸之彖傳。則曰其位剛得中也。所以贊漸之九五。卽以贊否之九五。凡求

本卦本爻之辭有不可通者。旁求其所雜之卦之爻之辭。必有可通。此其一證也。否六二爻曰。大人否亨。大人。指九五也。否九五正當漸之上九。漸上九爻傳曰。終不可亂也。乃同否六二爻傳不亂羣也之辭。則又以證否五之德同於漸上九。是又證之隱而確者也。姤遯之成否。否之成觀剝也。以漸。卽復之成臨成泰。以至於夬也。亦以漸。否非一跌而至。必歷姤與遯而後至否。其不得不雜乎漸。理也。勢也。惟泰亦然。數否泰之典。必勿忘其祖。乃可知其由復臨姤遯。遯衍而漸進於否泰之運。有必經之階級。有構成之種子。傾否而不深求所以漸致此否之故。未見否之能傾也。

二至上雜遯。三二遯彖傳曰。浸而長也。說遯也。亦以說否。遯之言辟也。否大象傳曰。辟難。雜遯故當辟也。遯彖傳曰。小利貞。小以言陰。在遯之時。戒陰以利貞。在否之時。戒君子以不利貞。其義一也。否六二始雜遯。爻曰。小人吉。因遯彖小利之義。故許小人以吉也。觀初六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否則稍易其辭而繫之六二。既證六二雜遯而撰小利之德。亦證六二亦雜觀卦。故類觀之初六之辭。且六二雜而當觀六二。小人吉之辭。亦因觀六二利女之義。女也。小也。皆以言陰之爲小人。小人之吉。卽女得利之義也。遯九四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否九四當之。爻曰。有命无咎。離祉。太王當狄之否而去邠。太王之好遯也。太王之知有命也。太王吉。邠之人亦麗祉。辭雖不同。義則闡否之雜遯九四而撰好遯之德也。遯九四曰。小人否。否之辭。又隱以指遯之雜於否。而小人之否爲不知命。此義至隱。若否九五當遯

九五。爻同曰吉。則其著者矣。二陰既成凌長之勢。其必成否。則遯彖傳所謂時行。否彖辭所謂往來。彖傳所謂消長也。姤成遯。時行也。遯成否。亦時行也。無姤安得有遯。無遯安得有否。此否之所以雜遯也。雜之云者。卽析否之質。內實含遯之質也。

三至上雜姤。二二否初六爻曰貞吉。姤初六爻亦曰貞吉。否九五爻曰繫於苞桑。姤初六爻亦曰繫於金柅。姤九二九四九五。爻三言包。否六二六三爻亦再言包。此其辭之大同者。姤初六曰羸豕孚蹢躅。否六三當之。則以包羞兩字括五字之義。否六二當姤六二。故同无咎之辭。此同爻同義同辭者。否九四曰有命。姤九五不當之。爻曰有隕自天。傳則曰志不舍命也。必言命者。所以證有隕自天之辭雖異。而義則同否之有命。此不同爻而經換其辭。傳證其義之不換者也。遯否皆雜姤。如火始然。一星之迹可見。至觀與剝。則惟見其燎原。觀剝之不雜姤。猶之宋亡於熙豐。至於徽欽北虜之日。求熙豐羣小。已不知其所之矣。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但以上天下地兩體相反爲類。六十四卦。無不相反。不惟否泰也。所謂類者。乃謂在泰則雜復臨大壯夬陽類之卦於一卦。在否則雜姤遯觀剝陰類之卦於一卦。一反則不惟否泰相反。且陽類之復臨大壯夬。陰類之姤遯觀剝。無不相反。其類之其。乃指復姤之八卦而言。泥於否泰。其類二字。尙可通乎。

三三同人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乾三

姤三

姤三

同人三

家人三

初至四雜家人。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皆同人必先同於家人之義。於野要其終。於家則原其始。終於家人則吝。不始於家人則有悔。蓋未有不孝弟於家。而能忠信於黨者。未有爲其父母兄弟所棄。而能重於黨者。先號咷後笑。況同於人之難也。嘵嘵嘻嘻。則況同於家之難。家之難同甚於人。少年舍其家而奔走於黨。利用少年者。亦誘其先黨而後家。皆不讀易。不知試驗同之術。必先試驗於其家也。家人九三。嘵嘵嘻嘻之辭相反。同人九三當之。爻既曰升其高陵。又曰三歲不興。義亦相反。家人上九爻曰終吉。傳曰反身之謂也。同人九四當之。爻曰吉。傳曰則困而反則也。反之辭不換。困而反則之義。則以證經雖但言吉。而義實同於終吉也。

初至五雜同人。三同人之中。復雜一。同人。猶比之中復雜一。比也。我不樂獨而求同。人亦孰樂乎獨者。在同人之時。人智皆求增其徒。尤不當有一黨獨裁之意。今立憲國之政黨。必爲兩而非一。蓋深契乎同人之中復有同人之旨而立之法。使各同其所同。而弭伏戎之禍也。不能無兩者。勢也。不欲有兩者。情也。九三伏戎。九四乘墉。九五大師克。一切爭鬪之辭。皆卽兩同人之象。形容兩同之不能并立。而其勢又不得獨雄。於是忽焉而號咷。忽焉而笑。使同人而惟一黨。尙安有此顛倒恐怖之象哉。法許其兩。而有得有失。未必皆笑而不

號。然既爲法許。則可公開而不伏。可決勝於語言文字。而不必用大師。彖傳所以許其文明者。蓋許其能公開以聽人之兩也。至於祕密結社。則禍伏而不可見。外若統於一。內則實醞若干黨若干派。禁之乃不勝禁。克之乃不勝克矣。

二至五雜姤。二三二至上又雜姤。二三一同人而雜兩姤者。所以形容此有伏葬。彼有乘墉。祕密以爭此同人者。不一黨。故同人之卦。所雜者不一姤。姤下爲巽。巽伏也。九三曰伏葬。用巽之辭。所以證雜巽之德。卽雜姤之德也。兩黨對峙之時。乙黨多乘甲黨之間而抵其隙。是姤之一陰也。若在一黨獨裁之時。則凡沈吟草澤。日夜思取而代者。尤姤之一陰也。近日政黨政治。每當選舉。競爭舞弊之劇百出。皆此兩姤之所演。彖傳所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者。卽通此兩姤之志。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者。文明則許其公開。中正則我無閒隙。姤非條教所能禁。大師所能克。聽其生滅。而殺其功用。舜禹湯武。皆用此中正以禦姤。而得天下之同。周厲王秦始皇則反其術。而以禁誹箝口增姤之勢。且自喪其同人也。六二當姤初六。爻曰吝者。因姤初六羸豕之辭而擬其象爲吝也。姤九四曰起凶。同人九四當之。曰乘其墉弗克攻吉。乘之義如起。弗克攻爲吉。卽起爲凶之義也。

三至上雜乾。二三既有兩同人對峙於外。又有兩姤潛伏於內。時之羸羸。莫甚於同人矣。三至上乃雜乾。彖辭乃許其亨。且利涉大川。爻辭又許其吉。而伏葬可以不興。乘墉可以弗攻。大師終克而相遇。若是者。非象義有所牴牾也。蓋兩同人兩姤。爲同人必歷之艱難。所

謂先號咷也。一乾。則同人最後之效果。所謂後笑也。其能致此效果者。則內離而具文明之智。二五能具中正之德。有智。則知一黨適多樹吾仇。有德。則能容人之各爲同。且知兩姤可爲動心忍性之藥。有敵國外患。而後人之同於我者可固結以久。如是則自然而然而成乾。文言贊乾九五曰。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萬物觀者。言聖人在上。人人之言論思想。無不可以出而與天下相見。凡主義之異。有本乎天者。不強之親下。有本乎地者。不強之親上。水不使流燥。火不使就溼。雲不使從虎。風不使從龍。而必使各從其類。類之義。卽不強天下歸於一主義之下。而許一主義自爲一黨類。傾嚮某主義者。聽其從某黨類而不之禁。乾九五廣舉對待之辭。卽同人有兩之義。同人之能成乾。卽以其雜乾九五各從其類之德也。同人九五正當乾九五。爻曰大師克相遇。遇之一字。實卽乾九五流就從親類五字之義。而以一遇字括之也。九四正當乾九四。乘其墉。卽或躍之義。弗克攻。卽在淵之義。雜其卦必同其德。可謂顯矣。雜卦傳云同人親也。乃卽同人雜同人。又雜乾。故用贊乾九五之辭。以贊同人之文明。爲許人人各同其所同。各親其所親也。若徒以與人相親爲同人。不惟親之義淺。且大悖同人之戒。而于宗不得爲吝。同人不必於野。親義一從狹詰。一切皆不可通矣。

三三大有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睽三 大有三 夬三 夬三 乾三

初至四雜乾。三乾九五曰。大人造也。造。劉歆父子作聚。繁傳。何以聚人曰財。惟乾九五能聚天下之有以成大有。惟大有天下之財。而後可以聚天下之人。以成飛龍在天之乾。鹿臺鉅橋之積。惟武王能有之。既于此大積而大費之。遂以聚天下而有八百年之大業。大有雜乾。蓋與乾互爲因果。大有而徒積之鹿臺鉅橋以自豐。若商王受者。不惟舉其大有以資人。且舉其六百四十四年祖宗艱難繙造之乾以贈人也。大有初九。當乾初九。无交害之義。卽潛勿用之義。九四當乾上九。匪其彭无咎。卽亢龍有悔之義。有其彭卽亢而有悔。辭若反而義則正對也。

初至五雜夬。三二至五亦雜夬。三夬彖辭曰。揚于王廷。揚之義猶散。大象因承其義而明其用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大有雜夬。所以定大有之後。必繼之以施。武王之聚人。有鹿臺鉅橋之積而施之也。有所散乃有所聚。紂惟不能散。故七十萬衆報之以倒戈。必散之又散。而後能保其大有。此大有之所以雜兩夬也。夬九二爻辭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大有九二。正當夬九二。爻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辭若不相涉。義則證明戎之來。涎此大車也。惕且號。愛此大車也。不有大車。則楚人無罪。戎亦無所涎。有戎舉其果。大車舉其因也。有攸往。乃能散而不爲守財之虧。不以舍宅爲牢獄。佛說四十章語有攸往之辭。又對勿恤而明其因。不撰夬之施德決德。大有者皆安土重遷。安見其能有所往哉。九四爻曰。匪其

彭。无咎。又以明大有之咎在彭。能決而以彭爲施。則有戎亦可勿恤矣。傳解大有九二曰。積中不敗。解夬九二曰。得中道也。以財爲可不聚。以有爲不必大者。貉也。徒聚之多。有之大。而不知施者。桀也。中也者。大有而能大施之謂。得中道舉其因。不敗又舉其果。大有經傳之辭。皆於夬互發而足之。不求大有所雜之夬。保持大有之道。固不可得也。夬九三爻曰。君子夬夬。再言夬夬者。決之又決也。大有九三當之。爻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大人。能決者也。小人。弗能決者也。九四又當之。爻曰匪其彭。先不決而後決者也。當施而有所吝。若項羽。則印雖刲。不能決以予人。若紂。靄衣寶玉之衣自焚。不能決以饗士。易積難施者。人之情。有益大。用益嗇。大有雜兩夬。所以象嗇者不易決之情。決之又決。於辭雖望其終決。於象則狀其持印顧衣之愚。而不能保其必決。自古富人之吝。乃於大有雜兩夬曲盡其象。甚哉。雜物撰德之妙乃至於此也。

二至上雜大有。三三雜卦傳曰。大有。衆也。因雜大有而言大之數至衆。數之位則無盡也。十進而有百。百進而有千。以次而進至於億兆。以十萬爲大有乎。則有百萬在。以百萬爲大有乎。則有億兆在。大有雜大有。明大有之無盡也。自有此象。遂生兩病。自滿者但見已而不見人。以十萬自雄。而不知尚有百萬者在。九四爻曰。匪其彭无咎。傳曰。明辯哲也。所以做自滿者勿有其彭。勿論十萬百萬。卽有億兆。以視京垓。仍爲十之一百之一耳。不自滿者。則明辯而哲乎京垓之上。尚有不可說不可盡之數也。其在無厭之人。則既得隨復望蜀。

已得億兆。尚想京垓。已加九錫。尚想黃袍。匪其彭之戒。又兼以戒無厭者。使知京垓以上。尚有不可說不可盡之大有在。無厭之愆。祇自苦而仍無可厭之一日。知足者則明辯而哲乎。一切有皆無可厭。於是簞瓢陋巷。亦有鼎食廣廈之樂。匪其彭三字。據大有雜大有以立方。義則兼治自滿與無厭之兩病。不觀夫雜。豈知彭之所指。匪之方之精且苦哉。人類無日不爭。世界無日不亂。皆此大有雜大有之象造之孽。既雜大有。於是乃不得不雜睽矣。

三至上雜睽。三一 大有而不施。則衆叛親離。紂之七十萬人離心離德。獨有之大。其睽亦必大之驗也。大有六五爻曰。厥孚交如威如。威調 所以形容五雖大有之主。而在五陽之中。外與周旋。內懷恐怖。所以禦乎睽而惟慮不保其大有者。實校托鉢乞食爲尤苦。蓋既雜睽之德。即不得不有防睽之情。而大有之決不免於睽。則家國之所同患。貧賤易同。富貴難共。非此之與有所吝。則彼之求爲無饜。漢初君臣之睽。晉代兄弟之睽。乃至楊堅朱溫父子之推刃。使在寢人之室。安得此患哉。大有九三始雜睽。於是繫以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之辭。傳曰小人害也。害言其睽。證經之對睽以立辭也。是公也。其資融錢鏐乎。獻地而睽免矣。小人則雖周公之聖。管蔡猶以殷畔。其他之莫逃乎大有雜睽之數。尚何說哉。雜大有。病根也。雜睽。則其病也。雜兩夬。則其方。雜乾。則病去而得健康也。一卦雜五卦之用。若此。讀易但局兩體。安得此奧哉。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復

師

解

小過

蹇

初至四雜蹇。二三蹇難也。謙九三爻曰勞謙。言乎勞。則謙之不易可知。九三爻辭與彖辭皆言君子有終。惟其難故慮其不終。惟君子爲有終。非君子斯難望其終矣。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利用行師。謙而以侵伐行師終。謙豈易言哉。周公不免流言。則此謙而彼不謙也。管蔡終於誅戮。則始謙而終不得謙也。蹇九五曰朋來。謙九三當蹇九五。傳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用民服之義。所以證謙九三撰蹇九五朋來之德也。

初至五雜小過。三二小過大象傳曰。君子以行過乎恭。繫辭傳引謙九三而說之曰禮言恭。同恭之辭。所以證謙撰小過之德也。繫傳又曰謙以制禮。禮之要。自卑而尊人。禮愈隆者。其卑必過於恆。以謙之義制禮。卽以過之義制禮也。天道本上而下濟。天之謙之過也。地道卑而上行。地之不敢過謙也。余易簡義詳

初二三之爻。爲艮陽之下濟。故以謙謙鳴謙勞謙。況天之過謙。四五上三爻。爲坤陰之上行。故以侵伐行師。況地之不敢謙。且不得不過。過生於有矯。矯者往往無終。彖爻所爲反復以有終爲戒者。正以其雜小過而防其矯也。不矯斯平。大象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平以箴其矯之過。有多寡則不平。何以見其有多寡。亦於雜小過見之耳。人情皆樂乎矯。反乎情而用謙。在謙之初。所爲卑辭厚幣者。皆其不平之所寓。卑焉厚焉而無利。則玉帛終而干戈始。上六傳曰鳴謙。志未得也。乃由其外之

鳴。以得其內之志。由其後之行師。以得其前之謙爲志之未得。皆以發揮形容小過之因果而已。雜卦傳曰。謙輕也。自形言之。小過象飛鳥。鳥之飛也輕。謙雜小過。故同其輕。自義言之。卑辭厚幣。則輕人。而以謙喪心。吮癰舐痔。則輕己而以謙喪骨。甚哉。謙之難。不制以禮。不過於此。必過於彼也。小過旁通中孚。中孚九二曰鶴鳴在陰。謙豫皆雜小過。故謙九二六五再言鳴謙。豫初六亦言鳴豫。必用鳴之辭。所以證通其卦亦撰其德。不惟雜其卦之撰其德。雜卦而通某卦。雜之者亦隱受其指揮而不自覺。中孚之鳴。以中空也。謙豫既通中孚。亦不覺而自鳴。不求之小過。更求之中孚。謙豫之鳴。皆不知所指矣。

二至五雜解。**三一**謙爲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所福。人道所好。凡因驕盈而得罪天地鬼神者。一謙焉而無不解。解難莫如謙。難之甚者。解之亦必以過謙。肉袒牽羊。乃至面縛輿櫬。皆極其謙以解大難之術。兵連禍結。恆亘數十百年而不解者。莫爲之謙。乃不惜流人之血以償其驕。甚哉謙之難也。不有過人自制之力。則不能爲人之所難。而解莫解之禍。一謙而難蹇小過解。謙之義乃無不盡矣。謙六五當解上六。故无不利之辭屬。謙六五曰利用侵伐。則卽解上六公用射隼獲之之義。而換其辭以證其同德也。

二至上雜師。**三三**在謙而六四六五乃有侵伐行師之辭者。所以著謙雜師卦。不能不撰師之德。蓋莫著於此矣。必於上六始揭師字者。至上六始成師。五以下不成師也。謙既可以解難。至於謙而不解。則惟訴之以兵。勾踐願爲臣妾之志。卽其必欲沼吳之志。謙之中有師。

猶飴中之有毒。人以過謙來。我乃漠然無所啟動。是驕之過而昏。惟見其飴不覺其毒。而彼謙之來必以過。則正以驕驕者而掩其師之迹也。

三至上雜復。**三**仁之達而復至者曰復。繫傳所謂復以自知。必仁之復。而後始自知其爲謙爲驕也。人孰不知驕之召禍。而皆不免於驕者。仁不復則迷而不自覺也。仁一復則驕立革而爲謙。謙之雜復。謙之自復而來也。一謙可解百難。迷而不復。則審用師以凶其國而不肯謙。謙之雜復。家國之難。皆自謙而得復也。在心以復爲因。在事以復爲果。繫辭傳引謙九三贊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又引復初九贊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子之言志。則曰願勿伐善。勿施勞。然則復之美爲不伐。謙之美亦爲不伐。謙鍾復德。宜雜復卦。食羹之甘知其雜飴。酸知其雜醯。讀謙之不伐。乃不知其雜復。何其靈於舌而鈍於心目哉。繫傳之微也遠。更取復上六與謙上六比而求其何以同行師之辭。則指其所之之旨。雖鈍者亦宜有所悟矣。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解**三**

小過**三**

蹇**三**

比**三**

剝**三**

初至四雜剝。**三**豫爲盛時。初六乃曰鳴豫凶者。以其雜剝。剝之初六曰凶。故不換辭以著雖豫而撰剝德。不有開元之豫。安得天寶之剝。不有武章之剝。亦安得開元之豫。剝而豫。

生於憂患也。豫而剝。死於安樂也。世之迭爲豫剝。亦消息盈虛之定軌。處豫而知有剝。豫之日或校長。不然。賀豫者在門。弔剝者已在閭矣。

初至五雜比。䷗ 豫之彖傳曰利建侯。比大象傳曰建萬國親諸侯。豫九四當比九五。爻曰勿疑朋盍簪。勿疑之義。卽比九五顯之義。朋之義。卽比之義。豫雜比。故於豫之爻同比爻之義。又於比大象同豫彖之辭。皆以證豫比之同德也。莫豫乎人之比我。豫而建侯。則以答比我之義。人比我。我亦比人。是豫比之互爲施報也。三代皆用比之義以建國。故享國之豫恆數百年。至秦而改郡縣。亦徒見周室貞疾之弊。以爲害生於比。而未知其所以疾而恆不死者。實賴用比而得諸侯相維之力。封建既廢。秦似無疾。而死乃速。將專其豫而不比人。是求壽而飲酖也。

二至五雜蹇。䷢ �蹇彖傳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豫六二始雜蹇。爻乃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繫傳又引而贊之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不以其撰蹇之德。而後能見險知止乎。爻王發之於爻辭。孔子又申之於繫傳。豫雜蹇之旨。旣著於六二矣。卽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固亦撰知止之情。特無二之中正。故進退不能自決。而視初六之鳴豫。上六之冥豫。六三亦智人矣。初上所爲無知止之念者。不雜蹇也。雜其卦必撰其德。不雜其卦。必不撰其德。此卦初上之異於二三。與訟上六不雜換。而得三極之辱。皆其尤著者也。二至上雜小過。䷛ 雜卦傳所謂豫怠也。豫六五所謂貞疾恆不死。上六所謂冥豫。皆豫而過

之見象也。湯數桀之罪曰。夏王率割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不協。是上豫而下怠也。武王數紂之罪曰。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則上之由豫而怠也。豫而小過。則怠。更過。則死亡。若桀紂。則由豫之小過而進於大過者也。未若桀紂。則過未必至大。若小過。則雖中興令辟如周宣。且有豫而晏朝之意。處豫而能無過。有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而已。天造豫而雜以小過。於是處豫者乃不能不小過。又不幸而小過之中復雜大過。

由二至五

三

大過於是處豫者更不覺而趨於大過。唐之玄憲所以不終。要爲此象此數所固。不足怪也。三至上雜解。子夏傳解之善者言之也。雜卦傳曰。

豫初六六二不雜解。而初凶二吉。初撰剝德。二撰蹇德也。三以上雜解。九四之能疾速以出險。晉爲疚傳。謂撰解之善德也。六三之兩悔。上六之冥豫。則撰解之惡德。而由緩以致怠也。六五一爻。則既撰解之惡而得貞疾。又撰解之善而得恆不死。解有兩德。雜解之爻。乃亦兼具善不善之兩德。謂雜卦不涉本體。繫辭不指所雜。於此尚可不悟哉。若豫九四當解九四。故因解九四而至斯孚之辭。於豫九四曰勿疑朋盍簪。辭義之從同。尤以證雜物撰德之至著也。又若解彖傳曰。解之時大矣哉。蹇彖傳曰。蹇之時用大矣哉。豫雜解蹇。故彖傳曰豫之時義大矣哉。時之辭。指解蹇而言。亦指小過彖辭與時行也而言。義之辭。則指剝彖傳消息盈虛天行也而言。天行之旨爲時之義。非時之用也。豫雜五卦。時義兩字。乃兼指五卦。此尤以證雜物撰德之至周密者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大過三

咸三

漸三

益三

頤三

初至四雜頤三。彖傳贊頤曰。頤之時大矣哉。隨雜頤。故亦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時之訓爲是。隨之大在隨是。其弊則爲時所誘迫而隨其非。頤之大在養之以是。其弊則求食急而不能自擇其是。隨六三爻曰。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爻曰。隨有獲。貞凶。衣服宮室之美惡。可隨焉。可遠焉。旣雜夫頤。則中其急而不擇其是之病。貞之戒。爲頤言之也。頤彖辭曰。自求口實。隨六三爻辭亦曰有求。頤六五爻曰。居貞。隨六三正當頤六五。爻亦曰利居貞。用頤之辭。所以著其同頤之德也。隨之患至多。而莫大於求食。爲我之身而隨不義之粟。既可哀矣。乃至爲妻子之頤。更爲所識窮乏者之頤。不得不隨。雖其心以爲不是不貞者而亦隨之。楊雄蔡邕。孰非通士。乃亦不免穀於無道之朝。以殺其軀。隨一雜頤。頤之權威。乃爲隨之司命而莫敢違。一切病皆始於微菌。雜其卦。不得不染其德。其可畏亦如微菌之毒。彖爻之辭。一再懸貞以爲戒。蓋對隨之微菌爲頤以爲針。讀者可不深察哉。

初至五雜益。二三益九五曰。有孚惠心。隨九四當益九五。爻曰有孚在道。雜其卦。當其爻。故同其德。同其辭也。隨九四乃又曰隨有獲貞凶者。則又雜頤而撰求食之惡德也。一卦雜善惡兩卦。故亦撰善惡之兩德。不求之雜。隨九四一爻。乃異善惡之辭。將不知其所指

矣。益彖傳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隨時之所以爲大。大其能隨夫合道而有益者。與之偕行也。隨若無宗旨。無目的。苟不嚴其限於有益而合道。則古今之鄉愿。固皆隨時之後傑也。孔子之於麻冕則隨。以時之是。而儉爲有益也。於拜上則不隨。以時之不是。且泰爲有損也。管仲之隨齊桓。是無益於己。而有益於天下也。夷齊之不隨武王。是無益於天下。而有益於己也。隨與益皆有異。異以行權。隨不隨何常之有。亦惟權其損益之大小而已。難頤見隨害之源。難益見隨利之界。合兩難而隨之利害見。隨之嚮背斯可決矣。

二至五難漸。**三二**漸初六爻曰小子厲。隨六二乃曰係小子。六三又曰失小子。難其卦。再同其辭。可謂著矣。伊尹必待三聘。孔明必待三顧。皆隨之不敢不漸者也。漸爲進卦。隨六三之隨有求得。九四之隨有獲。皆難進而急於進。遂有求而不能擇。故三戒以利居貞。戒其勿求急得。而守漸之正也。四倣以貞凶。倣其不合漸之正。律以漸之正。則必凶也。皆以其難漸而教之漸。十九不能漸者。則頤累之。甚哉。惟口之啓羞也。

二至上難咸。**二三**咸。感也。咸之用在感。其弊則極憧憧往來之苦。隨自二始雜咸。二遂係小子而失丈夫。三又係丈夫而失小子。顛倒恍惚至於此極者。雜咸則撰其德。染其菌也。咸九三曰執其隨。傳曰志在隨人。解感之弊在隨人。卽以解隨之弊在多感。爲咸言之。且爲隨言之也。咸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隨六二六三之丈夫小子。卽朋從也。六二曰失丈夫。六三曰失小子。隨有求得。必曰得失。所以指隨之弊在感。感之的則在得失。有得失。

斯其所以憧憧。得失兩字。爲隨言之。卽爲咸言之。非求之雜。兩卦互相發明之妙。安可見哉。雜卦傳曰。隨无故也。故之言舊。无舊則惟新之隨。若今所謂顛潮流。亦自其雜咸而爲之訓耳。當戰國時。從橫之說亂於耳。六國之印眩於目。不惑不隨。惟孟子一人而已。公孫衍張儀之不得不惑而爲妻婦。朝隨乎秦。暮隨乎楚。亦恆人差於富貴之情。六畫旣揭其象。後乎儀衍之百千萬妾婦。無不在隨雜頤感六畫範圍之中。不足深責也。

三至上雜大過。三上隨之過在隨人而不擇其是。過之大者。則李斯之隨趙高也。矯隨之弊。必用大過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精神。不隨人而致人之隨我。隨上六所謂拘係之。乃從維之。王亨用於西山者。乃舉太王去邠。以證邠人拘係而留太王不可得。又從而維繫之。太王豈惟不隨之留。且大過而率邠人俱西。而獻之西山。薦之祖考。自非太王有大過人之力。安得不隨人。且使人之隨我哉。通乎隨雜大過之義。則知順潮者爲隨人之小。逆潮者乃爲人隨之大。逆乎潮者。於是則順。順乎潮者。於是則逆。以逆爲隨。先當有大過人之智。且當有大過人之勇。古今遂無幾人矣。驕之弊可小過而卽矯。故謙之雜爲小過。隨之時代。鎔化箇人之力尤強。自非百鍊剛。入此大冶。鮮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三魔所鎔。而爲繞指之柔者。人知學易可無大過。豈知必先大過而後可無大過哉。李斯冒弑逆之咎。而仍不免於凶者。初念不隨。轉念乃不敢大過而隨。大過九四所謂棟隆吉。指初念言之。又曰有它吝。則指轉念言之也。惡死者人之情。苟息寢不惡死。其敢大過不隨。里克不知轉若干念。而後奮其大過之力以決。

一死。隨九四所謂隨有獲貞凶。指初念之惡。又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則指轉念之善也。隨九四當大過九四。故爻同善惡兩見之辭。隨非之病在過柔。象傳乃許其隨是者。則以其雜大過之過剛。夷齊非有過剛之力。豈惟不能餓死。亦不能不隨天下以宗周。彼馮道之隨五朝。亦惟缺此大過之一德。五官百骸。固無歉於夷齊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頤䷚

損䷨

歸妹䷵

恆䷁

大過䷨

初至四雜大過。䷚ 幹蠱已非尋常之局。父母之蠱。非有大過非常之誠與力。必爲三年無改之曲解所刼。元祐之必爲紹聖者。哲宗不敢大過也。蠱初六爻辭既以考无咎解之。又以厲終吉慰之。所以勸其勿以大過爲嫌也。必曰厲者。則凡幹蠱者必經之痛苦。光緒戊戌之政。其始誠無慚於大過。八月之變。其厲尚可說哉。六二之不可貞。則以幹母不可大過也。九三之小有悔。亦大過必見之病。无大咎。則仍望其大過也。六四之裕蠱而見咎。則爲不敢大過者戒。四爻既雜大過。爻辭乃無不對大過以立言。敢大過則蠱去而棟隆。不敢大過而又裕之如微欽。則棟橈而凶。臣子遇家國之蠱。而以大過爲懼者。以爲忠孝。厥考妣在天旣悟之靈。乃不勝其隱恫矣。

初至五雜恆。䷚ 恒彖傳曰。終則有始。蠱彖傳亦曰終則有始。雜其卦故同其辭。以證其德

之同也。恆彖辭曰。利有攸往。傳解之曰。終則有始也。蠱彖辭曰。利涉大川。傳解之曰。往有事也。辭若異而義則正詁。終則有始之爲往有事也。春終而夏始。日終而月始。是天地之往而有事也。殷命既革。弔伐終而散財發粟始。是國之往而有事也。武王苟以革殷爲未完。牛恆不放。馬恆不歸。則八百諸侯之師。永無可終。周家八百之祚。亦永無可始。將以去殷之蠱。適以益周之蠱矣。往有事一語。不特爲終則有始之解釋。且對恆彖傳反復諸辭。而總解之以三字。蓋恆彖傳所謂久於其道也。謂必其爲道而後可久。非道則久必蠱。必變往猶而變也。而有事。而後可使雖久而不離夫道也。又曰。天地之道。恆久而已也。已。止也。謂天地之道。在恆久而不止。一止焉則有春夏而無秋冬。天地將毀而不能久。不止之義。卽往有事也。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之往來。四時之變化。皆往有事也。恆之彖傳。反復五十餘文。蠱彖傳則以三字括之。說蠱之雜恆。卽以說恆之不變卽爲蠱。繫辭之精。蓋莫精於此矣。所以必變者。不惟非道之蠱。必有事乎變。而後家國可久。卽其有道如日月四時。而法無久而不弊。雖良且善。亦必變而後可免於蠱。蠱之雜恆。蠱從蠱。勿問何物。在皿久則必蠱。恆者。蠱之因也。微菌可促壽年。女子小人可傾家國。將求其恆。必先去蠱。蠱之利涉大川。往以求恆也。恆之利有攸往。往以去蠱也。一卦爲一境。卦同則境同。所以處此境之術。亦不得不同也。

二至五雜歸妹。**二三**歸妹彖傳曰。天地之大義也。又曰。人之終始也。蠱彖傳則曰終則有

始。天行也。歸妹大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謂知其敝而革之。乃以永終也。蠱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謂能更始而後有終。猶知敝永終之義。既同其義。又再同終之辭。皆以證蠱之雜歸妹也。在歸妹爲女之事終。而婦之道始。在蠱則君父之事終。而臣子之事始。此蠱雜歸妹之一義也。歸妹爲男女之敝。蠱爲君臣父子夫婦之敝。必知其蠱而去之。而後君臣父子夫婦之終可永。此蠱雜歸妹之又一義也。武后方去。又養一韋后之蠱。韋后方去。又養一楊妃之蠱。家國之蠱。婦人之力尤雄。此則蠱雜歸妹天造之象。尤可悚懼者也。

二至上雜損。三二損彖辭曰。利有攸往。亦言損不可久。久必有蠱。故當與時偕行也。損爲否泰往來之卦。泰之蠱。在下三陽之過富。否之蠱則在下三陰之過窮。故損泰九三之一陽。以益否之六三。又損否之上九之一陽。以益泰之上六。於是泰爲損而否爲咸。否得爲咸。則免於否之蠱。泰雖爲損。亦免於泰之蠱。一損焉而兩卦皆得其平。蠱之雜損有二義。一以見幹蠱之必有所損。如割癰之必流血。元祐之幹蠱。熙寧羣小蒙其損。是也。一以見幹蠱之必得其平。元祐必舉熙寧免役之善法。亦認爲蠱而損之。則幹而過者也。蠱之二戒以不可貞。戒其勿過也。四戒以往見客。戒其不及也。雜乎損。則撰損之平之德。故取損之平以爲之辭。有旨哉。損六四曰使遄有喜。蠱六四當之。爻曰裕父之蠱。往見客。遄乃有喜。裕宜見客。辭若不同。義則一也。

三至上雜頤。三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蠱人者莫甚於頤。故頤大象傳曰。君子以慎言語。

節飲食。爲蠱言之也。食色爲天特生以蠱人之兩毒。歸妹。女之蠱男也。頤。口之蠱腹也。一蠱而雜此兩卦者。兩卦實爲構成一蠱之原素。知其原素。則知去蠱以全生命家國之術矣。雜卦傳曰。蠱則飭也。飭男女勿使亂。飭飲食勿使雜。則兩毒去而身與國皆康。是對歸妹頤言之也。飭之則蠱去而事可極久。而所飭者則不免乎損。非有大過人之力。則不免謹痛而養癡。一飭字。蓋賅八卦之義矣。

隨蠱皆雜頤大過。六畫頤䷚大過。䷛則雜剝復夬姤。乾坤而外。六十二卦。必雜剝復夬姤之一卦。或雜二卦。若夫一卦而兼雜剝復夬姤之四卦。惟隨蠱兩卦而已。剝復夬姤。乃消息盈虛之終始。而兩卦兼之。故彖傳贊隨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贊蠱曰。終則有始。天行也。皆以證所雜剝復夬姤之用。證之剝復彖傳皆曰天行也。夬曰剛長乃終也。姤曰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辭義均同。然則觀象者豈惟當求本卦所雜之五卦。且當進求五卦之所雜。而後可得辭之所指。若此兩卦。倘惟求之頤大過。而不求之剝復夬姤。則隨時天行終始之義。尙可通乎。蠱五爻皆繫以父母之辭者。亦以雜大過中有無形之乾。雜頤中有無形之坤。是有父母之象也。乾坤既藏於無形。是又有父母已死之象。故稱之以考。猶之小過䷽旁通中孚卦。䷼中孚雜頤。中有無形之坤。故小過六二稱之以妣。父母在。無所待於子也。待子之幹。必其父母之歿。因雜之中有乾坤。而象之父母。因乾坤爲無形。又以死父母象之。所以詔人觀象當求之雜。且不當泥於有形之旨。可謂深切著

明。後人舍雜而求父母之辭。說愈多乃愈不可通矣。

䷒ 臨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坤 ䷁

復 ䷗

復 ䷗

臨 ䷒

歸妹 ䷵

初至四雜歸妹。䷒ 臨爲剛長之卦。初與二爻辭乃皆曰咸臨者。以其雜歸妹男女相感之卦。剛雖不爲情役。旣雜歸妹。遂不得不爲所臨之妹而興其感。雜其卦卽撰其德。蓋有自然不可避者。男女之感。惟與與求。雜卦傳以與求解臨。爲其雜歸妹也。彖辭曰利貞。亦因其雜歸妹而慮其不貞也。又曰至于八月有凶。傳解之曰。消不久也。舊說皆以對觀而言。不知實對歸妹。蓋凡言至者必有所由。歸妹爲震兌之卦。其時則由春至秋。臨雖剛長。歸妹則陽衰之象。由二月至於八月。時若甚遠。而其消則不久且至。此消也。不在卦外之觀。而在本身之歸妹。不近求之難。乃遠取諸觀矣。始於寡妻。終御家邦之衆。臨之始雜歸妹而終雜坤。又事理自然之敍也。臨初九當歸妹初九。故爻同曰吉。六三當歸妹六三。故爻傳一曰未當。一曰不當。

初至五又雜臨。䷒ 雜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臨與觀皆以象人羣交際之卦。言乎臨。則有所臨。言乎觀。則有所觀。自我言之。則彼爲所臨所觀。自彼言之。則我又彼之所臨所觀。一臨觀必雜兩臨觀者。非彼則無我。非兩。則尚何所臨何所觀哉。臨彖之戒以利

貞。觀象之戒以有孚惠若。皆自其爲人所臨所觀以爲戒。若塊然獨立。則可傲然自肆。又何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之多爲桎梏哉。涉世之危。惟在臨觀復雜臨觀。於是乃爲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矣。獨立則無感。初二之咸臨。爲兩臨言之也。六三曰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則所以狀兩臨之艱難辛苦。上六獨不雜兩臨。故傳解敦臨之吉曰。志在內也。蓋至是而後可與世相遠。無務於外。是時也。其爲深夜閉門獨居深念之時乎。六爻惟此一爻。一日十二時。亦惟三分之一。爲此逃於兩臨之時。三分之二之精神歲月。盡勞於對外。是則生人之可哀也。

二至五雜復。䷗ 二至上又雜復。䷗ 临自復而長。临之雜一復。猶泰之雜臨。明其所從來也。其雜兩復者。則復之病易迷。迷而不復。則剛之反者又剝。安望其長而爲臨哉。臨之得爲臨。乃復之又復之效。復能敦而後可以成臨。臨能敦而後可以成泰。復曰敦復。臨曰敦臨。皆推其所往。望其勿中輒而進於臨泰也。唐之中宗。一復而又迷於韋后。故其臨國淺而凶終。卽玄宗始以開元。終以天寶。亦僅得爲復。而未得爲臨。六軍不發之頃。誰則臨之以君哉。孔子之稱顏淵曰。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乃所謂復之又復者。故孔子告以爲邦臨衆之道。其餘日月至焉而已者。卽一復而不再復之謂。臨雜兩復。況臨之難。亦況復之難也。臨六四當復六三。故同无咎之辭。六五當復上六。故復曰國君。臨亦曰大君。然復上六曰以其國君凶。臨六五乃曰大君之宜吉。義乃相反者。在復則純爲上而遠於初九之

仁。故不覺而迷。在臨則雖雜復之上。而本位爲五。得坤之六五黃中通理之德。且得九二之應。故知而宜且吉。同君之辭。所以證其雜復上六。所謂變通以趣時也。不同知迷吉凶。所以證其本臨六五。所謂剛柔以立本也。

三至上雜坤。文言之贊坤曰。至哉坤元。臨六四爻辭曰至臨。雜坤。故撰坤之至德也。臨六四一爻。當坤下卦之六二。又當坤上卦之六四。坤之德在六二。至哉之贊。贊六二也。臨六四曰至臨。證其同坤六二之德也。坤六四曰无咎。臨六四同无咎之辭。又證其同坤六四之德也。同其彖之辭。又同其爻之辭。所以詔人雜物撰德之旨。可謂著明矣。坤爲衆。故六五曰大君之宜。非大君則不足以臨衆也。坤爲厚德。故上六曰敦臨。無坤之德。必不能篤於親而不遺故舊。其敦也。坤之厚之所發揮也。復二至上亦雜兩坤。復六五曰敦復。亦鍾坤之厚德。苟謂繁辭不指所雜。奚以解此兩數字之從同哉。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漸



剝



剝



坤



初至四雜坤。臨非大。而彖辭曰大亨。爻辭曰大君。大其有坤之衆也。觀亦非大。而彖傳曰大觀在上。曰天下服。大象傳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六四爻辭曰利用賓於王。九五爻傳曰觀民也。曰大。大其有坤之衆也。曰天下。狀其衆也。再曰王。對衆之辭也。又再曰

觀民。觀此衆也。皆指觀之雜坤言之也。觀之誠必如祭之盥。亦以所觀者衆。非語言文字。宣傳所能盡喻。亦非牢籠收拾。權術所能盡服。大雅明文王之德。而歌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終之以受方國。然則文王之服天下。蓋本事神之誠以垂化。彖傳所云。蓋明文王觀衆之法。一誤其解。乃以畏民爲愚民矣。

初至五雜剝。二至五亦雜剝。三乾之消至觀。六陽惟存其二。再進而消一陽。則剝矣。臨之雜復。溯其既往所已經。觀之雜剝。則推其將來所必至也。復者人之所望。一復望其再復。情也。剝者人之所諱。一剝不免再剝。則勢也。有若唐德宗。一逐於朱泚而奔奉天。再逼於李懷光而奔梁州。豈非剝之再剝乎。陸贊奉天之詔。乃知再剝之不可追。故代其罪已。思有以禳之。德宗不寤。以爲剝一而已。大觀可常。故喘息未定。又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不期月而再剝。藩鎮之禍。遂終唐世。至宋而後復焉。一觀而至兩剝。豈惟兩哉。世至於觀。後之剝。蓋無量數也。觀之雜剝。所以倣夫挾大觀以自恣。若紂之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莽之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云云者。皆未知觀之雜剝。且雜兩剝。又未讀觀九五上九之辭。所爲必觀我生爲君子而後无咎者。乃顛倒恐怖於兩剝。何嘗敢恣睢自肆於大觀哉。九五雜剝上九。故同君子之辭。此易知者也。觀我生之義。若無所指者。爻傳乃因剝上九爻傳民所載也之辭。解之曰觀民也。所以證觀我生之義。即得與載民之義。此則必深玩而後可知也。

二至上雜觀。二三既於臨雜臨詳言之矣。觀之三五。爻辭再言我生。上九爻辭。又言其生。我與其爲相對之辭。所以著觀中之有觀也。在我自我。而以彼爲其。在彼則亦自我。而以其目我。我與彼無定位。而後人必尊我而卑彼。人之十九皆僥。皆尊而不相下。於是人我相殘。而有盈城盈野一剝再剝之禍。孔子憂之。故絕我。又詔子貢以一字之恕。恕之義。觀人如我。觀我如人之義也。義何自而得。得之觀中有觀之象而已。六十四卦。雜而爲三百八十四卦。通乎觀雜觀之一象。而人我可安。世界流血之禍可弭。易之道豈不至簡至易至廣至大哉。不能以我作人觀。人作我觀。而日口軍縮以相召。於虛。是亦相詐而已矣。

三至上雜漸。二二漸彖傳曰。可以正邦。觀象傳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下觀而化。又曰天下服。皆同可以正邦之義而換其辭耳。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變之可觀。惟在進之以漸。躁人以進銳爲榮。而不知觀者已唾棄於後。人之至無足觀者。惟不漸而躁。世之至無足觀。亦惟不漸而躁者飛揚於王廷。其漸而靜者。相與卷懷而去。於是觀乃一剝再剝。觀之雜剝。爲漸進之勢。觀之雜漸。則止剝之方。人人之中稍冷。干戈立爲玉帛。水火立登衽席。雜物之象。微哉危哉。臨雜歸妹。六畫之歸妹。三三則雜既濟焉。是復之所以得爲臨也。六畫之所漸。三三則雜未濟。觀之不免於剝。則雜未濟也。雜之卦雖爲四畫。而實撰六畫之德。不可以畫止於四。而遂忘其全體。繫傳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所謂周流六虛者。皆以詔人觀象勿泥於形。必周流於無形之六畫。而後可得其蹟也。六三始雜漸。故爻辭曰進退。曰進。所

以證三之雜漸。有可進之象也。曰退。則以證三復雜兩剝不能不退也。雜一卦撰一德。雜兩卦則撰兩德。辭途不得不兩指之矣。

三三噬嗑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未濟

旅

蹇

屯

頤

初至四雜頤。三爻傳既明言頤中有物曰噬嗑。以證其雜頤矣。彖爻經傳皆無食字。雜卦傳特曰噬嗑食也。以應頤大象傳節飲食之文。雜其物。撰其德。卽同其辭。不得謂繫辭爲無意矣。噬嗑之卦。以九四一爻爲間。論爻則彼此相噬。無一爻而得免者。是則雜頤使然。頤六爻皆皇皇於求食。噬嗑鍾其德。故彼此相噬。不惟凶年饑歲人食人之噬爲恐怖。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凡可以實口之地。無一不爲相噬之場。時時流血。處處有腥。人特未之見聞耳。噬嗑六二當頤六四。故同无咎之辭。九四當頤上九。故同吉之辭。而頤上九曰厲。噬嗑九四曰艱。辭異而義則亦同也。

初至五雜屯。屯六二爻傳曰乘剛也。噬嗑六二當之。故爻傳乘剛之辭同。噬嗑九四當屯之九五。爻傳又同未光之辭。辭指其所雜。同其辭以爲指。是蓋繫辭之例矣。噬嗑所以爲人與人相間相噬之卦。以其雜屯。鍾其草昧之德。在屯之始。人之性如禽獸。不知禮義爲何物。惟知飢則相噬而已。世雖進而日文。然至有所間而相噬之禍起。其人其世。又立返於原

始。噬嗑之間。爲九四一爻。六爻則皆以去間爲義。蓋備惱於雜屯之象。知間爲屯之根。間不除而世卽不免於屯也。宦寺妃妾之間。縉紳君子而噬之。未足爲怪。唐之牛李。則縉紳自相間而相噬。宋之洛蜀。皆君子而亦相間相噬。兩漢之屯。爲宦寺妃妾所造。唐宋之屯。則縉紳君子所造。是乃可怪也。鍾屯之德而成噬嗑。鍾噬嗑之德而又造屯。自噬嗑雜屯。兩象又爲循環。異哉。

二至五雜蹇。二三蹇難也。噬嗑六爻。初則滅趾。二則滅鼻。三則遇毒。四言艱。五言厲。六言滅耳。且加之凶。皆指蹇而形容其難也。受噬者固有屢校何校滅趾滅耳之難。噬之者亦有滅鼻遇毒之難。四雖得金矢。而仍不免乎艱。五雖得黃金。而仍不免乎厲。其難至此。謂爲不幸。試觀自來之黨禍。始之鈞心鬥角。旣極相噬之難。終則智盡能索。同歸於爐。其難蓋尤甚焉。是皆噬嗑雜蹇之所範圍耳。安樂相共。患難相捐。難莫難乎求食。析骸易子。非人之性然。境迫之然也。噬嗑而雜頤蹇。然則三卦又互爲循環矣。

二至上雜旅。二三旅大象傳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本噬嗑彖辭利用獄之文。以證兩卦之同德也。噬嗑上九當旅上九。爻同凶辭。而噬嗑之經辭爲何校滅耳。旅之經辭爲喪牛於易。若不相應者。爻傳則於噬嗑解以聰不明也。與旅上九終莫之聞之辭相應。以證噬嗑上九雜旅上九而同其德。旨遠辭文。不求之雜。安得其所指乎。雜卦傳曰。旅。親寡也。骨肉相關。遂爲路人。相噬而至國破家亡。此身卽得苟免。環顧天下。尙誰與爲親者。始於噬嗑者終

於旅。晉八王之噬未終。而懷愍之旅連接。二十年來。走胡走越之事。史不絕書。無一非相噬之果。觀於噬嗑雜旅之慘。噬者其可稍戢哉。

三至上雜未濟。䷾ 未濟彖傳曰雖不當位。噬嗑象傳亦曰雖不當位。同其辭。著其雜未濟也。噬嗑六三爻傳。與未濟六三爻傳位不當也之辭又同。所以著三以上始雜未濟而同其德。若初九六二。則固當位矣。二人同心。則間無自而入。火欲上而水欲下。兩情相違。間之者乃得間以施其術。未濟之象。乃所以構成噬嗑之象。通乎此象。則知去間之術。惟有彼此各制其情。勿趨其極。不求去間。而求不授人以間。至其間而去之。蓋無及矣。頤未濟爲噬之因。旅爲噬之果。屯蹇則相爲循環。皆於雜卦著之。觀象而舍雜。因果皆無所得。學易尚可無過哉。

䷫ 賁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頤 ䷚

蒙 ䷃

解 ䷲

豐 ䷶

既濟 ䷾

初至四雜既濟。䷾ 既濟彖辭曰亨小。賁象辭亦曰亨小。既濟初九爻傳曰義无咎也。賁初九爻傳亦曰義弗乘也。既濟六四爻傳曰有所疑也。賁六四爻傳亦曰當位疑也。是雜其卦卽同其辭之證之易見者也。既濟彖辭曰初吉終亂。傳解之曰其道窮也。賁之象傳則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若不相涉矣。豈知世之由野而文。卽由未濟而既濟也。人情在未濟時易謹。在既濟時易

身。此既濟之所以初吉而終亂也。文明之禍人。亦如既濟。譬諸男女。始以不通問不親授受爲野。一文而攜手竝肩。再文而私奔野合。一不止焉。則必窮而返於原始禽獸之俗。孔子於貞所爲充文明以止之一義者。正以貞雜既濟。慮其終亂而爲之防。止之云者。望其勿銜文明之美。窮而忘反。以至于亂。而墮其初之吉也。終亂言其病。文明則其源。以止則其方。必熟觀兩卦之象。熟玩兩卦之辭。而後可得離合之妙。取之左右可逢其源也。

初至五難豐。三三豐之彖傳。繫以消息盈虛之辭。貞之彖傳。則繫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之辭。變之義。卽盈虛消息之義。約而換之耳。貞爲文明之卦。世之能變野而進於文。乃境之能變約而至於豐也。茅茨貞而棟宇。藜藿貞而芻豢。其貞也。其豐也。已習棟宇芻豢之美。勢不能復居之茅茨。飯之藜藿。貞而不止。則必造瑤臺玉室酒池肉林之孽。至於衣賓自焚。雖求茅茨藜藿而不可得。彖傳以文明狀其豐。以止兩字。則貺以保豐之術。所謂察時變者。則倣以人世文野之無常。一如天地盈虛消息之萬變。對號爲文明者處方。亦對號爲資本家者處方也。

二至五難解。三三貞之九三。正當解之九二。故同貞吉之辭。解六三爻曰致寇。貞六四當之。爻則曰匪寇。不換寇之辭。皆所以證貞之難解也。解之義有二。一爲難之解。世不由亂而治。安得由野而文。是解爲貞之因。一爲解而緩。旣進於文。則放侈墮落。由文明而腐敗。是解爲貞之果。彖傳所謂文明以止者。文明。乃慶其難之得解。以止。則倣其勿流於緩

而放侈墮落也。六二爲卦主。不能自興。必須上而後興。六四本當位可以無疑。而必致疑於初九之昏媾。雜解之卦。不能不撰緩之德。既可玩矣。若賁上九白賁无咎之辭。似與解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義。了無所關。而解上六爻傳解之以解悖。與賁上九爻傳上得志之義。若離若合。蓋凡民以賁之文明爲得志。知者則以賁之放侈爲悖。必解之以反於白。而後其志始得。求通此義。固在觀象玩辭之熟。且必閱世之深。洞乎賁與白之利害。而後知白之爲无咎。賁之爲悖。孔子所謂五十以學易者。正謂不至五十。不見文明之禍。告之以賁之爲悖。男女必有裸而相逐之日。必謂爲妄人妄慮也。

二至上雜蒙。䷃是雜也。凡以文明自雄者。可觀象而自返矣。所侈乎賁者。侈其異於野。而不知其實同乎蒙也。裸而跳舞。自詭爲文明之極。求之五千年之古史。五帝三王。所爲勞心焦思。爲之別男女。制衣裳。以求脫斯民於野蠻禽獸。歷數聖人經數千年幸而後得者。今乃以三數人一朝夕之狂易。一切摧毀之。不恥其返於野蠻禽獸。反悍然自判曰此文明也。文乎。蒙乎。伏羲重卦於五千年之前。而示賁雜蒙之象。其亦早斷今曰之有是厄乎。賁上九爻曰白賁无咎。是則文王揅世之方。苟有以蒙爲恥。而求不爲草昧之野蠻禽獸者。惟去其賁而返之白。庶幾可免於悖咎。恥蒙而恣爲賁。是惡萼而疾南走也。賁有色也。雜卦傳乃解以无色。蓋因雜蒙而爲之形容。夫至於裸而以爲賁。其有色乎。其无色乎。其賁乎。其蒙乎。不生今世。不見文明人之裸。孰知雜卦无色之解之妙哉。蒙彖傳曰以亨行時中也。賁彖傳則曰

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而必止。乃所以節之使勿過時之中也。蒙象傳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賁象傳則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所以養正之法。聖人之功安在乎化天下而使之成文質彬彬之人。以離於狉獉耳。賁象傳以解賁。字字乃皆與蒙象傳相應。不合蒙傳而觀。不知賁傳垂微之深也。

三至上雜頤。三三生民之欲出野而入文。莫急於飲食。伏羲氏先教民佃漁畜牧。而後爲之作書契制嫁娶者。順人情之緩急。亦觀賁雜頤。而知求貞宜先其頤也。文王繫以白賁之辭。孔子又繫以文明以止之辭。則知象箸玉杯之禍。不欲人之過賁其頤也。頤象辭曰觀頤。彖傳再言觀其所養觀其自養。賁象辭不言觀。傳則亦再言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不惟同頤之辭以證雜頤之卦。亦以明兩卦之用。皆在乎觀。凡有餘不足之念。惟在其觀之爲何。知止者。雖不足亦觀爲有餘。不知止者。雖有餘亦觀爲不足。萬事皆決於觀。食色尤難自克。於兩卦標觀之法。所以覺飲食男女之迷者。意至深也。九三始雜頤。故用頤彖貞吉之辭以戒之。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一剝而雜兩剝卦三坤卦者。推其將來也。於否於觀。旣各雜一剝。在否在觀之時。實已各隱一剝。凡民必至於剝而後知其剝。知幾之哲。則於否與觀之時。已先衆而獨微。賈生所謂厝

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痛乎世之徒知顯之剝而不知隱之剝也。知其隱而預防之。或可免於剝。不幸而至於剝。則決無望一剝而卽復。必歷數剝焉。以極至於坤。且必歷長久之坤。而後可望其復。剝之所以雜兩剝三坤者。證以周。則自幽王一剝。歷春秋戰國再三剝。而至於秦之焚書坑儒。坤矣。勝廣之發難。劉項之爭戰。則坤之又坤。至於漢之一天下而後復。周既然矣。再證之漢。自桓帝而初剝。歷靈獻再三剝而至曹丕之篡。坤矣。自爾天下三分。至於晉之一天下。似將復矣。又歷惠懷愍之再三剝。而至於十六國之分裂。南北朝之對峙。隋煬之弑父。坤之又坤。至於唐一天下而後復。漢之後既然矣。再證之唐。自天寶一剝而爲安祿山史思明。以啓藩鎮之禍。再剝而爲朱泚李懷光。三剝而爲李克用朱溫。坤矣。五代有國之促。弑君弑父之數數。則坤之又坤。至於宋一天下而後復。宋以後雖剝與坤之時校短。不若周漢唐之一剝輒歷數百年而後復。周有天下一百六十四年武王至平王三百一十五年耳平王以後擁虛號者五百二十九年立下六十年有天下十五年楚漢之爭五年凡剝五百四十九年漢自桓帝至獻之禪魏凡七十四年三國之分立六十年有天下東西南北各百三十一年爲小復耳南北復則桓鑑之剝爲武帝年惟武帝不復則封韓百七十年階至有天下二百九十年高祖至天寶十五年僅一百三十三年其唐天祐四年庚寅至有天下三百二十年。自高宗以後。凡剝一百四十年而至元。元有中國九十四年。皆在剝坤之中。實至明太祖。亦歷二百四十四年而後復。明之剝可謂始於天啓辛酉。至清順治己亥。歷三十八年而卽復。可謂有史以來至短之剝。而闖獻之殺人。亦有史以來無若其數之衆。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又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又曰。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豈不以一亂輒歷數百年。而於成康以後。卽認為剝坤之世。故又以其數則過。其時則可。而望三剝三坤之數。庶幾已過而可復哉。孟子雖不舉易以爲證。而所據以定其年數者。實卽此剝雜兩剝三坤之精義。伏羲文王不言數。然示之象卽以示之數。觀剝而不股栗汗下者。皆微倖於一剝。而未析其所雜實爲三剝。且有三坤也。彖辭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亦曰往仍不免於剝。且不免於坤。蓋據所雜而爲之辭。以絕其僥倖之望。若一剝而可復。則當曰利有攸往矣。安能復爲一切之辭。而斷其不利有攸往哉。傳曰消息盈虛天行也。是則孔子慮人協於剝而自棄。故特假天道而足消之極必息。虛之極必盈之一義以慰之。然消與虛。乃現在所不可逃。而息與盈。則將來之或可望。必斷其剝爲若干年。是乃道士之易。雖偶中而終必窮。若伏羲之數。則惟斷其一剝之後。必剝之又剝。坤之又坤。少或數十年。多或數百年。不定其年之數。惟定其剝之數。是則無不中無可逃之數。明清之剝。可以三盡之。若周漢唐宋之剝。蓋不止數十。所謂三者。亦極象其多。不止於一耳。雜卦傳以爛解剝。物至於爛。自非旦夕所能復。如醫潰瘍。必盡其膿血而後可生其肌肉。腐未盡而遽生其肌。今診所謂貼膏藥之政策。本求減剝之期。適以延剝之禍。望復厭剝。亦人之情。特爲理與數所不許。烏虞。人亦何不幸而生剝之世。進不可往。退復無所遯。日惟拱手以聽剝之者之宰割。自足而至廬。自霜而至冰。潛痛亦既至矣。載民之君子。則未知其尚在天上。抑生人間。今之潛痛。或止於吾身。抑永於吾之子孫。乃至於雲。

仍。都不可知。是真可哀也。



四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一復而雜兩復三坤者。溯其既往也。漢之復。實歷春秋戰國而來。秦政之初。若可謂復矣。未幾而又歷胡亥之變。卽漢高之初。尤若已復。而又有叛將悍妻之變。直至孝文。乃可謂之復也。唐之復。實歷漢桓靈之坤而來。司馬炎之初。若可謂復矣。未幾而有八王之禍。懷愍之禍。至於元帝。又若將復。而南北從此分裂。以後纂弑相仍。直至唐太宗。然後可謂之復。復者對剝之辭。無剝卽無可言復。旣剝則必極於坤。旣坤則不止於一。而必至於三。有若西晉之初。一坤於后妃。再坤於八王。三坤於五胡。禍不孤行者也。則不惟三。且必進而益烈。福則不能並至。且不能一至焉。卽留而不去者。雜卦傳云。復反也。所以狀復之無定。方爲復。忽又反爲坤。方爲坤。忽又反爲復。反之言。蓋對三復三坤言之。因復之無定。故秦一天下而不能復。漢一天下亦不能卽復。必再經楚漢之大波。叛將悍妻之小波。至孝文而後定。一剝則必至於三剝。且至於三坤。而後一剝之毒始窮。一復則必先歷三坤。更歷兩復。而後一復之基始定。剝不可望復。復亦但見其坤而難復。非天之虐斯民。故爲是易病而難癒也。試驗諸水。投一石則立波。旣波。則其範圍必由近而遠。石而寸。波必數尺焉。石

而尺。波必數丈焉。石投而波起。上暴而下叛。不容一瞬之間也。至波之止。國之定。則視石與投之力之大小。抑有繼而投之者否。故波之止。有歷一時。有歷數時數日而後止者。知波之立起。而範圍之遠大恆數倍於石。則知剝必坤。且必數坤。由一身而殃及天下。由祖父而殃及子孫。知波之不能立止。則知復之不能立復。一復必再坤。且必三焉。至於不變而後可謂之復。或父復而子廢。或自復而自廢。不惟家國之剝易而復難也。孔子以仁喻復。卽觀復雜兩復三坤之象而得。語云從惡如崩。從善如登。如崩。剝必三剝。且必三坤之謂也。如登。復必三復。且又不免三坤之謂也。平旦之氣。惟寤而張目須臾之頃。牿亡之時。則爲百之九十九。蓋有終身迷而不一至者。其日月而至者。已爲四科七十子之徒。必三月不違如顏子。而後可當一復。是非孔子繩人之嚴也。伏羲立復之象。固不輕以復許人也。彖辭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乃復。利有攸往。疾則復又爲坤而不得復。陽之朋不來。不有攸往。而進爲臨爲泰。則復仍不得爲復。反復。則復之又復之謂。皆指三復以立辭。七日來復。則兼指三坤。而敍其經歷之時多且久。道阻且長也。彖傳更申其見天地之心之義。自來皆以天地之仁爲解。然則何不曰天地之仁。而惟曰心者。則復雖爲天地之仁。而必歷之三坤兩復而後得復。則天地之不仁。一切苦其心志。以至行拂亂其所爲。皆三復三坤之象。皆天地待人之不仁。然不爲若是不仁之試驗。則無以知其人之仁足當大任與否。是其不仁也。正其厚望於人之仁。心至厚而迹至刻。惟見天地之迹。以爲刻而自棄。以爲厚而自

暴。皆不見天地之心者。見而後知其似刻而實厚。故不怨天。且知三坤三復。正天地之獨厚於我。故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通天之旨。得之韋編三絕。實觀復雜兩復三坤之一象。而知去乎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圍於匡。絕糧於陳蔡。皆自然必經兩復三坤之試驗。一不豫。則頻馬融注夏頻也而不能敦矣。固窮兩字。乃孔子對抗三復三坤之兵刃。迷者不知無形兵刃之功。而用行師以禦災眚。以兵刀爲兵刃。宜其大敗也。知剝之象。則防蟻穴如滔天。而後可望一剝之或不爲再三剝。知復之象。則保健躬如病體。而後可望一復之或不爲再三坤。觀於剝復之所雜。則知上古畫卦。已不勝其憂患之情。中古作易之情。亦本上古畫卦者之憂患爲憂患。且非伏羲畫卦之時。故爲是疾首蹙額也。自然之象已定。卽自然之數難逃。觀此兩卦之雜。而不疾首蹙額者。尙得謂之有情有知覺之人哉。六十四卦。自乾坤外。不雜剝復。則雜夬姤。乾往坤爲復爲剝。坤來乾則爲姤爲夬。夬姤。卽剝復之所消長也。然則他六十卦皆爲剝復所指揮。乾坤則指揮剝復以憂患天下者。造物之不仁至此。作易者雖欲強爲歡娛之辭。固天地之心之所不許也。哀哉。復六四非中也。爻曰中行獨復者。以其雜坤之六二六五。其中行也。以坤二五之中行之也。不指坤二五。中之辭可通乎。

䷗ 无妄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姤 ䷫

遯 ䷠

漸 ䷴

益 ䷩

頤 ䷚

初至四難頤。二三至上雜姤。二二頤爲飲食之卦。姤爲男女之卦。食色天性。彖傳所謂天之命也。賊人之性而使不能无妄者。惟此食色兩毒。天既生人以无妄之性。墮地之始。即命兩毒與之俱生。於是百之九十九乃皆不得自保其无妄。天既愛人。又從而賊之。非故爲是矛盾之命也。不試之以可欲。則無以知其亂不亂。必試之極可欲之食色而无妄者。然後可許其爲无妄也。伏羲文王孔子之教。所以異於老佛者。食色根於性。爲人所不可離。三聖惟禁其過。老佛則強之絕。絕而誠。已大拂人之性。絕而僞。其弊尤不可說。絕之者迹遠而心未必忘。卽不忘而人亦難爲察。鼎俎在前而禁其饕。粉黛在側而禁其亂。三聖之法。若溫而實酷。經此酷試驗而猶无妄。是乃可謂无妄也。彖辭所謂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貞之食可食。貞之女可取。若紗兄之臂而奪之食。踰東牆而摟其處子。是爲匪正。有食而更求豐美。有妻而廣置姬媵。是爲有攸往。皆妄也。畏其毒并其正者而絕之。老佛之教也。三聖則將以毒爲藥。故禁其妄而許其正。頤之象爲下動而上止。欲動於內。義止於外。故能无妄。其九十九而妄者。皆動而恣其所之者也。姤之象爲陽見而陰伏。義形於外。欲熾於中。人之性本无妄。其九十九而妄者。則姤之伏陰之所驅策也。孔子戒人之妄。獨標色門得之三事。得則食也。門則爭食與色。析之則三。約之則二。孔子立其法。无妄示其象。不求之雜。固不得其象也。頤六三言凶。无妄六三當之。故對凶而言灾。无妄九四當姤九二。故同无咎之辭。上九當姤上九。姤上九經言吝。傳言上窮吝也。无妄上九。經則換眚之辭以代吝。傳則

仍窮之辭曰窮之災也。皆雜其卦撰其德。且不異其辭之證也。

初至五雜益。二三益象辭曰利有攸往。无妄彖辭乃曰不利有攸往。非雜其卦而異其德反其辭也。无妄之往。其義爲動。益之往。其義爲變。既无妄。則不當更有所動。而當止於无妄。既受益。則當知足變計。不當專於求益。益而不變則妄。无妄而動則思益。不利有攸往。正因雜益而爲之戒。辭若相反。義則相承。不惟益不可久而當變。卽損亦不可久而不變。故損之彖辭亦曰利有攸往。文王垂戒。雖損益同辭。而凡人之情。受損則惟恐其不變而之益。受益則惟恐其變而之損。是念也。是皆所以爲妄也。无妄之雜益。義與雜頤姤爲一貫。人之情莫不求益。而於食色爲尤甚。食之必求豐美。色之必選佳麗。咸此求益一念之妄。求遂其妄。始則不惜受蹴爾嗟爾之辱。終則不惜犯弑父弑君之罪。天旣毒人以食色。又從而毒之求益之一念。以爲第三之天性。卦名无妄。彖與爻則再言眚。爻則再言災。雜卦傳則直以一災字解之。食色但犯一戒。已足蒙垢百年。生而縛於三毒。一日不死。一日不得脫此桎梏。卽不得自許爲无妄之人。大災大眚。孰有大於三毒者。自非雜此三毒。卦名无妄。辭乃加之災眚。文王孔子。不幾爲妄人乎。孔也老也佛也。立方雖殊。其欲治人三毒之意則一。而百人之九十九乃不能治者。根於性者。旣甚固而不易拔。根於象者。亦自然而不可逃也。孟子比妄人爲禽獸。義文則以不妄爲聖賢。然則聖賢與禽獸之差。惟在一念之求益與否。守食色之限而不求益。斯聖賢矣。求益不已。斯禽獸矣。秦皇漢武。帝王猶不自得。必進而求神仙。

其求益爲何如。其妄復爲何如。受判於孟子。兩君者。其得免於妄人當科之罪哉。

二至五雜漸。三三无妄雜漸。故象同漸象无咎之辭。漸之進也以漸。六爻自干而磐而陸而桷而陵而陸。象其步步而進也。人之自无妄而至於妄。其長傲從欲也以漸。自妄而至於无妄。其克己復禮也亦以漸。傲欲不杜其漸。則日長日從而爲禽獸。克復能充其漸。則日克日復而爲聖賢。以爲生而爲堯舜生而爲桀紂者。皆未觀无妄雜漸之象。一善而許以堯舜。乃啓人長傲從欲之心。一不善即絕之如桀紂。是斷人克己復禮之路。孔子教人无妄。必循循然善誘之。不加以束縛馳驥者。亦觀无妄雜漸之象而得此教術也。

二至上雜遯。三三於虞。不觀无妄既雜一陰之姤。又雜二陰之遯之象。卦爲无妄。彖爻之辭乃皆戒其妄。雜卦傳更直以災斷之。幾不知其所指矣。蓋卽天下雷行之一象。則卦宜爲无妄。不幸而一陰入之。是初念之率性而无妄者。轉念已參以情。而不免於妄矣。再益之以一陰。再轉一念而計得失利害之多少。其爲妄也。去初念之无妄。如向南者。一岐而東。再岐而北。岐之又歧。與南適背馳耳。如李斯者。初聞趙高改定太子之說。立責以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是言也。豈非天下雷行誠无妄之象哉。其一轉念而刼於高。卽一陰之入也。及盜賊數起。爲二世誚讓。斯恐懼重爵祿。乃阿二世意。請脩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則二陰中之之象也。至將要斬咸陽市。乃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其哭也。似反於无妄。然已無據其妄矣。无妄六三

爻。正當二陰之盛。爻辭行人之得。則二世之得也。邑人之災。則李斯之災也。繫辭審爲斯發。而不異特爲斯發。且爲斯以後一切如斯之妄者發。是易之所以前民用而曲成萬物也。孟子所謂鄉爲身死而不受。指初念之无妄也。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則爲之。則指其轉念。且證其爲食與色而後轉此一念也。孟子不談易。而窮妄之理。盡妄之性。則字字寫无妄雜願姑益漸遯之象。是可曰孟子之易教。而易之範圍天地。尤至可驚怖矣。食也。色也。益也。一陰二陰之蔽也。漸而進也。皆妄之根也。不知其根而掘之。則妄不可得而无。不觀所雜之五象。惟泥於天下雷行之一象。則根不可得而知也。无妄初九當益初九。故同吉之辭。九五當漸上九。爻傳解漸上九曰不可亂也。解无妄九五則曰不可試也。辭小異而義純同。六三當遯六二。爻亦同牛之辭。惟六二當遯初六。於遯曰勿用有攸往。於无妄乃曰不耕穫不蓄畜則利有攸往。辭若相反者。按之義。則必有耕不求穫。蓄不求畜。无妄之精誠。而後可以往。不然。固不利有攸往。與遯之辭若反。義正同也。尙有一義含於中。故加一則字。不然。則直曰利有攸往矣。何爲贅一則字哉。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頤二二

損三三

歸妹三三

大壯三三

夬三三

初至四雜夫。

三三夫之卦爲剛決柔。剛決柔。當決也。大畜之卦爲止健。亦當決也。又爲尙

賈之卦。亦當決也。何進之敗。史謂其難違太后意。事久不決。於是反爲健者所噬。齊景公欲尊孔子。而沮於晏嬰。魯平公欲見孟子。而尼於臧倉。皆知尙賢而不知自決者也。四凶流放戮殛。而後舉天下以讓禹。若大舜者。其畜之大。乃其決之力也。小畜亦雜夬。畜勿問小大。其必先有決之心而後可畜則一也。初九當夬初九。爻曰有厲利已。卽夬初九往不勝爲咎之義。

初至五雜大壯。䷡大壯彖辭曰利貞。傳曰大者正也。大畜彖辭亦曰利貞。傳亦曰大正也。雜其卦。撰其德。卽同其辭也。雜卦傳云大壯則止。大畜之德。所以能止健。以其雜大壯之止之德也。止戈而後爲武。戰勝不得爲武。漢光武平隴蜀後。不言軍旅。功臣皆以列侯就第。遠方貢珍物。必先徧賜諸侯。是乃大壯大畜之象。若漢高之殺韓彭。辱蕭何。遇健既非其道。至於叛者踵起。而後止之以兵。謂之壯可也。畜也可也。不得謂之大壯大畜也。大之本在正。自來妃妾宦寺權奸藩鎮。敢於劫制其君者。大抵皆其君之不正。始而昵。繼而畏。有終身不敢一壯者。或至不可堪。憤而強爲一壯。身與國且不自保。漢唐五代多健臣。無壯君也。無正君也。不正先自餒。尙敢畜人哉。

二至五雜歸妹。䷵不觀大畜之雜歸妹。雜卦傳所謂大畜時也。幾若不可解矣。六十四卦。備坎離震兌四時之氣者。惟有歸妹。歸妹彖傳所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自其備四時而言也。大畜之爲時。則自其雜歸妹而言也。春夏生長。秋冬肅殺。將畜天下而專於一法。不過寬而

使人玩。卽過嚴而使人畏。彖傳所謂日新其德者。乃觀大畜之象。而知雜乎歸妹。必能備四時而不泥於一法。光武旣定天下。卽不告太子以攻戰之事。改以柔道治天下。是其備四時而能大畜也。秦之二世而亡。則始皇之偏於秋冬。知天下豪桀爲健。而不知銷兵器之不足以止之。希大畜而不通歸妹。是渡江河而操鞭策也。歸妹上六爻曰士刲羊。大畜六五當之。爻乃曰蕡豕。辭換而義正同也。

二至上雜損。三二大畜時也。自雜歸妹言之。亦自雜損言之。損彖傳曰。二益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反復言時之不已。雜卦傳解大畜。直以一時字解之。因雜損以立辭。此其尤著者矣。止健者。損健也。漢宋諸將之能解兵。光武太祖止之當其時也。司馬氏之健旣成。高貴鄉公乃欲以宿衛蒼頭宦僮止之。其不能損人而適損已。則悖乎時也。無事可悖乎時。所止爲健。存亡繫於一舉。尤必時至而後可動。此雜損貴其合時之一義也。止健之損在人。尙賢則損在我。不好臣其所受教。不肯自損也。饗舜迭爲賓主。天子而友匹夫。是堯之能自損也。是堯之大畜也。不觀雜損之象。天在山中。卦乃名以大畜。又不可解。堯之則天。則其能大。尤則其能小。天子之於匹夫。非天之於山乎。堯小其天。自納於山之中。於是成其大。公孫述自以天在山上。豈知適爲蛙居井底乎。損六四爻傳曰亦可喜也。大畜六四當之。爻傳曰有喜也。亦雜物撰德之證也。

三至上雜頤。三頤彖辭曰口實。彖傳四言養。一言養賢。四五爻言吉。大畜彖辭換言食。三至上雜頤。

彖傳則同頤之辭而言養賢。四五爻當頤四五爻。則不換辭而言吉。皆所以證雜其物卽撰其德也。合雜損雜頤兩象而觀。大畜之不家食吉。質言之。卽損家之食以養賢而後得吉。項羽之不吉。印羽而不予。不損其食也。漢高以齊王韓信。所損之食至約。漢之畜於是大。損也頤也。乃大畜唯一之術。畜天下之頤。是爲大人。唯畜其頤。斯爲獨夫。大畜雜頤。兼善惡兩德。人乃多染其惡。此健者之所以紛紜。止之者終不遇其人也。

三三頤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剝

剝

坤

復

復

一頤也。初至四雜復。初至五又雜復。二至上雜剝。三至上又雜剝。所爲雜兩剝兩復者。願爲求食之卦。天下之所爲一治一亂者無他。有食則治。無食則亂而已。治則爲復。亂則爲剝。方寸之口。與生俱來。食之有無。則無常也。上有良君相。不爭城爭地。不違農時。不橫征暴斂。奪民之食。則亂者治。剝者復。若是良君相不數遇也。暴君相作。而爭城爭地。違農之時。橫征暴斂。奪民之食。則治又亂。復又剝。亂剝之不已。又有一二良君相起。於是又治又復。不獨專制之君相。不安於不爭不奪也。卽號爲立憲。號爲共和。乃至蘇俄改總統爲委員。而威柄在手。其人亦必以自飽爲快。世之不得久治久復。民之不得長有其食者。乃理勢所不可逃。決非典章制度和平弭兵之會所能禁。而伏羲畫卦。乃於

數千年前預懸頤雜兩剝兩復之象。一若逆燭數千年歷史之起伏治亂。惟此頤雜兩剝兩復之一象足以括之者。非聖人之前知也。數之所不可逃。理與勢乃不得不受其範圍。一日不殄此頤。剝復永無終極。兩之數特形其往來之多。黃帝至今。固不止百剝百復矣。頤彖辭曰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傳則析爲所養自養之兩義。先勞後獲。自食其力。自養之貞也。如是則復而吉。不勞而求獲。餓人以自飽。自養之不貞也。如是則剝而凶。養賢養能。養無告之民。是所養之正也。如是則復而吉。養妃妾外戚私黨。乃至養害民之兵匪。是所養之不貞也。如是則剝而凶。爻辭再言拂經。經者正也。拂則反正者也。雜復。故人人皆知養之有經。雜剝。故人人皆欲反經以自快。明知其吉而不能趨。明知其凶而不能避。六爻而雜糅三吉三凶之辭。文王之於頤。非故爲是矛盾也。亦觀兩剝兩復之象。不能不如其象而示之兩途。以聽人之自擇耳。八政第一爲食。孔子贊頤之時大。夫人之邪正。觀於眸子而難逃。時之剝復。則觀於頤而立見。今日馬克斯學說。主共產者。奉之如帝天。反共產者。畏之如蛇蝎。皆齊其末而未揣其本。果人人之頤皆實。雖日宣傳馬克斯之說。飽煖之民。誰則能扇其揭竿而起。苟至人人之頤皆枵。雖盡焚馬克斯之說。又誰能勸飢寒之民。皆束腹以待斃哉。雜卦傳云頤養正也。剝之初二爻辭皆曰蔑貞。自雜兩剝言之。蓋慮其不正。自雜兩復言之。足見其養之可正。養正之辭。蓋指兩剝兩復而言耳。

二至五雜坤。䷁ 坤衆也。南北極爲萬古不受剝復輪迴之域。以其冰也。無頤也。有人斯有

頤。斯有剝復。所謂一治一亂。皆頤之衆寡遯衍而成。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則亂則剝。經一亂剝而食之者淘汰其十之幾。於是又復於治。世以由剝而復。爲吉祥之辭。實則頤數自衆而寡之現象。殺人盈城盈野之結果。又以丁口繁殖爲富強之兆。實則構成刀兵之原素。破壞太平之先聲。頤之雜坤。所以定衆必召剝之數。又以定丁口自然繁殖之理。今日世界各國。所爲勞心焦思。以研求人口過剩之對策。乃至有倡節制生育者。皆爲保頤止剝之術。頤之衆無過中國。觀於此象。尤覺斷脰流血之決無倖免也。哀哉。頤之衆之爲不祥也。二三四五爻爲坤。爻辭乃再言顛頽拂經。所以狀蚩蚩者噭噭求食顛倒拂亂之情。至可憐。亦至可恐怖也。

三三大過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夬三三

夬三三

乾三三

姤三三

姤二二

初至四雜姤。三三初至五又雜姤。三三一大過乃雜兩姤者。大過爲剛過之卦。剛過者。君子之過也。東漢黨賢。何樂而必滅頂以爲快。而必過涉者。則遇羣閼之姤。義不得不也。桓帝時單超徐璜爲一姤。靈帝初立。天下想望太平。而曹節王甫復相朋結。以成第二姤。成瑨於赦後大過而誅張汎。劉瓊亦於赦後大過而殺趙津。張儉破侯覽家宅。黃淳收徐宣家屬無少長盡棄市。皆此第一姤所激成也。陳蕃竇武皆欲去宦官不成而滅頂。袁紹始捕諸黃門無少長皆殺之。是第二姤之所激成也。姤惟一陰。姤彖乃曰女壯勿用取女。所以深惡痛絕之至此。

者。非過也。蓋知一陰既種。今日雖若一滴。他日必至滔天。苟窮東漢宦寺之源。實在高祖枕宦者而臥之時。高祖親之。靈帝乃尊之曰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矣。法祖之善。惟苦其過。法祖之惡。惟恐其不過。國之一再姤至此。萬非君子所能堪。范滂對簿所爲發憤自陳。願理首陽山側者。乃不欲同汙於姤之一念所激。竇太后但當誅其有罪之言。未始非平。然至兩姤已成。君子卽容小人而不過爲嚴。小人亦必不過爲寬而容君子。必若孔光之拜董賢。如此過於無恥。又豈君子對姤所忍爲哉。大過乃一往無前之時。初六乃繫以繩用白茅至慎之辭者。爲兩姤發。有兩姤焉。一不慎則滅頂矣。爻傳曰柔在下也。同姤初六爻傳柔道牽也之柔。則以證大過初六當姤初六也。

二至上雜夬三三三至上又雜夬二二一大過既雜兩姤又雜兩夬者。夬。決也。君子小人之名。以相形而立。君子小人之勢。以相激而成。無純君子純小人之世。有單超徐璜。必有陳蕃李膺。有曹節王甫。必有劉邵陽球。乃至西州豪桀如皇甫規。至恥不與黨禍。中常侍亦有呂強自殺爲丈夫以報國。小人之勢逾張。君子之抗亦逾烈。殉利者不以附小人爲恥。殉名者亦不以附君子爲危。始不過求鋤奸。終乃不惜過而自殺。大象傳繫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辭。自兩姤言之。則可懼可悶。不懼不悶。則對兩夬決之又決之過辭。有一姤必有一夬。有兩姤必不惟一夬。姤之與夬。如風之與波。無風則無波。風烈波亦烈。君子初心如止水。一姤遇而波生。不計利害矣。兩姤遇而波烈。乃不計生死矣。觀兩姤兩夬之象。如見君子小人頭相觸

足相踐之象。至於相角之終。君子固不免於滅頂之過。小人亦雖號而莫逃少長駢戮之凶。此兩姤必有兩夬之一義也。竇武不決而敗。何進不決而又敗。唐之張柬之始能決而誅張宗昌。終不決而爲武三思所噬。不決者。不忍大過也。決之又決之象。所以示禦姤之術。兩姤如大寒。必過而治以烏頭。雖有毒弗恤也。且如切膚之瘡。必刮骨而後治。乃至大過而斷臂。亦弗恤也。能大過而決之又決。則凶在小人而无號。不忍大過而決。或一決而不再決。則凶在君子而滅頂。彖所爲同夬之辭曰利有攸往者。以其雜夬也。別加一亨。則以壯君子之氣。使勿協於兩姤。能決而往則亨。一猶豫則凶。非通大過雜兩夬之象。孔子安得毅然誅少正卯。無所顧忌乎。九三爻曰棟橈。三在下卦。橈乎兩姤也。九四爻曰棟隆。夬在上卦。隆乎兩夬也。非指所雜。兩爻之繫辭。豈當相反若是哉。上六當夬兩上六。同凶之辭。則以證雜夬之顯者。兩雜其爻。萬不得不同其凶也。

二至五雜乾。三獨雜一乾於兩姤兩夬之中。是乾也。豈直攝桓靈之影。自來昏庸之主。雜於君子小人之間。皆此乾象也。幸而君子之夬勝。則如唐之睿玄。復得中興而保其乾。不幸而小人之姤勝。則如漢之桓靈。雖小人終歸於敗。而漢之乾乃惟董卓曹操所制。漢之棟乃自此橈。雖有聖智。不能使其復隆矣。人主孰樂自促其祚。而小人乃常勝。君子乃常敗者。則一乾幽於兩陰。左右前後皆小人。自忘其毒。而惟覺其可親可信。小人親信。君子自在疑遠之列。過涉滅頂凶之下。文王復加无咎之辭者。乃推君子滅頂之心。惟求自免於咎而已。

其於昏庸之乾。固不能有所補據而使其不亡也。小人過於陰狠。君子過於激切。復雜以過昏過庸之君。三過爲之因。乃有黃巾流寇大亂之結果。兩姤兩夬而雜一乾。是象也。所以微有國有家者。亦深切著明矣。雜卦傳云。大過。顛也。爲乾言之。哀此乾必顛其祀也。亦爲兩姤兩夬言之。哀君子小人之必同歸於危也。皆對所雜以爲訓。不徒本末弱之一義爲顛也。

雜卦傳皆以反對卦爲序。至於大過。忽舍其反對之頤而次之以姤。又舍夬而移之漸。頤既濟歸妹未濟之後以終篇。豈不以大過雜姤。所以大過也以姤。故次以姤。而一陰之進。文言旣言其以漸。故次之漸。大過復雜夬。望君子之能決也。雖然。君子之於小人。非有所愛而不決。乃欲養之以正耳。幸而小人能反於正。則世之大過可定。故次之頤既濟。而正解之曰頤養正也。旣濟定也。不幸小人如女子之善歸。有國有家者利其歸而悅之。於是君子憤而大過。於是世成未濟。而小人與君子同歸於盡。故次之歸妹未濟。而正解之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男女之辭。乃因大過九二九五夫婦以爲辭。不然。未濟彖爻固無可見其象之有男也。旣未濟矣。有求反世於旣濟者。惟大過而決之以剛。決之又決。則君子之道可長。而小人可憂。故次之以夬。有天地來。所爲一治一亂者。祇此君子小人之消長。而大過一卦備其象。其備也在雜。故反復明其所雜以終篇。不以頤次大過而以姤者。所以詔人觀象必觀其雜。不當泥反對之象也。大過旣雜兩姤兩夬。故先以漸解第一姤小人之勢。又以頤旣濟解第二夬君子之心。又以歸妹解第二姤小人之心。未濟解第二姤相激之

禍。然後以夬解第二夬君子之勢。不次夬於姤者。非台漸既濟歸妹未濟。不足以盡大過所撰兩姤兩夬之德也。世常亂。君子常敗。必假設一既濟者。乃聖人之情。猶之以夬終篇之義。君子恆憂。小人恆長。勢也。以爲君子道憂。小人道長。則聖人之情也。大過以下八卦之易其序。皆以發大過一卦之蘊。不於他卦。獨惱惱於大過者。孔子固嘗明其學易之旨。而曰可以無大過矣。然則聖人之意。惟望天下之底於平。過已可憂。況於大過。而能不窮其所以致此大過之因果。以詔天下萬世禦之之術乎。憂之辭指小人。意則爲君子。爲大過。讀雜卦者以爲雜而无序。豈知其序乃卽雜物撰德以爲序。其說亦卽雜物撰德以爲說哉。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始終也。而頤大過則雜剝復夬姤而爲之樞機。孔子所爲引中孚九二而贊以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以中孚二至五雜頤。三三頤則雜剝復。故於九二贊之。所以贊頤爲六十四卦之樞機。而頤所雜。復爲榮之主。剝則辱之主也。中孚旁通小過。小過三三中雜大過。繫辭傳旣引大過初六而贊之曰慎之至也。以括姤彖女壯勿用取女之義於一慎。而證其雜姤。又特著之雜卦。而易其序以發其所雜之奧。所以互明大過與頤同爲六十四卦之樞機。而夬爲榮之主。姤爲辱之主也。頤大過旣爲六十四卦之樞機。故六十四卦。雜剝復夬姤者各十七卦。乾坤旁通十二卦亦不雜剝復夬姤。則有雜頤大過之各十六卦。雜頤大過。卽雜剝復夬姤也。然則操縱六十四卦以消長世界者。

。剝復夬姤。而爲之樞機則頤大過也。序卦頤在先。雜卦乃先以大過者。此又孔子學易之旨。以大過之極必減頂爲至可恐怖也。不終以姤而終以夬。則聖人望世之心。而夬之旁通爲剝。則君子之不易長。又隱然伏於所望之中。此則聖人所無可如何也。大過以下八卦所以易序之義。吾旣詳說之矣。更求之象。次姤。以大過雜姤也。次漸。則以漸䷴二至五雜未濟。䷵而未濟雜坎離。六畫坎䷜雜頤於中。離䷝雜大過於中。雜旣濟未濟者尙有十六卦。見後於此獨舉漸者。自義言之。非漸無以著姤之進爲漸。自象言之。樞機在中。晉明夷井困需訟雖雜旣濟未濟。而皆在初至四。或三至上。不在二至五之中。惟漸之雜旣濟未濟在中。旣濟未濟所雜坎離中雜之大過頤。亦在二五之中。必在中之雜。乃可以明樞機之用也。蹇䷰解䷳家人䷤睽䷥其雜旣濟未濟亦在中。而不序之於此者。於象雖合。於義則不足以承姤。次以漸。一以明姤之進以漸。一以明大過頤之爲樞機也。坎之中有頤。頤之中有剝復。故次以頤。以明漸出於未濟。未濟出於坎離。坎則出於頤。先漸後頤。由流以窮源。猶之先大過後姤。大過出於姤也。歸妹䷵之中雜旣濟。而先旣濟於歸妹者。對歸妹言之。爲自源以達流。未濟中雜旣濟。旣濟亦未濟之源也。故次歸妹未濟。而姤與夬一監其上。一管其下。蓋大過乃受夬姤有形之指撝。漸歸妹旣濟未濟。則受夬姤無形之指撝也。然不領以姤者。雜卦之序。專以發六十四卦之雜。夬姤不雜大過。大過乃雜夬姤。故以大過領之。以明其用在雜。而序頤於中。則以明剝復之指撝。功同於夬姤。

。而辟之功同於大過。其用則在樞機之中。故序之於中。大過至夬爲卦八。而漸次三。歸妹次六。正當兩間之中。大過與頤間姤漸而相對。漸與歸妹。則間頤既濟而相對。無序之中。無不有其序。人特未深求耳。雜舉漸歸妹既濟未濟者。以此四卦得備剝復夬姤之雜。不直下經舉剝復夬姤之難以終篇。卽上經以晉明夷井困終篇。而次剝復之後。亦以晉䷢明夷䷣井䷯困䷮之四卦。亦雜既濟未濟。所雜亦得剝復夬姤之備。然則可知雜卦之旨。固以明六十四卦爲剝復夬姤所操縱。而頤大過則其樞機也。旣明舉姤夬。雜之大過頤之間。以證大過頤爲夬姤剝復之雜。又舉旣濟未濟。則雜剝復夬姤於無形者也。又舉漸歸妹。上經且舉晉明夷井困以終篇。則其雜坎離已爲無形。其雜剝復夬姤。尤無形之無形。而必舉之者。則詔人觀象必求之難。且當求之無形之無形。所謂巽稱而隱者。不求之隱者。蓋不足以學易。不直雜卦之不可通也。

☱☱坎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蹇☵

屯䷂

頤䷚

蒙䷃

解䷲

初至四雜解☱☱坎爲重險。彖辭乃曰維心亨。行有尚。視險若無險者。以其雜解。知其必得解也。彖傳直用解彖傳往有功之辭。以解坎彖行有尚。尤以著坎德之同解也。解六五爻曰有孚。坎彖辭亦曰有孚。解初六爻曰无咎。傳曰剛柔際也。坎六四正當解之上。過此則不雜

解。故爻亦曰終无咎。傳亦解以剛柔際也。數同其辭。所以確指其雜物撰德。加一終字。尤以指六四爲解終也。易爲羑里囚中所演。坎乃文王躬親所習。故於坎上特加一習。以示所繫之辭。皆本所經驗而得。不然。生死呼吸之頃。何所信而敢曰有孚。何所恃而敢曰維心亨終無咎。則信恃其雜解。而知象之所在。事必應之也。解上六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坎六四當之而撰其德。故初二三爻皆恐怖之辭。至於六四。而後轉念信其必得解之利而終无咎也。坎六三不言无咎而言勿用者。以其當解之六三。其辭則負乘致寇之辭。其象則蜚廉惡來之象。此時而妄有所用。必入於坎窔矣。合坎解彖爻之辭位而觀。而謂文王觀象不觀於雜。其可乎哉。

初至五雜蒙。☱☶險本可解。而卒莫之解者。有所蒙也。畏死。蒙也。求生。亦蒙也。委之氣數。蒙也。憑之智巧。亦蒙也。不惟身在險中。意亂魄疑。心以蒙而不得享。病以急而亂投藥。如李斯者。本在險外。而一爲利害所蒙。遂顛倒迷謬陷其身於坎窔而不自覺。文王則觀坎之雜蒙。而知處險之易亂。故初爻惟引咎自責。二爻惟低首獄吏。三爻且止散宜生諸臣勿用爲之謀。直至四爻。知九五之漸明。而後以樽酒簋貳。從容自解。五則寫其旣出險後之戒慎。說詳拙著易簡義中文王之不蒙。由觀坎之雜蒙而得。坎六四正當蒙六五。樽酒簋貳之辭。與蒙六五童蒙之辭若甚異。傳解坎六四曰剛柔際也。亦與蒙五傳曰順以巽也若無涉。王輔嗣注坎六四傳。乃謂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以比親明順巽之效。卽以證剛柔際之義同於順

以巽之義。不得輔嗣之注。安知孔子繫辭之微妙。然則輔嗣於雜物撰德之旨。其甚有所會矣。

二至五雜頤。三三坎二至四。正當頤之下卦。頤初言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二言顛頤拂經。三言拂頤。雖異乎坎之辭。而皆以形其亂動。坎九二爻曰。求小得。舍靈龜而求人之朵頤。所得固極小矣。九二當頤初九。故同頤初九之義而異其辭。六三當頤六二。爻曰來之坎坎。曰來。顛頤就下之意。曰之。于丘頤之義。雜其卦。卽異其辭。亦不得不異其義。以爲不同。皆未之深思。况又同勿用之辭乎。心何以亨。保我靈龜而已。苟子有言。禍事至則靜而理。反而自照則靜。靜而後能安能慮。心旣通矣。事與理乃不能蒙。舍心而逐境。臨敵而失帥。凡求免而速死者。皆中此病耳。善夫王輔嗣注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止謗莫若自脩。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茲四語者。可以注頤之初九。實可以解坎之初二三爻。異哉。輔嗣於雜物撰德之旨。其真有所會哉。在身則毒從頤入。戎自頤興。在世則凡頤之所在。皆險之所在。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市之頤尤衆。故所召之險尤多。斯又坎雜頤之一象所預定而不可逃也。

二至上雜屯。三三屯之時多坎。坎之時多屯。坎屯互爲因果也。屯六四爻曰。求昏媾往吉。傳曰。求而往明也。坎六四當之。爻曰納約自牖。牖之義。猶明之義。傳曰剛柔際也。謂初二三去五皆遠。無可自通。六四則近九五而剛柔相接。遠則仇讎。近斯昏媾。五爻體離有明

之機。然後可以納約以求免。屯之明。應坎之屬。坎之剛柔際。又以解屯之昏媾。異其辭以互通其義。繫辭之妙若此。可謂無意於雜物撰德乎。屯上六爻曰泣血漣如。坎上六當之。則如其義而演爲係用徵繩真於叢棘三歲不得凶之十三字。以形容泣血漣如之所遭。是又文王詔人雜物撰德之旨也。

三至上雜蹇。二二坎六四當蹇六二。於坎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於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樽酒云云。於坎舉其事。義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王臣云云。於蹇明其義。事則樽酒簋貳也。孔子慮人不達文王之旨。歧而二之也。故卽坎六四終无咎之爻辭。爲蹇六二之爻傳。曰終无尤也。所以發明文王繫辭各指所之。卽各指所出之卦之旨。蓋至著明矣。若夫蹇彖辭曰利見大人。傳解之曰往有功也。坎彖辭曰行有尚。傳則直用蹇傳之辭而解之曰往有功。是則顯而易見者。坎爲文王所身歷。故特於坎上加一習。以明對此卦之諸解。不徒憑象以爲義也。文王。王臣也。不欲發之坎以過彰其迹。而觀坎之雜蹇。故又遠其旨而發之蹇。蹇六二與坎六四。雖別卦別爻。爻辭則可合讀。且必合之而後可得文王之心。玩兩卦之辭。其合如此。猶泥一重卦之義。惟盡於兩體者。豈惟不能學易。吾竊慮其有險不能自脫也。屯。難也。蹇。亦難也。坎雜兩難。此彖傳所以言重險也。蒙險而止。蹇見險而能止。此雜卦所以言坎下也。下爲抑止不前之義。如語之按下。苟不指蒙蹇爲訓。則何不曰坎險。韓康伯以潤向下解之。其亦俊之乎視雜卦矣。

三三離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睽二二

鼎二二

大過二二

革二二

家人二二

初至四雜家人。三三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艸木麗乎土。人則麗乎家。大象傳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繼明之義。自來皆以父作子述解之。九四突如其來如。舊說亦解以逆子。比之楊廣。皆自離雜家人而得其義。家人九三爻曰嗚嗚嘻嘻。離九三當之。則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一爻同爲哀樂之辭。雜其卦不能不同其德也。六二當家人六四。又以元吉同家人大吉之辭。雜其卦卽又不得不同其辭也。離爲文明之卦。而雜家人。文王則以九四爲逆子。孔子則以兩體相似爲大人。取譬之異者。家人莫親於父子。亦莫難於父子。繼志述事。此家人也。子革父命。此家人也。家家之子。皆有繼志之心。是爲文明之世。反之而以非孝革命之辭。宣傳號召。不問而知其世爲野蠻禽獸。其人必有死如焚如之凶。有王者起。必出征。必獲其醜而折其首。不然。則是王者。亦野蠻禽獸之魁也。家人初九曰閑有家。悔亡。離初九當之。曰敬之无咎。何以閑家。敬是也。然則子而革命。父亦必有不閑不敬者。楊堅之廢長。固以絕廣之銜而棄其轡。聖人則早料其悔咎之無可免矣。離旣爲文明之世。不幸復雜一革。家之子弟。已不勝其錦衣玉食之慾。革之說又從而扇之。春秋所爲弑君弑父不絕書於二百四十年之間者。非其時人性之特漓。乃直離革胥盛之時。性之厚者。亦不能不爲所轉。

移。是則今之所謂環境勢力之可畏。雜其卦卽遭其境。觀象不求之雜。宜其日受環境之指揮。至蒙梟獍之讒而不自覺也。

初至五雜革。三二革彖辭曰利貞。離雜革。故彖辭亦同。離爲文明之象。初九履世之初。卽錯然而驚以敬辟者。驚其雜革。而知必有漂杵流血之禍。茅茨土階之時。獨不聞此禍者。世樸則革之味寡。而人之欲易澹。秦政侈爲阿房文明之宮。然後項籍乃伺其旁欲取而代之。何取乎。取其文明之阿房也。何代乎。不容其獨久享此文明也。穿窬不偷華戶。大盜必刦通都。敗之文從支貝。一切文明。皆貝所造。一切鬥爭破壞。皆文明所造。觀於離雜革之象。如見高明之家。羣鬼瞰於其室。世驚其產如伯有。乃日競爲奇技淫巧。惟恐物質之文明不造其極。是惟恐革之不速不烈也。六二當革六二。故同吉之辭。九三一爻。則當革之九三九四兩爻。而革九三爻有凶厲之辭。故同其凶。而以大耋之嗟同其厲之義。革九四有悔亡吉之辭。故又以鼓缶而歌之樂通其義。凡一爻而吉凶哀樂異辭者。大抵所雜不當兩卦之兩爻。或當一卦之兩爻。而彼兩爻爲一凶一吉。一哀一樂。故此一爻不能不兼撰其德。離九三。與家人九三。則其尤著者也。

二至五雜大過。二二離九四正當大過九三。在大過九三。則繫以棟橈凶三字之簡辭。在離九四。則繁其辭而以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十三字狀之。繁簡雖殊。其爲凶則一。楊廣何不忍於楊堅。朱友珪何不忍於朱溫。而必大過推刃於所生者。則帝王尊榮。造文明之至極。項

籍畎畝賤人。猶將染指於鼎。況於父業爲子所應有。其求遠而不及待者。雖理所不容。在勢固難禁其勿過也。楊堅朱溫。苟爲樸野之田畯。不極富貴之文明。廣也友珪也。亦循循之子弟。安所幻此大過之想。出此大過之行哉。革也。大過也。皆文明之結果。不大過而革周唐之命。隋梁亦無以得此文明。然則革也大過也。又離之因。而互爲循環者也。自文而之野。惟恐其過。自野而之文。惟恐其不過。有樓入雲。猶恥其不高。有車如風。猶病其不速。文明無止境。無常軌。革與大過。亦如其度以爲緩急多少。今日歐美物質競爭之苦。伏羲畫離。則既發其象於數千年之前矣。

二至上雜鼎。三三鼎爲亨飪之卦。文明之始。實自燧人。先革茹毛飲血之野。以進於火食。而後乃革巢居穴處之野。以進於宮室。離雜革鼎。乃文明進化自然之序。亦生民求食急於衣與住之情。進而無已。於是而有玉杯象箸之禍。於是而有牧野革命之師。釀革命者。庖有肥肉。廩有肥馬。革命者即據此爲誓師召衆弔民伐罪之辭。知離之雜革鼎。再進而觀文明之國。其亨飪苟極其精。不待蓍龜。必可斷言立有起而革其命共其食者。鼎彖辭曰吉亨。離彖辭亦曰亨吉。是其辭之同也。鼎九四曰凶。離九四當之。故亦極人世至凶之辭。雖不言凶。而義則正同也。鼎大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離大象傳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誠能如鼎之取位以正而凝其命。然後可爲大人而繼明照於四方。若楊廣朱友珪之屬。則取之不正。生不保首領。死比於梟獍。安得復爲大人而繼其明哉。知離有父死子繼之象。而不知離之中雜

鼎。不一讀鼎大象之辭。宜其熱中文明。急於鼓人之位。而不惜自革其命也。三至上雜睽。三嘗怪離爲文明之卦。彖之經傳皆亨吉之辭。乃爻有六。而於三以上。竟舉一切不祥如嗟如焚如死如棄如出涕沱若戚嗟若出征折首之辭以繫之。若非是不足以狀其內者。及觀於三以上之雜睽。然後知一切不祥之辭。皆指睽而發。不然。幾憑空結構。無病而呻吟矣。文明之在物。其數爲有涯。十室而九繩樞甕牖。九人者必起而爭一峻宇雕牆。文明社會所爲勞資問題之紛紜者。不均。勢不得不睽也。其人苟爲秦越。猶可暫安於義命。若爲家人。而文野之境過殊。則其睽必尤甚。其禍必尤酷。經歷革命之後。都邑雖有丘墟之慘。人民乃多安樂之情。蓋文明已炬。相睽之的已消也。觀於睽雜離內。則知文明與憂患同時墮地而生。有一文明。則有一睽監其旁。文明愈盛。則監之者亦愈多。始皇之出游。豈料人叢中項籍睽於其側。阿房竟爲所炬哉。睽之發有早晚。因火之未然而謂之安。是賈生所爲太息流涕也。大過九三曰凶。鼎九四亦曰凶。離九四旣當大過九三。又當鼎九四。故以突如其来如十三字形其凶。九三一爻。不惟當革之三四兩爻。又雜睽家人鼎革大過之五卦。睽家人相反。鼎革亦相反。故繫以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哀樂相反之辭。以著其撰四卦相反之四德。又加一大字。以著其雜大過。不合雜而觀。又如家人九三一爻。辭亦囁囁嘻嘻相反。皆不知其所指矣。九三一爻。旣指五卦而爲之辭。雜卦傳以上解離。亦合五雜卦之義而括之以上。家人。不相下者也。故齊家難於治國。革毛血爲火食。凡有所革。皆求革而愈上也。

大過。過而造乎人上也。鼎亦日求文明而進乎上之事也。睽則向上而爭文明。不容人在吾上之情也。一字蓋合多義。康伯又僅以火炎上解之。三尺童子。誰不知火炎上者。曾謂聖人而簡若是哉。

有乾坤斯有剝復。屯蒙雜剝復。故次乾坤以屯蒙。剝復夬姤。操縱六十四卦者也。而泰雜復夬。否雜姤剝。故中之以泰否。頤大過其樞機也。不以終上經。而序於坎離之先者。坎雜頤於中。離雜大過於中。必以雜於中者終篇。文王之於雜物撰德之旨。固有所取。孔子乃師之以傳雜卦耳。

周易雜卦證解

卷一

一一三

咸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夬

大過

姤

遯

漸

初至四雜漸。三漸彖曰女歸吉利貞。咸彖曰利貞取女吉。漸之進也。自干而陸。自下而上。咸之感也。自母而輔頰舌。亦自下而上。雜其卦。撰其德。繫辭卽同其例。此其證也。咸之義爲感。感之力至速。咸之六爻。則由母以至輔頰。自下而上。自淺而深。自內而外。一若跬步不可凌亂者。蓋感之力雖速。而咸爲男女之卦。則以其易感而戒其速。六禮一有不備。從之是爲私奔。將不得齒於鄉黨。彖傳曰止而說。謂先止而後說。卽先禮而後情也。又曰男下女。謂必男備六禮。至於親迎。極表其下。而後女可應之也。兩語皆以說感之貴漸而不可躁。皆對雜漸以立辭。不直說艮兌之上下也。今日男女之易合。乃惟縱其感而不制以漸。有持漸以倣者。且怒以爲妨女之自由。而不知待男之下女。乃所以尊女。躁而自薦。乃女之自賤。而乃謂爲自由。是則少不更事之謬也。下經首咸。尊男女如帝天。尊乎少男少女。各能相持以禮。相待以漸。當情感橫流之時。而各能抑之使不敢縱。其尊咸也。乃尊其漸也。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相說而立爲夫婦。是則原始野合之習。以此言感。聖人方畏之如洪水猛獸。尙得尊之如帝天哉。彖傳推感之功。而贊之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者。蓋天地之感萬物。萬物之應天地。自旬芒而支葉。而華而實。其序之嚴。亦如自干而陸。自拇而輔頰舌。無跬步之可越。天地萬物之情感不可見。見之於其漸。是贊天地萬物之咸也。亦以贊天地萬物之漸也。不待支葉。朝旬芒而夕實。人必以爲妖孽。不待六禮。朝男女而夕夫婦。人乃以爲文明。異哉。

初至五雜遯。遯九三爻曰係遯有疾厲。咸九三當之。爻曰執其隨往吝。係之與執。厲之與吝。辭異而義則類也。遯大象傳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咸下卦爲少男。上卦爲少女。四爲上卦之始。卽戒以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解之曰。未感害也。合經傳之義。蓋告以男爲害女之小人。女必守貞待禮。而後得偕老之吉。亡棄損之悔。若動情而憧憧於少男。將以爲朋從。彼少男者。正思爾若不及。兩情相合。如火加薪。未感害者。貞則不爲少男所感而受其害。不貞。則必受其害。誤認爲情。而不知適受其害。貞之義。卽不惡而嚴之義。所以爲咸少女處以此方者。以其當遯之九五。故用遯九五貞之辭以爲之方。憧憧則指其在感之時。爲情所驅。不服此方。必變此症。而猶爲之方者。旣雜其德。必能服其方。不然。淫亂之世。將永無守禮者遺之種矣。雜卦傳云。遯退也。情之所熾。惟進而不能退。一咸而雜漸遯。正如天生壯熱之病。同時卽生大黃石膏大寒之藥以待之。不幸十熱九死。十感久不能漸。不能遯。淫終勝夫貞者。則不幸咸又雜姤與大過也。

二至五雜姤。姤彖辭曰。女壯勿用取女。與咸彖亨利貞取女吉。乃適相反者。非文王觀。

象而遣其雜。惟見守禮待男之女。不見私奔遇男之女也。蓋望男女相待以禮者。乃聖人之心。而男女之各驅於情。不能以禮自制者。乃自然之勢。故於彖則卽男下女之象。自此女爲貞。而告男以可取。又於爻六二少男之位。觀姤之雜。而戒以咸其腓凶居吉。咸其腓者。腓不能自動。依足以動。以喻男不自動而爲女所惑。若是則凶。居而不動。則凶又可爲吉。居之義。卽勿用取女之義。咸六二正當姤初六。爲咸六二言之。卽對姤初六言之。繫辭之微妙。莫微妙於此矣。若咸六二之凶居吉。卽姤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之義而省之。咸九四當姤九三。憧憧往來之辭。卽姤九三其行次且之辭而換之。則其顯著者也。有於彖指其雜者。咸之利貞取女吉同於漸之彖是也。有於爻指其雜者。咸六二九四同於姤初六九三之辭是也。是人人所共見也。不同而同。是在人熟玩而深思之耳。

二至上雜大過。三二一男女也。聖人旣爲嚴其防。至於不同櫛櫛。不同巾櫛。至於內外之言。限之以一闔而禁其出入。防之如此其周且至。而男女之禡。仍懷山襄陵而莫之遏者。則咸雜大過示其象。定其數也。大過一也。象則有四。有相說之過而奔者。有說之不得。過而自殉者。有始相說終相恨。過而相棄或相害者。有女爭男。男爭女。過而推刀者。情感所極。不過於此。則過於彼。史不絕書。世不絕見。男女之不幸若此其極者。皆此大過之象。雜於情感之中。爲之司命而驅之。非大智慧之男女。則不知情感爲耽毒。且以禮教爲桎梏。必大過而後快。咸雖雜漸與遯。而憧憬往來。卒不能自制者。一雜姤大過。而漸遯乃退處於

無權。非漸遯之不幸。乃男女之不幸也。咸雜五卦。而大過之力爲最強。方過而授受。立過而言語往來。望於復闢。俟於城隅。俄而在室。俄而在闔。歡娛未終。而士也罔極。夫也不良之怨歎起矣。合之也速。離之也亦速。雜卦傳云咸速也。自其雜姤大過言之而狀其速也。亦使其知速之爲禍而法漸遯也。大過九四爻曰有它客。咸九四當之。爻曰朋從爾思。卽有它之義而換其辭也。咸九四所以言憧憧往來者。以其備雜漸遯姤大過之四卦。雜姤大過。故欲往。雜漸遯。故又復來。往來。猶進退之義。姤大過推之使前。漸遯又曳之使後。往來兩字。而四卦之情畢達。是尤繁辭之妙也。

三至上雜夬。☱☱一咸之中。旣雜漸遯。又雜姤大過。一卦實雜吉凶人禽之兩途。是在人之自決耳。決之如何。咸九五則示之法。使之勿感以心而感以脢。脢爲背。背乃無知覺之地。委心於背。則裙屐粉黛。雖往來於前。而此斷決一切枯木死灰之男女。聞若未聞。見若未見。始若勉強。久乃自然。咸九五之能此。以其雜夬。而當夬之九五。撰其夬之又夬之德。故能忍之又忍。決之又決。烈火之發。立澆以東海之水。稍一猶豫。又爲情感所縛。不能自脫矣。情感之力誠強。義男貞女。乃仍不絕於淫亂之世者。則此夬之一象。可以擁漸遯而使之與姤大過爭消長之權。夬彖辭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咸上六爻曰咸其輔頰舌。傳曰。膝口說也。卽揚于王庭之義。聖人所持以感男女之心者。惟特呼號宣傳之力。男女而聽。則漸遯勝而天下和平。設不聽而聽自由戀愛之宣傳。則姤大過勝。而人類反於禽獸。兩宣傳并

至。是在人之速決。雜卦傳之速。亦自其雜夬而望其決之速。世之男女。乃速於大過。而決取自由。莫速於漸遯。而決於守禮者。是則性根有利鈍。習染有善惡。聖人之悲閔所無可如何者也。

乾坤爲六十四卦之首。上經實首屯蒙。以其雜夬復頤也。下經首咸恆。則以其雜夬姤大過也。觀於序卦之序。文王固以剝復夬姤頤大過爲六十四卦之司命。而深有取乎雜矣。彖傳於咸恆皆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天地萬物之情不可見。見於夬姤之消長而已。不言性者。性爲中庸而無過。情之發。不過於此。則過於彼。過之大者。其情尤著焉。情之言。爲大過言之也。萃彖傳亦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萃䷬亦雜大過。亦雜夬姤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歸妹䷵

大壯䷡

夬䷪

大過䷛

姤䷫

初至四雜姤。䷩爲夫婦之卦。震男在外。巽女在內。合男女之軌。得室家之宜。何所不正。彖辭獨慮其不正而戒以利貞者。則指姤以立辭也。姤爲柔遇剛。王輔嗣注。卽女遇男。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不可取。恆之形式。雖當夫婦之正。不幸女有姤德。如唐韋后之淫亂。不正至此。中宗猶拘夫婦之恆而恣其所爲。韋恆爲后。中宗乃不得恆其爲帝矣。婦人職當在內。姤則出門而求遇男。有婦而招搖於市肆。歌踊於舞場。是婦也。尙欲恆夫其夫

哉。不惟婦人之姤可畏。凡良法善政之當恆而不得恆。皆此一陰爲之間。雖良法善政。行之久而弊。即起於冥冥。是弊也。亦如姤之一陰。深入而不易察。彖之利貞。所以戒小人之沮撓良法。利有攸往。則戒君子之勿泥敝法。觀於有清戊戌庚子之變。恆之害於姤。尙可說哉。姤初六爻曰見凶。恆初六當之。故同凶之辭。姤九三爻曰其行次且。恆九三當之。故同次且之義。而換其辭曰不恆其德。

初至五雜大過。**䷫**良法善政。多間於小人。非有大過人之力如商鞅者。卽不得恆其富國彊兵之術。知法久必敵。而無大過人之力。如甘龍者。乃不得不拘吏習民安之說。恆貴恆其所當恆。而竟得持之以貞固者。以其雜大過之德也。恆貴革其所不當恆。而亦能有攸往而不泥者。亦以其雜大過之德也。王安石有大過人之志而不得恆者。以不準諸道。悖利貞之戒也。司馬光亦有大過人之功。然并安石助役可恆之法而亦廢之。則師利有攸往之教而不得正。故亦不得恆也。恆雜大過。故成於大過。亦毀於大過。雜其卦。卽惟其德所指麾。可畏哉。大過既著滅頂之凶。於是司馬光貶。王安石廢。商鞅乃至車裂。尤可畏也。恆九三當大過九四。故同客之辭。六五當大過上六。故同凶之辭。

二至五雜夬。**䷪**恆所當恆。其能貞也以夬。革所不當恆。其能有攸往亦以夬。人人知元祐之善政當恆。而不能恆者。則楊畏姤以紹述之說。哲宗不能決也。人人知熙甯之弊當革。而必恆守之者。則張商英姤以三年無改之說。哲宗不能決也。自古能決之主。惟秦孝公趙武靈

王。近代則有清德宗耳。不幸德宗餉。武靈王不得死。惟秦子孫能恆孝公之法。於是惟秦得決之效而一天下。人人皆欲恆其國。而莫敢決於革弊以合道。是則姤夬互爲消長。姤常勝而夬常敗。故天地不改。而正朔頻易。是又象定而數隨之不可逃也。夬上六爻曰終有凶。恆六五當之。故爻同凶之辭。傳曰從一而終。又同終之辭。姤夬之爻。皆有其行次且之詞。而姤在九三。夬在九四。恆之九三。則當姤九三。又當夬九四。乃繫以不恆其德之辭。以兼指兩卦兩爻次且之義。指之如此其的。猶謂繫辭無意於雜物撰德之旨乎。

二至上雜大壯。**䷡** 大壯彖曰利貞。傳曰天地之情可見。恆彖亦曰利貞。傳亦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雜其卦撰其德。卽同其辭。此其至著也。大壯不言萬物者。姤彖傳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大壯雜夬而不雜姤。故不言萬物。咸恆萃皆雜大過。皆雜夬姤。故皆言天地萬物。此又繫辭之例。知其所以異。乃知其所以同矣。自來良法之不得恆。敝法之不得不恆。其沮善而守敝者。皆各持至壯之理。申至壯之說。觀於甘龍之對秦孝公。公子成之對趙武靈王。章惇蔡卞之對司馬光諸人。其勢壯矣。而商鞅之折甘龍。武靈王之告公子成。蘇轍之辨紹述。其對抗之旗鼓。亦何嘗不壯哉。壯而至爲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言。若王安石。則厲而非壯。宜其不得恆。辭至而氣和。若武靈王與公子成反復之辨。乃可謂得大壯之正也。當恆當變。乃一主義。不大壯。則吾之氣先餒。而理無由申。大壯之過。則人又以不平於吾氣者。而遷怒於吾理。大壯彖傳以正解壯。然則求久其主義而恆其家國。

者。但反復以觀恆雜大壯之象。反復以玩大者正也之辭。必有申已安人。至中適當。不因循亦不操切之術矣。

三至上雜歸妹。三歸妹大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恆彖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所以明恆雜歸妹之卦。撰歸妹之德也。恆之震巽。同爲春夏之始。歸妹兌震。乃有自秋向春。由終反始之義。不於歸妹之象求之。終之義不亦虛撰乎。又恆彖傳曰日月得天。又曰四時變化。震巽非日月。亦非四時。惟歸妹備坎離震兌四時之氣。而坎離爲日月。舍歸妹之雜。日月四時之辭。亦無所取義矣。六五當歸妹六五。故同吉之辭。又以婦人之辭指其雜歸妹焉。歸妹上六爻曰无攸利。恆上六當之。爻曰凶。傳曰大无功。類其辭。亦以明雜其卦也。夫婦之不得恆。大抵皆敗於歸妹。婦而自歸。不待六禮之備。則見輕於夫。始以爲情而苟合。終以爲罪而見棄。是一象也。有婦在內。而外別有一妹蠱其夫。則始以情之專而合者。終又以情之分而睽。是又一象也。恆之義爲久爲恆。彖辭乃戒其利有攸往者。因雜歸妹而知其有敝。敝則必變。而後可保其恆。疑於新而不念其敝。難於始而姑息其終。以此求恆。是又南轔而北其轍矣。彖辭同大壯之利貞。同夫之利有攸往。同大過之利有攸往亨。獨與姤歸妹之象不相應。三卦之德勝於兩卦。繫辭傳所謂貞夫一者也。咸彖辭同遯之利貞。大過之亨。漸之女歸吉利貞。幾於純同。獨於夫姤之象無取。亦同此旨也。

上經首屯次蒙。故雜卦傳於蒙特解之曰。蒙雜而著。余已於蒙卦詳說之。言蒙雜而著。卽

言上經三十卦無不雜而著也。下經首咸次恆。繫辭傳又於故特解之曰恆雜而不厭。其義尤密。余別於繫辭傳詳說之。言恆雜而不厭。又卽言下經三十四卦無不雜而不厭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乾

姤

姤

遯

漸

初至四雜漸。遯觀否皆雜漸。孔子於否觀皆無解。於遯則解之曰淩而長也。淩之義猶漸也。一姤初起而莫之繁。聽其躊躇而成遯。再不制。則淩漸而成否成觀。至於否觀。已如破竹之勢。此否觀所以不復言淩。而坤初六文言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爲坤初六言之。卽爲遯六二言之也。唐高宗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極細事也。而史大書之。所以著其漸。至其淩長。而唐子孫皆遯。且不得遯而誅夷矣。遯非一朝夕之故。懼其漸則遯或可免。忽其漸則必爲否爲觀。且爲剝。何止於遯哉。遯初六當漸初六。故同厲之辭。九三當漸九五。故又同吉之辭。九四當漸上九。故又同吉之辭。

初至五又雜一遯。明小人之長。當遯者不惟一君子也。哲宗一入楊畏鄧潤甫之言。不惟現在之君子。一網而盡。卽已死之司馬光。亦必追免而無可遯。作者七人不同時。一君子適齊。諸君子相繼而適楚蔡。入河入海矣。初六爻曰遯尾厲。言尾見其有首也。一人旣爲之首而遯於前。後者猶遲迴觀望而不遯。是自求厲也。一爻而象兩人。乃著其雜兩遯。其實作者

七人。國爲一空。何止兩遯哉。

二至五雜姤。二二姤初六爻曰繫於金柅。遯六二正當姤初六。故爻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言執。猶言繫也。否遯無不雜姤。否遯皆成於此姤也。否雜一姤。遯則二至上又雜一姤。三者。遯非一君子。姤之者自不惟一小人。但觀宋之紹聖。君子則有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人。小人則楊畏發其端。而鄧潤甫張商英李清臣林希范履章惇蔡卞蔡京曾布邢恕安惇塞序辰繼之。遯攝兩遯兩姤之影於數千年前。紹聖之君子小人。乃活而演之於數千年之後。明至播遷以後。馬士英阮大鋮猶一姤再姤之不已。劉周宗乃遯不受職。高弘圖乃四疏辭大學士。遯於會稽。而大清兵渡江。福王爲虜矣。昏庸之主。以爲姤之禍。惟迫君子於遯。故縱其一姤再姤。至於君子一遯再遯。其身與國。乃亦隨之以俱遯矣。哀哉。否惟雜一姤者。非否之世止於一姤也。蓋在遯之時。如哲宗朝。人猶指目楊畏爲一姤。蔡京輩爲一姤。至徽宗時。則但見蔡京一姤。而楊畏輩已不可知。遯有首尾。姤亦有首尾。一星之火。播種之功在首。燎原則尾之績。至其終則與君子同焚而無一遯者。有史以來。蓋無代而不演此兩遯兩姤之劇也。

三至上雜乾。三三超於兩陰之乾。遯之君子也。遯自九三始雜乾。而三近於六二。故猶爲陰所係而不易遯。四以上乃鍾乾德。故得好遯嘉遯肥遯之吉。遯非凡人之情所樂。亦非悲天閔人者所忍。必有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後無所戀。無所矯。無所私。雖舍其家國。人人諒其不可不遯。不得不遯。雜卦傳云遯則退也。爲雜乾言之也。有乾之德。而後知退。能

退。敢退。小人則惟知進。庸人如孔光張禹楊彪。乃至多學如楊雄蔡邕。皆知退而不能退。不敢退。遯之能退。且以爲好爲嘉爲肥而無所難者。離乾而後有此識此力。退之一字。乃因乾上九文言知進而不知退之退以立訓。尤其著者也。

䷡ 大壯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歸妹

䷡ 大壯

䷔ 夬

䷔ 夬

䷀ 乾

初至四雜乾。䷡ 大壯之將來可以成乾。在大壯時而卽具乾之體者。若漢高光武是也。雖起隴畝之中。已有首出庶物之象。張良所謂沛公乃天授。舂陵子弟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皆乾象之所流露。若項羽更始劉盆子。蓋望氣而可斷其非帝王。不待其敗而後見也。惟其始具乾之德。故其終成乾之功。大壯時易怒。易不正。故彖戒以利貞。而卒能正者。則此乾之力也。乾之力在能潛能忍而不用其壯。不惟高祖之退漢中。光武兄死不敢哭。爲能潛能忍也。張良之始爲韓報仇。亦純用壯而幾敗。已乃自悔。至爲老人拾履。則壯氣斂。乾德立。相漢之大業。卽成於此時矣。人人有帝王將相之志。而不知養乾制壯之方。日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是壯也。惟足以攝田畯耳。大壯初九當乾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之辭。卽潛龍勿用之義。而推言其用之害也。乾九三爻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大壯九三當之。故同曰君子。曰厲。又當乾九四。小人用壯。則用乾四之躍也。君子用罔。則用

乾四之在淵也。乾四爲兩義。故大壯九三亦爲兩義。

初至五雜夬。二二夬初九爻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大壯初九當之。故爻曰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三當乾夬九三。故同兩卦君子之辭。又當夬九四。故又同羊之辭。雜其卦撰其德。卽不得不同其辭義。倘求其先後。則先立乾初九之辭。大壯夬皆雜乾。兩卦之初九。皆乾之初九。故卽因其辭。泰不雜六畫之乾。故泰初九乃自爲辭。而與乾初九大異。知其異。乃知其所以同矣。因夬之決以成大壯。亦因決之過而過於用壯以召凶。大壯雜夬。蓋兼善惡兩義。光武能決於昆陽之戰。又能蒙被而哭伯昇。不使更始見其怨。既能決以克敵。又能決於自克。能信能謔。是壯之所以爲大。大象傳特明其用曰君子以非禮弗履。所以明白克之決。難於勝人也。高祖之遜光武爲因人。然聞酈食其言趣刻六國印。張良一說其非。復趣銷印。人或疑其惝恍。而未知此正其能決於從人而舍已。亦正其大壯也。張良一躊躇。高祖立改辭氣而立韓信爲齊王。范增三舉玦。項羽卒不悟而縱漢王。不決如此而自稱霸王。狀其壯耶。亦狀其鄙野耳。

二至五又雜夬。二二昆陽之戰易決。伯昇之仇難決。試易地而思。伯昇以無罪死。此仇勢所必報。而反詣謝更始。見人強爲歡笑。涕泣獨見於被席。此爲何心哉。非決之又決。能敵牙至是哉。張良幾欲毆老人。而卒爲之納履。亦如見其敵牙之情。生死榮辱之際。爲人情所不能忍。非決之又決。則能忍於始者。必不能忍於終。能忍於暫者。必不能忍於久。不忍則

氣洩而事敗。一決乃氣矜者所能。再決則爲克已之學。若高貴鄉公者。不可謂不決。亦不可謂不壯。然不可謂之大壯。大壯之決之又決。乃對已之克之又克。抑之又抑也。九三爻辭所云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者。蓋小人之壯。激而一決者也。君子之罔。則再思而後再決之所得。兼言小人君子。乃因雜兩夬以立辭。觀大壯而惟觀其一夬。忘其兩夬。安得不犯觸藩贏角之厲哉。一決之害。在鼓其壯以求信於見在。再決之利。則在抑其壯以審詘於見在。而求信於將來。六五爻曰喪羊于易无悔。卽以示再決之的。不在能得而在能喪。喪而坦然處之以和易。惟光武耳。其易也。其大壯也。乃其決之又決而得此遠乎人情之態度而實則熟審於事勢也。若張良之先。已不免發憤於老人之無禮矣。決貴忍而得正。若高祖願分一杯羹之說。又不正之忍。當謂之殘。不得謂之決。口言願而心實懼焉。尤不得爲大壯也。雜卦傳云大壯則止。止之義猶忍也。忍而止。所以畜其壯而大之也。自雜兩夬言之也。若泥雷在天上之一象。則惟見其進。安見其止哉。夬九三爻曰君子夬夬。大壯九三當之。爻仍君子之辭。而換夬夬曰用罔者。夬夬言其志。用罔則其方也。夬九四曰齎无肩。其行次且。奉羊悔亡。聞言不信。大壯九三又當之。其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者。因次且爲不定之義。故分爲二義。以一屬之小人。以一屬之君子。又曰羝羊觸藩贏其角。羊何以觸藩。不信有藩也。不信言其志。觸藩則其事也。又曰羸其角。則與簪无肩同一見傷之義。非比而熟玩之。不知其異之實同也。二至上又雜一大壯䷡者。一壯且不能謂之壯。更不得謂之大壯。三尺之童。亦能有所忍而

試一壯。然餌之以餅飴則氣平。威之以夏楚則氣懾。而不得再壯矣。富貴貧賤威武。乃天生以試人能否大壯之三物。能壯而不淫於富貴者。忽餌而移於貧賤矣。屈於威武矣。朝從而伐秦。莫橫而事秦。六國君臣之無廉恥。忽壯忽餌。忽主忽奴。忽仇忽親。惟餘燕太子丹試其一壯者。蓋三物之毒。非聖賢莫能抗也。大壯之能大壯。則以雜一乾兩夬有其德。又雜一大壯有其力。而後能抗三物之毒。通乎兩大壯而後成一大壯之象。見童子之張拳奮臂。姑勿獎其壯。亦勿信其對某某爲敵。且徐俟乎餅飴夏楚之來。此兒苟不開口而笑低頭而拜否。然後斷之。乃不爲此兒所笑也。九二九三九四之三爻皆曰貞者。二以上始具兩大壯之德。始能貞固其壯以爲大壯也。

三至上雜歸妹三三。雷在天上之中。又雜一小女下長男之象。勿以爲離奇也。自來壯之所以不能大。彖辭之所以不繫他辭。獨戒以利貞。若惟恐其不貞者。卽爲雜此歸妹之一象也。魯用孔子將壯矣。齊人敗之不以兵。而先歸之以女樂。蓋深通此象。而卽奉之以爲方也。項羽不壯而不忍於虞姬。高祖壯矣。亦不忍於戚夫人。光武大壯矣。亦不忍於陰后而廢郭后。若唐元宗之壯於討賊而不忍於楊妃。更無論矣。男性雖有如鐵之剛。歸妹則如大冶。投鐵於冶。未有不化爲水者。見妹而能止。是謂大壯。說而動。則信於天上者。不能不謳於裙下。執此象以判古今。孰爲大壯。孰爲小壯。勿觀其臨萬國之勢。但觀其對少女之情。立可判其英雄非英雄矣。大壯六五當歸妹六三。爻傳一曰位不當也。一曰未當也。上六當歸妹上六。爻辭

皆曰无攸利。此同而易知者也。大壯九三當歸妹初九。爻曰小人用壯。卽歸妹初九跋能履之義。曰君子用罔。卽歸妹初九歸妹以娣之義。是又必熟玩而後知也。

䷳晉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未濟

旅

蹇

比

剝

初至四雜剝。䷳晉爲上進之卦。初乃言摧如。二乃言愁如。一若重有憂者。蓋在剝之中。故本剝彖不利有攸往之義以立辭。辭若異而義正相因。不惟此也。細推錫馬蕃庶畫日三接之情。亦是河陽之狩。踐土之策命晉文彤丹簇矢大輶戎輶之情。康侯至於若是之厚。非東遷旣剝之後。固不爾矣。然則錫馬云云。亦對剝而寫其摧愁之見於事者也。晉求爵祿。必爲爭稻梁者所剝。卽晉求聲聞。亦必爲爭是非者所剝。人人求晉。卽人人相剝。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忌。所以解晉中之不免於剝也。不欲蹈火爐上。是孟德之智。知以不晉避剝也。袁世凱必晉而稱洪憲。黃袍未加。而天下之剝已起。愚哉。六三當剝六五。剝六五以宮人寵言其法。晉六五衆允則言其效也。

初至五雜比。䷳晉初六當比初六。爻辭皆曰吉。皆曰无咎。晉六二當比六二。爻辭又皆曰貞吉。雜其卦撰其德。必同其辭也。比爲相對之辭。晉之所以爲進者。下頓而不違上旨。上明而不拂下情。下事上以忠。上使下以禮。兩相比而後成此晉。有一不比。非上極其顧慮猜

忌。而興涓醢之禍。卽下不勝憂讒畏罪。而以遠引爲賢。上不欲人之晉。下非甚不肖。亦誰敢輕於自進哉。伊尹之進。湯之比之也。孔明之進。昭烈比之也。若嚴子陵。光武雖比之亦不敢進。況於譎詭之聲音顏色哉。

二至五雜蹇。**蹇蹇蹇蹇**。蹇彖辭曰貞吉。晉六二始雜蹇。故因蹇傳而曰貞吉。不嫌與初六同辭。所以明雜蹇之德也。六二爻曰晉如愁如。晉當彈冠相慶。何愁乎。愁蹇之難也。愁險之在前也。張良方相高祖定天下。而卽乞身辟穀於留。非功成而退其身。乃畏晉之難而辟其險也。開國成家之始。尤爭晉最烈之時。上爲多疑而吝予之主。則難在三數旌功尚氣之人。下爲無厭而有力之臣。其難乃爲稱兵割據百年無窮之禍。上下皆蹇。家國同燼。世之可愁。孰有大於晉者哉。

二至上雜旅。**旅旅旅旅**。雜卦傳釋旅以親寡。晉不幸而雜此卦。於是親莫如父子。乃有楊廣朱友珪之變。而一切同黨同派之因爭晉而亡命者。尤尋常事。不足書。不勝論也。夫廣友珪何仇於父。而必至此極者。亦求多進一步。早晉一日之一念耳。晉至帝王。在晉爲造其極。一爲帝王。乃不得子其子。親之寡亦於是爲造其極。人但見晉之位崇。而不知晉之勢孤。亦未讀易。或讀之而未觀晉之雜旅。旅之爲親寡。又未一問當路之人。其於家人父子同黨同派間。日所嘗之味爲甘爲苦也。晉九四當旅九三。爻同曰貞厲。九四又當旅九四。爻傳一曰位不當也。一曰未得位也。又從同焉。一爻而兼雜一卦之兩爻。其辭多兩同之。能謂繫辭無意於雜卦乎。

三至上雜未濟。二二彖狀求濟而未濟之情。不以人而以小狐。而斷之曰无攸利。晉三以上雜未濟。九四狀其求晉而徒勞之情。亦不以人而以鼫鼠。而斷之曰貞厲。狐與鼫鼠皆獸類之自命爲智巧者。人之求晉而自危。求濟而濡其尾者。其自命爲智巧。卽其自比於狐鼠。繫辭之酷而肖。異而同。合兩卦而觀之。其頤乃無恤。猶進而不已者。是宜狐鼠之不若矣。粥有限而僧無窮。未濟無足爲怪。卽其濟。而朝登廟堂。夕就東市。其濟也。且慘於未濟。一晉而雜剝蹇旅未濟四不祥之卦。六爻安得不集摧愁厲悔客諸不祥之辭。雜卦傳云。晉晝也。非慶其晝也。乃恫夫晝夜之代於前。而晝惟得其半而不能永也。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以爲有晝而無夜者。是小狐鼫鼠之智。人生如逆旅。何問貴賤。晝之義對四卦言之。尤對旅之一卦言之。徒以日在地上爲晝。孔子之義。乃若是寡昧哉。

䷣明夷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復 ䷗

師 ䷆

解 ䷴

豐 ䷶

既濟 ䷾

初至四雜旣濟。二二明夷如未濟。而其雜爲旣濟。晉如旣濟。而其雜乃爲未濟。是與旣濟之中雜未濟。未濟之中雜旣濟。同其象。亦同其理也。明夷上六爻辭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謂明夷爲前日之晉。謂晉之可爲明夷。卽謂明夷之可爲晉也。旣濟也。未濟也。晉也。明夷也。其相爲循環。猶晝夜之相代也。紂之晉也。紂之所由明夷也。羑里之囚。文王之明夷。

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則文王之既濟也。佯狂爲奴。箕子之明夷也。洪範傳之萬穀。則箕子之既濟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其亦觀明夷雜既濟晉雜未濟之象而得其原則乎。既濟九三爻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明夷九三當之。爻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辭異而義則同也。

初至五雜豐。䷶ 豐彖辭曰勿憂。宜日中。傳乃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之義。所以證豐如日中。不久必昃。卽序卦所謂晉進也。進必有所傷之義也。明夷雜既濟。初吉終亂。既濟實造明夷之一因也。明夷又雜豐。不豐鹿臺鉅橋之積。安得自焚之誅。然則明夷之爲明夷。豐又其一因也。豐上六爻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卽豐之極而爲明夷之象。蔀閭爲果。豐屋則其因也。箕子過故殷墟。見禾黍而念故都之宮室。由明夷以念豐也。憤彼狡童。則念明夷之由於豐也。知明夷之雜既濟自善義言之。則處明夷之時。不必悲其觀。知明夷之雜既濟自惡義言之。則遭明夷之厄。惟有痛自懺。孽由自作。不豐或未至乎明夷也。明夷六二當豐六二。爻同曰吉。明夷六二爻傳曰順以則也。王弼注。順之以則。故不見疑。疑之辭。乃用豐六二爻往得疑疾之辭。輔嗣於雜物撰德辭指所之之旨。其有所會矣。二至五雜解。䷶ 在繹縗之中。而從容演易。文王何恃乎。亦觀明夷之雜解。而知象之所定。理必得解也。解之彖辭示解之法有二。一曰无所往其來復吉。一曰有攸往夙吉。文王蓋舉經驗之方以示人。柔順而待誅。則无所往而聽自然之來復也。文明以觀時。至坎六四紂之

明暫啓。而後立以樽酒簋貳納約以解之。是則有攸往而夙也。箕子之佯狂被髮。則无所往以保見在之身。傳洪範於武王。則有攸往以永將來之學。凡一夷而不可再起。非急於求解而昧无所往爲柔順而非躁妄之義。卽坐以待解。而昧有攸往爲文明而不失時之義也。明夷二以上難解。故六二有用拯馬壯吉之辭。渙初至四亦難解。䷣故初六亦有用拯馬壯吉之辭。巽卦而同辭者。所同難解。同有攸往夙之義。故同以拯馬壯之辭狀之。是又難其卦卽同其辭。一至著之證也。解九二曰田獲三狐得黃矢。明夷九三當之。爻同得之辭而換田曰狩。

二至上雜師。䷔明夷爲黑闇之象。師之所至。井里丘虛。賤愚灰燼。但觀近二十年中國之見狀。師之黑闇之力。尙可言耶。彖傳於師以一毒字形容其黑闇。明夷彖辭則言利艱貞。最難用者莫如師。最易不正者莫如師。王全斌平蜀。縱兵大掠。宋太祖恨之。及遣曹彬伐江南。乃以毋暴掠生民爲誠。彬克金陵。兵不血刃。捷至。羣臣相賀。帝泣曰。宇內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鏑者。實可畏也。知師之黑闇。惟宋祖耳。因明夷而用師。因師之黑闇。亂雖暫平。必當再發。九三爻辭。因其雜師而許以南狩。亦因其含師之毒。故戒以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卽宋祖勿暴掠生民之旨也。世至明夷。上不贊武。下必弄兵。數之所定。象亦隨之而定。雜卦傳云明夷誅也。爲雜師言之也。二至上始雜師。二曰夷曰拯。三曰狩曰得大首。四曰獲。亦爲雜師言之也。夷。傷也。孰夷之。師也。師之興。皆以誅一二大首爲名。其實則四民橫罹其傷。且百年不盡其劫。若夫日中雖有必戾之憂。而從古未見

不旦之夜。日日有昃。非天之誅也。日亦無所傷。不若師之傷人。一死不可復生也。以誅爲對明入地中言者。其視誅之範圍亦過狹。時間亦過短矣。

三至上雜復。二二復之彖傳曰反復其道。晝必有夜。夜必有晝。晝與明夷之反復。猶晝夜之反復。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言乎其大治也。若夫偶然之小治。則經數十年之明夷。要必一遇。如周之厲幽之間。有宣王之中興。宋之熙甯紹聖之間。有元祐之郅治。皆其復也。哀哉。宣仁將死。賜左右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非痛生死之殊。乃知明年之明必又夷。求如今年之復而不可得也。明夷雜復又雜既濟解。皆所以慰黑闇之民。而詔以必有見天之一日。不幸既濟之中又雜未濟與坎。䷜解之中又雜蹇與未濟䷢是則既定三復三坤之數。於是元祐不過十年。周宣享國雖四十有六年。然其十二年已不藉千畝。於是而晏起。而料民太原。蓋其復亦惟十二年耳。晝夜相代而各得其平。明夷之時則獨長。且有百年不得一明而舒喘息者。是誠生人之大痛也。晝爲進。而六爻多摧愁厲吝不祥之辭。則以其雜剝蹇旅未濟之四惡卦。明夷爲誅傷。然自上六言凶外。五爻皆無惡辭。則以其雜復解既濟之三善卦。是又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大難興邦。殷憂啓聖之原則。亦天道虧盈益謙之定理也。

䷤家人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初至五雜

二至五雜

初至四雜

家人 ䷤

渙 ䷺

未濟 ䷾

離 ䷝

既濟 ䷾

初至四雜既濟。二三二至五又雜未濟。二二一家人而雜兩相反之既濟未濟者。非相反也。家人之理。不能有興而無敗。有和而無乖也。使但有既濟。則世之亨惟鍾此一姓。而封建貴族之制。將通乎中外。亘乎古今矣。使但有未濟。則世之否推鍾此一姓。而乞丐之子。恆爲乞丐。皂隸之子。永爲皂隸矣。一家恆濟。則有恃而惰。一家恆不濟。則絕望而亦惰。世之所以日進而不已。人之所以日奮而不息。皆此既濟未濟兩象爲無形之鞭策。既濟者恐中落而墮其既濟。未濟者求中興而拔其未濟。兩情相競。兩境相激。而後家家自給。人人自足。封建貴族之必不可存於今者。以其限定若干家。但有既濟而無未濟。外此之家。則但有未濟而無既濟。孔子譏世卿。譏其悖既濟未濟合爲一家人之原則也。近之共產主義。則欲以國力歛既濟之家。使歸於未濟。而未濟之家。則妄冀濟可坐得。無待於自奮。羣舍未耜而仰濟於國。於是舉國田無而民惰。餓莩載塗。未濟視前爲尤厲是亦不通既濟未濟相互之原則。共產雖流行世界。但持此象以繩之。可斷其必與封建貴族之制。同不能存立於世界也。有未濟。則家人皆以無所恃而不敢怠驕。有既濟。則家人皆以有所望而不安惰廢。家人之精神興趣。惟既濟未濟鼓舞於無形。九三一爻。兼繫嘒嘒嘻嘻之辭。苦樂若相反焉。蓋其一爻兼雜既濟未濟兩卦。卦情既一苦一樂。當其未濟。自然嘒嘒。當其既濟。自然嘻嘻。文王狀其態。孔子則以未失也。慰嘒嘒者之苦。使知今雖未濟。尚有既濟。未爲失也。又以失家節也抑嘻嘻者之樂。使知今雖既濟。一嘻嘻則失家節。而又立返於未濟。但觀經傳之辭。而不參觀卦爻之兼有。

所雜。則一爻而繫相反之兩辭。幾不知其所謂矣。旣濟九三爻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九四爻曰。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家人九三兼當此兩爻。其辭曰家人嗃嗃。對伐及克之言。其之義。而狀其樂也。吉之辭同於未濟之九四。厲賁之辭則同旣濟九三小人勿用之義。一爻旣雜兩卦而狀其苦也。曰婦子嘻嘻。則對有賞于大國之義。而狀其苦也。曰婦子嘻嘻。則對有賞于大國之義。兩爻。其辭往往兼指之。此其證也。

初至五雜離。二三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人何所麗。遠之麗於其國其鄉。近之麗於其族其家。邂逅相遇。問其國同。則意念一變。鄉同。則意念又一變。若復姓同族同。不必五服之親而後以爲親也。卽離數十世而同一祖。其必不能以遇非其族之意念遇之。蓋古今中外之所同是意念也。誰主宰而綱維之。亦家人雜離之一象而已。自有此象。不惟家族思想鄉土思想。非一標語所能打倒也。卽國家思想。其倡打破國界者。亦第求逞須臾之意。於此有生俱來深根固蒂人麗於國之思想。固莫由滅其豪髮也。孟子所謂必先老吾老幼吾幼者吾老吾幼。吾所附麗也。世亦有不慈之父。不孝之子。彖傳乃曰父父子子。若父無不慈子無不孝者。蓋據天性之常而數之多者以立辭。其不慈不孝。則習染之汙而數之少者。聖人所不忍論也。且不慈者特自有所易其愛而不慈。設有欲殺其子者。其父必起而數其兵。是又天性所制。卽家人雜離之象爲之主宰而莫能抗者。然則易象之自然。與天性之自然。固爲一貫。而皆有控馭人類之權也。離九三爻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哀樂集於一爻。家人九三當

之。故亦集哀樂之辭。而曰嗃嗃曰嘻嘻。雜其物。則凡其爻之德無不畢肖焉。若六二當離六

二。同吉之辭。六四當離六五。又同吉之辭。尤其顯者也。

二至上又雜渙。三三渙爲散。與離又若相反者。非相反也。兄弟鬭於牆。是渙也。是迫於事

也。外禦其侮。是麗也。是動於情也。兩念蓋同時而發。兩象實同胞而生。有離之象。故聞

同姓同祖者。情自不覺。自無而之有。復有渙之象。故對親遠者以視其親近者。情又不覺。一淺

而一深。有離之象。故宗可以族得民。有渙之象。故服以遠而遞殺。聖人垂法制禮。本於天

性。亦本於易象。是易所以爲六經之原也。鬭牆必禦侮。人之性則然。若晉之八王鬭牆而不

禦侮。則人情之變。比於妖孽。聖人自有不孝不睦不婣之刑以待之。是又因渙而推其所至以

曲爲之防。刑之原亦原於易矣。人情渙散則嗃嗃。附麗則嘻嘻。九三一爻而繁相反之兩辭。

又以一爻復雜離渙相反之兩卦。不直對旣濟未濟而言。辭各指其所雜。是又確之又確之一證

。必熟玩而後知。若家人六二當渙初六。爻同吉之辭。渙六四曰元吉。家人六四當之。則

曰大吉。此則易知者矣。

三至上雜家人。二二一家人之中復雜一家人。是雜卦傳所謂家人內也之義也。同一家人。同父兄弟視從父兄弟。則此內而彼外矣。從父兄弟視從祖兄弟。則方以爲外者。又以爲內矣。親之等無窮。故內外之觀念無定。兄弟鬭于牆。蓋變其內之念爲外也。誠有侮自外來。則其念又立變而仍內其兄弟。九五爻曰王假有家勿恤吉。勿恤云者。謂其鬭牆不可免。然皆發於

無可比校之時。有一外侮爲之比。則各知有家。其閼立止。而可勿恤也。內外之辭。生於比校。無敵國外患。國恆亡。亡於無可比校也。敵國外患至。而後撫然內顧其家。覺可親可恃者。終爲此在內之家人。孰覺之。比校以覺之。家人之中有家人。則比校所由生也。三以上始雜家人。故於三獨稱家人之名。所以證三以上又爲一家人。可謂至著矣。

三三睽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未濟三三

離三三

既濟三三

節三三

睽三三

初至四雜睽。三家人以相對而見其親。故家人之中雜家人。睽亦以相對而見其睽。故睽之中亦雜睽。家人雖親盡。而比之異姓。仍惟見其可親而爲內。故雜卦傳約其義爲內。睽則雖至親。而一睽之後。遂惟見其可憎而爲外。故雜卦傳約其義爲外。彖傳兼舉天地男女以爲辭。所以明睽起於對待。必兩人而後有睽。獨立則孰與睽者。爻再言孤。則哀其由睽以成孤。未睽之先。本有家人之樂。一睽則外之爲秦越。再睽則外之如仇讎。閭牆而禦外侮。內之情引而反之也。反目立若路人。外之情推而遠之也。一睽之後。必有再睽。且有終身不可復合者。睽中雜睽。示其象卽定其數。若成王周公。一睽而旋合。是又聖賢之殊例。猶之八王之爲涼血動物。皆非尋常所能援引比附者也。初六爻曰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馬。一睽也。一逐則爭心起而不免再睽。太王之去邠辟狄。卽喪馬勿逐之義。勿逐之藥。所以防

再睽之病也。子見南子。則并防其一睽。拒而不見。則一睽起而再睽將無所極。勿逐也。見也。不因兩睽以立辭。義亦過爲恢詭矣。

初至五雜節。**三三**節彖辭曰。苦節不可貞。蓋慮其睽也。睽之爲睽。雜節固一因矣。節上六曰悔亡。睽六五當之。爻亦同悔亡之辭焉。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人情皆喜縱而惡節。女子小人。又往往始愛而縱。終憎而節。縱不知感。節則睽而禍作矣。睽爲離兌兩女子所構成。中雜一經卦之坎。又雜一重卦之節。男欲節女。不使其外有所遇。女亦欲節男。各思寵得所專。男與女不相容。女與女亦不相容。是一睽再睽之所以成。聖人合觀諸象實造一睽。而後命之以睽。繫辭傳所謂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所以證卦之名皆據雜以爲稱。若睽之名。惟泥於離兌兩女。苟無一經卦之坎雜其間。則兩女旣無所爭。將何所睽。卽有男而不雜節。若紂王之終愛妲己。幽王之終惑褒姒。而不相節。亦安得唐韋后與中宗之睽哉。故觀象而舍其雜。稱名先不可解矣。

二至五雜既濟。**二二**睽爲不和之卦。彖傳乃於天地之睽而許其事同。男女之睽而許其志通。乃至萬物之睽而許其事類者。是何也。以其雜既濟。推其所可至而爲之辭也。然則卦何以名睽。是又凡民之情。患難易與。安樂難共。范蠡之所以辭越。張良之所以辟穀。知此情也。文種韓信昧焉。遂以自禍。因既濟而睽以通。又因既濟而睽以起。一既濟也。旣爲睽病之藥。又爲睽病之因。彖傳但論藥功。是則聖人觀雜而教人防睽之旨也。自來孤臣孽子。皆遭

暇之時。而後操心不敢不危。慮患不敢不深。其後之得達。乃因暇有可濟之理。亦由暇雜既濟之象。然則彖傳云云。固非聖人故爲推讐。象之所在。理與數實不可逃。不惟暇善用可爲既濟也。卽節亦然。先近而後遠。暇怨必致終身。求女必詳六禮。求賢必勞三聘。始若甚暇甚節。終乃甚濟甚通。其不濟不通者。皆誤用暇與節於既縱之後。而不知不惡而嚴。相敬如賓之義。皆用暇與節於先而不敢縱。而後能保君臣朋友夫婦於永久。而臻於既濟。然則暇雜節暇。一方示人造暇之因。一方又詔人防暇而造既濟之術。惟在用之時之先後何如。彖傳曰暇之時用大矣哉。乃贊同一暇時。善用之則暇可爲既濟。不善用之。則既濟又可成暇。不合所雜暇節既濟而深思其用。又莫由知時用之辭之所指也。既濟彖辭曰亨小。暇彖辭亦曰小事吉。既濟六二爻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暇初九爻亦曰。喪馬勿逐自復。此雜其卦。撰其德。同其辭之證也。

二至上雜離。**三三離**。附麗也。秦越之人無所暇。以無所親也。暇恆起於家門。親之極者。則其接觸愈繁。如舌與齒。固時時而可暇。暇之雜離。離又造暇之一因也。生不同根。相煎必不若是之急。陳思之不幸。亦爲兄弟之親。一暇遂難復合。不如朋友之憾。尙可釋之杯酒也。聖如周公。親如成王。猶不勝管蔡之間。使周公無家人之嫌。不利孺子之言。將何由而入哉。自暇雜離。史載骨肉之變。遂不絕於編。漢明方立。東平蒼王立上驃騎將軍印綬。其深知此象乎。九二當離初九。故同无咎之辭。上九當離上九。張弧之義。亦出征之義。

三至上雜未濟。三一睽而雜既濟未濟兩相反之卦。家人亦不幸而同。兩卦同雜。宜同其效。而求之宗。十九不得既濟。求之睽。亦十九不得既濟者。是固人性之劣。喜獨而惡羣。習爭而苦讓。故既濟常敗。而未濟常勝。六十四卦。始乾而終未濟。聖人之心。固以爲一日有天。斯一日不免於未濟。未濟之力。與天同偉。既濟安得不敗耶。凡睽之起。始念皆求獨濟。究竟適得未濟。建文納黃子澄削奪諸藩之計。何嘗不曰如此則既濟哉。卒激燕王之睽。而身不知所終。然則非未濟之力強。文王之彖既濟曰。初吉終亂。固已斷既濟之終爲未濟。然則睽之病固在既濟。既濟而怠而驕。於是立返於未濟。而睽者且益睽。前倨後恭之情。未濟亦造睽之因。而一睽雜一既濟。既濟則其總因也。二以上始雜既濟未濟兩相反之卦。故三之爻辭曰。見與曳。其牛掣。曳之者既濟也。又曰。无初有終。未濟故无初。既濟故有終也。四之爻辭曰睽孤。遇元夫。未濟故孤。既濟故遇元夫。又曰厲无咎。未濟故厲。既濟故无咎也。五之爻辭曰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未濟。故悔。故噬膚。既濟。故悔亡。故何咎。爻既兼指既濟未濟以立相反之辭。彖傳遂因其義而以天地睽萬物睽男女睽說未濟之象。又以其事同其志通其事類說既濟之象。苟不合既濟未濟相反之象而求之。經傳之辭。又若家人九三之抵牾不可通矣。

䷔蹇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既濟

坎

未濟

旅

蹇

蹇

初至四雜蹇。二二蹇之中復有蹇。猶剝之中復有剝也。旣號爲難。前路之險阻。必不止千百。兩特形其多。但觀歷代改元易姓之際。雖終濟蹇而成大業。中間所經之難。必占史之數十百葉。試取漢高帝本紀讀之。蓋亦等於武鄉所言鵠卵盡瘁。死而後已。帝王之福。惟子孫享之。其難爲何如哉。六二爻曰蹇蹇。指兩蹇以立辭。猶之夬九五。指三夬。而立夬夬之辭也。二三四皆言往蹇。以其重兩蹇。無往而非蹇也。上六又曰往蹇。則以蹇之覆爲解。三三解自初至四雜未濟。自初至五則雜坎。未濟也。坎也。皆蹇也。明夷上六爻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其爲晉之覆。溯諸晉而言也。蹇上六之往蹇。則推諸解。皆對覆卦以立辭。亦學易所當知也。

初至五雜旅。三三旅爲親寡。乃人世至蹇之境。左氏寫晉公子重耳出亡之文。至七百餘言。寫其旅之情。卽以寫其蹇之情也。蹇六二正當旅六二。爻傳同繫終无尤也之辭。所以爲雜物撰德之證。莫著於此。六爻之五。爻又皆以往來爲辭。尤以詔人蹇出於旅。非在旅中。安有往來之頻繁若此哉。在家雖愁病。亦有慰藉扶持之人。羈旅卽安樂。終懷離鄉別井之苦。人生之難萬端。旅則其至大之因。無蹇不可爲酒。卦之雜。卽其蹇。無旅爲之蘖。卦安得成蹇哉。

二至五雜未濟。三三未濟彖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所以狀其難也。濟則無難。

難之云者。難乎其未濟也。卦之名塞。實自其雜塞旅坎未濟四卦以爲稱。如僅前水後山之一象。固未爲甚難也。高祖退漢中。且燒絕棧道。是其難時。卽其未濟時。及還定三秦。是其出塞時。卽其出未濟而入既濟之時也。未濟上九爻傳曰亦不知節也。塞九五當之。爻傳曰以中節也。兩節字相應。亦以證雜物撰德之旨也。

二至上雜坎。䷜ 坎九三爻曰。來之坎坎。塞雜坎。故初三四上皆以往來爲辭。初六卽言往塞者。指二以上雜重卦之坎。不徒指三以上經卦之坎也。坎彖辭曰。行有尚。傳曰。往有功也。塞之彖辭曰。利見大人。傳直以往有功解之。所以證塞彖之辭雖換。而義則同於坎彖也。塞之爲難。以二以上既有重卦之坎。四以上又有經卦之坎。不止一坎。故自然具兩塞之象。一險可試。兩險則不能不止。第一步之險易見。第二步之險難見。可行則行。以行爲用。可止則止。則以止爲用。故彖傳贊曰塞之時用大矣哉。能見兩險。又能以止爲用。是惟知者能之。故又贊之曰知矣哉。贊其兩能也。

三至上雜旣濟。䷾ 象辭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不利。爲雜塞旅未濟坎四卦言之。利。則自其雜旣濟一卦言之。雜不利之卦四。雜利之卦惟一。文王獨詳其一而略其四者。亦取大難與邦殷憂啓聖之義。而諷時君之驕侈。孟子引申其義而斷之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蓋以塞爲因。旣濟爲果。不濟者皆爲安樂所耽。項羽一戰而有咸陽。遂視天下事爲甚易。而得烏江不濟之果。高祖遁漢中時。人皆指目其塞。終以滅楚而有天下。塞雜未濟。

復雜既濟。既定其象。於是凡經一蹇。遂不能不先歷未濟。且必周歷旅坎一蹇再蹇之百苦。而後造乎既濟之一甘。象之所定。理與數乃不可逃。從無朝蹇而莫濟者。然多一蹇而終身不濟。是則犯彖傳之戒。怯者一止而不進。躁者不知止。又往而不得中。或不知其時。或妄用其用。乃由兩性有知愚之殊。而非一境有吉凶之異也。由初至上。始之蹇。次之旅未濟坎。終乃雜既濟焉。由下而上。是雜卦之序。亦遭蹇者自然不可逃之序。豈惟雜卦不可逃。其序亦不可逃。朝蹇而莫求濟者。是悖雜卦之序。愈求濟。惟愈得蹇。得旅得未濟得坎而已。

䷔解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解

豐䷶

既濟䷾

未濟䷣

初至四雜未濟。䷔如病然。得汗小解。未濟也。病固在也。元氣未復。一不慎而風。病之小解者或轉而加劇矣。楚漢同起而秦滅。第一難似解矣。而未濟也。漢既滅楚。第二難解。而後可謂之大解也。彖辭既言无所往其來復吉。又言有攸往夙吉。言兩吉則中有一凶。或安往。或往而不早不敬。說文夙早敬也則前之吉又變而爲凶。前之解又變而爲未濟矣。卦爲解。而猶反復詰誠之者。則以其雜未濟。指未濟而爲之辭也。是象也。不必遠徵古事以爲證。但觀辛亥至今。二十年中。何嘗不數遇若可小解之運。而至今仍爲未濟。且可斷其不師文王之教。不當往而往。當速往而不速往。更復二十年。僥倖復遇三數小解。其終必仍歸於未

濟也。解九二當未濟九二九四之兩爻。未濟之兩爻。皆有貞吉之辭。故解九二亦有貞吉之辭。雜其物。必撰其德。即不得不同其辭。兩雜故兩同之。此其證也。

初至五雜坎。䷙秦政奄有天下。若解戰國之難。乃二世亡者。悖无所往之戒。欲銷兵以止坎。而不知坎在揭竿也。張東之誅張昌宗而退武后。若定唐室之難。乃爲武三思所噬者。悖有攸往夙之戒。誤以三四爲机上肉而非坎。不知坎即起於三思。而已乃爲三思之机上肉也。解對難而言。一難初解。隱微無形之坎。何止萬千。彖辭方以无所往戒其多事。又以有攸往夙最其有事。一若倉皇顛倒者。對未濟之雜言之。不敢不謹。對坎之雜言之。尤不敢不謹也。凡小解之後。復遭大難者。皆狃於雷雨作之一象。以爲已治已安。而未深察解之中既雜未濟又雜坎之大可憂可懼也。爻傳同一剛柔際也之辭。於坎繫之初六者。則以解六三當坎六三。傳既以亦可醜又誰咎之辭。以同坎六三爻傳終無功之義。故不得不移剛柔際之辭於初六。而解初六與坎六四。同爲經卦坎之初六。則雖移而仍無異爻。是又繫辭之苦。學者所當熟玩也。

二至五雜既濟。䷙雜卦傳云。解。緩也。一解之後。伏患正多。乃敢泰然以爲已治已安而緩者。以爲既濟之一念誤之也。於是復入於坎而未濟。坎維心亨。境既由美而之惡。心之肆者乃不得不斂。惰者乃不敢不奮。於是又由未濟而得既濟。既濟未濟既互爲因果。解與蹇乃相爲循環。彖之无所往。乃戒其恃既濟而爲暴虐如秦皇。有攸往夙。則戒其安既濟而爲淫佚

如晉武。立辭旣指未濟。亦指旣濟。惟其雜兩相反之卦。故不得不繫兩相反之辭而兩繫之。不求之雜。而泥雷上雨下之一象。文王之繫辭。又進退失據矣。旣濟六四曰終日戒。解六三當之。爻曰致寇至。寇而後有戒也。旣濟九五有東西鄰之辭。蹇九五解九四當之。故皆有朋之辭。

二至上雜豐。䷶。秦政之敢於築長城。修阿房宮。恣爲虐者。何恃乎。楊廣之敢爲營東京。造西苑。恣爲樂者。何恃乎。皆恃乎豐有四海之一念。於是解緩而自放。以爲一切難俱解。天下真定於一矣。秦之坎。不在陳勝吳廣項羽漢高。隋之坎。不在杜伏威竇建德唐高祖父子。皆在大難方解。卽恃豐盈之一念。解不幸雜旣濟。已足使奮者惰。斂者肆矣。又不幸雜豐。於是昏暴者之膽乃益壯。以爲天下莫敢予侮。而慢神虐民。惟所欲爲矣。解之名解。以旣濟豐之美而爲之名。雜卦傳之訓以緩。則繹旣濟豐之惡而爲之訓。解雜未濟坎。人乃熟視若無所覩。不自儆曰。前路尙有坎也。今尙爲未濟也。獨見其雜旣濟豐。又不知旣濟之初雖吉而終則亂。豐雖爲日中而必昃。徒見其美。不知聖人於兩卦早言其惡。是則人智之劣。聖人所不能料。亦更無術以解之也。解九四一爻。當豐九三九四兩爻。爻辭曰。解而拇。是文王詔人使知同豐九三折其右肱之義也。爻傳曰未當位也。則孔子詔人使知同豐九四位不當之辭也。

三至上又雜解。䷶解之稱解。以其解中有解。雖有坎未濟雜其中。仍可望其終歸於解也。

彖辭所以戒之不嫌反復。若深慮其往之有誤者。亦求解中難解之故。苟非中間必經一坎一未濟。則一解而已。何待再解。既有再解之象。則不可不設再蹇之防。彖辭兩吉。蓋對兩解以立辭。无所往有攸往夙。則示以防蹇之兩藥。如其藥。則或免於再蹇。即不免而亦可得再解。不如其藥。則以小解始者。必以大蹇終。卦以解名。乃聖人望解之心。彖之立辭。則聖人助解之法。而自古至今。蹇之世常多。解之世常少者。是則所以構成此解之材。不惟未濟坎爲劣。卽旣豐亦名優而實劣。此又象之所定。而數之無可逃者矣。三以上始難解。故至四五爻辭始稱解。以證四五之爲兩解。蓋甚著也。

三損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剝三

頤三

復三

臨三

歸妹三

初至四雜歸妹。三歸妹彖傳獨補一義曰。天地之大義也。蓋取歸妹一象。備坎離震兌四時之氣。而得天地之平也。使一歲惟有秋冬。萬物誠不堪肅殺之苦。然使一歲但有春夏。繁洩而已。物亦豈勝其苦哉。有震春離夏之繁洩。復有兌秋坎冬之肅殺。若以損之。實以益之。其變也。且以漸而不以逮。是天地之平。卽天地之大義也。損爲泰否之變。泰之下卦得三陽。爲富而有餘。上卦得三陰。爲貧而不足。否之六三。來損泰下之一陽。否之上九。來益泰上之一陰而爲損。於是上卦不致不足。下卦不致有餘。而亦未致於不足。若秋冬殺物。止

於支葉若并其根株而殺之。則爲過而非損。今之言共產者。必盡毀富人之產。使同於乞丐。是拔株掘根之學。是舉泰下卦之三陽盡移之上卦。是變泰爲否。其職曰共產。其事則不容富人有尺寸之產。且革之以遽。而使朝爲富人。夕爲乞丐。其究竟則貧者仍貧。又加之以死焉。易教未及於歐西。馬克斯之徒。未見損之象。更無從與析損雜歸妹之義。其悖固其宜也。彖傳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言時至於三。初九爻辭曰酌損之。時也。酌也。皆指歸妹而言也。月令所謂春行夏令。夏行秋令。一切之辭。皆謂不時而失四時之平。得四時之平者惟歸妹。知損雜歸妹而法其平。則凡當損不損。不當損而損。當少損而多損。當暫損而恆損之弊。其可免矣。九二當歸妹九二。爻同利貞之辭。又當歸妹九四。爻傳又同志之辭。

初至五雜臨。三三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乎損。則必有與者有求者。求者爲益。與者爲損。繫辭分六爻爲兩造。下三爻之辭。皆擬爲與者。上三爻之辭。皆擬爲求者。觀於繫辭之旨。不惟損雜臨卦。撰臨德也。蓋所以構成損之卦。與構成損之時損之事者。臨實一至要之材。苟人人皆足。家家皆給。無爲求益。甯復談損。至於董仲舒所論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則貧富相臨之勢成。而損之說起。損之事乃不可逃矣。初九爲受損之位。爻辭特戒以已事。過往无咎。酌損之者。望富人勿隔岸觀火。當觀窮人之事如已事。自動而往益之。勤且宜速。而後可免於咎。而保自由斟酌損如干略如干之權。倘一觀望。則窮人不堪。必起而爲

暴。富人將爲被動。猶之與人也。自動則可酌而用吾之意。被動。則惟暴力是仰。至於傾家滅門。人猶議其有自取之咎。若明末動戚之遭李闢之虐。蓋亦不知損之難臨。始也蒙其目不見對面有狺狺臨我之人。以爲損或可緩。故視君父之急若秦越。至於兵刃臨於頸。則又求盡損其財以贖一息而不可得。哀哉。主馬克斯說者。吾亦諒其情。然願其察損之難臨。勿憚損而忘對面而失其平。過於操切也。駁馬克斯說者。吾亦諒其情。然願其察損之難臨。勿憚損而忘對面之有無數狺狺求益之人也。六五上九當臨六五上九。故同吉辭。

二至五雜復 三三至三至上又雜剝。 三三 雜卦傳云。損益。盛衰之始也。卽對損雜剝復言之也。雖然。不徒以泰變損。爲盛之向衰。復之反剝。否變益。爲衰之向盛。剝之反復也。乃以損之名似損。實則人心由此而安。似剝而實復。益之名似益。實則怨毒由此而起。似復而實剝。以爲損而盛由此始。以爲益而衰由此始。損上九爻曰。弗損益之。言損之爲益始。卽言剝之爲復始也。益上九爻曰莫益之。或擊之。言益之爲損始。卽言復之爲剝始也。損益盈虛之義。彖傳不發之益而發之損者。人之求益不已之情。皆由惡損之情所擴。其始不拔一毛。終則席捲天下。不足以厭其欲。益之病根在畏損。剝之病根在恃復。故於損發之。使知損之實爲益。盈之實爲虛也。復彖辭曰无咎。曰利有攸往。損彖辭亦曰无咎。曰利有攸往。剝彖傳曰否虛。損彖傳亦曰盈虛。此同其辭以證雜其卦也。剝彖辭曰不利有攸往。爻辭再曰蔑貞。損彖辭則於利有攸往之上。加之以可貞。言貞則利有攸往。卽以做夫不貞則不利有攸往。

此則異其辭以證同其義也。剝復與損益爲已成之形。剝復損益之互爲根而相爲始。則無形之理。形易見而理難知。故人皆忌損剝而希益復。豈知損可致益。益可招損。剝可反復。復可成剝。一損而兼剝復兩象。所以定損之名剝而實復。始剝而終復。讀損者對己但觀一剝而額遂蹙。觀其一而不肯損。於是并其三而不可保。於是乃真剝永剝而不得復矣。對人又但觀一復以爲元氣未傷。於是恣爲損而歛其三。使富者窮。窮者死。其果仍得剝而不得復。損上九爻曰弗損益之。得臣无家。益上九爻曰莫益之或擊之。所以詔人損即是益。益即是損。剝即是復。復即是剝之旨。意至深切著明。而人乃忌損祈益。忌剝祈復之不已。安能破馬克斯之說。而止其產滔天大損大剝之禍哉。九二當復初四。征凶之義。卽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之義。上九當剝上九。弗損益之義。卽碩果不食之義。得臣之辭。又同得輿之義。如得輿之義。二至上雜願。三損九二當願初九。同凶之辭。六四當願六四。又同无咎之辭。六五當願六五。又同吉之辭。上九當願上九。又同吉之辭。此雜物撰德之顯者。願彖辭曰。觀願。自求口實。損彖辭曰。二簋可用享。何以享之。所以實其口耳。此則辭換而義正相因。須待人熟玩矣。人類之好益惡損。雖衣食住同此一情。於食則獨迫切而不可緩。至於無以實其口。則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求損人以自活者。乃父子兄弟所不得免。而鞭笞斧鉞所不能禁矣。忌損者寢庖有餘肉。而不以施餓殍。求益者則不甘餓殍。而必拂經以歛人之肉。且必移其餓。而使餘肉者同歸於殍。國與家之主。無不惴惴以求防損之術。而國與家乃從無百年不經一損。

之痛苦。秦之愈久愈盛者。其損之痛苦亦愈烈。蓋人之頤日日而孳。所以實口者。則惟此數。至於不足實。則相爭相食。而損禍以起。自來亦屢黃巾之亂。雖無馬克斯之說爲之倡。而無一不迫於頤而爲損人以其產之事。近者歐西乃有國家社會政策。其曰國家支配社會者。質言之。卽曰國家支配頤。而代人人求實其口也。必自國家支配者。則以窮必求益。富則忌損。富人既不自動而爲損。國家不爲之支配。窮人必起而暴動。蓋亦鑒於尼古刺之變。俄國至今一損而無益。一剝而不復。而思有以弭此禍耳。伏羲雜頤於損。武王所重首食。東西諸國。則日汲汲於失業之問題。古今中外之辭雖殊。其所以弭禍之本之意則一。然歐西士夫費千萬言以說其國家社會主義而不盡者。伏羲則雜頤於損益。數畫以盡之。非中國聖人之聖數之所定。象亦自然而見也。侈丁口之庶。以爲由此而繁榮者。亦未觀損之雜。而頤乃爲破壞世界之第一條件。但觀損雜頤臨之兩象。如見無數求食者張口奮臂之象。損實世界不可逃之劫。爲剝爲復。則視有國有家者。能察頤之數而法歸妹以平其食與否而判。自來說易者多泥上下爲君臣之辭。遂以損爲伏羲特設一卦以抑聚斂之君者。豈知損益爲人世盛衰之機。不惟不可避忌。且必起而自倡。若損之必有界限。則彖辭有孚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十字已盡言之。余於別箸易簡義。亦鬯發之。而歸妹一卦。則已約而示之象。且詔之法。繫傳所謂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固不待繫辭而後可見也。

䷙益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漸

觀

剝

頤

復

初至四雜復。二至五雜剝。山澤爲損而雜剝復。反之而爲風雷之益。亦雜剝復。蓋損益爲泰否之變。泰二三否三三上下皆得陰陽之純而有所偏。一旁通而否之三上。與泰之三上。剛柔相易。於是泰變爲損。名之損者。自泰下卦之三陽言之。若損其一陽。苟自上卦三陰言之。則得一陽之益。而不名之益者。旣泰何可復益。惟損而後可保其泰。名以損。所以戒泰之勿過求益也。泰之初四。與否之初四。剛柔相易。於是否變爲益。名之益者。自否之下卦三陰言之。若受一陽之益。苟自上卦三陽言之。則受一陰之損。而不名之損者。旣否審堪復損。惟益而後可救其否。名以益。所以慰否之勿過憂損也。孔子讀易至損益而歎曰。事或欲利之。或適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不可不察也。所以詔人勿泥損益之名。當知損之中有益。益之中有損。損卽是益。益卽是損。猶之剝復爲時之象。以爲剝而旋復。以爲復而旋又剝。剝復互相爲根。損益亦互相爲根。損益名反而實同。於是同雜剝復兩卦。理之所在。象亦自然而具。不析其雜。將何以通其妙哉。自我言之。謙受益。而損卽爲益。滿招損。而益卽爲損。自人言之。損人而微之使謙。所以益之者實厚。益人而縱之使滿。所以損之者尤毒。損益本雜兩象。名則取其雜之一。而對剝以名損。對復以名益。自稱損益之名。於是觀損者惟見剝而不見復。於是惟惡其剝。不肯自損。

而待人之損。觀益者惟見其復而不見其剝。於是惟幸其復。日惟求益。而忘人亦好益。是豈惟觀象之不察。亦並不解損益彖辭同一利有攸往之訓。明詔人以損益之無常。損不久而益。則何憚於剝而不損。益不久而損。又何恃於復而務益哉。惟雜剝復。故損之大象言懲忿。謂剝之不當忿也。言窒欲。謂復之不當欲也。益之大象言見善則遷。謂復爲善。見之則當遷也。言有過則改。謂剝爲過。有之則當改也。所以兩其辭。爲其雜兩相反之卦也。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外。皆反覆兩體以成兩卦。蒙者屯之反。然於屯不言蒙。於蒙不言屯。六十四卦皆然。獨損益兩卦。彖傳於損曰損下益上。於益曰損上益下。若損益之不可離。言損則必有所益。言益則必有所損者。亦以其雜剝復兩卦。損有復。則不能斷其純損。益有剝。則不能斷其純益。故於損言其益。於益言其損。損益并言。乃由剝復兩雜。雜剝復者十六卦。獨於損益發之者。他十四卦。也蒙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坎震艮涣節中孚名象皆爲獨立。不若損之名對益及泰之變而稱。損之象由益及泰之變而見。益之名對損及否之變而稱。益之象由損及否之變而見。兩卦互爲因果。六十四卦中惟損益耳。

初至五雜頤。三三與損同。旣於損詳言之矣。爲頤而求益。乃人所必至之情。益人之頤。亦人所應有之事。繫辭分六爻爲兩造。以下三爻爲受益之人。初則戒以必用力爲大作。不可舍力而徒舉。頤以仰不勞之食。若今共產所倡既減工時。又加工資之說。是養頤而教之貪且惰也。二則旣許其受人十朋之龜。又戒其永貞。勿食嗟爾蹴爾之食。且勉以必有其才。可以使王

享之於上帝。而後受十朋爲非食粟而無愧。三則戒以必凶事而後可受人之益。且必告之公衆。不可獨有其益。視今之不待人益。而歛人之產。以獨饜己之頤者。皆大異其義矣。上三爻爲益人者。四則戒以必循中道而行。不可趨極端。飽乙而飢甲。必告公而從衆人之意。不可執一家一派之說。以爲採一部之頤。而實害全體之頤。五則戒以必使損甲益乙。而甲仍信我心爲愛彼而非害彼。且必使乙受吾益。有德以報我。不徒一飽而去。使受者爲不仁。予者亦爲不智。上則戒以勿徒求一部分之過飽。而使一部分起而相擊。我不勝擊。而又不恆其心。則必有凶。若今之俄國。農民因歛其田。起而暴動。政府不勝誅討。又換新經濟政策以救其產之窮。策不恆而禍仍不可救。豈知前乎數千年。伏羲文王固一一示其弊而詔之法哉。小人窮斯濫。知有頤而不知有義也。君子之固窮。則以義制頤。善爲國者。旣益人之頤。而使其有實。亦節人之頤。必以工代賑。不善爲國者。不聽其頤之虛。任其轉死溝壑而不問。則以施粥施衣爲惠。而害民爲游惰。甚者則以歛人之產爲標幟。縱民爲虎狼以殃天下。則皆未讀益之彖爻之辭。不知養頤之貴正。其頤頤拂經者。無一得免於凶也。人口過剩之時。似盛而實衰。人口不足之時。似衰而實盛。損益之爲盛衰之始。亦於頤驗之耳。九五當頤上九。故同吉辭。有孚惠我德。則由頤之因。爻傳大得志也。言其志。頤上九爻傳大有慶。則言其效也。

二至上雜觀。二三觀彖辭曰。有孚惠若。益雜觀。故三爻言有孚。五之一爻。且再言有孚。

觀彖傳曰。中正以觀天下。曰四時不忒。益彖傳亦曰中正有慶。曰與時偕行。觀六四曰觀國之光。益六四當之。故亦同國之辭。曰利用爲依遷國。此雜物撰德而同辭之顯者。若觀之九五。爻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謂五之自觀果爲君子耶。否焉。時時內省。則可立於无過之地。益九五正當觀九五。爻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心德。則謂益人者能自信其心爲愛人。而非沽恩市譽。則不待問而得元吉。雖不求人之感。而可信人之必感其德。辭雖換而義則同。主於自省。此則待人之深思矣。通乎益雜觀之義。苟益人而有田氏盜齊不可告人之隱。雖大其豆區釜鍤之量。亦徒自損而不足示人以可觀。益之可觀者。必如神道設教之意。彼此相孚於無言。至於登廣告散傳單以宣傳於人曰。吾將益汝也。亦不待問而可觀其肺肝。斷其勞至如此。必爲自益而非益人也。

三至上雜漸。三三益彖傳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日進之義。日日而進。卽漸六爻步步而進之義也。與時偕行者。時可益則益。不可則止。猶漸彖傳止而巽動不窮也之義。皆因雜漸以立辭也。人情忌損。故出納之吝。惟恐其不漸。又好益。故朝耕莫穫。惟恐其或漸。惟損者之不過。故盼益者不及待而走險。惟益者之求速。故受損者不能堪而相擊。益之貴漸。不惟遠禍之方。卽在益人。苟不以漸。亦非愛人之意。知暴富之不祥。獨陳嬰之母耳。貧富誠不可過差。然富者之富。貧者之貧。旣皆由漸。而非旦夕之所構成。乃必旦夕而轉移其境。富者固可暴貧。貧者則無由暴富。但觀蘇俄已驗之迹。自一二魁領。

朝衣敝縕袍而莫衣狐貉外。其他之貧者。固求保其安樂之貧而不可得。談益而含漸。對已則自殺。對人則殺人。對國家天下。則殺國家天下。可斷言也。

☱☱夬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夬☱☱

夬☱☱

乾☰☰

乾☰☰

乾☰☰

初至四雜乾。☱☱初至五又雜乾。☰☰二至五又雜乾。☰☰一夬而雜三乾。謂夬之五陽必去一陰而成乾乎。非也。凡卦五陽一陰者。皆陰爲主。五陰一陽者。皆陽爲主。姤同人履大畜大有皆陰主陽之卦。夬之一陰。自亦爲卦主。而五陽皆聽其制。彖辭所謂揚于王廷。所以狀一陰之飛揚跋扈也。曰孚號有厲。則以狀五陽之號呼危迫也。彖傳所謂剛決柔。謂剛與柔之決戰也。雜卦傳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乃聖人望世之心。勝敗之果誰屬。則半聽之天而不可必。若自六爻之辭觀之。則初曰不勝爲咎。二曰惕號。三曰有凶有懼。四曰无虧次且。五曰夬夬。上曰終有凶。蓋無一吉利之辭。然則文王之心。固認五陽之多敗而少勝。多凶而少吉。而夬卦之雜三乾。則所以構成一陰飛揚跋扈之原素。姑卽漢事以證之。西漢之構成外戚飛揚跋扈者。始於元帝之乾不能自健。而縱成史高。成帝法之。又縱王鳳。哀帝則抑王氏而縱丁傅。王太后臨朝。又絀丁傅而用王莽。西漢遂篡於莽。微三帝一后四乾之縱。西漢之外。安得始揚于王廷。終乃爲飛龍而在天上哉。東漢之構成宦官飛揚跋扈者。始於順帝之乾。

爲宦者孫程等所擁立。於是侯程等九人而假之權。桓帝之乾。則賴中常、侍單超等殺梁冀而威自固。於是又侯超等五人而益縱之。至於靈帝。則曹節王甫輩威權愈盛。一時賢士大夫。蒙死徙廢銅之禍。而黃巾起。曹操相。獻帝之乾。乃惟操一陰所制。微顛桓靈三乾之縱。東漢宦官。又安得揚於王廷。而劉氏之天下。終爲宦者子孫所有哉。漢事如此。降而求之後世。凡一陰之飛揚。無非乾資之羽翮。至於陰勢既張。乾乃不得不伏而聽其制。其象正如夬之一陰掩抑凌駕五陽之象。至於乾不可忍而自奮。又不免爲漢質帝。爲魏高貴鄉公。然則彖爻之辭。非文王故託憂患之思。實觀三乾雜於一陰。窮蹙可憐之象。不得不致哀危之辭以儆之。至於夬之成乾。雖爲理與事所必有。而必別爲一乾。決非託命一陰以下之三乾。若西漢之亂。成乾者乃光武。而非哀平之子孫。東漢之亂。成乾者乃蜀吳魏三國。而其二皆非劉宗之苗裔矣。

二至五雜夬。二三二至上又雜夬。二二一夬乃雜兩夬者。剛與柔決鬥。必非一戰可勝。必決之又決。往往有數十戰而不能決者。兩蓋形其多。實則無量數也。竇武何進再不決而再敗。無論矣。漢宋明黨賢。前仆後繼。其與羣小決鬥之烈。此卦已爲攝其影於數千年之前。而終不勝有凶者。則有三乾爲一陰之庇。爻辭獨於上六申終有凶之戒者。則斷小人必無長存之理。袁紹起而宦官無少長皆誅。毅宗立而魏客之黨盡殺。雖漢明不復成乾。而一陰則絕無可倖免。雜卦終夬。而云君子道長。蓋對三乾立辭。而望有國有家者。知消長之理。勿過抑五

陽而庇一陰。又曰小人道憂。則對三夬立辭。而倣憑城據社者。知得罪天下。欲決我者不止一陽。能勝一決。必不勝三決。爲小人憂。正爲君子憂。望君子長。正懼小人之長。文王終未濟。未濟之中雜既濟也。孔子終夬。夬之中雜三乾也。三乾已不成乾。而猶託望焉。則以其雜兩夬。合三決之力。一陰要無不挫者。雜卦不取諸雜。若夬者。安見其足殿六十四卦。而與乾相首尾哉。若夫九三九五。皆以一爻而雜兩夬。故兩爻之辭皆曰夬夬。初九當乾初九。往不勝之義。卽乾初九勿用之義也。九三當乾九三。旣同无咎之辭。九四又當乾九三。其行次且之義。又同乾九三惕厲之義。又當乾上九。故有悔。又兩當乾九五。故雖悔而可亡。所雜不止一爻。故或同辭。或同義。要互以證雜物撰德之旨而已。

三三
姤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乾三

乾三

乾三

姤三

姤三

初至四雜姤

二至五又雜姤

三三

姤三

初至四雜姤。二三初至五又雜姤。三三不觀一姤而雜兩姤之象。則一陰之力甚微。彖辭乃斷之曰女壯。不亦慮之過早而待之過嚴乎。壯之云者。蓋謂一小人進。必有無數之黨徒與之俱進。否初六爻曰拔茅茹以其彙。至於否。則其彙之頭角已露。然世則旣否而不可捄。以壯之戒爲過早過嚴者。是盲瞽人之論。但見否之三陰。不見姤之一陰實雜三陰。以一姤爲甚微而輕之。致其徒黨旣衆。而後震而驚之。世之否則已無可捄。聖人則觀兩姤之雜。如見一小

人之側。隱然有無數小人左右之。且知今日之姤。卽他日之否。於是直斷其壯。且垂甚深之戒曰勿用取女。若爲一姤言之。實爲三姤言之。不然。聖人之斷。必不若是其易也。吾說此卦。不欲遠引古事。請以周公說明夷以箕子之例說之。方蘇俄政府之來宣傳共產於吾國也。初不過一介之使。且申柔而愛我之詞。吾國人忽其爲一介。又頗說其柔。於是其徒黨來。其宣傳之語言文字來。其預定傾覆我破壞我之辦法亦來。以至今日。乃成懷山襄陵之勢。往時可以片言卻之者。今則興全國之甲不足以去之。是皆不讀易。不察一姤雜兩姤之象。不知一介之使。有極龐大之政府盾其後。極柔之詞。有極毒惡之瓦斯藏其內。彼知吾惡衆。故始匿其衆而遇吾以少。知吾惡剛。故始匿其剛而遇吾以柔。君子之決少人以剛以衆。故小人嚴爲防。而五陽嘗不勝一陰。小人之遇君子則以柔以少。故君子不加意。而一陰常足剝五陽。初六爻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傳曰柔道牽也。曰繫曰牽。皆以狀小人之不獨進。進必牽其徒以俱。辭指姤所雜之三姤。亦以對否初九之彙而言。羸豕則指一陰言之。何由而信其蹢躅。則對雜兩姤言之。夫使一介之後。無龐大者爲之盾。是豕也誠羸。雖與之周旋。亦何凶之有哉。善乎王輔嗣爲姤之時義大矣哉。之解曰。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豈以常人之見盡於一姤。至若中雜兩姤。惟聖人而後能見而知其意謂乎。讀姤者勿泥一姤爲一人。凡一弊之所起。必有無數弊緣之俱起。卽如男女。初欲潰有別之防。而許其授受。其弊若一姤耳。豈知攜手並肩。自由苟合之諸弊。卽相因而成兩姤三姤哉。

周易雜卦證解 卷二 姦

一五八

。推之一切事。惟不遇一姤之爲幸。旣遇一姤。決無免於兩姤三姤之理。謹云福不兩至。禍不孤行。理若淺而實大有通於一姤雜兩姤之象。人特習而忽之。又僥倖縫之或止於一耳。二至五雜乾。 二至上又雜乾。 三至上又雜乾。 若室焉。夬雜三乾於下。一陰則據其屋頂。姤雜三乾於上。一陰則挖其牆脚也。夬之五陽。不必決勝一陰而成乾。姤之一陰。則可步步而剝五陽以成坤。上六爻曰。姤其角。吝。无咎。傳解之曰。上窮吝也。言縱姤之一陰。聽挖牆腳而不問。至於步步而姤至角。則必有拔其屋頂之吝。而无可歸咎。所謂吝者。乃一陰僵上而使窮。窮在上。吝亦在上也。試觀漢唐宦寺之姤。至於天子惟所廢置。漢若順桓靈。唐若懿僖昭三帝。其爲乾也。亦形式而已。尙得謂爲乾哉。夬之一陰敢揚于王廷。三乾庇之也。姤之一陰敢出而與三乾相遇。亦均見三乾之間而投之。若宋高無和仇之陰。秦檜之姤。竊敢試以父兄仇可不報爲言哉。女旣壯矣。何所憚而必試而後進。則以三乾在上。小人不得不工其防。彖曰女壯。對三姤之辭。傳曰柔遇剛。則對三乾而探一陰之情以立辭。勿曰陽剛。女子與小人則大治。以唐元宗旋乾轉坤之才。而外奉於安祿山。內奉於楊妃。若幽王之惑褒姒。桓靈之劫於宦官。尙何足論。而可保其廬之不剝哉。姤九三當乾九四。爻曰其行次且。同於乾九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恆之義。九五當乾九五。又用自天之辭。以應乾九五在天之辭。亦以證雜物撰德之旨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大過

咸

漸

觀

剝

初至四雜剝。䷖萃爲聚。卦爲吉。爻辭則曰不終。曰亂。曰號。曰嗟。曰齋咨涕洟。若遭甚不幸者。非對剝以立辭。又無病之呻矣。周之渙。歷春秋戰國數百年而後萃於秦。乃二世而又渙。漢之渙。歷魏晉南北朝亦數百年而後萃於隋。亦二世而又渙。所以渙之易者。則見萃而不見剝。以天下之萃爲未足。秦則萃民之力以作阿房宮。隋則萃民之力以營東京。造西苑。將以廣其居。適以剝其廬。知萃之雜剝。其惟武王乎。朝萃而夕散財發粟。非惡乎萃也。惡乎剝也。周有天下八百七十年。武王法文王用大牲之教。以延其萃而緩其剝也。有天下而汲汲於萃如唐德宗者。可斷其瓊林大盈之庫。方萃不逾月。而再奔梁州之剝又至矣。

初至五雜觀。䷓觀之家以宗廟盥薦之禮爲辭。萃之彖亦曰王假有廟。辭不同。義則一也。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萃之四陰求萃於兩陽。四陰爲求者。兩陽爲與者。與求之德。觀之德也。六二利用禴之薄。亦觀之觀盥而不薦之義。萃九四九五當觀之上九九五。皆同无咎之辭。尤雜物撰德之著者。觀之九五。如東遷以後之周王。萃之九五偏於九四。則如漢獻帝。王假有廟。與神道設教。皆處同一無可奈何之境。用同一無可奈何之法。以苟保其有位而已。以萃爲樂。亦未見觀之可悲也。彖傳於咸恆萃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孤立則無情。情起於對待。咸恆之情。見於男女之對待。萃之情。則因雜觀之與求而成對待。未萃之先。我有

求於人。旣萃之後。人有求於我。世之一治一亂。皆此展轉相互求萃之情所造。用大牲之戒。文王亦見人類求萃之情。而貽子孫以保萃之術耳。

二至五雜漸。**䷪**萃與大畜。**䷙**爲泰否上下剛柔往來之卦。萃本否也。自否而萃。凡中興之主。若夏少康。作牧於有仍。實四十一年。若周宣王。託命於召公之宗。亦十四年。太康與厲王。不難舉祖宗綿遠之業。一朝而剝之。子孫收拾已渙之心。光復已墮之棄。其必以漸。或十數年。或數十年。且有一否如秦隋。永遠不得復萃者。蓋理勢之不得不然也。觀於萃雜漸。可見手足胼胝之勤。再觀於萃雜剝。可見城復于隍之易。子孫享祖父之業。不念其漸而立剝之。是子孫爲不孝。乃有積數十年之勞。以萃於其身。仍一旦剝之而不自惜其漸者。是則境遇之轉移性情。在否能倣而自奮。在萃則驕而善忘也。萃六二當漸初六。故同曰无咎。六三當漸六四。故又同曰无咎。九四當漸九五。故又同曰吉。

二至上雜咸。**䷪**萃若無情。彖傳乃同咸象傳而贊之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所以詔人萃雜咸卦。撰咸德。意至深切著明矣。六爻之辭。曰號。曰笑。曰嗟如。曰齋咨涕洟。爲雜剝言之。亦爲雜咸而爲情感之辭。以寫萃之難也。若彖辭之王假有廟利見大人。則本咸之義。而求神人離合之道。惟在情感之淺深。上能致感於祖宗而不敢慢。則下亦必致感於君父而不忍遺。至於用大牲。則將以物而不徒託之情。利用禴。則明情貴誠而不盡在乎物之厚。繫辭至此。則不惟明萃雜咸德。且采咸之德以爲保萃之用。設以爲迂也。則試觀夫自來

窮兵黷武。以情感爲迂遠。而求萃於干戈者。其究竟則皆得剝而喪其萃。孟子斥梁惠之利。而主仁義。卽以發萃必用咸之旨。乃當時迂遠之。至今亦迂遠之。宜乎世之少萃而多剝也。三至上雜大過。三上六爻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萃上六當之。故同无咎之辭。而以齎咨涕洟狀滅頂之情。凡人之情。散則惟恐其過。萃則惟恐其不過。且希其大過。四海可以囊括。百年則如駒過隙。勿論衣寶自焚之慘。卽令終壽考。而萃之過於人者。至最後五分鐘。其不能捨而又不能不捨之痛苦。亦必大過於人。釋氏之以斷愛絕欲爲戒。乃以此痛苦爲至酷。矯之過至欲人勿萃其父母妻子。以減最後五分鐘之痛苦。立教可謂至戚。愚者不達。乃日求萃於田舍。歲計其數而增。則欣然以爲今年之萃大過於去年。而不知去年萃出百畝。不幸而死。當百齋嗟。百涕洟。今年增而萃千畝。則必千齋咨千涕洟而後可死。然則所萃而過者。非田舍之數。乃齎嗟涕洟之數也。太平世但不觸法禁。死惟病耳。亂世則時時可死。處處可死。暴人科良民之罪。惟据所萃之多少以爲差。萃之愈過乎人。其死乃尤速而酷。其掉臂游行者。必其無一椽寸土之萃。以窮過人者也。亂起則脫狐貂以易櫩襪。是過於趨避也。亂定則又挾所萃以驕棄人。是過於健忘也。皆違彖辭利貞之戒。而失其正。又未深察彖之用大牲之義。蓋本大過以立辭。惟施不厭過。且不厭大。用大牲。所以勸富人惟大施之可保萃也。誤而大過於聚。能齎咨涕洟以沒世。亦大幸矣。咸恆萃皆雜大過。情之畜於內者不可見。必過而後可見。至於大過。則尤洩而無可隱。故彖傳於此三卦。同以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贊之。至

於大壯。獨贊以天地之情可見。不言萬物者。以其不雜大過而雜乾。天地之情。以正大而見。不待乎過。萬物之情。則多過而少正。其能使人見之深。如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尤其情之大過者也。辭指其所雜。所雜有異同。辭乃不得不有異同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復

臨

歸妹

恆

大過

初至四雜大過。三一萃雜大過。升亦雜大過。自情言之。人於萃之數。與升之階。皆求大過乎人以爲快。自事言之。則萃之過升之過者。皆難免乎棟櫈之凶。一卦爲一性情。一時代。其所雜之卦。則構成此性情此時代之材料。自萃與升同雜大過。於是古今中外之人心。無時焉不爲發財升官之念所顛倒。而古今中外之時代。亦無時焉不爲爭名爭利之徒所角逐擾亂。大過大象傳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蓋洞乎世人之誤大過而用之名利。而望有一君子出而矯之。用其過於名利之外。且過乎現世界之外。是聖人不得已之心。世未嘗無子臧季札。而操莽特多者。是又象之所定。性情與時代乃不能不惟所指搘。而人之好升惡降。亦第見升之象爲地中升木。而未察所雜之大過。乃爲澤滅木之象。甚哉。雜卦之不可不講也。九三當大過九三。虛邑之象。又當大過九五。虛邑之象。亦類枯楊生華之象。初至五雜恆。二三升之望恆。亦子孫萬年之情也。人皆望升且恆。而少數之人據高位。父

子弟恆繼其富貴。自少數人言之。誠天所獨厚。彼多數之恆賤者。則不安乎天。而必以人勝之。是封建世卿制度之反乎人情。所以自秦一蹴之。至今不得復活也。然則雜恆何以成升。是則當先通恆之義。恆之彖辭曰利有攸往。傳解之曰終則有始也。謂其能變。使前事告終。後事復始也。升六五爻曰貞吉升階。傳曰大得志也。卽本恆彖以立辭。望五勿專其位。而爲下三爻之階而使之升。我不忌才。而予人以升之始。人亦服德。而保吾位之終。求升者之志得。而後求才者之志亦得。文王孔子以能變爲恆。俗士則以死守爲恆。上必死守其富貴。下乃不恤鋌而走險以求升。六三爻曰升虛邑。勝廣揭竿。咸陽逐火。億萬年子孫帝王之夢宜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知恆之當變。而妄解爲永遠。將以一黨一派長享君卿之福。是食烏頭而不辨其性之有毒也。大過恆彖辭皆曰利有攸往。升則依其義而換其辭曰南征吉。二至五雜歸妹。二二歸妹彖辭曰征凶。升彖辭乃曰南征吉。雜其卦乃若反其德者。則未玩九二之爻辭曰孚乃利用禴无咎。正對雜歸妹以立辭。戒其必待五之信而以誠進。勿若歸妹之動於說而以色升也。六四爻曰王用亨於岐山。亦對歸妹以立辭。戒其必若太公望之待訪。而後王貴而亨之祖。勿若歸妹之私奔。徒爲人賤而待之以娣也。南爲陽。陽爲君子。法君子之往則吉。卽言如歸妹之往則凶。辭若反。義則對。是在人之熟玩耳。升本人之至榮。十九乃以取辱者。則雜歸妹之一念。若程松買妾以獻韓侂胄。名以松壽。而謂侂胄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是直以歸妹爲升之階。一雜其象。人性又爲所轉移。讀史莫不賤松。挾妹以爲升階。

乃至今不絕。雜卦之可畏乃若是哉。升九二萃六二同孚乃利用禴之辭。蓋禴爲四時之祭。而升自二至五雜歸妹。六畫歸妹雜旣濟。三三六畫旣濟雜坎離。三三有坎離矣六畫坎三離三三則有震兌。是備四時之氣者也。萃自二至五雜漸。六畫漸雜未濟。三三六畫未濟亦雜坎離。三三卽亦雜震兌。是兩卦同備四時之氣。故同用禴之辭。不求之雜。且求雜中之雜。而周流於六虛。兩卦之何以同一禴。又不可通矣。

二至上雜臨。三三臨彖傳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升上六爻傳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雜其卦。斯撰其德。同其辭也。八月有凶之戒。戒臨之勿但矜剛長。長之極至于八月而爲觀。斯有近剝之凶也。升之階亦惟知進而不知退。九錫不已。又求升而望黃袍之加身。言乎位則誠進而愈上。其實則已消而爲獨夫。當朱友珪操刀而臨之時。朱溫求退爲匹夫而不可得。尙何有於富哉。升六爻。繫辭以其雜臨。撰與求之德。故設六爻爲兩造。下三爻爲求升者。上三爻爲與之使升者。而於三曰升虛邑。可見楚漢之兵。如入無人之境。於上曰冥升。可見秦政夢想神仙。而未見項羽之臨其側。欲取之而自代。不合臨而觀。不知繫辭之曲而肆也。

三至上雜復。三三地中生木。而卦卽名之以升。若信其必無天闕者。則觀雜而見其復。復六二爻傳曰以下仁也。蓋以初九一陽爲仁。仁如棗仁桃仁。棗與桃可以爲木。纍纍其實者。恃此仁耳。升之體爲地中生木。所雜則有仁之復。伏羲據之而稱之曰升。指仁之果。必生爲木

也。文王彖辭亦據復而繫之以元亨。元亦仁也。則指生之因。由復之仁也。仁安在。九二爻辭曰孚。卽升之仁也。九二雖不雜復而雜臨。臨之初九。卽復之初九也。舜以四夫而爲帝。玄德升聞。而堯信之耳。苟堯不咨。四岳不薦。而強求升焉。不如王莽之僞恭儉。則如朱溫之自加九錫。無仁之木。安得不朝花而暮槁乎。復上六爻曰迷復。升上六當之。故撰其德而爲冥升。雜卦傳云升。不來也。來。還也。復臨之陽。步步而長不還也。恆。久而不還也。歸妹。則女之嫁而不還也。大過則一往而義無還顧也。不來兩字。蓋對五雜卦以爲之解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大過三

革三

家人三

渙三

未濟三

初至四雜未濟。三，困之稱名曰困。亦因其雜未濟耳。旣濟則出困。困則其未濟之時也。未濟彖辭曰亨。困彖辭亦曰亨。兩卦同爲憂患之境。憂患可以生人。故同許其亨。漢高之在漢中。光武之在舞臺亭滹沱河。皆困之象。未濟之象。然皆亨之基。後之亨。皆前之困與未濟所鍛鍊也。彖辭曰大人吉。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惟大人爲能受此鍛鍊。而得出未濟以入旣濟之吉。惟君子爲能受此鍛鍊。由困而得亨。小人則淫於富貴。移於貧賤。求旣濟而永陷於未濟。求亨而反以益困。困六三當未濟六三。故爻同曰凶。初六當未濟初六。晉困于株木之義。猶未濟初六濡其尾之義。

初至五雜渙。☱☱渙有二義。一爲渙散。其義凶。一爲渙解。其義吉。困之雜渙。亦兼兩義。蓋困又雜家人。至於家人皆渙。則衆叛親離。困於是爲至極。困之所以名困。自雜渙散。且雜家人雜未濟三者以名之也。彖乃許其亨。則以渙雜解義。得解則困自可通也。渙彖曰王假有廟。困則於六二爻曰利用享祀。於五爻又曰利用祭祀。辭雖換。義則同。蓋求收拾渙散之人心。解脫困厄之境遇。半在人事。亦半在天命。假廟享祭。同此祈靈天地祖宗之意。皆在渙困時必有之心理。必行之事實。病同則方不得不同也。周官小祝掌雷風旱。彌災兵。遠臯疾。邦有大灾。則女巫歌哭而請。皆本困渙繫辭之義。制爲拯困解渙之禮。易爲六經之原。禮之原於易者尤衆也。渙上九曰渙其血。困九五當之乃渙劓刑以代血。通乎此義。則知其辭之所以爲文。其事之所以爲肆矣。

二至五雜家人。☲☲君臣朋友之困。可合也。亦可離。離則解矣。獨至家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設有所困。而義無可離。惟有與之終古。是乃足以爲困。足以名困矣。家人九三爻曰嗃嗃。曰嘻嘻。困之六三當之。故探家人難處復難離之苦。而爲之辭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家人乃切膚之親。寬則不孫。嚴則怨。將離之耶。則如石之不可移。如纏蒺藜。雖惡其刺而不能棄去。人世之困。誠莫憎於家人。而夫婦爲尤甚。以漢高能忍於太公。不憚爲分一杯羹之言。至於呂戚妻妾之間。乃因而不得兩全之術。困六三爻又倣之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因。在古夫婦之嚴。究竟猶不能合。若今之苟合。其不免席卷而去。對簿公庭之困。固其

宜也。

二至上雜革。三三困必有所弊。雜革。則有以革之。是困之所以能亨也。革不慎又適增其弊。是困之因革以得困也。民困於桀紂。湯武應而革之。於是民之困者得此革而亨。民未困於漢。王莽篡而革之。革之後。又今日收天下之田爲王田。明日改蠻夷諸王爲侯。發三十萬兵討匈奴。以致海內騷然。而赤眉綠林起。民之不勝困者。乃如據蒺藜。如遭劓刖。如困葛藟。而不勝其艱昧矣。是困也。誰遺之。小人之革所不當革。既革又不求民之孚。行不正而多所悔之所遺也。至於漢兵攻長安。莽乃擁威斗登漸臺以待戮。且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則有言不信。困人適以自困。革人之命。適以自革其命也。困雜革。本兼言凶兩途。得其吉者惟湯武。若莽者則滔滔皆是。象之所定。數遂難逃。呻吟而困於革之老百姓。亦惟怨易之不應有此象。於莽之徒。固無可怨也。初九當革初九。征凶之義。卽望其鞏用黃牛之革也。革上六曰征凶。居貞吉。困上六當之。乃曰征吉者。革上六乃已革之後。故當守之以貞。而再征則凶。困上六則當困之極。故當用革以解其困。必征而後吉。雜其卦用黃辭。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雜其卦而異其辭。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是在學者之善會耳。三至上雜大過。三三困九四當大過九四。故同客之辭。曰有終。則同大過九四吉之義。大過如伊尹之居太甲於桐。則非大過無以解國之困而得亨。至若林希以久不得志。乃爲章惇草制醜詆元祐諸臣。已乃擲筆於地曰。名節壞矣。是則用大過以解一時之困。又因大過以得永遠

之不亨。善乎彖傳之解彖辭之亨曰。困而不失其所享。其惟君子乎。蓋指大過以立辭。而斷惟君子爲能善用此大過。而不失其所享也。在困求亨者人之情。非大過無以解困者。事之勢。固窮之君子。常少於斯濫之小人。倡亂者於是利用之以成洪水猛獸之大禍。自古赤眉黃巾之徒。雖不聞其學說。要與今之共產主義利用困而大過者之心理。無以異也。武王知之。故弔民首重民食。孔子知之。故立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教。近之歐美當國者知之。故日皇皇以拯濟失業爲急務。勿論古今中外。誠忠國者無不以防困而大過爲憂。無不謀大過以拯國之困。知大過之可畏。而不設大過之法以濟其困。又惟禁其勿過焉。是揚湯而止沸也。雜卦傳云困相遇也。正對雜渙家人大過革以立辭。渙爲風水之相遇。家人則朝夕所必遇。革大過則求遇之情與事也。未濟爲不遇。相遇云者。又反對未濟以爲言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既濟

節

睽

鼎

大過

初至四雜大過。三一不觀井雜大過之象。彖辭所謂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者。幾不知所指矣。蓋上之三句。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云者。言井之功。汔至云云。則言井之過。掘井幾至而不及泉。一過也。井以汲上爲用。掘至泉而不以梗汲之。猶之無井。二過也。汲之不善。而瓶敗水傾。與不汲同。且毀瓶焉。是過也。尤大而且凶也。譬之爲學。功

虧一簣者。汔至者也。學而不施於用者。未穢井者也。用而儻事禍國。若王莽之復井田。今日之講共產。皆羸其瓶者也。井以求平。世之不平之勢既成。不用大過之力。亦誠無以拯之。使歸於平。馬克斯之說。亦自爲時會所激。列甯之徒。誠善奉行之。勿使富者過而大有所喪。貧者亦過而了無所得。且并其身而喪焉。則大過固橫井之一材也。井初六當大過初六。故爻傳同曰下也。六四當大過上六。故爻辭同曰无咎。

初至五雜鼎。**䷱**鼎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井彖傳則曰井養而不窮。養之辭不換也。鼎上九曰大吉。傳曰在上。井上六爻則換大而曰元吉。傳則用在上之辭而不換。鼎初六爻曰鼎颠趾。利出否。井初六當之。爻曰井泥不食。泥之義猶否。不食之義。卽顛而出之義也。鼎大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狀鼎之定而不動也。井彖辭曰不改井。卽定而不動之義。其所以不改。則以其雜鼎而撰其德也。井之義。不惟有水之井。亦不惟井田而後可謂之井。凡民之所居所恃以養者。皆井也。皆當定之使无動。兵之所過。政之所及。而使市井騷然。民散而之四方。皆不知井之雜鼎。不以鼎之道定井。於是井爲邱墟。在民固有所喪。彼爭城爭地者。爭焉而得邱墟。究竟亦何所得哉。

二至五雜睽。**䷥**井爲人與人羣居之地。人與人不能無爭而必時有所睽者。勢也。周官族師。有聯之法。使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族爲聯。使之相保相受。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使之相受相和親。皆所以防井之睽。族師又書其孝弟睦姻有

學者。則又獎勸其不睽者之法。皆據井之雜睽以立法耳。井當食而初乃不可食。二乃如谷下注而射鮒。皆睽之象。三何以不食而心惻。惻乎上下之睽。史遷取之以哀屈原。亦哀其睽於懷王也。三爻皆在睽中。故皆指睽而狀其情。雜物撰德之微。史遷既知之。不求之雜不惟三爻之辭不知所指。彼九三之辭既曰井渫。則可食矣。乃曰不食。既不食矣。是必不汲。乃又曰可用汲。若是其相反者。亦以其當睽九四。故肖睽九四睽孤遇元夫厲无咎相反之義而爲之辭。非求之雜。何由而知其同哉。大象傳又據睽象而繫勞民勸相之辭。以望人互助而勿睽。其旨蓋尤著矣。孟子告畢戰曰。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井地之制。始於平天下之不平。井以睽起。井之卦由睽成。孟子於雜卦之要。求之其至深乎。

二至上雜節。
三封建井田之時。有叛國而無叛民。何也。上無豪強爲之指撝。人皆有百畝之田。足以自給而不思亂。非人心之厚於今也。有田以節之也。商鞅大毀井田。於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而民之叛踵起。後世屢倡均田限田之議。皆求有以節貧富。而皆扞格不行。最悍爲王莽。其激變爲尤速。近世馬克斯學說。流毒遂溥於世界。是皆易教不能溥及世界之故。夫節之彖辭明曰苦節不可貞矣。又明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矣。井之彖辭。則因雜節而爲之辭曰改邑不改井者。謂人浮於田之時。可移民就田於未墾之土。以節其餘夫。不可移田就人。賊百畝而惟授之五十也。曰无喪无得者。必使有餘者受節而無所喪。
即損卦損之一義 三又節不足者必以力求。而不使其苟得多得也。曰往來井井者。使各得一井。无有

餘不足也。節之要在不可有所害。不可使一方過喪。一方過得。井田之制。萬不易復。井田之義。井彖辭之義。則無時焉而可廢。亦無時焉而不可行。近今歐美之累進稅所得稅。遺產稅。奢侈稅種種。皆所以節富者。比年因失業之衆。而減短一工人之間。俾供兩工人之役。則所以節貧者。名無與於井田之名。實則適合井田之實。尤大有合於井彖无喪无得之精神。雖節而無所苦。無所傷害。不此之師。而師馬克斯。是師王莽也。節之苦而望市井晏然。不爲莽時之綠林赤眉以採其死。豈可得哉。節九五曰甘節。井九五當之。故曰井冽。三至上雜既濟。自三以上始雜既濟。故三之井遂潔。四則无咎。五則可食。上則有孚元吉。皆據雜既濟以立辭也。井必濟人而後可謂之成功。初之泥不可食。二之如谷下注。名井而實非井。以其未至於濟人也。推此義以求一切愛民之標語。苟無其實。亦泥井漏甕之政。然則井雜既濟。不徒循井之名而覈其實。亦循一切講學談政之名而覈其實也。六四當既濟六四。贊井之義。卽繙有衣袞之義。傳曰修井。更證贊井同於塞舟也。雜卦傳云井通也。睽彖傳曰男女睽而其志通。節彖傳曰中正以通。蓋括睽節既濟三卦而爲之訓也。

䷲革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夬 ䷪

大過 ䷰

姤 ䷫

同人 ䷌

家人 ䷤

初至四雜家人 ䷤ 革九四當家人上九。爻同曰有孚。又同曰吉。爻傳於家人有孚威如解之

曰。反身之謂也。於革九四則換反身而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反身誠正而無悔。則自信而人亦信。於是起而革命。乃可得吉。信志云者。蓋指雜家人以立辭。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將欲革人之弊。必先自革於無弊。將欲人信。必先自信。彖辭所謂乃孚。非仗語言文字之宣傳也。本身以作則也。近世共產公妻之說。雖極荒唐。然苟自出其產而其諸人。自出其妻而公諸人。人亦信之。所不可信者。則自保其產而共人之產。且妓之爲已產。自藏其妻而公人之妻。且攘之爲己妻。彖曰元亨利貞悔亡。不正若此。而望革命之亨。良心未絕。暴人清夜。必自懾於上帝也。執革雜家人之象。以考革命之貞否。不必聽其語言文字所宣傳。一觀其家與身所自待。果如張良之破家求客報仇。張巡之殺妾賣士禦賊。雖主張共產公妻。亦當諒之。不然雖標博施濟衆堯舜所病之甘語。亦勿爲其所惑。革雜家人。所以試驗革命者之法。亦至簡而嚴矣。若夫國之將毀。必由親離。微子去殷。杞季適齊。是又革始家人之驗。而家人又構革之一材。其黨之証不休。不筮而知其恣睢之不永矣。家人九三因雜既濟未濟。故繫嘑嘑嘻嘻相反之辭。革九三當之。亦雜既濟未濟。故先戒其征凶貞厲。後許其革言三就有孚。辭亦相反。雜兩卦。不得不撰兩德也。

初至五雜同人䷐不觀革雜同人。彖傳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辭。又若孔子於象外自增一義矣。不惟傳之應乎人爲指同人言也。卽彖辭之許其能孚。許其亨。許其正而悔亡。亦指同人以立辭。惟夏之人。同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心。而後湯可革桀之命。惟殷之人。同有罔

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之心。而後武可革紂之命。革雜同人。所以定革之界限。倘非人心所同然。徒以少數人之意。強爲革之。成敗不可知。卽僥倖而成。亦可斷其必不當而有悔。王莽欲加九錫。造爲四十八萬七千餘人上書頌其功德。其矯誣民意可誅。然以視朱溫之自加九錫。不能不謂莽猶讀書。譬諸小人。其猶有忌憚者乎。內必先革其家。外必得同於人。革雜此兩象。革命之辭蓋不易託。革命之心蓋不易遁。更自革之禍而察其源。家人則親離也。同人則衆叛也。奄有四海。夷爲獨夫。猶能保其正朔之不改耶。

二至五雜姤。**三**革寬以嚴。其弊也刻。革嚴以寬。其弊也玩。革一弊。往往又生一弊。革雜姤象。旣定其數矣。彖辭曰已日乃孚。又曰悔亡。皆指姤以立辭。不歷一年。又言日即首年行一年而周不能斷其革之有弊無弊也。革卽順天應人如成湯。尙曰予有慚德。豈不以姤藏革裏。卽克伐罪弔民。亦不能无殺人流血之悔乎。王莽之革命。則自爲姤。司馬炎方革魏命。而婦楊后卽爲之姤。朱溫方革唐命。而子友珪卽爲之姤。此蓋因果之理。無足爲怪者。若夫王安石之革政。不能謂其不學。而宋三司舊制之不當革也。乃遇呂惠卿韓縉爲之姤。遂使海內騷然。流毒及於徽欽。蓋改革之際。如折大廈。木石狼藉。主者雖慎爲監守。小人亦乘隙取擋。更不慎焉。則爲流氓乞丐所巢窟。其革而不正。若朱溫立而楊行密諸人紛紛獨立。成割據分崩之勢。是又羣姤分贓。不容一姤獨革而肥其家也。然則革之雜姤。又天所以寒革命者之心而戢其餒也。革九四當姤九五。爻曰改命。傳曰改命之吉信志也。與姤九五爻傳志不舍命之義。

相爲解說。姤之不舍命。所以信志也。革之信志。則所以信命也。武王自信無利天下之志。於是興牧野之師。頑民之不免一叛。則命之不可免。雖明知之。亦不能因是而改其志也。二至上雜大過。䷰人家革一竈牖。尙不免勞力傷財之過。至於改正朔易服色。湯武而後。若漢之高祖光武。固亦順天應人之革命。然兩主所遭之艱危。及其時人所被鋒鏑之慘苦。身與世亦各極大過滅頂之凶矣。非有大過人之志識才力。不敢言革。一言乎革。卽不免殺人流血之大過。革之所以於二戒其已日乃革。於三戒其革言三就有孚者。乃以二以上始雜大過。戒其勿過。必深思熟慮。至於已歷一歲。又必詢之羣臣。詢之羣吏。詢之萬民。三者皆贊成故之。也而後可以信爲可革。卽如是而革。亦未必無過。不如是而以個人之私。一黨派之見而革。是直以棟橈爲樂。以破壞爲才。於過之大否。宜所不恤也。革六二當大過初六。同无咎之辭。其曰已日乃革之。乃之辭。難辭也。卽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慎之至也之義也。九四當大過九四。爻曰有孚改命吉。卽大過九四有他吝之義而反之。已孚而不改。則有他而吝矣。傳曰信志也。卽大過九四爻傳不橈乎下之義。自信其志。乃不爲下所沮撓矣。

三至上雜夬。䷪革者必其弊。因弊以爲利者必沮撓之。微孝公武靈王之決。秦趙之弊安得革。彼兩君之敢於決者。自信其革之必致富強也。決生於信。彖辭之有孚。爻不繫之初二而連繫之三四五者。三以上始雜夬。始決於自信。明彖之爲夬言之也。九三當夬初九。猶撰往不勝之德。故戒以征凶。必至四而後勿恤而有孚。信不可誣。跬步不能踰等。必詢之人而得

輿論之三就。問諸心而實無愧而悔亡。措諸事而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如虎變。是乃可謂有孚。可以決於革。若王安石之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則悍而決者也。若王莽之造作頌功德者。四十八萬餘人。則誑而決者也。不決則弊不得革。決之過則害且過前。然則決亦烏頭。去其毒而存其良。則內信於家。外信於天下。若王莽內爲其子所非。外爲天下所誅討。而猶勇於革漢之命。宜其自革其首領。家人同人與夬互雜於一卦。正如藥之細辛五味并用於一方。於摩。不圖雜卦之用乃至於此也。雜卦傳云。革去故也。言乎故。則其根之伏於隱微者必深。家人安之。天下習之。非有大過人之力而勇決之。則不得革。然則去故也者。實包所雜五卦而釋之也。

䷱鼎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睽三

大有三

夬三

大過三

姤三

初至四雜姤。䷱鼎之義。小之爲飲食。大之爲天下國家。子家之染指。楚子之間輕重。鼎之所在。卽姤之所在。自有史來。家人之詬譏。海宇之紛爭。蓋無時無地而不有鼎雜姤之苦象也。秦始皇患之。銷兵以去姤之器。廢封建以去姤之人。以爲鼎可安矣。而不知姤之之器乃爲揭竿。姤之人。乃爲役徒之勝廣。周世宗患之。盡殺方面大耳之人。以爲姤去而鼎定矣。而不知姤在終日侍側之檢點。姤之象爲伏而不見。求姤於所見。宜其顧一而漏萬。求

以永保其鼎。乃以速覆其餗也。革之雜姤。或因革而生姤。或因姤而後革。革姤互爲因果。鼎之雜姤。則亦用姤以圖鼎。又因鼎而生姤。帝王無罪。據鼎其罪。許由之讓。非讓鼎也。讓姤也。然則楚漢之爭。爭鼎乎。抑爭姤乎。鼎九三一爻。當姤之九三九五。辭曰其行塞。旣同姤九三其行次且之辭義。曰虧悔。則同姤九五有隕之義。九三一爻之辭。乃兼應姤九三九五之兩爻。周流六虛之情。亦至苦矣。

初至五雜大過。三三箕子見象箸而推紂之必爲玉杯。必食熊掌豹胎者。蓋自鼎雜大過之象。而知人之求詳於飲食。必大過而後快也。孔子憂之。故於彖傳許其亨之大。而限其必以享上帝養聖賢。許其亨。所以順大過之情。爲之限。則望其勿誤而過於自奉。卽柔進之辭。得中之辭。亦隱爲大過之藥。乃有自願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流天下之血以爭一鼎。而不恤其過。且惟恐不大過者。是又象之所定。人性惟所指撝。而自來爭鼎者。雖武王克商。亦不免血流標杵之過。凡得五鼎之食者。亦無不以五鼎之烹爲代價而交換之。然則大過固造鼎之一材也。鼎九三當大過九三九四兩爻。辭曰虧悔。卽大過九三棟標之義。曰終吉。則大過九四棟隆吉之義。九四當大過九五。其形渥之辭。卽大過九五无譽之義也。

二至五雜夬。三彖傳所爲繫以亨上帝養聖賢之辭者。非徒懷萬一之望也。亦因其雜夬。知其能決於自薄而厚人也。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小鼎之不易決如比。若夫館甥貳室。迭爲賓主。堯非自決之至。安能屈天子之尊。而養匹夫之賢。至於如此哉。惟能決於養。故能

於讓。不能視百官牛羊倉稟如鴻毛。安能視天下如敝屣耶。自決而爭。匹夫之所能也。自決而擣節退讓。且以至親切之飲食。至尊榮之傳位。將其養賢之誠。象傳先之以聖人。固曰惟聖人而後能之耳。革雜夬。人乃不決於革非。而決於革是。鼎雜夬。人又不決於讓鼎。而決於爭鼎。是又人性之劣。非易象所能轉移也。鼎九四當夬九三。故同凶之辭。其形渥。又同若濡之義。九三則當夬九四。其行塞之辭。同於夬九四其行次且之辭而小異。虧之義。則醫无膚之義也。

二至上雜大有。䷙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周之鼎。不定於武王克商之年。而定於文王有此二大老之日。庸主不肯養聖賢。卽肯焉而聖賢亦不肯受。則所有固不得大。彖傳養聖賢之辭。据夬而知聖人能決於養。亦据大有而知聖賢之肯受其養。四皓偶來。而漢廷震驚。蓋以爲有此而後大漢之鼎。始可謂之安也。武王承文王之教。故克商先表商容之間。而後展九鼎寶玉。至於受尚父之丹書。訪箕子以天道。周之有乃大於無極。周之鼎乃永於八百年矣。朱溫徒知黃袍爲大有。而歎唐之鼎。乃恨士大夫爲清流。而投之濁流以爲快。是非朱三所見之獨異。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蠅且甘帶。鵠梟嗜鼠。莊子固言世無正味矣。然則孔子以鼎之大在有聖賢。朱溫以鼎之大在有黃袍。且溫之徒百千於孔子。安能遽定溫爲妄哉。鼎上九當大有上九。故同吉无不利之辭。

三至上雜睽。䷥禹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自鼎

雜睽。於是又有史至今。君臣父子兄弟因鼎而睽。至於相噬。必一死而復快。且不惜以鼎爲孤注而一拚者。又無時焉而絕書。綿延至於今日。且可斷更千萬年後。一日但有此鼎。則睽之禍。必與世界相終始也。釋迦牟尼佛棄其王太子。而辭親出家。亦見鼎睽相爲因果。不欲蒙虛名而受實痛。此佛之所以爲覺也。姤爲藏諸陰。睽則見於面。一鼎而雜姤睽兩象。所以澆熱人以冷水者。亦旣淋漓。熱人之熱極而昏。則固見鼎而不見姤。且不見睽。此衆生所以爲迷也。雜卦傳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取於新則必有去乎故。革言其先。鼎言其後。兩卦不相離。故同雜之卦三。夬姤大過是也。其異者則革雜家人同人。家人則故舊。同人亦必其所親。子欲去其父。弟欲去其兄。同黨之人欲去其同黨。而後有革。故解以去故。鼎則雜大有睽。文王之有二老。新有之。異於散宜生諸人之舊也。合則傾蓋如故。睽則白首如新。孟子所謂王無親臣矣。蓋諷其取新而睽乎舊也。去故取新。皆因雜卦以爲之訓也。

䷠ 震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雜二至五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解 ䷲

小過 ䷽

蹇 ䷦

屯 ䷂

頤 ䷚

初至四雜頤。

䷠ 象辭曰笑言啞啞。因雜頤之卦。故繫以口之辭。不求諸雜。兩震之中。何因而有笑言之象哉。不惟笑言。卽不喪匕鬯之辭。亦因頤而推及祖宗之血食。世之至可震者。近之莫切於自養。遠之莫急於奉先。其能俯仰自給。蒸嘗無曠者。必其能恐懼修省。立

身揚名者也。紂惟不震。乃固畏畏。故自焚而絕其口實。且使微子載主而遯。祖若宗之願亦無所養。觀於震雜頤。世猶有不恤其身。不憂其祖宗。而般樂怠傲者。亦麻木之人也。惟口啓羞。惟口出好與戎。自身言之。頤爲致震之因。人口過剩。則皇皇以救濟失業。如今之英美。人口耗減。則皇皇以獎厲生育如今之法。自國言之。頤尤致震之因。然則頤者。固構成震之一要材也。頤六四爻曰逐逐。震六二當之。故同逐之辭。

初至五雜屯。䷂屯彖辭曰。利建侯。震彖辭曰。震驚百里。公侯之國百里。言百里。猶言侯也。震六二當屯六二。爻傳同曰乘剛。雜其卦。撰其德。必同其辭也。震繼革鼎之後。最可震懼者。莫如鼎革之時。舊廬既剝。新宇未啓。此正屯彖傳所謂草昧不審之時。是時也。乃荷戈與殳揭竿操鋌者。飽腹快心之時。亦卽有資產者。大喪其貝。值之謂大老弱婦女。蘇蘇而莫之抗。陷於泥而莫之逃。往遇匪而來遇兵之時也。二三四五之爻辭。皆狀在屯而震者之艱難。伏羲攝其影。文王孔子寫其情。以後乃代代而演之。屯之十年乃孚也。震之勿逐七日得也。皆詔人宜聽理數之自然。不必抗。不必逃。以徐俟其反常。屯六二爻傳曰反常也蓋不得已之辭。而惟靜可以禦動。惟則象爻傳再後有則也可以禦屯。舍此蓋無術也。

二至五雜蹇。䷢蹇與屯皆難也。震之名震。亦由此兩卦之稱而名之。所遭不難。安所用其震恐哉。蹇彖傳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震彖傳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義亦相同。在蹇而能震。莫夏后少康若矣。史稱其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逃奔有虞。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一田一旅。狀其塞也。恭也戒也逃也兆也。則狀其震也。其後復禹之績。祀夏配天。光復舊物。則正邦矣。出而守宗廟社稷矣。震因於塞。塞必知震。是理也。后少康循之。其曾孫桀則反之。羣臣已相持而歌曰盍歸於薄。可謂塞矣。伊尹以告桀。桀乃啞然而笑曰。日亡吾乃亡耳。在塞爲悖則之笑。夏后氏十七王之宗廟。乃與之俱放矣。六五爻曰往來厲。自二至五雜蹇。是來厲也。五往至上。反爲艮。䷳良初至四亦雜蹇。是往厲也。與蹇上六指反卦解之坎而言往蹇同義。不求之反卦之雜。兩往皆不知所指矣。

二至上雜小過。䷽小過彖辭曰亨。上六曰凶。震彖辭亦曰亨。上六當小過上六。爻亦曰凶。其同亨者。震於行而能過乎恭。震於喪而能過乎哀。震於用而能過乎儉。震之亨也。以其能戒謹於不睹不聞之時履。非虎尾而若虎尾。涉非春冰而若春冰。周環顧慮。壁間常自驚顧隨時若大禍之將至。人以爲小過。而震卽由此得亨。卦之亨。亨於能過而震也。上六爻辭曰震索索。視矍矍。震不於其躬。于其鄰。无咎者。戒上之勿以其躬遠於初九。而索索焉矍矍焉忘其震也。當念其鄰之五方震於四。過而以其鄰之震爲震。而後可免於咎。以鄰之震爲震。若小過矣。不過而索索矍矍。若虞公者。聽其鄰之號滅而不顧。則必有喪其匕鬯之凶。上之凶。凶於不過而震也。不通雜卦之象。彖之號號。爻之于鄰。又不知所指矣。

三至上雜解。䷾彖辭所謂亨也。笑言啞啞也。皆據雜解以立辭。當其震則號號。及其解則笑言啞啞而亨矣。爻傳釋笑言云後有則也。明先震而後解也。上六爻曰征凶。又曰无咎。傳

則屬其辭曰雖凶无咎。亦明其先震而後解。亦據雜解以立辭也。解彖辭曰有攸往夙吉。夙之訓。早起而敬也。傳曰天地解而雷雨作。作起也。雜卦傳云震起也。亦因雜解而爲之說也。屯蹇爲震之因。小過爲震之用。解則震之效。其果解耶。未耶。則觀其頤而定。解則頤噬嗑而笑。不解則頤蘇蘇而泥。解則其頤得所養。不解則井祖宗之頤亦不得養而喪其匕鬯。然則頤又震之驗矣。妙哉雜卦之趣也。

䷚艮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頤䷚

蒙䷃

解䷴

小過䷽

蹇䷻

初至四雜蹇。䷚八純卦皆無應。彖傳獨於艮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不於他卦發之者。以艮雜蹇。發之艮。所以見艮之難也。坎震亦雜蹇。不於彼發之者。坎之爲險。震之可懼。其難已見於外。艮之止則與時消息。常人不見其難而不止。又或因其難而止所不當止。是艮之所以尤難也。艮爲十月。自天時言之。則萬物零落之時。自人事言之。則賢人韜隱之時。皆至難之時。內之艮其背不見其身。則枯木死灰之象。外之行其庭不見其人。則遺世獨立之象。必值若是之難。而後可曰人與我兩不相與。上下猶内外之義。卽人我之義。彖辭云云。亦因卦爲艮。又雜蹇。特發之以狀其難異於坎震耳。純乎動。純乎止。非難也。此歲旣於是終。則不能不止而爲艮爲剝。以保合天地之貞。來歲將於是始。又不能不動而爲震爲復。爲亦因卦爲艮。又雜蹇。特發之以狀其難異於坎震耳。純乎動。純乎止。非難也。此歲旣於是終。則不能不止而爲艮爲剝。以保合天地之貞。來歲將於是始。又不能不動而爲震爲復。爲

首出庶物之元。有若周公。方流言之起。不能不止而辟東都。又不得不作鵠臯之詩以感成王。而自任東征之事。始終責在一身。行止用於一時。彖傳贊蹇曰知矣哉。贊艮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不失。卽艮之所以爲難。光明。卽艮之知。尤艮之難。不對蹇而觀。不知繫辭之妙。亦不知處艮之難也。

初至五雜小過。三二艮之九三。正雜小過而當其中爻。辭曰艮其限。列讀若其夤。厲熏心。限。人身分限處。腰也。夤。腰絡。卽分限軟處。人所恃以屈伸者。當軟而不當硬。止於此則硬。故夤如裂而危及心。是止之過也。非雜小過而儻之。此辭又不知其所指矣。小過九三爻曰從或戕之。九四曰往厲。艮九三當此兩爻。故仍厲之辭。而換戕以裂。以證其同德。此則顯而易見者也。主義不可不堅。然如王安石之不恤人言。以行新法。司馬光之不察得失。并廢免役法。皆堅之過而列夤者。知善之當止。而不知不善之不當止。而當從於善也。動止皆良藥。過用之則皆可以殺人。震艮不幸皆雜小過。於是動靜永無得中合時之人。是又象定而性爲所指揮也。

二至五雜解。三二解彖傳曰。解之時大矣哉。艮彖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六五以陰居陽。宜有悔。而曰悔亡。時也。亡也。皆指解以立辭。不直此也。解有二義。一爲惡義之緩。一爲善義之免。解彖傳動而免險以免調解止之過而廢棄百事。則解緩而有悔。止之宜而先幾遠引。則免難而悔亡矣。然則悔也。亡也。乃兼取解之兩義。不惟六五之爻位爲有悔也。不直艮也。卽震之

雜解。三爻所謂震蘇蘇。上六所謂震索索。視瞿瞿。皆狀其因震而懈緩也。三爻曰震行无眚。上又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則又狀其能震而免眚咎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凡求之本卦而不通。求之雜必有可通。且有甚深微妙之義。若夫卦材。則自艮雜解。解之義又有緩與免。於是中緩之病。若晉之清談。則以過止而誤國。中免之病。則若漢之清流。又以過不止而殺身。仍莫由免國之禍。兩病相望於史。源又由於雜小過。其能善用緩以止救國之紛紜而不過如曹參。善用免而以止脫身之阽危若郭林宗。且以免人之難如陳實。用之適當而不過者。一代蓋無幾人。卦材所定。人才乃於此分。是則雜卦之萬不可不講者也。

二至上雜蒙。**䷃**蒙之美六五曰童蒙吉。美其不予智自雄。而安於童之蒙也。人之動而不止者。皆自恃其才其智之過人而可有爲也。艮之能止。至於內不見我。外不見人。人我兩忘。是赤子之心也。是其所以能止。實自蒙而來。彖之辭。亦因其雜蒙而狀其蒙也。是止也。約其效。則脩已寡過之賢。大其功。則蒙以養正之聖功也。止馬者必蒙其目之左右。而後馬之視可專於一途。止心者。亦必蒙其目勿使視妖冶。蒙其耳勿使聽鄭衛。而後心可止於正色正聲。艮之雜蒙。艮之用在蒙。道家者流知之。然用之過而使心如枯木死灰。法家者亦知之。然用之過而以愚黔首。誣天下。是又未讀蒙艮之彖傳。蒙非閉塞其聰明。乃養之以正。艮非一止而不動。必動靜不失其時也。艮九三正當蒙之中爻。辭立列夤熏心之戒。亦因其雜蒙。而戒其勿強制之。使心有所塞而不安也。蒙六三爻曰不有躬。艮六四當之。故因其辭而曰艮。

其身。

三至上雜頤。六五既雜解。故因解而繫之辭曰悔亡。又雜頤。故又因頤而同震初九命辭之意。爲之辭曰艮其輔。言有序。不求之頤。艮之象。安得輔與言之象哉。該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孔子反復以慎以訥戒人之言。豈不觀艮之雜頤。而知人身之至當止而又至難止者。莫若此口哉。可畏者頤。故震雜頤。當止者頤。故艮又雜頤。儒家道家。費千萬言以講飲食言語之利害。伏羲則以六畫括之。廣哉。雜卦之用也。一卦不惟雜五卦而已。艮之六爻。乃如咸卦六爻之序。自趾而輔者。以雜小過。六畫之小過。初至五雜咸也。大象傳亦因咸九四朋從爾思之辭。而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證艮雜小過。卽雜小過所雜之咸而撰其德。所以詔人勿泥於四畫五畫。而忘其六畫也。動止皆發於感。必有所感而後動止。故震艮皆雜咸。兩卦皆以二陽爲主而南向。震則兩陰在前。有所見。故有所感而號號啞啞。艮則兩陰在後。無所見。故無所感而不見其人。且不獲其身。兩卦同雜一咸。繫辭於震則以驚懼。於艮則以思心同指其感。所謂趣時者也。於震又以號號啞啞指其受感。於艮又以不獲不見指其不受感。以明兩體之異。所謂立本者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家人

渙

未濟

旅

蹇

初至四雜蹇。䷦ 蹇彖傳曰。往有功也。以正邦也。漸彖傳亦曰往有功也。可以正邦也。雜其卦。撰其德。同其辭。莫著於此矣。今女喜急進。朝握手而夕結缡。有規其漸者。不曰妨我自由。卽鄙之爲腐舊。古之女則守漸。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以至親近。六禮而闕一。則毒不嫁。非樂腐舊而不寶自由也。蓋知夫婦之難。易合者必易離。歸以漸。所以示男予以難。使知女子之尊。示之以易。是自待如俳優。不惟夫婦之道。不當若是其賤。卽俳優之自愛者。亦必以難與漸。而後可高其聲價也。晁錯不知仕進之難。寵幸方傾九卿。朝衣已斬東市。貞女不苟合。貞士不躁進。自非忧於大難。亦何反於人情而甘此寂寞哉。漸雜蹇。故由干以至陸。步步探而後進。艮亦雜蹇。故由趾以至輔。節節量而爲止。所雜同。則辭之例亦同。是亦可思矣。

初至五雜旅。䷷ 鴻以孟春之月。自南而北。仲秋之月。又自北而南。一年盡在旅中。惟鴻而已。漸之六爻皆託象於鴻。亦因雜旅而求一合旅者以象之。不求之雜。鴻之義又不知所指矣。進無往而不當漸。羈旅而過急功名。如商鞅者。非不爲秦立富強之基。而卒蒙車裂之禍者。則進身旣由景監。變法亦過操切。在旅而戮秦之公族。豈人所能容哉。管幼安在遼。廬於山谷之中。每見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則深知漸之雜旅之象。而以漸處旅。仲翔雖專於易。自得殆愧幼安矣。旅初六爻曰瑣瑣。漸初六當之。故爻曰小子。二至五雜未濟。䷾ 漸自初至五。雜蹇旅未濟三卦。故自二四外。初三五爻。皆有厲凶不孕

不育之辭。九三當未濟九四。故因用伐鬼方之義而曰利禦寇。皆雜物撰德之證也。既濟則順風揚帆。不期驕而自驕。未濟則寸寸皆滌。不期慎而自慎。項羽之喑嗚叱咤。則攻破函谷關。挾四十萬衆。以爲旣濟也。高祖先退漢中。而後還定三秦。則滌上兵惟十萬。不能敵羽。知其未濟也。知未濟而進以漸。則往必有功。進必可以正邦。因蹇旅未濟而不敢不漸。若漸之甚苦。然因漸而得有功正邦之效。則蹇旅未濟之賜也。

二至上雜渙。䷶ 風行水上。必由近而遠。由小波而大波。其止也。亦由大而小。漸之雜渙。物理惟風之渙水爲漸也。證之人事。有禹湯積漸之澤。故夏雖衰於太康。必至桀而後放。商雖亂於仲丁。必至紂而始亡。夏中興於少康。凡歷四十年。商中興於盤庚。則實經九世。其大渙也以漸。其小渙而復合也亦以漸。若夫六朝五代之祚。劉裕最延亦僅六十二年。劉知遠父子相傳。不過四年。是則得之者不以漸。故其渙亦不得漸也。漸雜渙。故彖同利貞之辭。六二當渙初六。又同吉辭。

三至上雜家人。䷤ 象辭曰女歸吉。雜卦傳云女歸待男行也。山上有木之象。乃必繫以男女之辭者。指雜家人言之也。九三爻言夫婦者。三以上始雜家人也。舊說以爲艮下巽。古者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安有二十之男。而求三十之女者。或知其不通。又舍兩體而執彖傳以爲對三四兩爻言之。謂九三下六四則又未詳彖傳乃於男女之外。別觀三四兩爻之得位。而補一義以垂仕進之戒。非以一爻當一男女也。皆未求之雜卦之家人而曲爲之解也。稱名以漸。旣取

山上有木風行水上之兩象。又取蹇旅未濟之時。皆有不敢不進以漸之象。而由路人爲家人。若女之歸男。尤有不敢不漸之理。故括其雜而名之曰漸。彖辭則獨據家人而斷其用。惟女用之以歸男爲最吉。蓋蹇旅未濟。有時或當用敏。至若男女。未昏若路人。且避之若寇仇。一旦合之爲家人。且親之同枕席。此實人生非常之變。不漸而合之以苟。則無禮之禽獸。記所謂聖人作爲禮以教人者。以六禮之漸。教家人之禮也。旣繫女歸之辭。猶慮人之不達。故直用家人利女貞之辭。而足利貞兩字於下。以證女歸吉之辭。亦指家人而言。至於上九當家人上九。爻辭旣以可用爲儀。說家人上九威如之義。爻傳又因家人上九反身之謂之義。而嚴其辭曰不可亂也。所以做男女苟爲家人。雖反身猶爲空言。必循六禮之漸而無一亂。而後可爲夫婦。意尤深切著明。若雜卦傳之義。則謂女將歸而爲他家之人。不待男之親迎而先行焉。是私奔者。乃人之家所不容也。待之辭。又因其雜蹇。故取蹇初六爻傳宜待也之辭。序卦傳先男女而後夫婦。而後父子君臣。由本以及末。從其序言之也。家人彖傳則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父子兄弟之正。由夫婦之正。非以言其序也。必夫婦正而後父子兄弟正。必女歸正而後夫婦正。若夫婦爲苟可。是原始之俗。胡人所爲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父尙不知爲誰。安所而講子之道。一兄弟爲幾父。安所而敦兄弟之誼哉。然則男女而不以漸。是直不得謂之家人。男遇女可曰所狎之倡姬。女遇男可曰所歎之面首。雖同枕席。猶是路人。可離可合。誠以此爲自由。則凡見諸宗廟。祔諸舅姑。爲某家人與否。固所不必計也。

。於虞。漸雜家人。非象爲之辭。雜卦傳爲之說。天下萬世之女子。安知不漸乃不得爲夫家之人。至死之日。乃若蘇小小之猶姓蘇。薛濤之猶姓薛也。豈不哀哉。九三爻曰夫征不復。傳曰離羣醜也。三本羣艮。一離而羣坎。再離而羣離。坎艮皆男也。離則爲女。離男之羣而羣於女。是夫征不復也。又曰婦孕不育。傳曰失其道也。三羣於四五爲離。是婦也。又羣於二四爲坎。坎離合。婦得夫宜孕。又羣於初二爲艮。而失其爲離。婦道既失。尙能育乎。三雜家人。故曰夫婦。雜旅渙。故曰不復。雜未濟。曰不育。又曰利用禦寇。傳曰順相保也。蹇旅渙未濟時。皆宜有寇。惟利用家人禦悔之情以禦之。離巽同居。故用巽德兩女相保。不爲兩男所寇而已。三之爲爻。旣備撰五卦之德。故辭不能不兼指五卦。舍五卦而求夫征三句之文。惟見其言之曲。不見其中。但見其事之肆。不見其隱矣。九五爻乃曰婦三歲不孕者。一歲爲一爻。五必歷四爻而後始合於坎。不得夫。安得孕。不通羣之義。三之孕。五之不孕。皆不可通矣。

三三歸妹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解三三

豐 ䷶

既濟 ䷾

節 ䷻

睽 ䷥

初至四雜睽。三彖辭觀於少女說長男之象。直斷其征凶无攸利者。乃觀其雜睽。知其含禮而任情。必始說而終睽也。世界夫婦之禮。莫迂繁於中國。因是而出妻棄夫之事。史不多

見。至於今日。昔迂而必媒妁之言者。已直之爲自由戀愛矣。昔繁而必六禮之儀者。已簡之爲朝朋友而夕夫婦矣。兩情相說。宜若視父母之命爲可親。乃離昏之事。報紙必日有所登。法庭必日有所鞠。有歸之期年而睽者。有歸之旬日而即睽者。是非男性之涼薄。乃女之輕賤所自取。易教不能溥及一切男女。一切男女。乃永爲冤而不親矣。睽九二爻傳曰未失道也。歸妹九二當之。爻傳則曰未變常也。睽六三爻傳曰不當也。歸妹六三當之。爻傳則曰未當也。

初至五雜節。三二女方說男。惟恐男之不挑我。男方說女。惟恐女之不受挑。及其苟合而爲夫婦之後。則女必節男。不使更挑他女。男尤必節女。不容復受他男之挑。一不聽節而睽起矣。歸妹雜節復雜睽。蓋理勢之相因而無可免者。彖傳曰。歸妹人之終始也。言乎昏因之義。以禮始者。惟有相愛而無相睽。惟有相敬而無相節。是夫婦者。必百年偕老而有終。以情始者。過此須臾之相愛則必睽。各有不相信之據則必節。是夫婦者。必朝合暮離而不終。雜卦傳曰女之終也。不曰歸而曰女者。因其不成婦。不許之婦也。節六三爻曰。不節若。則嗟若。歸妹六三當之。爻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須之義爲待。公羊傳所謂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卽須之義。始旣以身歸之而苟合。已又節男而劫其承認所節之條件。男不肯受。於是逐之大歸。而以娣之名布於三鄭曰。此吾妾也。非妻也。是又男之節女。於是大睽。一場歡娛。五分鐘之夫婦。於是終矣。三之辭。蓋對節而爲男女相節之辭。

不合節而觀。又未知其悚切也。節彖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歸妹彖傳因其雜節。故如節彖傳而補一義曰。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夫天地之交。正天地之能節。其節也。正其所以爲交。用秋冬以成春夏。用不交以成其交。若以難其始。乃以永其終。之男女。惟知恣其交。而不知節之以不交。求其始之快。而不計其終。宜其交之不永也。

二至五雜既濟。既濟既濟彖辭曰。初吉終亂。歸妹之雜既濟。亦雜此義耳。六三爻正當既濟。爻曰歸妹以須。狀此妹挾色而來。入門辭氣之盛。卽既濟初吉之義也。又曰反歸以娣。則狀其爲男所逐。且貶其稱曰娣。卽既濟終亂之義也。落落八字。旣說相節之情。又明初吉終亂之義。甚哉繫辭之工也。妹所以樂於自歸者。以爲待男六禮。必將曠時費日。不得立賦合歡之吉。其歸也。求快於初也。聖人所以必嚴六禮者。則以任情而動。等於禽獸之交。必有易合易離之亂。其嚴也。求善其終也。至於以離昏爲尋常。則又在初之吉。已預定終之亂。男不憚百取。女不憚百嫁。尙何畏於聖人之言哉。旣濟六四爻曰終日戒。傳曰有所疑約束。疑之戒之。乃自慚歸之非禮。必不重於人。必不免於棄也。旣疑旣戒。仍役於情而自歸。宜其反歸以娣也。試執今日自由之男女。而問其自由時之心。果盡死而無所須戒耶。抑有所須戒而姑爲須臾之歎耶。必自知之矣。

二至上雜豐。豐豐上六爻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其无人。三歲不覲。凶。歸妹

十六當之。爻曰。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傳解之曰。无實。承虛筐也。足一虛字。以解歸妹男女之成空。卽以解豐家門之成空。兩爻之辭。雖狀男女家門之不同。其爲終空之象則一。雜卦傳云。歸妹女之終也。與未濟男之窮也。之義爲類。兼諱所謂斷送拉倒完事之三義。實兼豐上六之義。且括睽節既濟三卦之義。蓋睽上九見豕負塗_{一車}節上六貞凶。既濟上六_{首屬其爻}之爻辭。無一而不惡也。女之終也。蓋言女而自歸。必斷送一生。此女從此拉倒。從此完事。不值復齒於人也。以古聖人爲過慮。則試過新式結昏者之家屋。而闢其戶。其新婦尚可覩者。十家必不得五。非男逐婦而女承虛筐。卽女棄男而士刲无血。結果之慘痛若此。猶以古聖人之禮教爲迂繁腐舊。是病而忌醫也。安得不斷送拉倒完事哉。

三至上雜解。二三象辭直斷歸妹爲男女之凶。彖傳則補一義曰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爲雜節補。亦爲雜解補也。解彖傳曰。天地解而雷雨作。天地何以解。交則解也。歸妹一卦。實兼震兌坎離。震爲冬春之交。兌爲夏秋之交。坎方終而震已始。離方終而兌已始。春夏之甲坼爲解。秋冬之荅落亦爲解。傳旣因解而補天地之義。又因天地之交之大。而例男女之交。其大同於天地之交。天地之交以正。故萬物應時而興。若不正而春行冬令。安得解而孚甲。秋行夏令。又安得解而荅落。男女之交。亦必正而後善。終可以如始。若不正而男挑女。是男必更挑他女。女受挑。是女亦必受他男之挑。解之義爲散。居險而能散。則爲義之吉。夫婦貴合。而卦乃雜散。然則無禮之偶。必終於散。又象所定而

數所不可逃者也。澤上有雷之象。彖乃斷其征凶无攸利者。則合觀所雜。而知其終睽。終受他人之節。終亂終空。終歸於解散。無一不凶。无一而利者。故旣告以征凶。以止其現在之行。又告以无攸利。以絕其將來之望。大象傳則以永終知敝解之曰。彖之意。是推其終之敝也。知其敝而拯以濟。則其終可永。是君子之男女也。小人之男女。則惟計五分鐘之歡娛。舉人之辭雖嚴。固無以動之也。

䷶ 豐

三至 上雜

二至 上雜

二至 五雜

初至 五雜

初至 四雜

歸妹 ䷵

恆 ䷁

大過 ䷺

革 ䷰

家人 ䷤

初至四雜家人。䷶勿問家國之主。其處約時之胼手胝足。無非求其家國之變約而豐也。及其既豐之後。勞心焦思。又無非爲其國其家子孫萬世之計。而望此豐之專於吾國吾家也。人同此心理。而土地人民之數則有涯。勢不得專豐於一家一國。於是而九族相殘。鄰國相攻。此皆豐雜家人之象。預定其理數。後之爭家國之豐者。聽此象之指撝耳。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豐應而立象辭曰勿憂。王假之。王之義。通於家國之主。家國之豐。乃主人所自致。得之難者。自不得不憂其失。然秦憂在外之胡跋其豐。禍乃起於家之胡亥。周世宗憂諸將之方面大耳者。盡殺之以保其豐。禍乃起於左右之檢點。是其神智之謬亂。因果之顛倒。皆爲過愛過信家人之一念所致。六二爻曰豐其蔀。革䷰說日中見斗。斗爲反見之星。往得

疑疾。六三爻曰豐其蔀。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皆有所挾之病。日折肱。則因蔽而傷。兩爻皆雜家人。故指宗人而論其蔽。惟見其家而不見對面之親。昔吾師有。不惟外人。卽家人亦不相容也。六二當家人六二六四。故同曰吉。九四當家人上九。故又同曰吉。初至五雜革。䷰澤火有相煎相滅之象。曹丕兄弟之相煎。楊廣父子之相滅。家庭之革何起乎。起乎境之豐耳。豐雜家人復雜革。義蓋相因。人人皆欲獨豐其家。人人皆不欲獨處於約。於是貧革富賤革貴之禍起。其保豐之勢愈強者。革豐之力亦必與之俱強。彖辭曰宜日中。傳解之曰宜照天下也。所以戒席卷天下者。當知革澤有沈吟之人也。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則以消弭革命者之術。其義卽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義。亦卽積而能散之義。代代之主。皆因革以致豐。又皆因豐以召革。豐革互爲因果。變之者不知止革之有法。窮而至於爲委員之制。以爲豐不屬於一人。革或可以苟免。而革主席之禍。固不減於革皇帝之禍。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未見蘇俄革命改制之萬言。能如文王日中之兩字也。

二至五雜大過。䷿求保其家之豐。不惜廢封建爲郡縣。銷天下之兵器。徙富豪於咸陽。乃至焚書坑儒。禁沙中偶語。若秦政者。不可謂非大過矣。求革他人之豐。不惜殺守吏。據郡邑。乃至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掘始皇冢。若項羽者。亦不可謂非大過。豐雜家人革。復雜大過。蓋兩者之勢。皆必至於大過。落落六畫。而一鬱肥肉。兩犬相爭。破頭流血之象。雖歷千載。如聞其腥。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觀於雜而後知一切象一切

情僞。莫能出乎六畫之範圍。但觀此象。不待讀繫辭而已知六爻之象。必爲蔀沛斗沫幽闋不祥之象。六爻之辭。必爲憂疑疾凶之辭。必待讀繫辭而後知其吉凶。其於觀象亦至疏矣。專制革命。必不免於大過。病根皆在一豐。今之無政府主義。其產主義。若將伐其株。掘其根。而世之病乃愈甚。吾則以爲醫一切以秦始皇自命之大過。惟請其証。二世臨死乞命之言。閻樂數二世使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不許願爲萬戶侯又不許願與妻子
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聽其兵進二世自殺陪一切以西楚霸王自命之大過。惟請其誦項羽臨死對烏江亭長自懺之言。項王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王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刎而死是方也。通乎彖傳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之理。則方異而藥之性固同。早晚同歸於盡。保家之豐。與殺人之豐。兩者之過。皆爲徒勞矣。豐自二始雜大過。故二三四爻辭皆曰日中。皆指大過而言其豐之大過。繁豔之華。慘於槁木。日至於中。惟有西墜。誦此兩字而不汗下。是熱極而昏者也。

二至上雜恆。二三既欲豐其家以計其子孫。又欲致之恆以傳之萬世。一豐不幸而雜家人。又不幸而雜恆。兩的皆不可達。而王必欲至之。假至此富貴之所以多憂。反視貧賤之熙熙如天上也。彖申勿憂之戒。正對此兩念合下一針。而六爻盡萃不祥之辭。則此兩念所構造。彖傳於恆既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以證日月之久照。由於得天之不恆而知變。於豐則言日月之必昃食。又論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不恆即以爲恆之理。豐雜恆卦。卽擇恆德。保恆之方。於是又同一藥。積而能散。散乃所以保積。求保豐而適以喪豐。

者。乃誤恆之理。以不變爲恆。而不知無冬之凋落。卽無以成春之孚甲。紂惟積而不散。武王革其命而散之。我欲恆豐。孰則欲恆窮。持萬不通之理。而欲革命者之不大過。聖人亦豈樂革命者。然亦安能祝盈者恆盈。而卽如其祝。勸虛者恆虛。而卽納吾勸哉。六五當恆六五。故同吉辭。上六當恆上六。故同凶辭。

三至上雜歸妹。三歸妹一卦。備震兌坎離四時之氣而得其平。故彖傳特補天地之大也。一義。以言其平。而豐彖傳亦補日昃月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之義。以言豐之不可獨豐其家。尤不能恆豐而不約。能約而散之。乃可得其平而免革命大過之禍。是傳也。實括所雜八卦而爲之傳。彖辭之勿憂。則對家人恆革大過言之。宜日中。則對歸妹之平言之。得中之謂平。富貴必欲其家恆保其富貴。是誠不中不平。然必使富貴之家。一旦立爲貧賤。如蘇俄之革命。亦不得爲中爲平也。豐之病在家人恆革大過。治病之方。則在歸妹。一卦之內。旣示其病。復示其方。雜卦之精。乃不可思議矣。若夫豐上六之爻辭。與歸妹上六爻辭同一終空之象。與恆上六同一凶之辭。與革恆彖傳又同一天地之辭。與恆彖傳又同一照之辭。是則雜物撰德之至著明者也。恆歸妹彖傳言終始。豐彖傳則曰中昃盈食。曰盈虛消息。是又換辭以寓深切之旨。雜卦傳云。豐。多故也。故。事也。一豐也。此欲專於其家而恆有之。彼則不容其家。之恆豐而革之。兩造激成流血之大過。起而平之者。雖極徘徊之誠。誰則聽之。卽聽亦不勝。唇焦筆秃之苦。若近今海牙和平會。日內瓦國際盟聯會。其苦寧復可說。一豐而有此種種。

世之多故。孰有多於豐之時者。多故兩字。實指五雜卦而爲之詁。不求之雜。則豐固志得意滿之境。不惟多故之辭。莫知所謂。卽勿蒙之辭。是食盈虛之辭。亦不知其何所發。何所景食。何所虛矣。求情僞於雜卦。如醫之必解剖。而後知健者之所以爲健。弱者之所以爲弱。豈如外強中乾之人。不解剖而得其乾。則彖辭爻辭彖傳雜卦所云云。皆似執健者而武斷其弱。文王周公孔子。寗能操此武斷之術而名醫王哉。

三三旅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二至上雜

初至四雜

睽

鼎

大過

咸

漸

初至四雜漸䷴雜卦傳云。親寡。旅也。衆叛如土崩。其變也速。至於箕子陽狂。微子去之。則非一朝夕之故。人而無家。其所由來必漸。已爲無家。將資人之力以求恢復。若重耳在外凡十九年。少康則歷四十一年而後免於羈旅。所以成旅者漸。所以享旅者亦漸。商鞅之不貞。以其躁而因景監也。夷吾之不貞。以其躁而以種種許秦之賣國也。重耳惟漸。故不屈於楚子。而保其貞。彖辭之貞。爲漸言之也。旅六二雜漸六二。漸六二與蹇六二。又皆雜旅六二。爻辭於旅六二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所以寫旅六二之安穩愉快而守正也。於漸六二則曰于磐。以寫其安穩。曰飲食衎衎。以寫其愉快。曰吉。以寫其貞之效。於蹇六二則曰王臣蹇蹇。以寫其羈旅之中。獨以蹇蹇爲安穩愉快之意。曰蹇躬之故。則寫其忠貞之

操。爻辭既因三爻彼此交雜而彼此交指。爻傳則於旅蹇同以乾无尤也四字解之。所以證卽次云云。于磐云云之旨同也。於漸則因爻之飲食衎衎而換不素飽也之辭。以解蹇旅之无尤。乃以其皆無求飽之志。而漸之衎衎。則以无尤於中而自樂也。經於三爻同其義而換其辭。傳則直於旅蹇同其辭。所以證雜物撰德之旨。所以揭繫辭異辭同義之旨。學者可不深思。而猶泥於一封一爻。不參伍以求其似異而同之故乎。

初至五雜咸。**䷗**寄食於他家。必已無家。託命於異國。必已無國。旅雜一咸。旅人之情。惟有百感交集。人笑吾啼。人樂吾悲。一麥秀。一禾黍。至無情之物。自旅人觀之。則其漸漸也可哀。其油油也可慘。是何也。旅人之多感也。至於無感。若孫林父旅戚而樂。季札譏其猶燕巢幕上。慶封旅吳而富。叔孫穆子斷其將聚而殲旃。是蓋冥頑不靈。反於人情。卽反於卦象。卽反乎天理矣。旅九四當咸九五。爻曰得其賁斧。我心不快。卽咸九五咸其脢之義。經辭若不相涉。旅傳則以心未快。與咸傳志末也相應。所以明雜物撰德之旨遠而辭文也。

二至五雜大過。**䷛**大過彖辭曰棟橈。傳曰本末弱也。必衆先叛而後親離。衆。末也。親。本也。旅雜大過。必本末皆弱而後爲旅。親寡之訓据漸。亦据雜大過而爲之訓也。若晉公子夷吾者。旣已爲旅。又欲別媚一秦穆夫人以爲本。別結一秦穆公。秦中大夫以爲末。且各許之利。是則在旅之躁而成大過。將以隆其棟。適以焚其巢也。大過乃病。漸則其藥。彖辭因漸

而許其能貞且吉。亦因大過而戒其必貞而後吉。一卦既雜其病。又雜其方。彖辭則以一字既示其病。又爲之方。不觀於雜。一切微妙。皆成芻狗矣。大過上六爻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旅九五當之。爻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一亦六亡。猶滅頂之義。終以譽命。猶无咎之義。六二當大過初六。爻辭若不相涉。傳則以終无尤也解之。所以證旅卽次懷其資得董僕貞之義。猶之藉用白茅无咎之義。卽以教人於辭之文者。當求其言之曲而中也。

二至上雜鼎。三二鼎之元亨。在能享上帝。養聖賢。紂惟恃其鼎而非旅。故敢弗祀上帝神祇。曉其苟長。以取焚巢之凶。唐德宗一免乎旅。卽召盧杞而去陸贊。然其喪鼎出奔之時。固不敢不用贊而下詔自罪曰。天譴於上而朕不知。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至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黎庶。如德宗之昏庸而能爲此言者。蓋在旅之中。不覺轉其挾鼎而驕之念爲謙恭。格其虛賢慢士之心爲倚信。雖其脫旅之後。又恣其鼎之權。然其在旅。則旅之權。固足以戢其帝王之議也。少康因旅而復鼎。德宗因鼎而爲旅。旅鼎互爲因果。不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義。夙鼎之義。則享帝養賢。狹鼎之義。則餵粥餉口。韓信不忘漂母一飯之德。光武不忘滹沱麥飯之忠。羈旅尤篤此情。亦自然之象之先定也。

三至上雜睽。三一旅彖曰小亨。同睽彖之小事吉也。九三當睽初九。又同喪之辭。六五當睽六三。又同終之辭。睽於家而後親寡而爲旅。睽又旅之因。重耳不睽於晉。安得嘗十九年險阻艱難之苦哉。以重耳之賢。去齊之日。猶以爻逐子犯。及將渡河。子犯復謝罪請亡。舅甥

之情。相睽乃至於此。蓋在羈旅之中。易爲疑而難爲諱也。六二不雜睽而雜鼎。故爻曰得童僕。旅之倚童僕。猶鼎之倚足也。九三雜睽。故爻曰喪其童僕。因鼎而得。因睽乃復喪。鼎上六爻曰大吉无不利。旅上六當之。爻乃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吉凶乃大相反者。非相反也。旅上六復當睽上六也。雜鼎故先笑。雜睽故後號咷。同雜而睽之力乃大於鼎者。旅而據鼎。乃衆情所忌。商鞅在秦。豈不先笑。而終不免於號咷者。鼎以召睽也。趙良雖指其睽。鞅則但見鼎而不見睽。爻傳曰終莫之聞。幾若專倣鞅者。因鼎而後睽。睽之用長。則鼎之用消。辭必兼指。所以趣時。義則貞一。所以立本。是在學者之深思矣。

䷔巽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家人䷤

中孚䷼

睽䷥

鼎䷱

大過䷛

初至四雜大過。䷛孔光拜董賢。巽之大過而諂者也。王莽之謙恭下士。巽之大過而僞者也。巽以初四兩爻爲當權之爻。九二偏於初。旣巽牀下以示謹。又用史巫以通誠。若唐僖宗之仰於藩鎮是也。九三偏於四而巽之又巽。義如此。如明之尙書巡撫。爲魏忠賢建生祠。迎其像至五拜五稽首。稱之至九千歲。是皆巽之大過。可以謂之無綱紀。無廉恥。不可以謂之巽也。皆指大過而狀其大過。旣有此象此辭。而後之庸懦頑鈍者。乃遂不得不一一而演之。鑄鼎象物。雜卦之可畏乃若此哉。我無大過人之志如光武。則不必舍兄之仇而巽謝更始。

非有大過人之勢如霍光。則漢宣必不虛己斂容而以君異臣。異雖大過。於是大過爲造異之因。觀人之異。而不深求其何以異之情。此更始之所以亡。霍宗之所以滅也。異九二當大過九四。故同吉辭。紛若之義。則有它之義也。

初至五雜鼎。三二鼎大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巽大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雜其卦。故同命之辭。其義之異者。則鼎爲畏之以威。象之以儀。巽之申命。則於威儀之外。益之以語言文字。至於行事。又離語言文字。而制之以事。裁之以義。猶是正位凝命之義也。巽之象爲以陽順陰。以剛順柔。是權也。非經也。而陽用事可制陰。陰用事亦可制陽。言乎制。則亦有經而不純乎權。其不得不資語言文字者。在巽之時。必有甚桀骜跋扈之人。若初四之兩陰者。其勢既成。不得不有以緩其氣而散其羣。此權也。所以凝其命也。至於命之再三。設猶不聽。則惟有裁之以義。而行吾所當行之事。此經也。所以正吾位也。始不申命以行權。則激亂如漢景帝明建文帝是。終不仗義而行事。則喪威如唐懿宗以後諸帝是。皆足以覆其鼎者也。巽有所立本。故多一申命。巽既雜鼎時。故終用鼎法。鼎上九爻曰大吉无不利。巽九五當之。故爻亦曰无不利。曰吉。則稍遜於鼎之大吉。有二陰在。其本體不得不遜於鼎也。二至五雜睽。三巽彖同睽彖曰小。巽九二當睽初九。故同无咎之辭。六四當睽六五。又同悔亡之辭。睽六三爻曰。无初有終。巽九五不當其爻而當睽上九。睽之上九之辭。則皆无初有終之象。故巽九五直用睽六三无初有終之辭。以括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之

義。是則繁辭詔人雜物擇德之微也。睽之情疑。疑惑不得不有以解之。九二之用史巫。九三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彖傳大象傳之中命。皆所以爲釋疑之藥。皆指睽以立辭也。四陽巽二陰。乃漢宣見霍光芒刺在背之象。二陰又巽四陽。乃諸宦官鞠躬屏息以避李膺之象。巽之極。乃睽之極。其巽也。非有所愛敬而巽之。乃迫於睽不敢不巽。其巽也。正其運籌布算。謀所以行事之時也。雜卦傳云。巽伏也。不惟對睽而狀其面爲巽。其中之別有所伏也。且對大過以立辭。巽之大過如王莽者。其所伏自尤深且大。卽孔光之拜董賢。其面爲拜大司馬衛將軍以尊朝廷。其中之所伏。卽身家妻子耳。不敢睽則不敢不巽。且不惜爲大過。一巽而雜大過睽。又自然相因之勢也。

二至上雜中孚。三二巽之所以申命者。虛人之不孚也。命焉而事即可行者。人之孚之也。大象傳曰隨風巽。風至而物必隨之以動。命之孚於人者亦然。風之大小不可知。觀於物之向背。斯可信其爲東西矣。命之是非不可知。觀於人之從違。斯可信其爲是非矣。莫之隨而猶曰天生德於余。若王莽者。豈惟非人之信。其心先自不信也。巽雖陰陽相睽。而卒相順者。以其雜中孚也。象若睽而名之巽者。亦以其雜中孚也。知中孚之爲巽。則知一切非理不道之宣傳。雖亦足以扇惑一時。而得愚夫婦之盲信。終必自發其覆。而爲士君子所誅絕。中孚上九爻曰翰音登于天。凶。傳曰。不可長也。翰音。卽今諺所謂唱高調。雖登于天而成須臾之功。必墮於地而成萬劫不復。乃爲此種種宣傳者指其究竟。其凶則巽上九所謂巽在牀下。喪

其資斧。旣無容身之地。且徒喪其宣傳之資。及所挾之武器。在牀下與登于天。辭若相反。義則相注。言巽上九之貞凶。卽以實中孚上九之貞凶。冷而謹。離而合。傳曰正乎凶也。則質彼宣傳者之辭。其所唱高調自信爲正者。果正乎。否乎。究竟則適以得凶。亦兼對中孚上九言之。是尤妙之妙者也。

三至上雜家人。三巽之中有離有兌。兌之中有巽有離。兩卦皆兼三女。女主中饋。在家之人。故兩卦皆雜家人。家人六二爻傳云。順以巽也。言家人之道當巽也。巽之雜家人。則巽之用。當用之於家人也。大義滅親。乃家人非常之變。自非此變。家人有合無離。惟當以恩情相結。父母之有隱無犯也。兄弟之怡怡也。妻子之好合如鼓瑟琴也。皆巽之義也。一誤其用。小之如齊人。出則巽而乞於墦間。入則不巽而驕其妻妾。大之則如王莽。出則巽而折節以求譽於士大夫。入則不巽而肆威以數殺其子。憂死其妻。巽之雜家人。蓋爲巽之限。觀其雜而巽之用可見。巽之不可用亦見。精哉雜卦之旨。若巽九五當家人九五。爻同吉辭。又以无不利同家人九五勿恤之義。則其顯者也。蠱彖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十干。戊己居中。故甲之先三日爲庚。後三日亦爲庚。甲爲木。兌爲庚。蠱自初至五雜巽震兌。三三震巽木也。甲也。兌。庚也。言甲卽言庚。對震巽兌言之也。巽九五爻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庚之先三日爲甲。後三日亦爲甲。言庚卽言甲。巽自初至四雜兌巽。三三此人所共見也。自二至上雜中孚。三三有無形之震焉。先庚後庚。亦如蠱之對震巽兌以立辭。人不見震。遂莫

能通矣。雜卦之畫。不四則五。既缺一畫。形宜不完。然既成一卦而爲雜。則雖歎於八卦二畫之形。而實具四象兩畫之德。不惟巽之九五對無形之震以爲言也。履九四亦雜中孚。䷼爻曰履虎尾。愬愬。終吉。九四何愬愬乎。雜震而愬愬也。震來虩虩。虩爲蠅虎。虎也。愬于其鄰之辭。亦對下之無形之震以立辭也。小畜九五亦雜中孚。䷷爻曰。富以其鄰。乃用震上六小畜之九五。證小畜撰中孚之德。卽以證小畜撰震之德也。兌九四亦雜中孚。䷹卽亦雜無形之震。爻曰商兌未審。九四何所未審。雜震而未審也。巽九五雜中孚九五。履兌之九四。小畜之九五。皆雜中孚之九五。中孚九五爻傳云。位正當也。中孚惟九五當其位。故雜中孚之巽兌履小畜。皆於當位之九五。互發雜震之義。猶慮人之泥於有形也。未濟初至五雜坎。䷢六畫坎亦雜無形之震於九四之下。䷢故九四爻直稱震而爲之辭曰。震用伐鬼方。不惟證未濟四之下雜無形之震。且以證巽兌小畜履雜無形之震。無不具震之德。且以證一切雜之形不具者。皆不得因其形之歉。而忽其德之亦歉。至於明繫一震字以爲之證。所以詔人觀象勿泥於形之旨。尤至深切著明。學者不能參伍以求。而巽之先後庚。蠱之先後甲。乃爲千古之疑獄莫之能諭。聖人則又於繫辭傳指讀巽之難。而詔人曰。巽稱而隱矣。巽之中有所隱。不於所隱之中坐震求之。宜說先後庚先後甲之支離也。隱不惟巽。卦皆有雜。則皆有所隱。是隱之一字。又詔人一切觀象之法。不求之隱。其不能通者。豈止一巽哉。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大過

革

家

中孚

睽

初至四雜睽。二象傳言說而舉勞與死爲譬者。以其雜睽。故舉極不說之勞與死爲例。非試之以睽而猶說。未足以信其說也。責人以勞與死。乃人所至惡。陳勝吳廣之揭竿而起。乃不勝睽之使然也。庶民子來。以攻文王之臺。三千人同心同德。以成武王之績。是忘其睽而惟覺其說也。兌爲說卦。而初言疑。二言悔。三言凶。四言未寧。言疾。皆甚不說之辭。則因初至四之雜睽。指睽以立辭也。詔人以逸與生。雖仇讎亦聞而知感。聞勞與死。則子亦睽而不率父之教。不試之睽。而輒信人之說我。一臨緩急。而後悔人情之叵測。是蓋未通乎人之情。而不知驗說之有術。不爲說而爲睽也。六三當睽六三。故爻傳同位不當也之辭。九四當睽上六。商兌未審介疾有喜之義。卽睽上六先見鬼豕張弧疑寇。而後說弧知爲昏媾之義。初至五雜中孚。三三人信我而後說我。我信人而後說人。人之信我耶。否耶。不可知也。而有可知。則將使之勞。而身先服其勞。將使之死。而身先犯其難。誠若此。雖始疑我而不爲我勞與死者。終亦必信我。而勞且死惟恐其後。苟不身爲之說。徒爲福國利民之宣傳。人見其革人之命。而自惜其命。共人之產。而自吝其產。雖愚而信於先。亦必憤而報於後。爻傳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勞與死。爲對睽之辭。卽驗說之術。先民

犯難。則對中孚之辭。亦卽求孚求說之術。兌初九當中孚初九。故爻同吉辭。六三當中孚六三。故傳同位不當之辭。九二當中孚九二。爻曰孚兌。孚之辭。旣明以指其雜中孚。又隱以括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四句爲一字之義。

二至五雜家人。二二堯典述放勳之績曰。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卽兌雜家人之義。說必始於家人。入聞家門之詬諤。出乃能得四海之歡心。是中國史之所無也。彼販歐美之學。歸而賣之中國者。則謂其強由於愛國而不愛家。而謂中國之弱。由愛家而不愛國。因而欲毀中國家族之制。且倡非孝無親之說。吾未嘗至歐美。然數見其士大夫之至中國者。十九皆挈其妻子。其父子夫婦之愛。惟可謂其篤於中國。以歐美人爲不愛家。直冤歐美人耳。返而觀夫中國新式之家。則惟聞其愁歎勃谿。惟見其破碎離散。更察夫輸入新學說之後。惟見三年喪中。食稻衣錦。紓兄歿食。踰牆摶妻。五品不孫。四維不張。家則不愛。其所以愛國者。大之則倒戈。小之則棄甲曳兵而已。家鍾戾氣。禍延舉國。於虞。易象之可畏。以其自然而定一切之原則。使說國者可戾其家。則說雜家人之象爲杳茫。而先民犯難之傳爲迂闊。而歐美人爲不近情。其強亦不祥矣。兌九二當家人初九。爻則顯而同悔亡之辭。九四當家人九三。爻又隱而以未審當家人九三之嗚嗚。以有喜當家人九三之嘻嘻。家人九三因雜旣濟未濟兩卦。故爲相反之辭。兌九四之辭亦相反。豈不以其亦鍾旣濟未濟之德乎。

二至上雜革。二三革彖傳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兌彖傳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雜物撰德之

著。莫著於此矣。不惟此也。革九三爻曰。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謂詢百官。詢羣吏。詢萬民也。兌九四當之。爻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卽三就之義。未寧卽厲之義。有喜卽有孚之義。是亦雜物撰德。故辭雖異而義則同也。言乎革。小之必不免於勞。大之則不免於死。故必說之而後可革。勞與死。對雜睽言之。亦對雜革言之。先民犯難。對雜中孚言之。亦對雜革言之。且對革彖辭之悔亡。彖傳革而當。足一義。示一法。定一界畫。能先民犯難。則民忘勞忘死。是說也。卽其悔可亡。其革爲當也。凡民不爲之勞。不爲之死。革命者雖絕口不言其悔。而舉世譏其不當。是必其人外爲福國利民之說以說人。實則自愛其命而革人之命。自保其產而共人之產者也。故執先民犯難之說。以驗說與革之是非誠僞。又若鑄鼎象物。魑魅罔兩。一一莫遁其形。夏殷之民苦桀紂。湯武革之而後說。是革爲說之因。說爲革之果。是因果爲定律。反之而以姑息爲說者。一嚴之則必叛。以改革召怨者。其所革必非良。又可執律以斷也。

三至上雜大過。三二六三始雜大過。爻辭卽曰來兌凶。謂三以一陰介四陽之間。旣下說乎初二。又上媚乎四五。往來求說。若王莽之下說宗室羣臣。以至庶民鰥寡。上媚太后。虛尊孔光。是說之大過也。所謂心勞日拙者也。三之凶。與彖利貞之戒。皆爲大過言之。孟子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而不可入堯舜之道。闔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卽狀說而大過者也。足於中者。舉世非之而不顧。若夷齊者。亦大過也而逸。不足於中者。必宗媚而

戶說之。若莽。則大過而不勝其勞矣。雜卦傳云兌見。以誠說人者。不惟人不見其可說。先民犯難。人目見其可哀。至於發廣告。散傳單。時時處處事事。惟恐人之不見其說。則說之大過者。雜卦之見。則狀大過以一字。而括王莽傳之千百字。彖傳先民犯難。則爲大過者下一針。使知大過之力。不必用之語言文字。亦不必用之足恭折節也。欲知說之何以爲大過。何以爲見。則有班書王莽傳在。班氏不專於易。然苟不會兌雜大過兌之爲見之旨。其寫莽之大過而求見其說之心。決不若是其委曲淋漓矣。巽兌同雜大過。而巽曰伏。兌曰見者。巽爲自抑。其巽之大過者。乃其大過人之忍。伏其睽於中。而見其巽於外也。兌爲說人。其說之大過者。亦必有大過人之欲。故見其說於外。而其中固有所睽也。巽之伏也有見。兌之見也有伏。猶震之起有止。艮之止有起也。

三三渙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漸

益

頤

蒙

解

初至四雜解。三三不觀夫雜。明夷六二乃與渙初六同繫用拯馬壯吉之辭。幾不知其所以同。及觀夫雜。則明夷二至五雜解。三三渙初至四亦雜解。明夷六二與渙初六。皆當解之初六。其雜解同。其初六之位復同。於是純同其辭。所以證兩卦同雜一卦。即兩卦同撰一德。所以明雜物撰德之例。不限於一卦也。不惟渙明夷之辭同也。艮六二亦雜解之初六。三三爻亦同。

拯之辭曰不拯其隨。然則不限於兩卦矣。明夷之時。與渙散之時。同有難而待拯。解之義則難。故卽以所雜之解。爲對症之藥而勉其拯。又因其雜解。故知其可解。而斷之曰吉。解上體震。震爲作足之馬。故同馬之辭。非故同也。卦同德同。辭乃不得不同也。水無風則凝聚。風來則解散。渙之稱。因風水之象。亦因雜解而名之也。雜卦傳云。解緩也。開國中興之主。皆勵精以圖治。於是由于渙而復聚。特其聚而般樂怠放。於是又由聚而復渙。唐玄宗一身。前則存唐。後則覆唐。知渙之雜解。知解之有拯與緩之兩義。則知元宗所以存覆唐之因矣。

初至五雜蒙。三三蒙六三爻曰不有躬。渙六三當之。爻曰渙其躬。躬之辭同。渙之義。即不有之義。不惟渙雜蒙卦。卽同蒙辭也。艮六三亦雜蒙六三。三三爻亦曰艮其躬。是三卦同雜一卦。同撰一德。同用一辭之又一證也。意鬱而當解。如蒙之當發。蒙者渙之因。陳勝吳廣之渙。二世之蒙也。黃巾之渙。桓靈之蒙也。當分崩渙散之時。我瞻四方。贊璧虎所騎。蒙者。又渙之象也。蒙渙之彖辭同曰亨。所以同者。蒙初至四亦雜解。是又渙與明夷同雜一卦。卽同一辭之例。於渙三舉其例者。六十四卦。至渙已歷其五十九。學者乃可由前以證後。亦今之教授之法也。

二至五雜頤。三三頤彖辭曰。自求口實。左氏傳鄭莊公之言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孟子告梁惠王曰。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皆以狀自求口實之不能不渙。

而使天下之渙者。頤爲最大之一因也。渙自二始雜頤。於是二曰渙奔其机。奔而求所倚以餽口也。三曰渙其躬。餽口於四方也。四曰渙其羣。不能聚其父母兄弟妻子也。五曰渙王居。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亦偕民以俱渙矣。苟不爲頤而言。辭之迫切。不得至於此極。不求之頤。又不知其所謂。而曲禮所記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駕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朝野皇皇。若遭大難。是禮也。亦因渙雜頤。而推其情以爲之禮。旣哀民之無以實其頤。而將渙其躬與其父母妻子。亦自危而恐不免不保其王與士大夫之居也。不惟舊禮多原於易。今日歐美朝野。亦皇皇於稼濟失業。豈不以民無口實。而國卽與之俱渙哉。民餓於下。而聚斂於上之不已。其聚也。亦紂之鹿臺鉅橋之積。餒萬人之渙。斯積之所製造也。

二至上雜益。《三益彖辭》曰利涉大川。渙雜益。故彖同其辭。損人則人疑。益之則渙然冰釋矣。凡渙之起。小之皆欲益其躬。進之則欲益其羣。大之則欲益其國。苟求自益。不恤損人。是其所以召渙也。渙有兩義。益皆爲之因。能散其躬之所有。以益人之躬。則悔亡。能散其羣之所有。以益人之羣。不惟不肥於一身。且不豐於一黨。若是則元吉。卽至難不可免。若狃之侵邠。太王能渙其王居。不流天下之血。以換一身一姓之尊榮。則亦可告无咎於天下。而王之位自正而莫之敢疑。傳曰渙王居正位也蓋三四五之渙其躬。渙其羣。渙王居。爲雜頤言之。曰悔亡。元吉。无咎。則爲益言之。若損而實益。若渙而實聚。曰渙有丘。匪

夷所思。則尤以形容其益之大。苟不指益而言。既渙矣。安得復有丘山之聚耶。渙。病也。治之卽以渙。此方也。乃得之所雜之益。非得之風水。乃得之風雷。觀象而舍雜。安得此方耶。

三至上雜漸。䷴ 風之渙水也以漸。故渙雜漸。莫漸於風之行水也。故漸又雜渙。兩卦之理同。故自然而互爲雜。雜卦者。乃自然之象。卽自然之理。設卦者無所容心。觀象者則不可忽略。以求之雜爲鑿。一忽焉。而自然之理。乃皆鄙塞而不通矣。渙自三以上始雜漸。三渙其躬。一身家之渙耳。四則渙其羣。而井邑空矣。五則渙其王居。而天下亡矣。爻爻而甚。雜漸之卦。遂撰漸之步步而進之德。惟渙之由漸。故當未至王居之時。雖伊尹祖伊之奔告。桀與紂皆莫之信也。雜卦傳。渙。離也。物解則離。願動而食則離。求損則人離。求益則人離。蒙者多疑。難與人合。易與人離。而一切之由合而離也恆以漸。離之訓。蓋括五雜卦言之也。

三三節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四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蹇

屯

頤

損

歸妹

初至四雜歸妹。䷵ 節雜歸妹。蓋兼兩義。歸妹爲女下男之卦。男女縱情。是將胥天下而禽獸之矣。此卦兌初二兩陽。下三四之兩陰。坎九五一陽。又在上六一陰之下。是男下女。而

女之能自節者。伏羲取此雜。因而名之曰節。史稱帝取之蠻。正姓氏。通媒妁。聘以儕皮。以重人倫。而民始不姦。以證前乎伏羲。民之姦而亂倫。由民之不知節。伏羲之禮。則始觀於歸妹而憂其病。繼觀夫歸妹雜節。又觀夫節雜歸妹。與節六畫陽下陰之象。於是得其藥而制爲節男女之禮。是一義也。歸妹一卦。備震兌坎離四時之氣。而得其平。世之至不平而當節者。莫若貧富。董仲舒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誠不平矣。近之蘇俄。則用其共產之說。使富者立貧而無立錐之地。號曰濟貧。貧者之無立錐自若。是又節之而益其不平也。伏羲則以平訓節。而見節雜歸妹。既得四時之平。節之六畫。又陰陽分錯。上下各得其平。而後可謂之善節。於是名澤上有水之卦以節。史雖不詳伏羲節民之故。然頌之曰開物成務。立極萬世。極。中也。其物與務。必指若帝畫野分州經土設井之事。伏羲開之。而黃帝詳之。其可以爲萬世之中者。蓋取諸節雜歸妹之象。不使貧者長處於貧。亦不使富者立變爲貧。是又一義也。彖傳曰。節以制度。言一切制度。皆自節卦而來。所以證伏羲立制之本也。又曰不傷財。不害民。則對歸妹而言節之道在平。遠若王莽之收天下田爲王田。近若俄國之共產。則節而傷財害民矣。大象傳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制度數。對平貧富言之。捐富者三分之一。是有數也。使貧者用力爲大作以受益。是有度也。若共產之法。使富者爲灰燼。養貧者爲惰民。則無數無度矣。議德行。則對節男女言之。夫婦父子君臣。皆本於男女。德行之當議者。莫急於男女。化歐美者。獨急毀男女之防。以吾所知。則歐美之

制。不惟節女不使二夫。且節男不許二妻。以無別爲歐美。冤歐美矣。以燒殺搶擄爲馬克斯。冤馬克斯矣。若夫妹之自歸者。必彼此相防相節。歸妹爲造節之因。吾於歸妹卦旣詳說之矣。六三當歸妹六三。不節若則嗟若之義。卽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之義。不合節六三之辭。歸妹六三之辭。幾不可解也。

初至五雜損。三二過而後節。有餘而後節。節之者。損其過而有餘之謂也。損彖辭曰。无咎可貞。謂必无咎而後可以爲常。貞常也。无咎者。得其平之謂也。彖傳曰。損剛益柔。有時。謂節剛者使勿過於有餘。節柔者使勿過於受益。而各有其是也。時是也。言損卽言節也。節彖辭曰。苦節不可貞。使人苦則有咎。則不可以爲常。爲節言之。卽爲損之无咎。加一明確之解釋。必平而使人不苦。乃可曰无咎也。彖傳曰。中正以通。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解節象之苦。亦卽爲損之有時。加一明確之辦法。中正以_超定一明確之界限。不傷財兩卦同德。故互相發明。於節詳之。不於損詳之者。節雜損。損不雜節也。損上九爻辭曰。利有攸往。節九五當之。故爻辭曰。往有尚。損之陰陽得其平。節初至五雜損而當損。故六三不節。則有嗟若之感。上六不雜損而損。則失其平。而人以爲苦。故彖辭之苦節。爻屬之上六。而繫之上六。猶訟初至五皆雜渙。故初至五皆無訟之凶。上九不雜渙。於是健訟而得三褫之辱。雜其卦。不得不雜其用。不雜其卦。卽不得雜其用。觀於節訟。猶能不信辭之各指所雜乎。損之義爲減少。破其產則爲傷財害民。不得復謂之損矣。一過焉則爲傷爲害。故損爲險道。必

人心說而後可行。又當由當位者爲之節。如今歐美之國家社會政策者。而後無所傷害。若蘇俄之共產。則暴民自動。可以謂之亂。不可以謂之節矣。損富者三分之一以益貧。則得中。主損者無尋仇快意之私。則得正。持損以號令天下而莫之抗。則通。凡彖傳所云。無不對。損而發。發之獨詳至此者。不惟損與節關係之密切。蓋損與節利害之重大。聖人言之不憚其煩。固已早見今日共產不善節損之禍。將溥及於世界也。節初九當損初九。故同无咎之辭。九二當損九二。又同凶辭。六三當損六四。又同无咎之辭。九五當損上九。又同吉之辭。同之獨多於他雜者。亦以其相關之尤切也。

二至上雜頤。三三艮與節。雜卦傳皆云止也。以其同雜頤。天下之當止者。莫如頤也。余於艮既言頤之當止之義矣。節之雜頤。則別有大義。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餓色。野有餓殍。所以狀富者之頤有餘。貧者之頤不足也。卽董仲舒富連阡陌貧無立錐之義。亦卽近代馬克斯剩餘價值勞資不平之義。自來大亂之起。雖無共產之學說。而其因則無不由養頤之不均而起。武王憂之。故伐罪之後。弔民之策。第一則重民食。周公因而制爲保息之六法以養民。其三曰振窮。四曰恤貧。所以節富者之餘。以贍貧者之頤。勿使不足也。其六曰安富。則節富者惟不使有餘。亦保其頤勿使不足也。皆觀節雜頤而知頤之當節。又觀節雜歸妹與損。而節之惟求其平也。王莽亦憂之。然盡收天下田爲王田。俄之列寧亦憂之。然盡收民有財產爲國有。是皆反乎安富之義。使富者同歸於貧。而貧窮者則豪髮無所振恤。且使

百姓皆不足。獨政府爲有餘。又大遠乎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原則。是其不中不正。宜莽時天下騷然。而俄至今不得復革命前安居樂業之舊也。聽頤之有餘不足而不加之節。且率獸而食人。是暴君昏主之所以亡國也。知頤之當節而不知劑之平。是莽與蘇俄之所以亂國也。豈知一節之中。旣難頤以示其病。又難損歸妹以示其方。至不易節而不可不節者。惟食與色。乃皆雜於節之中。象之自然不可思議。乃至於此。惜哉。易道不能溥及世界。乃聽共產主義。男女自由戀愛之學說。流毒世界而莫之採也。

二至上雜屯。**䷂**節之時。乃人情至難受至不寧之時。遠求之史。則王莽時一節時也。史狀其屯。則曰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曰吏緣爲奸。天下嗷嗷。陷刑者衆。又曰。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富者不能自別。貧者不能自存。于是并起爲盜賊。若此之辭。一一皆草昧不甯之象。移以寫今蘇俄之共產革命。蓋無一而不似。乃至現在日本行所謂緊縮政策。雖行所不得不行。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屯而不甯之象。亦不得免。是何也。節之卦旣雜屯之象。節之政。乃不得不經屯之難。不惟節之非道。而使人屯如遭如泣血漣如也。卽節之以其道。而使奢者儉。肆者斂。受之者已甚不甯。而若反之草昧矣。彖傳曰。說以行險。以其必加一干涉。且必經一破壞。險乎其必屯也。又曰中正以通。則減少此屯縮短此屯之術。曰不傷財不害民。則嚴定屯之之界。皆指屯以立辭也。屯六二爻曰屯如遭如。節六三當之。爻則曰嗟若。屯上六曰泣血漣如。節上六當之。則曰苦節貞凶。辭雖換。義則同也。

三至上難塞。至一商鞅節秦而死於車裂。晁錯節漢而斬於東市。子產節鄭。幸免於死。而先亦有殺之之謠。自節雜一塞。自來言節者。乃無一而免乎塞。因塞之故。愛身家者。乃託好惡勿拂於人之說。以自解。一切恣民之情而不之節。當位者放棄其權。至於人不可堪。暴民起而自節。於是移塞於國。其塞乃十百而不可收拾矣。節之難。不節之亦難。然則節無病乎。損三分之一而求其平。先平其頤。其他則姑緩焉。能以損歸妹爲用。以頤爲的。則無所塞無所屯。一卦也。有病焉。有藥焉。是在觀之者何如耳。若夫宦達易侈。屯塞易節。是又人情之常。而屯塞爲成節之因。旣自然定之於象矣。

周易雜卦經解

卷二

三一六

下經

周易雜卦證解三

三三中孚

三五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漸三三

益三三

頤三三

損三三

歸妹三三

初至四雜歸妹。三三少女之不自制其情感。乃由閱人之少。中過虛而易信。以爲此男獨說我而不說他。且信此苟合可以偕老。於是貿貿然而歸。驅於情。亦驅於信之一念也。苟非其人。雖一簞食豆羹之微。亦不信而見於色。莫寶於此身。女子之身。尤一汚而不可復湔。至於舉此身以歸之。則其中之信此男者。尚可說哉。卦名中孚。以其雜歸妹爲孚之極。且發於中而非父母所能與也。自一人言之。女歸男爲女之信男。自天下言之。二老歸周。爲天下之信周。人未歸我而謁其孚人。若王莽之造作民意。則自欺耳。初九當歸妹初九。故同吉辭。歸妹九二爻曰。利幽人之貞。中孚九二當之。爻曰鶴鳴在陰。以陰應幽。辭換而義對。此其顯者也。歸妹六三爻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中孚六三當之。爻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若極不相應矣。而細玩之。則同一失望而悔當初信之太過之意。鼓而歌。以其妻我而共百年也。不圖逐我。且以娣待我。宜其罷而泣以自傷也。不爲男女而發。其寫中孚之辭。不應顛倒哀怨至此。是旣待人深思矣。若夫歸妹六五爻曰月幾望。虞仲翔注。坎日離月。震東兌西。日月相對。故曰幾望。然中孚六四爻亦曰月幾望。小畜上九爻又曰月幾望。自來讀此。

皆不知其何以同辭。及求之雜爻乃知以歸妹爲主。中孚雜歸妹。故同歸妹之辭。小畜䷈二至二上雜中孚。旣撰中孚之德。旣撰中孚所撰歸妹之德。故旣用歸妹之辭。以證中孚雖但有震兌。而坎離之形不完。然旣雜歸妹。旣具足坎離震兌之德。小畜雖僅有一兌。然旣雜中孚。卽雜中孚所雜之歸妹。旣亦具足坎離震兌之德。中孚繫之四。小畜乃繫之上九者。小畜九五。將用中孚九五有孚讐如之辭。以證其雜中孚之德。故不能不移月幾望之辭於上九。又離南坎北。震東兌西。相望也。巽爲東南。乾爲西北。亦相望。小畜上九始爲純巽。故於此爻發之。又以詔人相望。但取其方之相對。勿泥於東西南北也。觀象勿泥於形。苟雜其物。形雖不全。德則具足。雜中孚之巽。履兌小畜。九五當以其鄰用兌與雜坎之未濟。雖皆不全震之形。而皆具足震之德。故五卦之辭。皆對震而言其震。學者不極思之。已莫知巽之何以言先後庚而同於蠱。履四何以言虎尾。言剝剝。兌四何以言未甯。未濟四何以直言震用伐鬼方矣。諸卦所雜惟一中孚。無形惟有一震。未若小畜由中孚展轉以指於歸妹。無形復有坎離震之三卦。不極思則不通。思之極。又如焦禮堂之舍而之他。說誠幽窅。本卦則已不知所存矣。若余之說。則展轉仍不離於本卦本體之所含。歸妹。其祖也。中孚。其子也。小畜。其孫也。人不能謂孫之不鍾祖德也。乃謂小畜不能鍾歸妹之德。其可乎。以爲不信。則請更證之。履。履䷉初至五亦雜中孚。旣亦雜歸妹。聖人慮人之忽於雜也。因履九二當歸妹九二。故直因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之辭。於履九二曰幽人貞。聖人非窘於辭。而於履九二必因歸

妹九二之辭者。不因之。則無以證其雜歸妹九二。而撰歸妹九二之德。聖人詔人。既辭勿舍夫雜。用心之昭昭若此。人之於雜。乃可昏昏乎。坎離震兌。備四方之中。而坎離藏於無形。如雞之孚卵。故名之中孚。歸妹雖備坎離震兌而有形。中孚之義。則貴於無形。猶之蠱取象於父母。亦取所雜顧大過藏乾坤於無形也。無形者。隱也。繫辭傳三陳八卦。皆始履而終巽。於履既用中孚九二其子和之之辭。曰履以和行。履和而至。以證履雜中孚之德。於巽則揭隱之奧。而贊之曰巽稱而隱。何隱乎。巽二至五三三隱中孚也。履初至五亦隱中孚也。言巽之義在所隱。卽言履之義在所隱。且言中孚及六十四卦之義。皆當求之於隱。聖人揭隱以詔人。人乃昏昏於所隱。可乎。

初至五雜損。三二損彖辭曰。有孚惠心。惠心勿

一必驗之其人之歸我。一必驗之我損其人。而後可信其孚我與否。藩鎮歎然解兵。是其樂損。而宋祖能孚之驗也。七國舉兵而反。是其不樂損。而漢景不能孚之驗也。損者人所不堪。故必人孚我而後可加之損。未孚而加以權譎。劫以威武。是以火濟火。未嘗不可逞於須臾。然決不能持之永久也。懼人之不孚。而遂不敢損。家養驕子。國縱悍兵。是以水濟水。驕悍不可堪。而仍不得不損。且亦終不得其孚也。損六三爻曰。一人行。傳曰。三則疑也。六四爻曰。使遄有喜。中孚六三。兼當損之三四。爻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鼓歌。喜之辭。罷泣。疑之辭。不因雜損而撰疑喜之德。中孚乃愈慰之時。安得繫此反覆之辭。一爻而雜歸妹損。一辭

乃兼賊兩雜之情。繫辭之精妙。尚可思議哉。

二至五雜頤。三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沙中偶語。其結果惟得民之叛變耳。伯氏三百之邑。歿於管仲。沒齒無怨言。是乃中孚而自減其頤。兩唇至薄。其力則可抗帝王斧鉞之威權。至於怨聲載道。猶曰天與人歸。是自孚而非人孚。且益自孚而人益不孚。驗孚不孚之法至簡。惟驗之口耳。通乎中孚之雜頤。則知一切箝制輿論之術。皆爲揚湯止沸掩耳盜鈴之術。智者所不爲也。頤六二爻曰凶。六四爻曰吉。中孚六三。又兼當頤之二四。鼓罿歌泣相反之辭。又兼指頤二四之吉凶而言。然則一辭乃賅三卦五爻之辭矣。

二至上雜益。三三一中孚也。旣雜損。乃又雜益焉。盜損則驗孚之道。益則求孚之道。武王克商。立散鹿臺鉅橋之積。漢高入關。立除秦苛法。是其益民也。是卽所以求孚也。乃至陳氏盜齊。亦必先多其豆區釜鍾之量。以益民而昭信。從未聞標一學說。盡收天下田爲王田。盡收一切財產爲國有。遠如王莽。近如蘇俄。而可得人之信者也。將欲損之。必先益之。是益爲濟損。旣已損之。必急益之。是益爲抹損。雖以損之。實以益之。是益爲證損之非損。中孚雜損復雜益。非至確見其益。而徒爲欺世之宣傳。人決不能信其損我之非傷害我。仇讐我也。懸益以驗損。豚魚且不可欺。而況人哉。雜卦之用如此。是誠照膽之鏡。而可不講哉。益上九爻曰立心勿恆。凶。今蘇俄之始行共產。已改新經濟政策。是其象也。中孚上九當之。同凶之辭。而換一辭曰翰音登於天。方蘇俄之宣傳共產。其調誠高入九天。而卒得凶

者。過高則萬不得恆。登于天。正以窮勿恆之源。不啻益上九而觀。不知中孚上九翰旨咎于天之言文而旨遠也。

三至上雜漸。二二歸妹爲女之過信於人。漸則女之信禮而不信人者。一中孚而雜歸妹漸之兩卦。古今女子。乃惟此兩途之趨。而判其貞淫矣。語曰。傾蓋如故。白首如新。所以狀輕於信者。易合而難親也。其因則急而不漸。不惟萬變之人情。不能定其向背於俄頃。卽一飲食之微。非嘗習飲食之者。莫不防其毒而不敢輒入諸口。獨至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夫婦。乃一握手而卽傾身以信之。豈知六禮非故責其繁。不至於六。無以信其信我之賢也。三顧非故示其倨。不至於三。無以信其信我之賢也。信藏於心。不得不借漸以考其迹。并此而略之。是自賤而取人棄斥也。文字亦可宣傳。金帛亦可收買。若此之孚。乃一時爲情感利欲所驅誘。情過利盡。則疑惑起而文字金帛爲虛耗矣。求孚之久而不漸。惟在求之漸而勿求之急。我之信人當漸。人之信我亦當漸。中孚雜漸。教信之道。卽盡於一漸。精哉雜卦之用也。漸彖辭曰利貞。傳曰可以正邦也。中孚彖辭亦曰利貞。傳亦曰乃化邦也。雜其卦。宜同其辭。且以證求多數人之孚。決非一時行權用術所能濟也。

三小過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歸妹

三

恒

三

大過

三

咸

三

漸

初至四雜漸。二二小過乃陰過之卦。易之陰。多以比女子小人。而女子小人之始。必皆巽順以結歡取悅於人。人悅其巽順而信。於是漸進而假之辭色。又漸進而假之事權。女子小人知其愛我也。乃漸進而驕。知其畏我也。乃漸進而恣。人見武氏之篡唐。而不知其始之巧慧能屈體以事帝后也。又見王莽之篡漢。而不知其始之折節下士也。其過而篡也。皆漸致。非頓致也。不惟女子小人然也。一切喜怒哀樂之情。其始皆不甚遠於中。不克而制之。乃漸漸而小過。再縱之。則不惟小過。且漸漸而大過。箕子之諫象著。而推及於玉杯熊掌豹胎者。乃防其漸。止其勿小過。以求免於大過。非箕子之過慮也。小過既雜一漸。又雜一大過。已明示其象。箕子通陰陽之旨。其於六畫之雜。蓋觀之至微。而本之以爲諫耳。涓涓不塞。將爲江河。自無過而小過也。以漸。自小過而大過也。亦以漸。兩過萃於一卦。而以一漸爲之根。觀象而舍雜。吾未見其能寡過也。小過九三。當漸九三。故同凶辭。六二當漸六四。故同无咎辭。若夫六二爻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由妣而祖。由臣而君。指漸以立辭也。漸象以鴻。小過因之。象之以飛鳥。且以遺之音寫其漸。宜下微其漸。指漸可謂詳矣。初至五雜咸。三三家之亨利貞。與咸彖辭同。凡人之過。無不激於情感。行過乎恭。必感於人之不恭。喪過乎哀。必感於人之不哀。用過乎儉。必感於人之不儉。大象傳舉此三事。以明三過之用。固因雜咸而舉情之所感之事以爲證。即六二爻辭所爲先祖妣而後君臣者。亦因祖妣以情合。君臣以義合。爻雜咸。故狀其先情而後義也。知小過雜咸之義。將求寡過。惟

先自制其情。若待其既發諸事。而後從而補救之。其能補救者。已小過不得謂爲無過。其不能補救者。

二至五雜大過。二二雜卦傳云。小過過也。大過顛也。小過止於過而未至於危。大過則危而不止於過。以過解小過。乃對雜大過以立辭。而明小過之止於過也。大象於它卦皆不舉卦名。獨於小過迭舉三過字。亦因雜大過而立之界。以明世惟恭哀儉三事爲可過。而不妨小過。過於此三者。尚可謂之小過。若反而過於驕樂奢。則立爲大過。立顛。而非小過矣。亂臣賊子。將有非常大過之志。始不敢恣。而惟小不謹以試君父之昏明。明而制之。則有所忌憚。并其小者而亦謹。昏而縱之。則大過起。大禍作。趙高指鹿爲馬。乃其大過之縮影。二世不察。遂自陷於死亡。六二始雜大過。求及其祖。其君。誅其大過之心也。惟遇其妣父跋不敢不避故先試之慈母。其臣。其試而小過也。小過由大過而成。故小過雜大過。小過見於外。大過藏於中。於是人惟見其小。不見其大。此星星之所以燎原。亂臣賊子所以不絕於世也。武王知之。故銘於楹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勿曰胡傷。其禍將長。挾大過之力以懲小過。非見小過之中有大過。能爲如此沈痛之辭乎。孔子憲章文武。亦憲章其觀象用易之聖而已。六二當大過初六。故同无咎之辭。大過九五爻傳曰何可久也。小過九四當之。爻傳則曰終不可長也。所以詔人兩卦之爻辭雖毫無所同。而同爲不能長久之義。通乎此旨。則玩辭之道。斯過半矣。

二至上雜恆。二二恆爲美德。彖辭乃戒以利有攸往。傳又推論天地四時之變化。以證必變而後能恆者。蓋無百年不敝之法。至於恆久而不變。夏之忠必有過於忠。商之質必有過於質。周之文必有過於文。猶之四時無一可缺。使秋恆夏令。則過洩而無爲效。春恆冬令。則過殺而不能生。天與人之能恆而無過者。皆在乎能變。小過之成小過。蓋雜恆而不能變。恆者過之因也。因恆而過。過復憚改。安常習故。放志任情。於是小過又漸進而成大過。恆也。漸也。大過也。乃相因之勢。卦則早揭其自然之象矣。恆之彖辭彖傳。皆以戒恆之過。小過彖辭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則因雜恆之故。探情以立法。百年之敝。必革之一朝。人旣不信。苟復舍柔柔爲而用剛。剛爲則人尤不堪。於是始意求致家國於無過者。終乃激而成大過。或以殺身。或以誤國。自商鞅以來。言變法者。蓋多犯此病也。

三至上雜歸妹。三三小過爲陰過之卦。少女說長男而歸之。過不在男而在女。小過雜歸妹。既以定小過之過在陰。卽以判歸妹之罪在妹。自古無女強男之罰。獨嚴男強女之禁者。所以尊女而抑男也。挑不挑之事在男。拒不拒之權在女。強女有罰。未有女不說而男敢加以非禮者。歡然奔之。而委罪於男之挑我。男豈任其咎哉。江河始於涓流。過之初皆小。故小過爲過之初。男女爲夫婦父子君臣之初。小過雜歸妹。所以象過之爲初也。然充歸妹之情。不慎男女之始。則夫婦父子君臣之倫。無一焉而不亂。小過之終。不得不爲大過。則此歸妹雜其中。始也。一親授受。一同樞機。過若甚小。而本實既損。非至私奔苟合。則其過不止而心不

快。伏羲開物成務。獨申男女之防。非防其小。乃防其大。今人乃以私奔苟合爲小而渙之。宜其視不親授受不同。櫛枷之男女之爲不進化。不合潮流。而科以大過之罪也。一畜也。而別之曰小畜大畜。畜必由小而大。未有不能畜七十里百里。而能畜天下者也。一過也。而別之曰小過大過。過之大者皆始於小。一女之私奔爲甚小。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則由是而胥亂。繁辭於小畜。處處說其小。小畜不雜大畜也。於小過則三言凶。再言厲。又言戕。言灾害。以其雜大過。又雜歸妹之過。若小而實甚大。故直以大過寫之。辭尤凶於大過者。是則哀私奔之女。戚於已出之婦。憐將落之花。深於已枯之木。聖人之情。乃不勝其憂患矣。

既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既濟

坎

未濟

離

既濟

初至四雜既濟。三三三至上又雜既濟。三三一既濟而雜兩既濟。合之爲三既濟。猶之一復雜兩復。合三復而後成一復。是復之難也。合三既濟而後成一既濟。是既濟之難也。六畫以象三才。初二爲地。蹇蹇三與需。蹇蹇則天人正而地未得正也。三四爲人。屯屯三與革。屯屯則天地正而人未得正也。五上爲天。明夷三與家人。三三三則人地正而天未得正也。三才皆正。六位悉當。惟既濟一卦。其雜而爲三既濟者。天地人各得一濟而後可曰既濟。有一不濟。但可曰濟。不得謂之既濟也。既之言盡。既濟之稱名。蓋取雜三既濟而名之也。不日昃月

食。則山崩川溢。天地泰矣。政教或又不脩。故於百年之中。求天地人盡濟之年。蓋不得一
二。必難兩既濟而後成一既濟者。所以狀既濟之難也。不惟天地人兼濟之難。卽舍天地而論
人。元首一才也。股肱一才也。庶民一才也。不有暴君。或有汗吏。不然。或有亂民。求元
首明。股肱良。百工熙。百年之中。如此三濟者亦無幾年也。乃至約三才於一身。不病頭目
。則病心腹。不然。則或病股脰。求三濟於一生。蓋亦十得二三耳。一國家之盛衰治亂。凡
在其國其家之人。無不各爲一柱。而負共濟其國其家之責。伊尹不敢忘其大。故思四夫匹婦
。有不被堯舜之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孟子不敢承其小。故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處廷
之廢興交勉。上下交以一柱自任也。近世病專制者。以爲權宜主於民。病共和者。則又以權
宜主於君。是皆不通三既濟而成一既濟之義。將以一國之命。偏託於一方。猶以一字之責。
偏屬之一柱。若是者多未必濟。卽濟焉亦必偏而不盡。充既濟之效。必一夫無不得其所。中
國號爲四萬萬人。則必四萬萬人無一不濟。而後可謂之既濟。然則待濟者無涯。三特象其多
耳。雜卦傳。旣濟定也。對三濟言之。有一不濟者。必起而與濟者爲仇。若今日勞資之爭。
必如俄之舊制。其濟者誠偏於貴富。然如列甯之新法。則又惟貧賤者之濟。宜其法之不行。
國之不定也。濟而不盡。濟者志滿而求安。於是乎止。不濟者絕望而待死。亦於是乎止。死
非可忍者。則止不久而終於必亂。彖辭曰終亂。傳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皆對三濟而指偏
濟之害。其不濟者。必止必亂。觀於蘇俄革命之後。農民皆荒其田。而仰給於官。持止爲武

器以窮政府。而後知傳加一止字之妙。直搃今日蘇俄共產之禍影於數千年前。列甯之徒。不知其偏之必窮。猶欲廣其傳以毒於世界。世界之好亂者。亦從而宣傳以愚貧賤者曰。是所以濟汝也。易象非不學可通。則請試一履俄國而考其共產之後。貧賤者果得濟乎。抑得止且亂乎。既得其證。然後反而求之易。必信三濟而後可爲旣濟。不然則止且亂。中國聖人早示之象。又立之辭。以詔我而非欺我。有以濟國爲已任者。其亦廣其號於三。而知專其濟於一之誤也。

初至五雜離。**二三**二至上雜坎。**三三**道家以取坎填離爲養生之旣濟。坎離之用。不若是之險也。水之性向下。凡性之向下者。皆可準之坎。離之性炎上。凡性之炎上者。皆可準之離。一切向下之力。莫速於心。語曰從惡如崩。舜禹一縱其念。立墮爲紂桀。一切向上之力。莫速於物。箕子曰。他物皆稱是。象箸一擴其類。立進爲璠臺。坎彖辭曰維心亨。以坎爲心也。離彖辭曰畜牝牛。傳曰百果草木麗乎土。以離爲物也。心本主乎萬物。而乃不得不爲物所指揮。舍其主而奴於物。此心之弊也。殉其弊者。於是狃爲尊物細心之說。聖人則嫌弊者也。故名坎上離下之卦爲旣濟。定此一名。實示三義。有能教天下之人。皆能制其心。如挽大舟。溯逆流。犯巨湍。皆能守其樸。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是曰旣濟之才。天下之人。皆能引其趨下之心而向上。屏諸可好之物而反樸。是曰旣濟之世。衆皆趨下。我獨向上。衆皆華侈。我獨菲惡。是曰旣濟之人。聖人甯不知此才此世此人之不易遇。而必定此象。

爲旣濟者。聖人以聖人自許。卽不忍以凡民待人。以爲庶幾必遇此才此世此人也。今夫人之稱某也賢。必舉其飲食能菲。衣服能惡。宮室能卑。以證其有自制之德。將證其不德。則必舉其華侈。然則人人之心。固皆知坎上離下之可貴矣。至於自待。則又一任其下流而役於物。慕華以爲文。恥樸以爲野。是以聖人望人。而以凡民自待乎。然則坎上離下爲旣濟。乃聖人緣情以立名而爲之制。以聖人爲不近人情。而剗尊物細心之說。是蓋逢迎人心趨下之弱點。因而導之於下流。此說出而昔之恥爲物奴者。今乃悍然挾一說以自解。從此無旣濟之人。安能有旣濟之世。本實旣撥。雖有旣濟之才。亦安能倒東海以歸於濫觴。撲燎原而納之一炬哉。

二至五雜未濟。**二**卦之名曰旣濟。彖辭則同未濟曰亨小。曰初吉終亂。爻辭則初曰曳。二曰喪。三曰三年克。四曰終日戒。五曰不如。上曰濡其首厲。傳於三且曰憊也。於上且曰何可久也以甚之。非辭之異乎名也。旣濟之中雜未濟。則旣濟其表。未濟其裏。辭當近裏。曾是醫緩論病。可燭於膏肓。聖人觀象。獨泥於皮相乎。必三而後盡濟者。一未濟參其間也。輪欲前而或曳。舟方塞而又漏。初與四之爻辭。皆狀國有小人沮橈破壞之可畏。陸贊欲濟唐。而有未濟之裴延齡輩參其間。於是唐不得盡濟。司馬光欲濟宋。而有未濟之章惇輩參其間。於是宋不得盡濟。雖然是未濟也。不生於他。卽生於旣濟。天寶之未濟。孰種之。開元之旣濟種之也。因旣濟而後敢驕侈淫泆。猶人必肥壯而後敢恣口腹。縱聲色。凡醫見其外強。良

醫則知其中乾。凡士銜於康時。哲士則憂爲亂國。旣濟伏未濟之理。余於別著易簡義反復論之至詳。此所欲詳者。則望學易者勿忽於卦之所雜。文王周公孔子不据乎雜卦。則旣濟彖爻經傳之辭。皆若說未濟而非說旣濟。自非錯簡。則三聖猶據雜卦以立辭。學者觀象而舍雜。安得象之全。玩辭而舍雜。又安得辭之所由繫哉。未濟九四曰震用伐鬼方。旣濟九三當之。故直用伐鬼方之辭。雜其物必撰其德。指之亦至顯矣。

雜卦成於四畫五畫。雖不備六畫之形。然旣雜六畫之卦。卽撰六畫之德。前旣數舉其證矣。更卽旣濟九五而論。爻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輪祭。舊說皆知東爲指五。西爲指二。然震始爲東。兌始爲西。兩體但有坎離。而言東西者。蓋二至上雜坎。二二五畫也。而撰六畫之德。三三是中有一震也。五爲震之鄰。此辭之所以曰東鄰也。初至五又雜離。三三五畫也。亦撰六畫之德。三三是中有一兌也。二則鄰於兌。此辭之所以曰西鄰也。此當求之雜卦而後可通者也。又輪爲四時之祭之薄也。易凡三見。一爲旣濟九五。本體有坎離。則有冬夏。雜坎三三則有春之震。雜離三三則有秋之兌。是備四時也。一爲萃六二孚乃利用禴。萃本體爲三三。則有兌。二至五雜漸。三三四畫也。六畫漸三三則有坎離。雖無春之震。然三畫之本體。萃之中又自雜巽艮。巽爲夏春之交。艮爲冬春之交。是亦備四時也。一爲升九二孚乃利用禴。升三三由二至五雜歸妹。三三四畫也。六畫歸妹三三則備坎離震兌四時之氣焉。是又當求之雜卦而後可通者也。學者但能深思。求之本體有不可通

者。求之雜卦。蓋未有不通者也。

三三三未濟

三至上雜

二至上雜

二至五雜

初至五雜

初至四雜

未濟二二

離三三

既濟三三

坎三三

未濟二二

初至四雜未濟

離三三

既濟三三

坎三三

未濟二二

初至四雜未濟。三一三至上又雜未濟。三一一未濟而雜兩未濟。合之得三未濟。猶之一剝雜兩剝。合三剝以成一剝也。剝有一則有三。世苟未濟。其相因而至者。亦必不止於一未濟。本旣濟也。初二未濟則爲井。三三而民德之汚如泥。民才如鑿之敝漏。不可用矣。三四未濟則爲困。三三而卿大夫如蒸藜在後。金車當前。政教兩無所施矣。至於此時。則如唐明之末。雖有昭宗思宗之望治。亦惟太息而終於未濟。此未濟之始於下而累於上也。其或五上先未濟而爲賁。三三則當國之主厭白而喜貢。厚自奉而薄遇邱園之賢矣。於是三四未濟而爲噬嗑。三三卿大夫惟以相噬爲快。毒之肉。堅之肺。皆所不恤矣。至於此時。若漢明之末。草野雖持清議。亦何以求黃巾流寇之禍。而使世不爲未濟哉。足病則頭感不甯。心疾則頂踵交苦。今有人焉。或病足之未濟。曰是無與於頭與心也。或病頭之未濟。曰是無與於心與足也。委而不治。人必詬之曰是愚妄人也。至於主暴於上。而百僚百姓曰。是無與於下也。吏汙民亂。而尸位之主曰。是無與於上也。上下各求獨濟。各聽其未濟。此暴君汙吏亂民所爲。同時接踵而起。而有一未濟以倡於前。必有兩未濟以隨於後。事無可逃。乃象之前定。通乎

未濟爲三之義。苟值未濟之世。上下惟當自責以各當其位。互助以各濟所缺。柔濟剛。吾過而諉之人。未濟也。人過而不引之我。亦未濟也。彖曰雖不當位。言六位之失。卽言未濟之爲三。六位皆當自責也。曰剛柔應也。則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不惟自責。且當互應。初三五之柔。二四上之剛。皆不正也。互應則皆正。下能責難。上能格非。三不濟者。於是可以三濟。不當位乃指其病。剛柔應則示之方。一不當位爲一未濟。三不當位。此未濟之所以爲三。一剛柔應爲一濟。三剛三柔應而後爲盡濟。故既濟亦以三而成。此卦之雜爻卦。蓋有自然不得不雜者。是在學者能深思耳。六三正當所雜兩未濟之始。故爻特著之曰未濟征凶。以示此爻未濟而又未濟。有往必凶。以聖人之繫辭不指所雜。則未濟兩字。胡不發之他爻。而獨發之六三耶。

初至五雜坎。二至上雜離。三坎上離下。心爲主而物退聽於下。故名之既濟。離上坎下。物爲主而心惟所指揮。如渡江無楫。惟風所引。尚可濟乎。未濟之名。蓋因離上坎下之雜以爲稱。雜卦傳以坎卦爲男。離卦爲女。離女驕恣放游於上。坎男忸怩隱伏於下。故曰男之窮也。亦指離上坎下之雜爲之解。舊說以三陽爻當男。而謂男在外爲窮。何以解於家人九五在外之爲正哉。心不可爲物役。離不可在坎上之理。於旣濟旣詳言之矣。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人在萬物之中。方寸之心。環而爲之敵者萬。坎之不能不下。離之不能不上者。勢也。又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別男女於萬物。所以別人之有男女。異乎禽之雌雄。獸

之牝牡也。自來用語。言禽皆先雌而後雄。言獸皆先牡而後牝。獨於人不先女而先男。不曰女男而曰男女者。是蓋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也。昏禮自親迎以前。無一而非尊女。御輪三周。所以尊女者於是乎極。由是而夫先婦後。從一以至於終。咸之少男下少女。親迎以前。所以嚴男女之別而尊女也。恆之長女從長男。親迎以後。所以正夫婦之道而先男也。離坎爲中女中男。已過男女而爲夫婦之時。而兩離皆亢而居上。兩坎皆屈而在下。離招搖而過市。坎瑟縮而守家。一家之夫婦如此。其家必不濟。至於兩。則一國之夫婦皆如此矣。其國尙能濟哉。坎離本爲一切向上向下之代名。雜卦傳獨以男女爲喻者。最陷溺人之心。而使之流而忘返者。莫如男女。最牽引人之物。而使其縛而不解者。亦莫如男女。能不縱男女之心。更無可縱之心。能看破男女之物。更無可愛之物。既濟兩男。一再抑女而正乎上。所以爲盡濟。蓋大者難者已濟。小者易者自無不濟也。未濟之男。則一再抑於女而辱於下。所以爲無一濟。蓋其大者難者旣已不濟。而不免爲禽獸。卽濟其小者易者。亦未足爲濟也。在家雖夫婦爲敵偶。在國則荷戈干城之任。決非女子所能當。至於男之窮。則其時之不定可知。言窮卽言其亂也。反之旣濟之世。觀其時之定。卽知其男子之道。必可發舒不制於婦人。言定卽言男之通也。兩卦相通。如泰否損益旣濟未濟。雜卦傳於泰否損益則合兩卦爲一解。於旣濟未濟。則各爲之解。義則相通。大象傳所以明觀象之用。於旣濟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謂觀坎上離下之爲旣濟。而思物役心女制男之爲患。當豫防以保其旣濟也。於未濟曰君子以辨觀坎上離下之爲旣濟。而思物役心女制男之爲患。當豫防以保其旣濟也。於未濟曰君子以辨

物居方。謂觀離上坎下爲未濟。當辨離爲易上之物。坎爲易下之物。勿使其趨易。宜使如旣濟之居離於下方。居坎於上方。而後可免於未濟。兩象之用。皆於離坎之上下得之。未濟初六爲坎之始。爻曰濡其尾吝。傳解之曰亦不知極也。所以哀男也。棟爲極。男爲家棟。而伏婦人之下。亦自忘其爲極矣。上九爲離之終。爻曰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責婦亦以責夫也。上有孚。謂婦不信夫而自信。日惟飲酒。如今之婦日出入於歌舞之場者。此夫縱之之咎。無所咎於婦也。下有孚。謂夫之信婦。至於濡其首。則如今之婦交多男而夫猶信之。是亦太無是非之心矣。傳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則謂夫之節婦。當節之於飲酒之初。以飲酒爲小故。而聽之以至於濡首。皆此夫之不知節。至於濡首。則節之而婦亦不知。男之術於是乎窮。不信夫而飲酒。弟一未濟也。濡首。弟二未濟也。婦濡首而猶信之。弟三未濟也。四語十四字。對離上坎下言之。實對三未濟爲一未濟言之。雜卦傳但以責男。爻辭責女仍以責男。不責婦者。凡婦之不順。非男違禮而苟合於先。卽男悖義而示之可悔於後。女无可咎也。

二至五雜旣濟。二二卦名未濟。而彖辭曰亨。爻辭九四言吉。六五且言有孚吉。所以信其必吉者。乃以中雜旣濟。指旣濟以立辭也。九二當旣濟初九。故同曳其輪之辭。九三當旣濟九三。故又同伐鬼方之辭。二至五始雜旣濟。故二四五爻辭皆曰吉。五且再言吉。所以詔人雜物撰德之旨。且以詔人辭各指其所雜之旨。莫著明於此矣。未濟則驕不期恭而自恭。肆不期

斂而自斂。以唐德宗之昏怠。然在奉天能納陸贊之言。下詔罪已。收一時之人心。得五分鐘之既濟者。非眞能知過而受善。乃爲未濟所驅。不敢不聽也。未濟爲既濟之因。亦爲既濟之藥。六十四卦。不以既濟終。而以未濟終者。既濟中有未濟。未濟中有既濟。聖人不欲天下之長此未濟。長女抑男物役心也。且不欲觀世者之徒觀其外。遭既濟時。當知中有未濟而勿盲爲樂。當未濟時。當知中有既濟而勿盲爲悲也。尤不欲讀易者泥於本卦而不參伍以求於雜卦也。於是以未濟終。實以既濟終。聖人望世之心。如此其深切著明。而世猶徒以未濟爲苦。既濟爲樂。且終以一卦之象。止於兩體。未濟之義。止於未濟。不信雜卦之說者。是聖人所未如之何。區區之反復。安敢不自承多事哉。

繫辭傳所以說易。舍卦爻而談陰陽性命之理。雖精無當也。尤以說易之雜卦。舍雜卦而汎舉不變之卦爻以爲說。雖當未精也。若余之愚而能粗窺雜卦之奧者。繫辭傳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三語之啓我也。因三語而納繹上下傳之文。我不涉於雜卦者。蓋不過十二三。不敢自祕。各爲之解。不涉者則略焉。不敢謂所解之精且當也。而不如所解。則於繫辭焉以盡其言者。必不能盡。而開卷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之兩語。卽莫得其解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周易所以別於夏易之首艮。殷易之首坤者。以乾象天。坤象地。天既尊而在上。地既卑而在下。不容先坤後乾。故先乾後坤。於是以定。此言乾坤之序。法乎自然。卽言六十四卦之序。皆法自然也。三畫之乾不能錯坤。坤不能錯乾。六畫之乾祇雜乾。坤祇雜坤。六十四卦中。雜三畫乾者。卽不能雜三畫坤。雜三畫坤者。卽不能雜三畫乾。天地不能相錯。是又尊卑所別。亦定於自然者也。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天地既有尊卑。六爻則之。遂有初二三四五上之位。在下爲賤。在上爲質。此言爻之常位。不言定者。爻動而變。則上下无常。其位貴賤。亦无常。故不可言定也。爻自下而上。故變言卑高。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承上六位而言。初與上之二位不變。初恆爲初。上恆爲上。是靜而有常也。二三四五之四爻。則時變動其位。二五爻之動凡三。三四爻之動凡六。是動也。二惟動而爲初四。五惟動而爲三上。三四爻之動雖繁。亦各有一定之位。是雖動而亦有常也。六爻之位。雖有動靜之殊。剛柔之性。則斷乎不變。剛仍爲剛。柔仍爲柔。性之可斷。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位之有動有靜。所謂變動者趣時者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卦之德方以智。是方言乎卦。舍卦無以解方也。爻有等故曰物。是物言乎爻。舍爻無以解物也。雜卦傳云。否泰反其類也。謂否所雜爲剝觀遯姤漸。其經卦則爲艮巽。而泰所雜爲復臨大壯夬歸妹。其經卦則雜震兌。三畫之經卦。卦爲一事。事爲一類。六畫之重卦。則聚兩類而成。艮與兌震與巽之類皆反。故曰反其類。物以類聚之詁當如此。經卦本三畫。既聚兩類而爲六畫。於是爻之三畫自爲一羣。初至三爲一經卦。二至四亦爲一經卦。三至五亦爲一經卦。四至上自爲一經卦。如屯也。三三分之以三。初至三爲震。是一羣也。二至四爲坤。是一羣也。三至五爲艮。是一羣也。四至上爲坎。是一羣也。旣分而成三畫之羣者四。於是得經卦四。於是自初至四四畫。凡分得坤震兩羣。聚爲類則得地雷之復。二初至五五畫。凡分得艮震兩羣。聚爲類則得山雷之頤。二二二至五四畫。凡分得艮坤兩

羣。聚爲類則得山地之剝。二至上五畫。凡分得坎艮兩羣。聚爲類則得水地之比。三至上四畫。凡分得坎艮兩羣。聚爲類則爲水山之蹇。先以三分六畫。而得震坤艮坎之羣四。得經卦四。再以三分四畫者三。而得坤震艮坤坎坤之羣六。再以三分五畫者二。而得艮震坎坤之羣四。分之既別爲羣。不止坎震之兩經卦。聚之卽別爲類。不止坎震重而爲屯之一卦。於是以四畫所分之六羣。聚而坤震爲一類。艮坤爲一類。坎艮爲一類。又以五畫所分之四羣。聚而艮震爲一類。坎坤爲一類。於是屯之一卦。凡得雜卦五。旣聚兩類以成兩體之卦。又分之而爲三畫之羣。又卽四畫五畫各以三分其羣。而各聚之以成五雜卦。於是一卦本體之聚爲吉。而分爲羣以再聚則凶。如豐旣濟之類。或本體所聚爲凶。而分爲羣以再聚則吉。如睽未濟之類。皆由此而生矣。方以類聚。論雜卦。亦論本卦。物以羣分。則專論雜卦所以成之故。自來解此兩語多不曉。蓋於方與物之訓。各以意爲說。未嘗求之於後文。固明以卦訓方。以爻訓物矣。若三畫之爲一羣。則爻辭於渙六四旣明示其義曰渙其羣元吉矣。蓋渙由初至五雜蒙。六四在渙爲風。四與五上爲一羣也。雜蒙則其羣一變。而四乃與三五爲一羣。是渙其本卦之羣。而爲雜卦之羣。於是雜蒙之六五。而得蒙六五童蒙之吉。又曰渙有丘者。則辭有兩指。一則艮爲山。六四一渙其風之牽而羣於艮。於是又有艮之丘山之象。此以指雜蒙之艮也。一則渙初至四又雜解。解上六爻辭曰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四一渙其羣而爲蒙之艮。再渙其羣而爲解之

震。且當解之上六。丘之辭兼指解上六高墉言之也。蒙六五吉。解上六无不利。而渙六四兩當之。故不惟得吉。且得元吉。吉之辭指蒙。元之辭則指解。以括无不利之義也。又曰匪夷所思者。六四一渙其羣而得蒙六五之吉。已非初意所及。再渙其羣而得解之无不利。其爲意外。尚可思乎。繫辭說羣。明確至於如此。傳故因之而立羣分之說。後之解者。乃舍爻辭大傳所定之義。而別爲萬物四方之訓。不惟與經傳相違。夫萬物四方。有何吉凶可言。其於吉凶生矣之文。亦至不可通矣。未濟大象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則更明示物與方之定義。而詔觀象者當知未濟之所以爲未濟者。乃以離坎兩方爲類。而離居上坎居下。物勝乎心。說詳未濟卦斯其所以爲未濟也。君子苟慎以辨卦中之爻。四分其羣。則未濟三三三至五雜坎。二至四雜離也。爻旣辨矣。更慎而位置上坎下離爲一類。則未濟之中。自有旣濟。未濟之時。亦可旣濟。居。猶言位置也。世之爲未濟。爲旣濟。惟在人之何以位置坎離耳。不通方物之訓豈惟大傳方以類聚兩語不可通。未濟大象辨物居方之辭。亦莫知其所指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地卽乾坤。形猶象也。乾坤定位而不相雜。其體也。而有用焉。在天則與地相易而成復師。謙豫比剝之六象。在地則與天相易而成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之六形。此象此形成。天地之變化於是可見。不惟此也。乾之復剝。坤之姤夬。且變而成五十二卦之形象焉。文言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舉乾以賅坤。乾坤之變化。同時可見。乾見其變爲復。坤立見其變爲姤。所以成此變化。則剛柔相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之故。下文更明之。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因類聚而又羣分之故。而變化見。然在乾坤兩卦。體既純乎陰陽。則無以見其變化。於是乾之剛乃與坤之柔相摩。而成復師謙豫比剝之六卦。坤之柔乃與乾之剛相摩。而成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之六卦。求乾坤變化之故。則剛剛相摩使然也。乾坤以外六十二卦。則本卦兩體之兩卦。由羣分而互相盪動。如歸妹也。**三三**下本兌卦。忽盪而上爲離爲坎。上本震卦。忽盪而下爲坎爲離。而一卦雜五卦之變化見矣。摩言往來。盪言上下。一卦所爲不死於一卦者。則以六子之本質爲雷霆風雨日月。而此六事者。皆有鼓盪萬物。潤澤萬物。自由運行。不受限制之功能。故一震也。一摩而往來焉。則可爲乾坤巽兌坎離艮。一盪而上焉。則可變爲坤**三**爲艮**三**爲坎。**三**一盪而下焉。則可變爲兌**三**爲巽**三**爲乾**三**爲離。**三**他之一卦。無不可摩盪而變爲八卦。其摩與盪也。是其鼓潤運行也。必鼓潤運行者。不鼓不潤。不運行而局於一卦一事。則離不能爲坎。是有日無月。有暑無寒也。坎不能爲離。是有月無日。有寒無暑也。八卦以範圍天地。豈若是其隘哉。以之言用也。八卦皆可盪爲震。是雷之用。皆可摩爲巽。是風之用。皆可變爲坎離。是日月運行之用。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非言乾坤之索六子也。乾道之辭。乃用乾道變化之辭。而言乾六畫之卦。一與坤相摩而成六卦。其在剝䷖復䷗一卦得一男。其在師䷆及謙䷎豫䷏比䷇以羣分之故。而師卦備震坎之二男。比備坎艮之二男。謙與豫則各備震坎艮之三男。六畫之坤。一與乾相摩。其在夬䷪姤䷫。䷤一卦得一女。在同人䷌則成離巽兩女。在大有䷍則成離兌兩女。在履䷉小畜䷈則一卦之中。各成巽離兌之三女。是皆分羣之所變化而成。此節承類聚羣分而發。舍類聚羣分而別爲之解。八句無一可解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如知府知縣之知。猶主也。乾主復師謙豫比剝六卦。皆陽。陽爲大。乾始動而雜乎六卦。爲六卦之主。坤繼之而作。以成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六卦者皆有物。故謂之物。彖傳於姤所爲於女壯之外別補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同坤彖品物咸亨之辭者。乃以證坤之隨乾而作。以成姤。而姤之爲物也。天施地生。始。施之義。作。生之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之義。爲剛柔相易之易。簡。闕也。乾之能知大始者。以其與柔相易。而後爲六陽卦之主也。坤之作而成六陰卦之物。則以闕陽之動而後動。坤若不動。而時時闕陽之動。是即坤之能也。坤彖辭曰。先迷後得主利。主。謂乾也。毛詩。我躬不閱。傳。闕。容也。坤不先動。容乾來爲之主。是坤之順從也。卽坤之能載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乾六爻純粹。不可測其端倪。一與坤易。而後人易知其初之用爲復。二之孚爲師也。坤之能從陽也。以其能容也。坤能容乾來爲之主。乾亦能容坤往而爲姤同人之主。坤之從乾也易。乾之從坤也亦易。乾以易而人知其爲復師。坤亦以易而人知其爲姤同人。故下於坤并言易也。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乾剝於坤而爲六卦之主。不惟師謙豫比皆得衆之卦。可謂有親也。卽復之九在初。而有仁之德。爲六二所下。卽六二所親也。剝之上九若將盡矣。而人不忍食此碩果。民且賴之以載。是親之尤至也。坤雜於乾而爲六卦之主。不惟同人履小畜大有爲有功也。卽姤爲女壯。而合天地相遇之義。使品物咸章。是亦有功也。夬若待決之囚。然能揚于王庭。聖人象之以作書契。厥功蓋尤偉矣。有親有功。皆指所雜之卦而言。舊說汛論空理。雖大無當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不惟復之反復其道。師之王三錫命。謙之君子有終。比之永貞。爲可久也。卽豫之不死。亦爲恆不死。剝之碩果。亦歷久而無人食。凡乾之所雜。蓋無不可久也。其雜坤者。不惟姤之品物咸章。同人之通天下之志。履之履帝位。大有之得尊位。爲可大也。小畜雖小。

然一陰而止五陽。其力雖小而亦大也。夬一陰將決於五陽矣。而彖之戒陽曰有厲。曰不利。卽戒。固謂一陰之甚大。曰揚于王庭。則直形一陰之大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乾之雜坤而爲之主也。以德。孔子舉復之初九。以贊顏子之德也。師之九二王三錫命懷萬邦。文言所謂君德也。謙九三繁辭傳引而贊之曰德言盛。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得之言德也。由其德而豫天下。其大有得也。其大有德也。比之舍逆取順失前禽。湯之解綱之德也。剝之上九君子得舆。以德載民也。坤之雜乾而成物則爲業。姤之業。品物咸章也。同人之業。類族辨物也。履之業。辨上下也。小畜之業。懿文德也。大有之爲大業勿論矣。書契始於夬。其業亦豈小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與坤易。坤闊而容之。於是六十四卦得。天下之理。莫遁於六十四卦之外。言天下之理。所以示六十四卦之範圍。無一而非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也。六十四卦。卦得一天下之理。一理之所繹至繁。非兩體兩事所能括。故必參伍錯綜求諸其中所雜之八卦。而後一理之全相可盡。將求之難。惟三四之中爻能備。經卦惟三畫。八卦重而爲六爻。於是三四之中位成。於是五卦成。於是一卦所繹天下之理乃可得。觀乾坤之象者。必於乾觀其所易。必於坤觀其所簡。但執六陽六陰之乾坤。不可得天下之理。觀他卦者。舍中位之三四兩爻。

。則一卦所雜之五卦不可得。一卦所具天下之一理亦不可得。以易爲容易爲簡易。苟通其險阻躡隱者。則其歸亦誠有容易簡易之一境。不歷其程。而舍交易簡闊之調。惟以容易解易。簡易解簡。易豈若是易簡乎。韋編三絕。孔子不甚拙乎。

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設卦則兩體具矣。兩體既具而爲六畫。於是雜卦之五亦具。象至於五。必反復觀之而後可通其蹟。觀之言乃爲五雜卦言之。若兩體之簡。則一覽可明。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觀之義深於視。觀象之觀。亦觀其所由合五卦以成一卦之義耳。兩體本吉。因雜凶而變凶。本凶者。又因雜吉而變吉。是非尋常所能通。故又繫之辭以明之。明之言。所以明吉中之凶。如豐旣濟之屬。凶中之吉。如睽未濟之屬。皆明其所雜而隱之吉凶。若惟兩體。則吉凶又人所易明。無俟聖人費辭以明之矣。推之義。自兩卦之相推言之。則乾推於坤。而坤變爲復。坤推於乾。而乾變爲姤。自一卦之變化言之。則初至四爲一雜卦。而二推爲四。三推爲五。四推爲上矣。三四兩爻備足五卦。故一爻之推凡五。其變化亦爲五。觀象者觀此變化之象。明吉凶者亦明此變化之吉凶。吉凶由變化之象而見。故兩體凶而辭乃曰吉者。乃觀其失之中雜得也。兩體吉辭乃曰凶者。乃觀其得之中雜失也。其得而失。失而得。於何觀之。皆於雜卦變化之象觀之。以爲兩體得而遂謂之吉。何以解於豐之諸不祥之辭。以爲兩體失而遂謂其凶。何以解於睽之吉。且許其事同志通乎。且是故爲承上之

辭。得失不因變化而來。是故非贅辭乎。不云得失而云失得者。以失應吉。明吉爲先中之得。以得應凶。明凶爲得中之失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乾上九爻曰亢龍有悔。以其與坤上六易而爲剝。有憂之象也。屯六三曰以往吝。屯六三至三上雜蹇。告之以吝。以其雜蹇。往則爲蹇。有虞之象也。得失自變化而得。憂虞亦自變化而得。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上言變化之徵。此又申言變化之法爲進退。韓康伯注。往復相推。迭進退也。極得其解。初至四變爲一雜卦。則三爻方進而爲四。又退而爲二。三至五變爲一雜卦。則二三四退爲初二三。三四五又進而爲四五上。爻有定位。下爻變上爻曰進。上爻變下爻曰退。舍爻之進退則變化不可得。聖人言之如此其的確。後人乃必求之於恍惚。或支離而求之卦外。良不可解也。

剛柔者晝夜之道也。

此又申言剛柔相推。如晝夜之相推。午以後之未申酉。雖晝也。推而爲夜。子以後之丑寅卯。雖夜也。推而爲晝。爻之剛柔之變化亦然。二至五變爲一雜卦。三本三也。推而爲四。四本四也。推而爲三。詳見卷之三雖剛柔不變。而一推之後。則位變而得失即變。猶之未申

酉雖爲晝。而推爲夜。則氣變而陰。丑寅卯雖爲夜。而推爲晝。則氣變而陽。不本進退以求晝夜之解。又杳冥不可通矣。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又申言變化之故。六爻之所以能動而變化進退者。以其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無不動而能變也。天地人雖區爲三。各不能相離。且各相通。人不能謂天氣之不能下降。而謂在上之爻。不能動而退居於下乎。人不能謂地氣之不能上騰。而謂在下之爻。不能動而進居於上乎。證之至此。則變化進退之據。愈切實而無毫髮之疑。而中爻之三四。五變皆與上下相連。尤人與天地息息相通之驗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因羣分而有八卦之雜。若雜矣。而自下而上。先後實有其序焉。若豐之卦。☰☰其雜爲家人革恆大過歸妹。其序之義。則豐之念始惟專於一家。人不平而欲革之。此欲恆保其萬世之豐。彼欲恆勞其革命之力。兩者激而成大過。而得歸妹承筐無實剗羊无血。始也豐屋。今也蔀家之結果。知此序而師積而能散之教。則豐之居安。不求家之恆豐。其家自無不恆豐。不求大過。自弭革命之禍。而得歸妹之平。雜而不雜。是謂之序。不觀夫雜。徒以雷火皆至爲豐。此豐者之所以十九誨盜而不能安其居也。一豐然。六十四卦之雜無不然。是在學者於有受用處安居之義如此自求之耳。因易通三極之道。故君子無時焉不以易之序爲安身立

命之賴。是故亦承上義。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一卦一爻之辭。若惟限於一卦一爻。夫何足玩。玩之義。反復無窮之義。爲雜卦言之也。如讀家人九三之辭。忽曰嗃嗃。忽曰嘻嘻。直不知其所指。及求之雜。三三自初至四雜既濟。三三自二至五又雜未濟。三三九三適居其中。兼雜兩相反之卦。雜既濟。故嘻嘻而樂。雜未濟。故嗃嗃而憂。一家之境遇。不能無升沈。一人之情感。斯隨之爲哀樂。反復玩之而得此旨。讀書之樂。固不可勝言。卽值家國顛倒之際。反復此爻。而得既濟之中有未濟。則嘻嘻之樂。自知裁抑。又得未濟之中有既濟。則嗃嗃之憂。亦能慰遣。其樂爲何如哉。不反復求之雜。不得謂之玩。尤無從得其樂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居。不動也。不動而有所問。則觀兩體及所雜之象。而玩其何以繫此辭。苟動而有所問。則當觀其所變而爲五雜卦者。而玩本體及所雜之辭以定其占。如占得屯之初九。三三而屯。自初至四雜復。三一初九又變爲復之初九。自初至五又雜頤。三三初九又變爲頤之初九。旣爲三卦之初九。則當合屯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三初九之辭。深觀而熟玩之。先通三卦象辭之異同。而後按之所問。必有一極切近而受命如響者。然後可定此爲答我之所占。不惟不當執一屯初九以自斷。且

不當僅據屯初九變初六爲比以爲斷。蓋言乎變。初上之變至少。然亦有二焉。不止一變也。若二五則雜四卦。有四變焉。三四兩爻。則雜五卦。有五變。爻位且六變焉。但以一爻所之之陰陽往來爲變。則惟一變而已。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區區一變。尙何參伍錯綜之有哉。先觀象玩辭者。平時不熟象辭。臨事而問。必莫由通其變之象與辭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天。自然也。此又承上而言象變之雜。皆由天。然果能處豐而深觀豐卦自然之象變。則知居此境者。必自然而有恆豐其家之念。自然而召革命大過終空之禍。既知而克其念。則其禍亦自然而消。是吉无不利。孰祐之。自然之象變祐之也。居時多於動時。玩辭之用。固多於玩占。以易爲卜筮之書者。乃李斯之陋解。聖人則固以玩辭先於玩占。後言易有聖人之道四。卜筮乃居其末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

象卽在天成象之象。象成而變化見。故繼之以設卦觀象。觀其變也。非徒觀其兩體也。然則彖辭所言之象。亦言其變化之象。而不惟言其兩體。試以屯之彖辭論。元亨。言復之象。利貞。言乎頤也。勿用有攸往。言乎蹇蹇也。利建侯。言乎比也。不合其變化之所難。而徒泥於兩體之雲雷。則元亨之辭。勿用有攸往之辭。并發一象。適爲矛盾。合變之象而觀。則難復。不得不言元亨。雜剝蹇。不得不言其勿用有攸往。屯彖然。六十四卦之

爻也者。言乎變者也。

爻也者。言乎變者也。

爻之變。不徒陰陽往來而已。先以二論。一求之雜。則初至四爲一卦。而二變爲此雜卦上體之四矣。二至五爲一卦。二至上爲一卦。二又變爲此兩雜卦下體之初矣。再以三論。初至四爲一卦。則三爲此雜卦上體之五。初至五爲一卦。三又爲此雜卦上體之四矣。二至五爲一卦。三旣爲此雜卦下體之二。且爲此雜卦上體之四。二至上爲一卦。三又爲此雜卦下體之二。三至上爲一卦。三又爲此雜卦下體之初矣。再以四論。初至四爲一卦。則四變爲此雜卦上體之上。初至五爲一卦。四又爲此雜卦上體之五。二至五爲一卦。四旣爲此雜卦下體之三。又爲此雜卦上體之五。二至上又爲一卦。四又爲此雜卦下體之三。三至上爲一卦。四又爲此雜卦下體之二矣。再以五論。初至五爲一卦。二至五又爲一卦。五乃兩變而爲此兩雜卦上體之上。三至上爲一卦。五又變爲此雜卦下體之三矣。初上兩爻。位雖無所變。然初上各雜兩卦。爻之象亦因所雜而兩變焉。若二與五。則雜四卦。爻之象乃四變。爻之位亦三變。若三與四。則雜五卦。爻之象五變。爻之位乃至於六變。爻之變如此其雜。故凡爻辭之所言。言乎其殺雜而變者也。若夫一爻之所之。一陰陽之往來。未嘗非變。而變之用則不限於此也。姑舉屯卦爲圖於左。

本卦屯

上五四三二初

初至復

三二初
上五四
初之初二三當復之初二三不變也。然屯二又當復四。屯三又當復五。屯四則當復上是二得一變三得一變四得一變。

初至頤

三二初
上五四
初之初二三當頤之初二三不變也。然屯三又當頤四。四則當頤五。五則當頤上是三得一變四得一變五得一變。

初至剝

三二初
上五四
初之初二三當剝之初屯三當剝二屯四當剝三。屯三又當剝四。屯四又當剝五。五則當剝上是二五各得一變三四各得兩變。

二至比

三二初
上五四
初之初二三當比之上五四不變也。屯二則當比初。屯三則當比二。屯四則當比三。是二得一變三得一變四得一變。

三至蹇

三二初
上五四
初之三至蹇。是三得一變四得一變五得一變。

二五爻得三變。三四爻乃至於六變者。傳所謂非其中爻不備也。何備乎。備乎雜而已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其。指變而言。六爻既因雜而迭變。於是睽本不吉。彖辭所以言其吉者。則以其爻之變而雜離既濟。是變而得者也。豐本不凶。爻辭所以備黑暗恐怖。而於上六狀以極凶之辭者。則以其爻之變而雜革大過歸妹。是變而失者也。卦爻本吉而辭言凶。卦爻本凶而辭言吉。皆指其爻之因雜而變之得失以爲言。再言吉凶因乎失得。皆先言其變。所以詔人至著明矣。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家人九三。本爻得正。本無悔吝。而辭言其悔。且言其吝者。則以其雜既濟未濟。雜既濟。則有終亂之悔。雜未濟。則有小狐汔濡其尾之吝。然本爻既正。且既濟可得初吉。未濟可得亨。則其雜爲小疵。故又許其吉焉。大過上九過涉滅凶矣。而又善之許其无咎者。則以其雜夬。能決於赴義。不能拯國。而能死難以補過也。凡吉凶悔吝无咎之辭。皆指爻之雜而變者爲言。不求之爻之變。彖爻之辭之吉凶悔吝无咎。皆不知其所指矣。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列。猶齊也。爻言乎變。初二三四五上六爻。雖上貴而下賤。然一變之後。三可爲四。則賤列於貴矣。四可爲三。則貴列於賤矣。彖言乎象。象之兩體皆陽。若需䷄訟䷅宜謂之大卦。然需之中有火澤。訟之中有風火。則大而齊於小矣。若晉䷢明夷䷣兩體皆

陰。宜爲小卦。然晉之中有艮坎。明夷之中有坎震。則小而齊於大矣。貴中有賤。賤中有貴。小中有大。大中有小。皆存乎中之四爻。故曰存。

辨吉凶者存乎辭。

因爻與卦無一定之貴賤大小。爻則貴時而賤。賤時而貴。卦則小中有大。大中有小。於是吉中有凶。若豐之卦。凶中有吉。若睽之卦。且有一爻而吉凶互見。若家人之九三。得喪互見。如睽之初九。旣濟之六二。若此之屬。至不易辨。而在聖人之繫辭。則旣一一爲之辨明。舍雜而泥兩體。拘六位。以定大小貴賤。必不足與讀聖人之辭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

悔吝皆可憂之境。乾上九何以憂其有悔。以其介於剝之間也。豫六三何以再言其悔。以豫䷏之初至四雜剝。而三介於剝之三五之間。二至上雜小過。䷂三又介於小過之二。故再憂其悔。咸九四恆九二何以同言其悔亡。則以咸九四䷁恆九二䷁同介於夬初九大過九二之間。雜夬初九宜悔。雜大過九二。則所悔宜亡。介之義猶界。兩者之間謂之界。兩者之間。卽雜之謂也。同人以六二成卦。而言其吝者。以同人二至上雜姤。䷁而二雜於姤之初六之間也。家人九三上言其吉。下又言其終吝者。以家人初至四雜旣濟。二至五雜未濟。䷢而三介於旣濟未濟之間也。於此姑舉其證。卽此證以求卦爻之辭。凡言悔吝。或言悔亡。无悔。吝。終吉。吝有終者。莫不因其介在雜卦之中而爲之辭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乾九三之夕惕若厲。震恐之極矣。遂得无咎。所以震恐者。悔也。何以悔。以其出而爲謙也。臨之六三曰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曰无攸利。曰憂。震恐之極矣。而得无咎者。以其悔也。何以能悔。則臨自二至上雜復。三二撰復六二下仁之德也。上言悔吝。乃指繫辭之悔吝。此言存乎悔。則指繫辭之无咎。而推其所以繫此无咎之辭者。乃由觀象之變。而知其心之有悔。舊說多以辭之言悔者爲解。則於上文爲複。又不求之難。汛言悔過。何以能悔而免於咎之義。乃不可得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承上而言。卦既不純乎小大。而小中有大。大中有小。於是繫辭乃有卦大若豐。而繫之險辭。卦小若睽。而繫之易辭者。則以豐之表若易。而中有革大過之險。睽之表若險。而中有旣濟離之易也。又若旣濟旣曰初吉。又曰終亂。未濟旣曰亨。又曰无攸利。一彖之中。辭兼險易者。則以旣濟之中有未濟。未濟之中有旣濟。大中有小。小中有大也。

又承上而言繫辭之定例。其亦指爻之變者而言。之。說文出也。指其所出者。乾坤之辭。則指六爻所出之復師謙豫比剝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之十二卦。屯之辭。則指其所雜之復頤剝比蹇。屯出於五卦。所雜。卽其所從出。余已於各卦中詳言之而舉其說矣。舊說之

爲左氏傳遇屯之比之之。是後人占筮之一法。非聖人繫辭之通例也。占筮者可因屯初之動而之比。彖觀屯初爲震。比初爲坤之象。以定其吉凶。而屯初不雜比卦。苟指比而繫辭。是無的而放矢。是不可通一也。卜筮適遇其動。繫辭則指其常。動不動未可知。乃預擬而指之。是指無病者爲病。又從而藥之。是不可通二也。屯初豪無與於比。乃謂繫辭爲指比。遠如虞仲翔乾升坤降之說。近如焦禮堂之說。以此卦之吉。由某卦之所之如此。此卦之凶。由某卦之所之如此。因謂乾九二見龍在田。爲指乾九二之坤五四之坤初成屯。見龍之辭。乃指屯言。迂曲展轉。乾九二乃不知所在。求之於屯。又杳不可得。見人不見我。數典而忘祖。是不可通三也。集氏據雜卦傳也見以證與見龍相應而不知屯雜傳之見乃指辭之傳即偶合亦不得引以爲證况於不合剛柔相推相易爻誠有往來焉然往者其子也。雜卦則本卦所由成。合復頤剝比蹇而後構成一屯。舍五卦則無屯。是五卦爲母而屯爲子。舍母而指其子。則母無所存。解子而舍其母。則子不知所出。因是之故。辭決不能指其所往之子。而決不能不指其所自出之母。屯有復。故以元指之。有剝蹇。故以勿用有攸往指之。有頤。故以利貞指之。有比。故以建侯指之。是彖也。其於彖傳云草昧者。指剝復之象也。云難云不畜。指蹇比之象。且同蹇比之辭。其不復指頤者。則屯六三當頤六四。經既以御鹿无虞指頤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義。傳復用從禽之辭以指之矣。雜卦乃本卦所自出。辭指所出。固不離本卦也。若辭繫於屯之初九。而義乃指不相關涉之比。雜比上大始

比上六故以比。初九則不雜比。則離本卦而汎濫不知所極矣。乾坤之指所出者。乾之初九雖出而爲復。而復全卦之德。實具撰於乾之初九。其說乾初九之辭。無不指復而言。然無一言而離乾之初九。謂乾之六爻出而爲復師之六卦可也。亦可謂乾六爻出於復師之六卦。合此六卦以成一乾也。特不可如虞氏之說。乾二升坤五爲比。坤五降乾二爲同人耳。蓋求乾九二之辭。固無一字之指比。求坤六五之辭。亦無一字之指同人也。又如焦氏之說。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見龍在田爲指屯。則請試玩乾九二經傳之辭。文言之辭。曾有一字涉於屯之義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以水火山澤風雷六事。準天地之萬變。天地之消息此世。不過六事。故六事足以彌徧綸絡。矣氏說天地而無所遺。一卦惟兩事。未足彌綸也。其能彌綸之用在雜。一求之雜。至少必雜四事。乃至六事。如屯䷂則有水雷山地。蒙䷃亦有水雷山地。咸䷞則有山風澤天。恆䷫亦有雷風澤天。是備四事矣。而咸自初至四雜漸。䷴是四畫也。而六畫之德備焉。六畫漸䷴則有水火。是咸備六事矣。恆自三至上雜歸妹。䷵六畫歸妹。䷵亦雜水火。是恆亦備六事。下經所以首咸恆。以其備六事。能準天地而彌綸天地之道也。泰䷊之本體有天地雷澤。而二至五雜歸妹。亦雜水火而備六德。否䷋之本體有天地風山。而二至四雜漸。亦雜水火而備六德。故以之中上經。損之本體䷽有山澤雷地。而初

至四雜歸妹。亦有水火。益之本體。☰☰有風雷地山。而四至上雜濟。亦雜水火。各備六德。故以之對上經之泰否而中下經。坎本體☵☰有水雷山。而雜頤☱☷則有地。雜蹇☱☶則有火。似雜五事也。離本體☲☲有火澤風。而雜大過☱☱則有天。雜睽☱☱則亦有水。亦似備五事也。然坎之蹇雜既濟。☱☱離之睽雜未濟。☱☱但觀既濟未濟之兩體。若惟水火兩事。然兩卦各雜一坎一離。是既濟未濟一卦各備八事。坎離既雜既濟未濟。則亦備八事。坎離彌綸之用隱。故以之終上經。既濟未濟彌綸之用顯。故以之終下經。即以之終六十四卦。所以尊咸恆咸雜漸☲☲有未濟既濟既濟是咸恒亦其足八事之用也。泰否損益坎離既濟未濟者。所以明雜物撰德之要。而尊此十卦之能準天地而彌綸天地之道也。由純一而複雜。乃人類進化之自然。首以乾坤。終以未濟。亦因其自然而爲之序。以今例昔。今之複雜。誠既濟未濟之象矣。然以今推後。恐今日猶如乾坤之純一。後此之複雜。尚不止十百於今日。愈後愈複雜。此易之所以終未濟。亦作易者憂患之情也。必取其隱者。進化之推衍。固不可以顯求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地之體。至明也。其用則在幽而不可見之處。聖人觀察之熟。因知一卦之象。兩體其著明者。而中有所雜。雜者則其幽也。明者易見。幽者難見。必指而後明。指其所之。蓋指其幽也。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瓶生於土。毀瓶復爲土。果生於仁。剖果復得仁。此生死之說也。推原六十四卦之始。皆出於乾坤。其終也。則仍反於乾坤。推原一卦之始。各始於兩體及所雜之五卦。其終也。各反於所雜之五卦。乾坤爲六十四卦之因。亦即六十四卦之果。復頤剝蹇比五卦爲屯之因。亦即爲屯之果。知六十四卦之境象爲方始方終。方終方始。即知無量數之人物。爲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切皆如泡影。所爲必原而反之者。則既成此人物。即不能不求其生何自來。死何自往。既值此境象。即不能不求其始於何構造。終於何歸宿。其泥於兩體不求雜卦者。則執瓶求瓶。執果求果。先不知其始爲土爲仁。自不知其終仍爲土爲仁也。其舍本卦而求之他卦者。則執几以求瓶。執豆以求瓜。先誤其始爲木爲豆。更不能定其終爲土爲仁也。變化者無窮。六十四卦皆一時之境象。雖有因果而無常。而既成象成形。則一卦之因果爲有定。固不可苟且不求其因果。亦不可汎濫而妄指一因。妄斷一果也。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八卦相滌而爲六十四卦。其所滌動而變化者。如山風滌而爲蠱。則蠱爲山下有風之性命。於是乎正。而爲蠱之一物。性命。其精氣也。可見者也。故曰物。既爲蠱。於是而雜大過恆歸妹損頤之五卦焉。既有此雜。於是而爻之象位。乃俱無常而周流上下。是之謂游。魄賴魂以爲用。蠱之用。不徒山風也。大過也恆也歸妹也損也頤也。

皆蠱之用。合五卦而後成一蠱。是五卦者。蠱之魂也。爻以父母爲蠱之肝。乃取頤中之坤。大過中之乾以爲用。魂藏而不可見。大過頤藏蠱之中。乾坤又藏大過頤之中。必揭乾坤以爲用。傳所謂鉤深也。魂藏於幽。於何得之。得之於爻之變動也。鬼死物也。神則靈焉。但觀山風兩象。則蠱亦死物。合之雜而後蠱之用乃不可思議而神矣。幽明也。生死也。鬼神也。皆以說雜卦而借以狀其精神。後儒乃泥於文字之迹。反復以天地之幽明。人之生死。鬼神之物變解之。繫辭傳乃爲易外別傳。而非傳易之文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之道在交。天不泥於在上。地不泥於在下。惟爻亦然。其動而迭爲進退也。是其似天之下降。地之上騰也。其居而各有其序。是其不違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惟八卦具五卦之德。故豐之一卦。所以成豐敗豐之因果。及豐時所幻之心理。所致之禍福。無不具於所雜家人恆革大過歸妹之中。是其知能周乎萬物也。家人恆大過爲其病。恆歸妹又爲其藥。知病則可以預戒。有藥又可以採之。是其道所以能濟天下也。其用雖若是其廣大。而具在本卦六畫之內。是其不過也。舍乾而求之屯。則過矣。

旁行而不流。

旁。說文溥也。從二。上字闕。許君雖以旁之兩畫之義爲不知而闕。然兩畫之形爲凸。固

以象下行。上上行而下下行。此訓之爲溥。然則旁行卽上下行矣。六爻可上行下行。而不能橫行升降於本卦之外。故不流。虞氏焦氏之說。則橫行而流矣。

樂天知命。故不憂。

莊子山木篇。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郭象注。凡所謂天。皆明不爲而自然。易傳言天。皆言自然之代名詞。命卽理也。某卦雜某卦。皆有自然不得不雜之理。知旣濟中雜未濟。則升者偶沈。實初料所已及。知未濟中雜旣濟。則鬱極當伸。亦遺懷所宜鑑。蓋其爲自然之理。六畫則象之命我以此理。樂而委心任理。卽滅頂亦告无咎。尙何憂乎。不求之雜。而執六十四卦汎求天與命。果安在乎。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仁之爲物。日月至焉。往來不定者也。以仁對土。土言其靜而定。仁則言其動而變者也。居則觀其序。是曰安土。動則觀其變。是曰敦乎仁。旣知兩體之所以立本。又知雜卦之所以趣時。於是乃知易爲安常處變斯須不可離之道。而能不愛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舍本卦而求之六畫之外。則過而出天地之範圍。泥兩體而不求之六畫所雜之五卦。則直而有所遺。安能曲成乎萬物。卦雖六十四。而能範圍天地之間。一切人事之變化。變化雖至頤。未有能出六十四卦之外者。事物雖有萬。六十四卦。足以委曲構成之而無所遺。卦惟

六十四而已。合之雜則爲三百八十六。若可以範圍矣。曲成矣。而猶未也。一卦出於五卦。五卦其母也。五卦又出於八卦。展轉以尋其祖。是一卦之範圍。已括三百八十六卦而不過不遺矣。以三百八十六乘三百八十六。其數爲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四。不求之雜而極之於此數。區區六十四。安能範圍廣大之天地。曲成無盡之萬物哉。爻辭於蠱必展轉而求頤大過中所藏乾坤之象。於履必展轉而用中孚所藏歸妹之辭。卽以曲通曲。明一卦之範圍不止於五卦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通晝之可退爲夜。夜之可進爲晝。則知易之所以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惟在爻之能變化進退耳。卦泥於兩體。爻泥於本位。則不能知矣。

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神以言其變化。易以言其變易。如泰也。似惟西南之坤。西北之乾。然一求之雜。則變而有東之震。西之兌。且二至五雜歸妹。且有北之坎南之離。然則無定方矣。在地天兩體之泰。則三陰爲上體。三陽爲下體。然一求之雜。則初至四爲一卦。二三本爲下體。又易而爲所雜夬三之上體矣。三至上爲一卦。四五本爲上體。又易而爲所雜復三三之下體矣。然則無定體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猶路也。一陰一陽。此往彼來。有其自然之道路。如乾初之往坤初。繼之爲復。坤初卽來乾初。繼之爲姤。乾初之陽。坤初之陰。其本質皆善也。然既往來之後。而成復之三。復三坤之性。姤之三姤三乾之性。於是姤初之性。已變而爲女壯之凶。而非坤初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之性矣。復初之性。雖保元吉之善。而因成三復三坤之性。故又有不遠復復指三无。祇悔三指之戒。是非乾陽坤陰之不善。乃變而成復姤之性。有善不善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文言所謂乾道變化也。繼之者善。則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成之者性。則所謂各正性命也。舊說舍易而汎以性命之理解釋此三語。雖精而出繫辭傳之範圍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仁用對言。是仁猶體也。知猶用也。顯言乎表。藏言乎裏也。乾坤往來一變之後。一豐也。自其表之體觀之。則見其爲雷火極盛之豐。求之裏之所雜。則有家人革恆大過歸妹。一雜其卦。則成其性。於是在豐之性。惟欲其家之恆豐。處約者性不能堪。起而革之。兩性相激。各趨大過。遂得歸妹男女兩空而致家破人亡之禍。惟知者爲能見其裏。而知豐之表雖吉。其裏則凶。六爻備黑暗恐怖之辭。是文王之知也。百姓爲凡民。日爲人所欲革而不自知。故鮮得君子有終之道。雖然。凡民不足咎也。雷火之盛。本顯於外。革也。恆革也。革且大過也。家人亦相革之。究竟得歸妹終空之果也。皆豐之用。藏於不可知不可見之地。宜凡民日由之而不知也。不曰體而曰仁者。因乾坤之往來。而卦有六十四變。變雖

因雜而有吉凶。乾坤之本體則固無不仁。所謂繼之者善也。其爲吉凶。則成之者性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鼓。猶指揮也。一豐之所雜如此。豈惟一切人事惟所指揮。不能不顛倒恐怖。雖聖人亦觀象而憂。故於極盛之豐。繫以種種黑暗恐怖之辭。雖然。此聖人之情。爲愛世而不得不憂。若夫六畫之卦。則自然適得其象。非故造此象以怖人。聖人雖有無涯之憂。六畫固寂然無與也。康伯不知繫辭傳爲說易之文。且多爲雜卦而發。乃以黃老爲解。至敢以聖人雖體道以爲用。未能全無以爲體。爲此語作注而非聖人。不亦謬乎。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乾出而爲復師之六卦。皆德之盛者。坤出而爲姤同人之六卦。皆業之大者。姤夬又爲六十四卦之所出。可爲富有矣。復剝推易而成六十四卦。可謂日新矣。乾坤然。六十四卦。自謙豫履小畜二十四卦爲獨立無所堆易外。他三十八卦。莫不出而爲他卦之母。少者可推易爲四卦。多者可推易爲十七卦。是皆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也。卽一謙之中。網緼蹇小過師解復之五卦。卷亦不得不謂其富有。謙之德卽成於五卦。亦不得不謂其日新也。

生生之謂易。

一卦不惟生於兩體。且不惟生於一卦。而生於五卦。五卦又各有所自生。是生生之義也。生之義猶出。同於各指所之之。舊說以爲陰陽相易。展轉相生。夫一陰往而一陽來。謂

之生可矣。何言乎生生耶。生生云者。如履䷉小畜䷈皆生於中孚。䷼中孚又生於歸妹。䷵故履九二直用所當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之辭。曰幽人貞。又合歸妹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視之辭於履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履以六三始雜中孚歸妹故繫之六三於小畜上九則用歸妹九五月幾望之辭。皆以證履小畜生於中孚。中孚生於歸妹。歸妹爲履小畜之祖。是生生之謂也。生生者。由此生彼。由彼又生彼。此生於彼。彼又生於彼之謂。生而已。故曰生生。故曰富有。曰日新。後儒不求雜卦生生之義。與履小畜何以用歸妹之辭。乃皆不可通矣。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乾出而成復剝之六象。六十四卦資之以始。是乾之盛德。所以爲乾也。效。猶從也。法。猶形也。坤從而成夬姤之六形。六十四卦資之以生。是坤之大業。所以爲坤也。乾坤局於乾坤。則九六爲無用。不足謂之乾坤矣。乾出之坤而成象。是乾之生生。坤從而之乾以成形。是坤之生生。不成六象六形。以成六十四卦。則乾坤之生絕。而易不可得而見矣。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數之言不惟一也。乾坤惟有乾坤。必其變而後有復師姤同人之十二卦。乃有數可言。如豐也。極其雜之數。則有家人革恆大過歸妹之五卦。知此數。則知我欲恆豐我之家。將來之人。亦必恆欲革我而豐其家。最後之將來。必大過而得歸妹終空之結果。但極豐所雜之數卦。則知豐之將來之結果。是之謂占。不必因豐之可憂。而別占一卦一爻也。蓍龜雖一占

法。而未必盡驗。極數而求之時境相同之卦。則必可因其象以知來而無不驗。聖人教人之占。其法在此。舍可見之象法。必乞靈於不可必之蓍龜。是鄉曲之占。非學易者之占也。一求之雜。而極其五之數。則爻之象位卦之性皆變。能通其變。以預防革大過歸妹之禍。而自革其恆豐其家之念。是之謂事。守豐而待人之革。如紂之衣寶自焚。則不事事者。其病則未嘗極豐所雜之數卦而通其變。故惟信其雷火之盛。而無所戒懼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自卦言之。小過爲陰過之卦。然其中雜大過。則陽過之卦也。中孚爲陽多之卦。然其中雜頤。則陰多之卦也。自爻言之。三爲陽位。而忽進爲四。忽退爲二。則陰也。四爲陰位。然忽進爲五。忽退爲三。則皆陽也。是陰陽之不測。是陰陽之所以爲神也。不變則可測而不神。所以不測而神者在變。且其數至於五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止。

虞氏曰。禦止也。偏於一則不廣。局於一則不大。遠之義。謂舍天澤而遠求之。則一履之中。有火澤之睽。風澤之中孚。風火之家人。天火之同人。天風之夬。更遠求之。中孚之中。復有雷澤之歸妹。一卦既雜五卦。五卦又各雜五卦。其遠尚有止境哉。然近而求之本卦。則天澤兩象之履。固靜而止於兩體。此易之所以爲廣大也。必兼言邇者。雜卦實雜於本卦。升降之說。所不可通者。舍其邇而偏於一。非易之廣也。諸儒但執

天澤以說履。又舍遠而泥於遯。局於一。非易之大也。雜卦之廣大。則由本卦所雜之五卦以通本卦。不泥本卦。亦不離本卦也。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天以言乾。地以言坤。乾坤往來而成剝復夬姤十二卦。剝復夬姤。又爲構成一切卦之材質。是其遠而莫禦也。然其靜而不動時。乾坤之六畫。又靜而止於乾坤之間。觀象而泥者。以爲乾坤止於乾坤。豈知乾坤之閒。六十四卦。無不備而繩於其中耶。之間。太極也。天地。則其既生之兩儀也。備。則四象八卦。乃至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四之生生不窮。皆出乎其閒。有天地以來。以至今日。乃至未來無窮之世。天地一日不滅。一切人事之變。皆不能於六十四象之外。別演一新奇之象。是易之所以爲備爲廣爲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不動則專爲乾。而有所局矣。動則直往坤。而爲復師謙豫比剝之六卦。乾奇。故曰直。坤不容乾而不動。則翕而永爲坤而有所偏矣。乾來則闢門而容之。且從而闢乾之門。以成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之六卦。坤偶畫。故曰闢。六十四卦。不雜剝復。卽雜夬姤。皆乾坤一動之功。是乾坤之所以爲廣大也。謙豫履小畜。則獨立而不雜。不局於雜。又乾坤所以爲廣大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之大能爲剝復之始。且爲六十四卦之始。是配乎天也。坤之廣能容乾而從之以生姤夬。且生六十四卦。是配乎地也。乾六爻變而通於復剝。坤六爻變而通於夬姤。自復而師而謙而豫而比而剝。其變皆有序。且以漸焉。是配乎四時也。乾往則坤來。陰往則陽來。無此往而彼不來。猶之日往而月必來。月西而日必東也。天之至德。能變易四時日月以成萬物。地之至德。能容天而從之。乾之變易六爻以成復剝。以成六十四卦。其善配天施之至德。坤容乾而從之。以成姤夬。以成六十四卦。其善配地生之至德。義之言意也。以陰陽擬乾坤者。取乾坤往來之意耳。但論一爻。無尊卑之可變。故言陰陽。不言陽陰。陰之坤得雜之初。先變而爲復。故言陰陽。不言陽陰。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之所以爲至者。以其能變易能容閼也。乾惟一乾。變易焉而後成復剝之六卦。而後成六十四卦。其德由是而崇。坤惟一坤。容閼焉而後成姤夬之六卦。而後成六十四卦。其業由是而廣。乾之知大始。乾之崇也。坤之從乾以作成物。坤之執禮而卑也。其崇也效天。其卑也法地。六爻之乾坤不可見。必於泰乃見天之能下降。乃益見其崇。於否乃見地之執其禮而天之遠其用。天違其用且成否。況於人乎。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第一二篇皆言乾坤。由此至益之招也爲第三篇。不及乾坤一字。蓋卽泰否以明乾坤之用在

中爻也。泰否具天地之位。而生生之易行動於其中。於是而泰雜夬大壯臨復歸妹之五卦。否雜剝觀遯姤漸之五卦。初二與五上。有雜焉。有不雜焉。惟三四兩中爻。則偏雜五卦。蓋三畫之卦。惟具一卦。四畫之卦。亦惟具一卦。皆無所雜。五畫之卦。雖有雜而惟兩卦。至於六畫。乃有三四之中爻。乃成五卦之流行變易。其能流行不已變易不窮者。皆其中爻之用。泥天地之位以說泰否。而易乃不可行矣。上文言乾坤之動。乃言乾坤之變爲復姤十二卦之雜。此言天地設位而行其變易。剝言泰否六十二卦之因易而雜。如屯則雲雷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蒙則山水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乾崇坤卑。其常也。然自陰陽往來變化而設泰否天下地上地下天上之位之後。於是泰雜夬大壯臨復歸妹之五卦。而泰之中遂成五卦之性。否雜剝觀遯姤漸之五卦。而否之中亦遂成五卦之性。存。在也。旣行其中而成其性。則復臨五卦。永在泰之內。姤遯五卦。永在否之內。再言存存者。言其深根固蒂。不可移易也。成泰則成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象。由復而臨而大壯而夬。是進而入於道義也。成否則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由姤而遯而觀而剝。是退而出於道義也。泰否則其門焉。門所以出入。內於道義則由泰。出於道義則由否。故曰門。泰爲天地交。歸妹彖傳曰。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泰本坤也。小人也。一陽來。一君子來與之交。而爲復爲臨。且可爲大壯夬。其入於道義。一君

子與之交也。否之中雜漸。坤初六文言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否本乾也。其爲姤爲遯爲否。以至於爲觀爲剝也。以漸。坤之由復以至於泰。以至於夬。亦以漸。坤之爲泰也。以一君子之交。乾之爲否也。亦自一小人與之交。泰雜歸妹。用通於否。否雜漸。用通於泰。門所以相通。故曰門也。推之六十四卦。一成卦而雜五卦之後。所雜之卦。卽成其性。而永存其卦之內。其雜而得者。則由之以入道義。雜而失者。則由之以出道義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論卦也。孔沖遠曰。賾。幽深難見也。若屯之象。幽深不易見。故必求之雜。而以剝復頤蹇比五卦之象。始足以模擬屯而得其形容。且可以其象而知屯之時所宜有之事物。彖辭皆像其所雜之形容物宜。是故謂之象。但執雲雷兩象。不能模擬屯之形容也。但執坎險震動兩性。亦不足以知屯之時所宜之事物也。一舍乎雜。則幽深者不可見。而六畫之象。卽不足以爲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之象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此論爻也。荀爽曰。陰陽動移。得動之解矣。試以履論。其雜爲睽中孚家人同人姤。一雜焉而陰陽之爻象爻位皆動移矣。會。合也。先分觀之而見其動移之象。再合而觀五卦以求其一貫之理。惟其不受禮之拘束而睽。故必待其孚而後可以禮拘束之。惟其由家人以至於同人。故禮之行。自近而及遠。刑於寡妻。以至於家邦。惟女之禍最烈。故於禮首嚴男女

之別以防其姤。他一切禮。皆原於易。皆自其雜卦之會通者得之。故聖人之制禮。無擇格而不行。其不行者。皆未嘗求之易。而觀其雜以得其通。未信而強之。於是乎睽。革三年之喪。而望其愛國。解男女之禁。而忘其躊躇。安望其行哉。彖爻之辭。則多指雜卦而發。有兩體本凶而斷其吉。有兩體本吉而斷其凶。皆合其所雜。貫通其義以爲斷。必求之爻。而後可得其所雜。可見陰陽爻象爻位之動。可合而觀其通。以制一可行可常之禮。可繫一辭以斷其吉凶。故曰是故謂之爻。但拘兩體。則不得爻之用。且不知辭之所指也。易爲禮之原。故季札觀魯周易而贊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其證則余說諸卦中已屢引之。履六三必會歸妹而因其辭。尤以證男女之禮原於歸妹也。

言天下之至隨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承繫辭而言。言者。繫辭之言也。一卦之所繪。若至幽深難見。然勿惡也。若旣濟本水火盡濟之象。繫辭乃言其亨小終亂者。讀者勿惡文王故爲此不滿之言也。但求之雜。知其雜未濟。雜坎。雜兩旣濟。則知繫辭不爲此言。旣濟之幽深者。乃眞不可見矣。爻位雖因雜而二忽動而爲初四。五忽動而爲四上。三四爻之動移且至於六。然有一定之位。五卦五變。各有所變之序。是爻雖至動而不亂。明夷䷣二雜解初。渙䷴二初亦雜解初。故明夷六二渙初六。同用拯馬壯吉之辭。繫辭雖文。有時乃甚質。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明一定之所指。而人卽無以見其不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言繫辭之謹。一言必擬卦象之所雜。必如其象而後言。凡於爻位有所動。如將繁明夷六二之辭。而以其爻動而對渙之六二。以同用拯馬壯吉之辭。蓋再三討論。定其同雜解初。而後始敢移動也。所以必擬之議之而後敢下一言動一爻位者。以不如是則不足以得雜卦之變化。爻言乎變化。變化指爻而言。如家人三三九三。一爻而介旣濟未濟兩卦之中。故繁以嗃嗃嘻嘻相反之辭。非擬之熟。安得此駁括兩象之辭。非議之詳。安敢移動其爻。以當旣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不如此擬議。安能成家人九三一爻之變化哉。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下列七卦皆以證繫辭擬議雜卦而爲言動之精。惟其精而人幾莫知其所指。故聖人鉤而出之。其解此爻。以其言善其言不善。又三曰言行。又以千里之外應之遠之。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遠。見乎邇。爲對待之辭以解之者。蓋此爲中孚九二之爻。中孚三三二至五雜頤。頤爲慎言語。故五用言字。以證爻之鳴爲代言之文。而意卽指頤之雜也。初至四則雜歸妹。三至上則雜漸。初至五則雜損。二至上則雜益。歸妹與漸。損與益皆對待之卦。

有對待故擬以對待之辭。以證爻辭之鶴與子。我與爾。乃對待之文。義則指漸歸妹損益對待之難也。繫辭文。故代言以鵠。狀對待以鶴與子我與爾。孔子則質而同顧之辭曰言。又卽鶴子我爾。引申而爲千里內外之應遠。出身加民發遠見遁之辭。以闡對待之旨。不僅是也。中孚旣雜損。雜益。故經之在陰也。與好爵也。指損。和之也。弊之也。指益。其爲辭又文。故孔子又質而以達之明其損。應之明其益。榮明其益。辱明其損。顧爲言。故以言明之。損益則事也。故以行明之。闡發至此。擬議之精。乃軒豁呈露矣。所謂擬議者。乃擬議於無形。中孚本體無陰象。陰之辭。乃指九二所當歸妹九二。而應歸妹九二之幽以立辭。余於歸妹卦旣詳說之矣。千里而應遠也。發邇而見遠也。皆以說擬議之以無形爲用也。卦氣起於中孚。雖易外之別傳。然推首引中孚以明無形之用。聖人觀象玩辭。固重於無形。無形者氣也。然則卦氣起於中孚之說。固亦默會聖人之旨。特其六日七分爲無用。且不通。聖人之說中孚。則通而可用之以擬議人事耳。彖爻擬議。皆旨遠而辭文。引七卦而詳爲之說。乃教人玩辭之法。學者但求之雜卦而深思之。必有以知脩辭之妙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扱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扱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

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繫辭傳所以解繫辭。繫辭不言卜筮。此節則專言卜筮。乖作傳之旨。一也。下文舉易之道四。卜筮之用爲最後。此節獨詳言卜筮。上下乖違。二也。因此乖違。故後儒於易之經傳。皆無所疑。獨於此節。疑爲簡編之失次。然卽程子之改訂。終無以解二者之乖違。以余之私。尋繹文義。上舉七爻。旣以爲擬議變化之證。則盜之招也。以下。宜接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兩句。以詔讀者苟玩辭而知卦爻因雜而變化之道。卽知神之所爲。神之所爲無他。卽變化至隨至動。而歸於不可惡不可亂是也。以下接是故四營而成易。至可與佑神矣九句。營。猶言經營也。八卦。指六十四卦。蓋言因變化之故。觀象者必費經營以四分其羣。而後兩經卦可易爲四經卦。又聚其類。於是二五爻各得三變。三四爻各得六變。凡一十八變。得五雜卦。而後成一卦。六十四卦。乃其小成者也。如其經營之法。引其一爻而伸之。可變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爻。其卦皆可接觸而爲類。則一卦可長爲三百八十六卦。通其變至於如此。天下尙有不能應付之事哉。不引不觸。則一卦惟一卦。一爻惟一爻矣。雜卦皆隱於無形。經營分聚之後。始鉤而出之。則內含隱微之道。無不顯著。外見以爲尋常之德行。一變而無不神妙。由隱之顯。故曰顯。由顯湧隱。故曰神。本末全通。表裏并徹。故以之對人。則可以酬酢。而無捍格之事物。以之事神。則可以助

天。而知天人幽明死生終始之故。而大衍以下各誦。及後之天一地二數語。則當在此之謂也之後。先論辭變象之神。而後及於卜筮之法。如此移易。則上下可通。如宋儒所移易。則仍不通。姑質所疑。以俟來哲。宋儒治易之勞。多爲大衍一節所驅策。余不敢妄議其不精。特不據繫辭以立言。仍不能爲此數語之干城。而使人不疑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辭必有所指。凡立言者求無悖於聖人。則繫辭之法可法。不然。必犯多與游屈之病也。不變。則不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變而不過不遺。是一切舉措所宜法。不然。不局而不通。則蕩而越軌矣。下舉離至夬十三卦。皆制器尚象之證。然亦舉其大者。說卦傳甲冑戈兵之文。則補其小者也。終以卜筮。所以詔人卜筮爲易之末事。疑而後卜。易果專於卜筮。平居無事之時。尙何觀象玩辭爲哉。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問之義。乃就吾之時境。求之卦爻之中。有適與之合者。其卦爻之辭。則聖人命我酬酢此時此境之法。非卜人之職。必求之蓍龜也。近者本卦之兩體。遠者所出之八卦。若履之辭。據指歸妹。則遠而幽且深者。當豐之時境。而問處豐之道。能於其近之雷火。遠之所雜之家人。恆革大過歸妹之象。無不觀而通焉。則豐之將來。爲凶爲吉。無不可知。落落六畫。

乃可知一切之將來。得不謂之天下之至精乎。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一卦雜五卦。是變也。何以得之。先以參分六畫。而得變爲三畫之羣者四。然後聚羣以爲類。而得卦之變凡五。初至四爲一變。二至五爲一變。三至上爲一變。初至五爲一變。二至上爲一變。不三分之。則不得五變。不曰三五而曰參伍者。三五止於數。參則有分之義。伍則有聚之義。參伍可賅三五。三五不能賅參伍也。因參伍而變。故曰參伍以變。旣變而爻之爲二者。乃錯而爲初爲三。爲五者。乃錯而爲四上。三四兩爻。錯之數尤繁。錯。猶分。綜則合也。旣錯而後綜。合兩羣以得五卦。數言初二三四五上之爻數。亦言五卦之卦數。先錯而後綜。皆以所變之數而得。故曰錯綜其數。是二語。不爲卜筮言。乃爲雜卦言。不求之雜。此二語又極紛紜莫得正解矣。

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

虞氏引物相雜故曰文。以爲此注。極精。變。猶雜也。因五卦之雜。而得爻象爻位之變。因爻象爻位之變。極參伍錯綜。而寥寥六畫。遂成天地之至文。若限之以兩體。則質而不文矣。通之言猶合也。合一卦參伍之變。一爻錯綜之變。於是天地之間一切複雜之文以成。一革也。但觀澤火兩象則甚質。合其所雜之家人同人姤大過夬而觀。則革之時。家人親離。同人衆叛。其祕密結合如姤。此決欲革。彼必不聽其革。兩閒激而成流血之大過。六

畫雖簡。而革之時之情事。遂若圖畫之文。昭然在目。其複雜變化可謂至極。然不合其雜而觀。安得此絕妙絕肖之一幅革命圖哉。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但觀兩體。澤上火下。雖亦可見相革之象。而坎上離下之既濟。亦有水火相息之象。何以必定彼爲既濟。定此爲革。則以既濟不雜家人同人姤大過夬諸象。而革雜之。合其雜之數。卦而極研之。而後可定雜家人同人姤大過夬者爲革之象。雜兩既濟與未濟坎離者爲既濟之象。所以定此象者。則極五變之數。盡得其所雜五卦之象。而後定此一卦之象也。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不參之伍之。錯而綜之。則止於兩體六位而已。一參伍錯綜。而兩體變爲十二體。六位變爲三十六位。伏羲不通天下之至變。其能設此至變之卦爻乎。

夫易无思。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象乃自然而成。故常寂然凝其兩體。必人有所感。極其六畫所雜之數而思之。而後兩體動而爲五卦。感者。感其雜也。望澤火兩象之革。亦感水火之相息。然將通天下革命之故。則必求之雜。而後憚憚革我者非他。乃我之家人也。同乎我之人也。其革我也。始祕若一陰之伏。而志則甚決。我無以解之。而惟禁其革。必激而成流血之大過。思至於此。則革之故可通。而此心之深有所悚。決不如觀澤火兩象之僅有所動而已。是雖六畫所啓發。六畫

則無思無爲。而待人之自思自爲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轡天時有不應。問之六十四卦。則無時無境。無不感而通其因果之故。神於神矣。故謂之至神。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雜卦藏於內。是其深也。微不可見。是其幾也。必推極其雜中之雜。如履而極之歸妹。乃可謂之深。既得其體之深。又研求其用之幾微不可見者以達於用。是聖人讀易之道也。觀革而能知近而家人。遠而同人。皆隱伏冥冥以決於革我。且有流血之大過。是能知其深而通天下之志也。既通其志。又進研其幾微之用。則家人孚之。勿責人而反身。同人貞之。勿于宗而于野。姤則師繫于金柅之戒。勿縱其躊躇。大過則師繫用白茅之戒。而嚴其敬慎。必不得已而決。則有不利卽戎利有攸往之戒在。而革之禍自解。天下之務乃成。雜諸卦者雖深而猶有象。因應之道。則尤精微。而非象之所能告。故曰幾。深者如病。幾則其方。往往一卦之雜。旣爲其病。又爲其方。深與幾并集。尤非極之又極。研之又研。蓋不易得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體得而立應之於用。一剎那而志通務成。是人之速而至也。六畫則寂然不見疾之象。不見

行之象。是則易之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所爲復述上文者。乃以定參伍以下至不行而至一節。乃統論聖人之道四。不專爲卜筮言也。後儒乃專以言卜筮。孔子蓋早料及之矣。數變字。明承上文尙其變之變而言。非謂掛揲之變。乃卦爻由參伍而錯綜之變也。何以通。賴辭而通也。極者何。研者何。極其象辭之變。研其象辭之變也。卦爻之變深而幾。辭所指亦深而幾。非聖人不能畫卦。非聖人不能觀象繫辭。非聖人不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但以蓍龜爲占。乃大卜之官。非聖人之道也。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再承上文而詔學易者極之研之之法。易雖至深至幾至神。而能成天下之務。以其能開也。開之義猶解剖。物。爻也。兩體囫圇。一解剖其爻。則五卦出。知其所雜。一一汎應而曲當焉。則天下之務可成。易之能冒覆天下一切道而無所遺者。惟此開物之一法耳。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三以字皆指開物而言。聖人惟以解剖雜卦之道。得下之三用。通天下之志。上旣言之矣。革命之所以不作。聖人因解剖而知其人爲家人。爲同人。其法爲祕密。其主義爲決而大過也。旣知其志而預解之。則禍消而家國之業可定。不爾則動搖矣。人皆疑澤上火下之革。

同於水上火下之既濟。聖人則解剖而得兩卦之所雜。於是勘此爲革。斷彼爲既濟。天下之疑。乃涣然冰釋矣。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蓍在人。開物而通其變。故其德爲圓而活。而可知來者也。神以卦之德。靜則定於兩體。知以而藏所以成此一卦之五卦於其中。可以驗此卦已往之所自始。知以至於六爻之義。則以變動不定爲義。而時以所雜卦象卦義。貢告於人者也。六爻爻各有義。一雜其卦。則其象一變。其位一變。其義亦一變。五雜而六爻象位之變至於三十。所以告人者。乃委曲詳盡而無所遺矣。若泥一爻爲一象一位。則爻之德止於六。猶卦之德方耳。圓猶言活。方猶言定。易之義。則凡言易之辭。自稱經外。惟變易之一義耳。先言蓍者。用在人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承上先言六爻既以變易告我以一卦所雜至隣之情。如革也。聖人既開物而知其雜家人同人姤大過夬。於是先以此象洗濯其心。昭然大覺。而反諸身。同於野。防隱微。嚴戒慎。決不卽戎而有攸往。雖有弭革之心。不櫛弭革之迹。其退而藏於密。猶之家人五卦之退藏於革而密不可見。書之贊舜曰濟哲。濟之義。卽退藏於密之義。一櫛於外。弭禍適速禍矣。聖人亦凡民之一。田畯之革其家。其因果亦無異帝王之革其國。桀紂之不保其國。則其心之昏蔽。以爲天下但有死亡之人民。而無死亡之天子耳。聖人則作平等觀。以爲民以此

亡。君亦以此亡。易象範圍天地。旣同生天地之間。卽不能獨逃於象數之外。所以知其同。則聖人之心。先洗而無所蔽。所以洗之者。則六爻之貞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然後用善之神以知來。本爲雷火極盛之豐。惟其開物之神。故知其將來必因求豐其家。求恆其豐之大過。而得人革吾豐。與歸妹同一終空之結果。然後用卦之知以藏往。蓋旣知卦之所雜。故知豐之中。藏有家人能恆其心。又能以大過人之力。革其家之弊。而得歸妹天地交萬物興之象以成豐。是爲已往之因。藏之義猶保。目中之戒。卽保豐之教也。豐以前先有此五卦而豐由此生。故曰往。八卦之象與理。又爲豐之將來之結果。故曰來。八卦爲過去。亦爲將來。豐則其現在。現在不可須臾。惟有過去未來耳。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聰明可以藏往。叡知乃可知來。神武則能自洗其心。不以力克人。而以力自克。不殺則能退藏於密。雖有攸往而不至於卽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人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先明六畫自然之道。而後察人間一切事。凡人事所有者。無不先揭於自然之象。象旣揭於自然。一切人事乃自然而如其象。未得聖人。此象之神。乃閟而莫發。有聖人者。始興起之。以爲人事一切之指導。凡有所疑。易皆預定於前。無不可觀之以爲用。非聖人故神其

物也。自然之理之所在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

非專壹其心如齋戒。則不足以明幽深之天道人故。將與一物以導民。能使用之而無不驗。是非其物之神明。乃聖人立象設卦之德之神明。經數聖人神明之後。易之用乃益不可思議矣。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行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象簡而形繁。陰陽往來之後。其可見於兩體者。是象也。進而求其複雜之形。則得五卦。則得五事焉。器。猶事也。既得構成其卦之五卦。乃裁而用之以酬酢其事。是之謂法。人用其法。皆可出凶入吉。是易之所以爲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易之言變易也。易之終雖變而生生以成六十四卦。然溯其生生之源。則六十四卦生於八卦。八卦生於四象。四象生於兩儀。兩儀以上。則爲最盡頭矣。太極之訓。猶語之最盡頭也。至於太極。則無可溯。故謂之太極。未見者太極。兩儀。則象也。四象八卦。則形也。太極無所有。而無所不生。求其生生之序。則先生一陰一陽之兩儀。

陽儀 一

陰儀 一

次由兩儀四錯而生四象。

陰錯陽生

陽錯陰生

陽錯陽生

陰錯陰生

四象者。兩儀四錯之四變也。後儒始有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之說。繫辭傳則惟有四象之文。相錯之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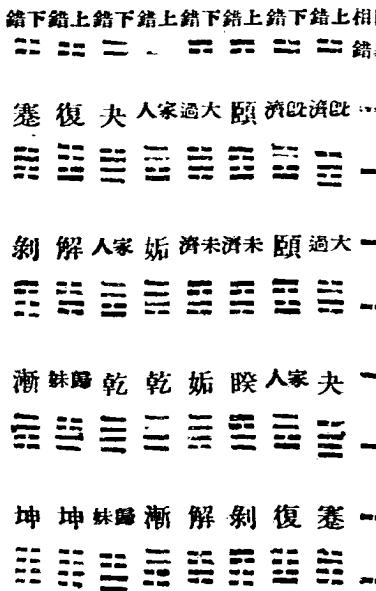
次由四象而生八卦。

四象
一象 上生
一陽 下生
二象 離三 兌三 震三 坎三
三象 巽三 離三 坎三 艮三
四象 乾三 乾三 兌三 巽三
五象 坤三 震三 坎三 艮三 坤三

兩儀之生四象也以錯。四象之生八卦也亦以錯。四象兩畫也。上下各錯一畫。則一象可生三畫之卦四。如右所表。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八經卦皆生矣。雖然。三畫之經卦。未足以定吉凶。而謂八卦定吉凶者。繫辭傳所稱之八卦。多指六十四卦而言。言八卦。即包六十

四卦也。不惟八卦一相錯而六十四卦以生。卽四象一相錯。而六十四卦之母亦生。如左

表錯象。



四象相錯而生乾坤。剝復夫姤。頤大過。既濟未濟。家人睽蹇。蹇解歸妹。漸十六卦者各二。六十四卦。雜乾坤者各十一卦。雜剝復夫姤者各十七卦。雜頤大過者各十六卦。雜既濟未濟。家人睽蹇解歸妹。漸者各十二卦。不惟四象十六錯。而六十四卦之母。卽由此而生。卽四象各一錯而生剝復夫姤之四卦。而六十四卦之母已生。蓋六十四卦。不雜剝復。卽雜夫姤。不則卽雜頤大過。而頤雜剝復。大過雜夫姤。雜頤大過。卽雜剝復夫姤。然則剝復夫姤。乃六十四卦

母中之母。四象一錯。即得此四卦。即生六十四卦。故曰四象生八卦。至於八卦相重。而生四畫之卦三。五畫之卦二。於是一卦之吉凶。乃極天下之至贊。吉如既濟。而中雜四畫之未濟。三三則可定其有終亂之凶。思未濟而預防之。則亦可保既濟之大業。凶如未濟。而中雜四畫之既濟。二二則可定其有亨之吉。知其敝而永其終。則亦可生既濟之大業。推之六十四卦。能探積而索隱者。無不可吉而生大業。不然。亦無不可凶而壞大業。天下之業無窮。溯其源。則咸生於八卦。八卦生於四象。四象生於兩儀。兩儀生於太極。太極無一業。而一切業莫能離之以爲生。猶之明鏡無一形。而一切形莫能離之以爲照。兩儀以前無可名。故姑名之曰太極。

先元公曰無極而太極者。乃曰生之原無能知其極。易有太極之辭。特窮之至於兩儀之前。無以名之。姑名之太極耳。故又曰太極本無極。非謂太極之外。復有無極。朱陸之辨。徒爲紛紜。非

先元公之旨也。兩儀相錯而生四象。四象一畫錯而生八卦。兩畫錯而生十六卦。其兩畫相錯者。亦似邵氏加一倍之說。然惟當遵大傳相錯之辭。不當舍大傳別剏加一倍之辭。猶之雜卦亦似互卦。而互卦非大傳所有。故惟當遵大傳雜卦之辭。不當采取互卦別剏之辭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承上吉凶生大業而言。落落六畫。所爲能生天下之大業。乃以乾坤定位。不能相錯。一如

天地法象之嚴。一陰一陽之往來无常。一如四時之變通。縣六畫之象。其吉凶著明如日月。富貴如帝王。而乾九五出之坤成比。爲萬物所觀。坤六五從而之乾成大有。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孰有能比其崇高者哉。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赜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上言易之用。此則言聖人之用易。用之道有二。其一用之物質。其一用之精神。用之物質者。下舉離至夬十三卦。自綱罟以至書契。一切可利天下之器物。莫不取象於六十四卦。惟聖人能知六畫益之中。䷲有震之木。坤之土。艮之山。巽之入。故法之而以木入土。且利之。雖山亦可耕焉。又知益之中雜復剝頤觀漸之五卦。故法之而先斲且揉。以剝木之體。及乎未耜成。則復木之用。其斲其揉皆以漸。皆如觀之巽而順木之性。必杞柳而後使爲杯棬。其耕也亦以漸。而各順其土之宜。所以成此器。則利用以養天下之頤也。若常人之觀象。則惟見爻雷之益耳。用之精神者。則探索六畫中之至蹟至隱者。鉤其深而出之。以致諸遠。使天下讀易者。知吉卦中有凶。凶卦中有吉。其凶其吉。皆定而縣之於象。能知其象。則能亹亹而勉以避吉中之凶。趨凶中之吉。勿使既濟成未濟。而使未濟成既濟。所謂善龜。亦問焉而以言之一法。荀子曰。善爲易者不占。孔子戒人之不恆。引恆九三之辭以斷之曰。不占而已矣。則所謂善龜者。乃擇一卦一爻。與吾所欲問之事理相應

者。而斷其吉凶。如知莊子引師之臨。以斷龜子師出之必凶。子展引復之頤。以斷楚子貪諸侯之必凶。皆以我之意爲蓍龜。而後所命乃無不中其所問。命焉而有中有不中。乃以蓍龜爲蓍龜。中者爲偶然。不中者爲當然。有不中焉。尚安得謂之大。勿問何人何時何事。必有一卦一爻與之相應。如其卦爻之辭以處之。未有不化凶爲吉者。此易之所以爲大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卦之始畫也。何以爲一奇兩偶。奇則象蓍之草自然而直也。偶則象龜之甲自然而坼也。則之云。乃則之以爲奇偶。非則之以爲卜筮。後之揲蓍灼龜。乃畫卦以後。聖人之用蓍龜。非畫卦以前。聖人之則蓍龜也。旣畫奇偶以象陰陽矣。又爲四象爲八卦。且爲往來消長之法。則象天地之由陰陽而四時。而二十四氣也。寥寥六畫。所以遂能定天下之吉凶者。則因天不言而垂日月星辰之象。示人以吉凶。聖人亦不言。惟縣六畫而定類聚羣分之例。一聚一分。則吉凶之象一變。卽其變而求之。如見聖人濟民之情焉。本無兩儀四象八卦之畫。是畫也。聖人剏之。非剏也。河且可出一圖。洛且可出一書。皆剏前此之所無。聖人乃則之。而剏前此所無之卦。聖人雖剏。亦有所因也。則河圖者。則其剏之意。以爲則其畫之迹。乃宋儒附會之說。必如其說。則八卦之數。不惟符圖書。且符星辰之數矣。非宋儒者。又并圖書而非之。則又株連之過。不知圖書自爲圖書。八卦自爲八卦也。易有太極

四句。論易之生於自然。天生神物八句。則論作易之亦有依據。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以八卦定吉凶。此不言八卦所以示。乃言四象所以示者。蓋蒙上文探赜索隱鉤深致遠之旨。而詔人三畫而成八卦。其象顯而易觀也。四象雖兩畫。而三畫之象。實隱於其中。繫辭所爲於蠱必以父母爲辭者。所以告人蠱䷑之中有四象之二與二兩象焉。雖爲兩畫。而三三爲頤。卽隱三畫之坤。三三爲大過。卽隱三畫之乾也。隨䷐之中亦隱四象之二與二。亦雜頤大過。而隱三畫之乾坤。故又變而繫以丈夫小子之辭。所謂其辭文。要以闡四象之幽也。大傳三陳九卦。於履曰和而至。又曰以和行。必再舉和之辭者。以人不知履三三初至五雜中孚。故舉中孚九二其子和之之和。以告人兩畫二之象。卽三畫三之象也。於履六三必用歸妹眇能視跛能履之辭。則以履初至五旣雜中孚。而中孚三三初至四雜歸妹。則履二至三。雖爲兩畫之二。而亦不得不隱三畫之三以雜歸妹也。於巽曰巽稱而隱者。所以告人巽三三二至上亦隱中孚。三四兩畫四象之二。實隱三畫八卦之三也。巽九五爻辭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者。庚之先三日爲甲。後三日亦爲甲。震於方爲甲。甲之辭。所以告人巽二至四爲有形之庚兌。三面三四兩爻。則隱無形之甲震也。繫辭指四象之隱者極多。余於說各卦中旣備舉證矣。八卦三畫之象。人多能斷其吉凶。四象兩畫之象。則必聖人而後能探能索。能鉤而致。以定其吉凶。而繫辭以爲斷。一節之中。再舉四象。先儒乃各爲之

說。是蓋未通雜物撰德之旨。而聖人反復以四象詔人之苦心。乃確之千古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也。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又承上文而索四象之隱也。大有之信安在。乃三至上雜睽。三三大有上九。撰睽上九之
信德也。睽上九爻傳曰羣疑亡也。言其先之見死也。見鬼也。張弧也。以爲寇也。皆疑
也。後之說弧也。昏媾也。遇雨也。則疑亡也。不信斯疑。疑亡斯信。大有上九履其位。
是履乎信也。大有之順安在。亦以睽上九之能順三也。陽應陰爲順。睽上九之遇雨也。遇
三之陰。始以爲寇而射之。終辨其爲昏媾而順之也。大有三雖爲陽。然上旣雜睽。則三之
下。隱然有一陰。如履六三雖一陰。而旣雜中孚。卽隱然有兩陰也。上九之位實而顯。故
曰履。三下之陰虛而隱。故不可見而惟可思。言思。猶言索也。曰又以尚賢者。賢何指。
指九三之陽。陽爲君子。故曰賢也。上九旣能思六三無形之陰而順之。又能敬九三同德之
陽而尊之。人有形者。爲九三言之也。天無形者。爲六三言之也。上九能信有形同德之九
三。宜得九三有形之助。能順無形相應之六三。宜得六三無形之助。而在大有之時。又當
睽之地。陽助陽之情。不如陰助陽之切。是以爻辭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一以指其得無
形之助爲多。無形之爻辭若若中人新辭則爲背景人事時時有之一以詔人不惟兩畫之四象。可作三畫觀。卽大有九
三兩儀一畫之下。亦隱四象兩畫之二。且九三一畫之陽。亦隱陰於其中。易道至此。乃爲

至蹟至隱至深。自非聖人。安能探索而鉤出之以致於遠。後儒不通雜物撰德之旨。不解此節。何以序於易有四象之後。竟有以爲錯簡而移之他章者。可歎也。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象能盡意者。象之中有象。三畫爲一象。兩畫亦爲一象也。卦能盡情偽者。卦之中有卦。履中有中孚。且有歸妹也。若泥一卦惟一象。一卦惟一卦。則雷火之豐。安得有一切黑暗恐怖之意之情偽哉。繫辭之必原始要終。以極寫其黑暗恐怖者。所以盡象與卦之所雜。既以狀豐。又狀其所雜之家人恆大過革歸妹。終以歸妹上六相類之辭。狀其終空同一之結果。原之要之。至於如此。繫辭之言。乃無所不盡矣。惟象與卦之無所不盡。辭苟泥於兩體之一象一卦。不肯盡其言。則象與卦之意與情偽。皆爲辭所阻而不能盡矣。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爻雖三十變其象位而爲五卦。然可通而爲一。如革雖雜家人之五卦。然因家人同人之不相容。又有姤於其間。於是此決欲革。彼決欲弭其革。兩間激而成大過。其理固一貫而無不通也。能知其變。又得其通。而後各如其雜而爲之解。則革之禍可弭。保家與國之利乃無不盡。鼓舞猶言指揮。一革而一言征吉。兩言征凶。言征吉。固指揮其趨吉。言征凶。亦指揮之使其避凶。卽所以趨吉。上六一爻。旣曰征凶。又曰居貞吉。則以其爻當大過夬兩卦之上六而皆凶。故反復以盡其言。鼓舞之至此。乃神而不可思議矣。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

天地設位。乃言泰否。此則言乾坤之變易而爲六十四卦也。六十四卦。不雜剝復。則雜夬姤。不則雜頤大過。卽雜剝復夬姤。故卦雖變而爲六十四。而皆縕於乾坤。乾坤初成六陽六陰之列。而六爻交易自行乎其中。行。猶往來也。乾往坤中而爲復剝之六卦。坤來乾中而爲姤夬之六卦。雖交易而爲十二卦。然六往來焉而仍反於乾坤。是乾坤之本體。固未有毀。繫辭之說乾初九者。雖指所出之復。而絕未離乎乾之初九。說復初九者。雖不離復之初九。而實指乾之初九。若如虞氏乾升坤降。及焦氏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爲屯之說。則無與於乾坤。而乾坤毀矣。乾坤毀則本實先撥。又何以見其易而爲屯。然必泥兩體以爲卦之情僞盡於是。則六爻之變易不可見。乾坤之用於是乎幾息。乾坤不可毀。言本卦之不可離也。易不可不見。則言雜卦之不可不講。推之六十三卦。本卦皆不可毀。所變易之雜卦。皆不可不見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承上文縕之義。中之義。而并言其有顯而在外者。上之義如天。天虛而難測者也。下之義如地。地實而可見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指陰陽往來無定者。謂縕於中而爲用之五卦。如天之虛而難測也。形乃謂之器。器指一卦既成之形。謂顯於外而爲體之本卦。如地

之實而可見也。而同謂之形者。五卦雖藏於中。雖一畫亦固有其形也。此兩語純爲雜卦本卦而發。後儒乃神妙其解。解愈煩而此兩語乃愈無與於易矣。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既知雜卦本卦之別。於是先化分其五卦。而後裁制之以本卦。是謂之變。化之云者。不變之中有變也。裁之云者。變之中有不變也。不能化。則一卦惟一卦。不足以盡情偽也。不裁之以本卦。則又如虞氏焦氏之弊。數典而忘祖矣。推本卦所藏五卦之用而行之。不泥於本卦之一象。是之謂學易之能通者。觀革而能推家人同人之志。皆決於革我。而孚之以反身。廣之以于野。防其爲姤者。而勿決於爭以成大過。是之謂行。是行也。在一身一家。則無所不通。舉而措之天下。則謂之消除革命之事業。何推乎。推雜卦也。何舉乎。舉雜卦也。雜物撰其德。故可推。且撰其法。故可舉。雜卦有病焉。有方焉。推其病。舉其方。蓋無不可治之病。余於說諸卦既詳說之矣。

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一卦若惟兩體。尙何蹟之有哉。不惟蹟而且極。則以一卦之中。已雜五卦。此五卦者。各復雜五。推之極則一卦實雜六十四卦。是乃可謂極蹟矣。辭則如其蹟而各因病以爲之方。以指揮天下之動作。如家人九三一爻。而雜旣濟未濟兩卦之蹟。故以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嗃嗃終吝。十三字中。爲兩相反之辭以指揮之。辭至於是。亦可謂極蹟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復言之者。上論易。此論人也。卦爻可化可裁。而有能化且裁。或至不能化。或雖能化而不能裁。是在其人之能否變而不局。局者不能化裁。變者則能化且能裁也。卦卦爻爻皆可推。且可行。或不能推。且不能行。或能推而不能行。是在其人能否通而不滯。滯者不能推而行。通雜物之旨。乃能推。且能行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同觀一卦。泥於兩體者。得其迹者也。通於雜卦者。知其神者也。既知其神。又明其法。可推而行。舉而措之天下。是則在其人之聰明睿知爲何如。若百姓者。則在豐惟見雷火之盛。在革惟知水火之相息。而求豐愈以喪豐。止革愈以速革矣。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默而孰觀六畫之分聚。先化而後裁。以成一卦爲六之用。於是六畫不言。而所示我得失吉凶之理無不信。同是六畫。或觀之而不成。示之而不信。是在其人德與行之淺深。德猶言思想。行猶言經驗。彼其人未值革命之時。以爲家人同人。安能革我。安有祕密而謀大過之事。其經驗思想所不及。卽執革而開物以告之曰。此一幅可畏革命圖也。^少彼惡能信哉。孔子所謂五十以學易者。不五十則思想經驗。不足知人世極饁之事理。卽不足與言六十四卦極饁之象理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中。猶裏也。八經卦三畫之表。只爲奇偶。爲一符號耳。觀象者則當超出三畫之表。求之天地水火山澤風雷之中。所含健順陷麗止說入動之性。泥於三畫奇偶之迹。不可得八卦之德也。三畫不能變。因三畫而重爲六畫。則可羣分類聚。而變易不定之爻。遂在其中。觀重卦者。必超兩體之表。求其中所雜之五卦。而得其爻象爻位之變易。然後可得兌離相重。何以爲革。坎離相重。何以爲既濟之象。且知巽離重爲家人。何以九三一爻。乃有嗚鳴鳴嘻之兩象。爻在其中。謂其爻之交易分聚。在所重兩象之外。仍不出六畫之中也。泥重卦兩體之爻。遂定家人九三只爲家人之九三。則嗚鳴鳴嘻不可通。泥兩體之卦。止於兩體。則兌離之革。亦可爲既濟。坎離之既濟。亦可爲革。又不可通矣。剛柔相推。如革三三之爲隨。三三及蒙三三之爲蠱。三三只四爻之一剛一柔相推。而革變爲隨。蒙變爲蠱。然旣經此一推。於是在革之雜家人同人姤大過夬者。在隨則不獨兩體變爲澤雷之隨。且於隨之中。又變而爲頤益漸咸大過之五卦。與革所雜。變其四焉。蒙之雜爲解比復頤剝。一推而變爲山風之蠱。本體山水旣變矣。其中之雜。亦變而爲大過恆歸妹損之五卦。亦與蒙所雜變其四。是剛柔一爻之相推。其變乃不止一爻。而在六畫。一爻變。而六畫之中。各

爻之象位皆變。而仍在六畫之中。不如乾升坤降乾之說。舍本卦而言他卦也。繫辭則因其爻之所交易者。如其變之象而爲之辭。其變而複雜不一。如家人九三一爻。雜既濟未濟之兩卦。未濟故嘻嘻。既濟故嘻嘻。嘻喜憂樂不一之辭。則以家人九三一爻。乃命以嘻嘻。非辭之故爲動而不定也。其爻之中。既有甚動不定之情爲在。辭乃不得不以動而不定者命之。若強命哀者樂。樂者哀。兼哀樂者一乎哀。或一乎樂。必有不受命者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豫爲雷出地樞順動之卦。爻辭乃言初六凶。六三兩悔。六五貞疾恆不死者。以其雜剝蹇小過之故。凶悔疾之辭。皆由爻之變動而生者也。同人乃天火極中正而應之卦。六二且爲卦主。又爲坤六二有直方大之德。乃指其吝者。以其雜姤。動而當姤之初六。吝之辭。亦生於所雜也。睽爲火上澤下之相睽。而彖許其吉者。以其雜既濟可吉。又雜家人同人。易睽亦易合也。動之義猶變。一求之雜。則爻與卦之象皆變。吉凶悔吝。乃由此生矣。若同人之彖辭曰。同人于野亨。則下文所謂剛柔以立本。六二爻曰同人于宗吝。乃下文所謂變動以趣時。是又不可不知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剛柔。指爻言。爻雖屢變其象位。其爲剛柔之本性。則確然自立而不能變。其變通而二時爲初。時爲三者。乃雜其卦不能不適其時也。明夷六二與渙初六。因所趣之時同爲解。故

變通明夷初六使同渙六二之辭。是趣時也。馬壯則吉。卽謂不壯則不可拯而不得吉。皆對六之柔而勉之。且爲在明夷渙之時之柔者而繫之辭以立其本。不徒指解而言也。知立本之義。則知舍乾本卦之九二而言屯者之爲亡本。知趣時之義。則知泥同人本卦之六二。而不知其指姤之初六者。爲昧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如幹母之蠱不可貞。苦節不可貞之義。有過而偏之義焉。吉之卦爻如豐。而命之凶者。以其變動而雜恆革歸妹。凶過而勝乎吉。故辭不得不以凶命之也。凶之卦爻如渙。而命之吉辭者。以其變動而雜解益漸。過而勝乎凶。故辭不得不以吉命之也。所以從其過而命之辭者。因天地時變而有星隕地震。使人不可觀。而其可觀之時。則過於不可觀之時也。日月雖時變而剝蝕不明。而其明之時。則過於不明之時也。因是而知喜怒哀樂之未發。人人皆得其中。一動而發。則必過而偏於一。非過喜。則過怒。非過哀。則過樂。卦之不動時。豐自爲豐。渙自爲渙。一動而豐之上六。乃當恆歸妹之上六。得兩凶焉。故辭不得不同恆歸妹而命之凶。渙六四雖當頤六三。得一凶。而當解上九蒙六五頤六五漸九二。凡得四吉。過乎凶者三。故辭不得不命之元吉。是皆時之所趨。不得不然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隕然示人簡矣。爻也者。象也者。象此者也。乾坤在不動時。乾則確然立剛之本。坤則隕然立柔之本。然一動焉。則乾又確然示人可以

交易之象。坤又隕然示人以能容乾之象。一切卦爻象之不動時。卽效乾坤之確然隕然。有以立其本也。至於動而周流六虛時。卽效乾坤之示易示簡。有以趣夫時也。不動而動。動而不動。是陰陽不測之神。下乃專闡其動。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言動。卽言其不定也。爻象之在外者。二爲二。五爲五。其內則時變動不定。二時爲初。時爲三。五時爲三。時爲上。自有此動。於是本吉之豐。乃見黑闇恐怖之凶。本凶之睽。乃見事同志通之吉。本爲革命之時。而能成消弭革命之功業。則見革之動而雜五卦。又通五卦之變而得其用。聖人望人求其動與變之情。無以自見。惟見諸辭。家人九三一爻。而爲哀樂相反之辭。小畜歸妹中孚三卦。同月幾望之一辭。蹇漸旅三卦六二之辭雖異。而義則相通。傳又同其辭。以證經之異而實同。若此類者。指不勝數。耳提面命之情。至於如此。猶有莫之見者。是亦盲瞽人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承上功業見乎變而言一切經國理民之業。皆自一卦所雜之五卦而生。卦能生一切業。猶之天地能生一切物。因推而論天地之大德。在能生一切物。聖人必在君天下之位。而後能生一切功業。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得其位矣。必愛人而後可守其位而不亡。人之生。必有財

物以供其求。而後人聚而歸之。網罟也。耒耜也。交易之市也。衣裳也。舟楫也。牛馬也。井臼也。棺槨也。皆人所求之物也。聖人則量其緩急而先後爲之理焉。書契則所以正辭。重門擊柝。弦剡木爲弧矢。則所以禁民爲非。是皆在位之義。義之訓。兼今所謂義務與責任之義。必能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而後在位之義務責任始盡也。所以理之正之禁之之功業。則皆出於卦。下更推論卦之所自出。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羲氏畫卦之先。其第一觀。則天地之有動靜變化也。第二觀。則鳥獸之文五色。土地之宜五穀也。身之外者五。爲眼耳鼻舌身。在內者五。爲心肝脾肺腎。若夫金木水火土之五物。在民尤爲利用厚生。不可須臾離者。第一觀得其理。第二觀得其數。於是始作八卦。八卦之有變化動靜。則天地之理也。一卦雜五卦。則鳥獸之文。地之宜。身與物所具之數也。三畫之經卦。當靜而不變。則乾止爲乾。及其動而變。則乾又可爲坎離震艮巽兌。且可胥變而爲坤。他之七卦亦然。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當其靜。則一卦止爲一卦。及其動而剛柔相繼相推。一卦乃可展轉變爲六十四卦。且卽其靜爲一卦之時。若屯也。惟坎震兩體耳。及其動而羣分。則又變而有艮坤之兩體。更爲類聚。則又變而有復頤剝比蹇之五雜卦焉。夫至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一卦之中可變爲五卦。則一切不可思議之事理心

理。無不可通者。繫辭之所指。則教人通此神明之德也。物之情雖萬。卦之情亦萬。故因象以制器。亦無不可得其類似者。離之於物。則類似網罟者也。益之於物。則類似耒耜者也。下舉十三事。皆功業之尤著者。聖人何所見而能剏制此功業。亦惟於卦之變而雜者見之而已。鳥獸之下曰文。地之下曰宜。以示所觀不在鳥獸之蹄迹。而在其文爲五色。不在地之高下。而在其宜爲五穀。辭不言五。而意則專指五。不然。則當曰鳥獸之迹。地之勢矣。又於此不言圖書。可證包羲之作八卦。無取乎圖書。上文之及圖書。乃論兩儀八卦之形。有似乎圖書之形。此節則論聖人作八卦之旨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離三三之象。雜家人革大過鼎睽之五卦。佃魚之興。始於謀家人之養。佃魚所得。革其皮毛而熟之於鼎。當佃漁之時。必有取之務盡之大過。故國有伐胎竭澤之禁。佃漁之時。人與禽獸睽而相角之時。不以罔罟而以手足必不勝。所謂取者。蓋取諸所雜五卦之象與義。而得一罔罟之制。凡舉十三卦。學者但深思之。必得其旨。皆取諸雜。而皆有甚深微妙之義也。

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離至夬十二卦。皆惟言取。此獨窮取之義以示人者。明取乾坤爲有義。則知取離至夬之十

二卦亦必有義矣。乾坤不變。則乾惟雜乾。坤惟雜坤。乾坤之不息也。以交易而變也。堯舜之通。亦通其交易而爲復師。謙豫比剝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之十二變耳。江湖乃心魏闕。廟廟坐想山林。民之不倦。惟此不同之接觸。能鼓舞其精神耳。堯舜之神。上通乎易之神。在變。下通乎民之神。宜變。於是因乾坤之變而化之爲衣裳。以今語譯之。則使衣裳乾坤化也。舜之命禹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繩繩。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衣裳各爲六章。蓋取乾坤之各爲六變。乾至於六陽。坤至於六陰。皆乾坤交易之窮。故乾必變爲復師之六卦。坤必變爲姤同人之六卦。而後可通。通而後乾乃有復變爲乾。坤乃有復變爲坤之時。而後乾坤可永久爲乾坤。上古之衣裳。惟皮而已。苟仍其簡而不變。衣裳必爲人所厭賤而毀裂之矣。變之且極於六者。必如是而後宜乎人之情。而後衣裳可得人永久之愛重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孔子衍大有上九之義也。民宜則信。人信而天亦順之。是乃合乎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義。天下尚有不治者乎。取乾坤曰通其變。則知他十二卦之亦必通其變。取諸變。舍變而求所取。安得取之旨哉。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同人之六畫。乃淋漓之黨爭圖。革之六畫。乃淋漓之革命圖。六十四卦。乃人間六十四境遇。一境遇所含。無不複雜。故非三畫所能描寫。必重之爲六畫。而後可變爲五卦。可得

五心理。五境遇。而後一境遇之象。乃能爲淋漓之描寫而曲像之也。

象也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兩體及所雜五卦。皆構成本卦之材。彖辭則據兩體及雜卦而斷其吉凶。如睽彖曰小事。据兩體而言。曰吉。則據所雜旣濟而言。旣濟彖曰初吉。据兩體而言。曰終亂。則指所雜未濟而言。屯豫同曰利建侯。則兩卦同雜比材也。至於爻則言乎變。故爻之辭。必如其爻之變動者而爲之辭。明夷六二必曰用拯馬壯吉以同於渙初六者。以其動而雜解。如渙之初六也。家人九三一爻。必爲嗃嗃嘻嘻相反之辭者。以其爻雜旣濟未濟兩相反之卦。非以相反之辭寫之。則不似也。雖然。明夷六二必加明夷于左股之辭。則又據兩體之材以言。然則爻辭固亦兼論其材。彖辭之據卦材。亦兼據爻之動者以爲材。材。立本者也。效天下之動。趣時者也。二者固無能輕重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合本卦及五雜卦之材。而吉凶以生。因爻象爻位之動。而悔吝以著。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何謂也。陽卦奇。陰卦偶。

此問乾坤所出之十二卦。乾出而爲復之六卦。皆陽卦也。陰爻則有其五。所以齊之爲陽者。陽卦以奇爲主。在復雖爲一震。而雜三復。卽有三震。在剝雖爲一艮。而雜三剝。則有三艮。在師則有兩坎兩震。在比則有兩坎兩艮。在謙則有一艮兩坎兩震。在豫則有兩艮

兩坎一震。是六卦也。爻雖一奇。而卦則因此一奇而得多陽。是宜爲陽卦也。坤出而爲姤之六卦。在姤則有三巽。在夬則有三兌。所以三者。以姤雜三姤。夬雜三夬也。在同人則雜兩離兩巽。在大有則雜兩兌兩離。在履則雜兩兌兩離一巽。在小畜則雜兩兌兩巽一離。是六卦者。爻雖止一偶。卦則因此一偶而得多陰。是宜爲陰卦也。奇偶皆論卦。奇卦多。故齊之陽。偶卦多。故齊之陰。下文始論爻。

其○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復初九曰元吉。師九二曰吉。王三錫命。彖且曰丈人。謙彖及九三爻辭皆曰君子。豫九四曰由豫大有得。非君子能使天下由之而豫乎。比九五曰顯比。曰王用三驅。剝上九爻曰君子得與。六卦一陽之德爲君子。在六卦彖爻之辭可證也。姤彖曰勿用取女。初六爻曰姤豕。小人之象也。同人六二曰吝。傳曰吝道。小人之道也。履六三曰跛眇。小人之象也。曰武人爲于大君。小人之行也。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爲小人幸也。夬上六曰終有凶。微小也。五卦之道皆小人。爻詞可證也。大有六五雖若非小人。而爻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必孚之交之畏之而後吉。氣象固異乎比之顯比不誠而亦吉矣。君子小人之義賤吉凶。二之義猶上文多之義。舊說以陽卦爲三畫之震坎艮。陰卦爲三畫之巽離兌。未重爲六畫。安有君子小人可分。巽之入離之麗兌之說。安可盡斷爲小人。震之動坎之陷艮之止。安可盡尊爲君子乎。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咸之一卦。實雜漸遯姤大過夬之五卦。而咸九四既爲漸之上九。有高飛漸及于達之象。又爲遯之九五。有嘉遯入山之象。高下隱顯不同。故孔子解之曰殊塗。曰百慮。而漸上九之僅遺其羽以爲儀。與遯九五之一遯以正天下之志。義固無殊。故又解之曰同歸一致。咸本卦有巽兌艮寒暑之象。人人所知也。日月之辭。則指漸三三中所雜之坎離。既有巽兌艮。又有坎離。是一歲之功成。故又曰歲成。成於四之上下。故曰往來。姤爲一陰之伏。故又解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夬則揚于王庭。故又解之曰求信。曰存身。曰致用。曰崇德。方屈忽信。方隱而入神。忽顯而致用。則在咸時雜大過。情感乃如是無常。然將求漸進。則有遯之退曳其後。將爲姤伏。又有夬之揚掣其前。兩反相消。故反復倣以何思何慮。處咸境者。乃不得自由而亦徒自苦也。傳用百二十八字。繫解則渾而括以憧憧往來八字。非孔子爲之演析。讀者安知憧憧往來之八字所含如此之富哉。五卦之外而再有所求。則乾坤降之繁起。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五卦之神而化者。則不可

不窮知之。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兩語資繫辭渾指雜卦之精。卽以詔學者玩辭之法。過此以往。則爲之界說。凡舉十三卦。皆以證辭之指其所之。無不對雜卦而言。有極精妙者。姑發其一。是望學者反其三隅也。

乾坤其易之門邪。

門乃可開闔出入。交易往來。陽乃不孤於陽。陰乃不孤於陰。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有門斯有往來而可合。譬諸家人。三三九三一爻。本離之三爻。卦爲陰。爻爲陽也。然一雜既濟未濟。皆當坎之二爻。坎則陽卦。二則陰位矣。是一爻而合陰陽兩卦兩爻之德也。卦爻雖有陰陽之變。而九三之爲剛爻。則其體自定。爻辭所以先言嘻嘻。所以立剛陽之體。後言嘻嘻。乃以合陰柔之德。合德言其變。有體言其不變。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補此兩語。以解學者之惑。有疑陰卦不能合陽。陽卦不能合陰者。則且試觀天氣何以有時而下降於地。地氣何以有時而上騰於天。陰陽之合德。亦體天地合同之構造萬物耳。非合則一卦惟具一德。一爻亦惟具一德。安能通神明不測之德哉。其能體且通。則一門往來之妙。無門焉則塞矣。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辭亦名也。六十四卦之名所由稱。及彖爻之辭所由繫。無不依據所雜之卦。而亦不越本卦六畫之外。余既逐卦爲之說矣。雜也者。合德之謂也。不越也者。有體之謂也。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六十四卦。自乾坤外。無不雜剝復夬姤。卽無不惟此四卦所指揮。此四卦者。皆君子小人互爭消長之象。非君子之道微。卽小人之勢張。皆非盛世之象。不稽其類。幾疑作易者故爲多凶少吉之辭。一稽之而後見其類爲多衰而非盛。人之百年。十九皆處夬姤剝復極艱難之時。其意乃甚盛而不衰。是則麻木不仁之人。其謂作易者之多憂善慮。固其宜也。稽類乃教人讀易之法。後爲數表。卽奉稽類之教。不爲此表。予亦不知六十四卦。惟此剝復夬姤所指揮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往。猶因也。來。猶果也。一卦所雜爲五。而有因有果。且有現在。如革也。家人同人姤。則其因。大過。則其果。兩間相決。則其現在也。如復也。三坤則其因。三復之中。一復爲其因。一復爲其果。一復則其現在也。彰往。則因可逆推。察來。則果可預斷。兩體顯而在外。觀之熟至於不見兩體。是曰微顯。五卦幽而在內。闡而明之。至於惟見爲卦。是曰闡幽。是微顯闡幽之淺義也。更有一大義深義。則上下經之首尾。皆以乾坤爲主。乾坤之六畫顯矣。泰否之乾。則雜於夬姤。坤則雜於剝剝。而微爲三畫矣。坎䷜䷜之

坤則雜於頤。離三三之乾則雜於大過。更微而爲兩畫。下經之首咸三三恆。三三以雜乾也。而微在大過。中損三三益。三三以雜坤也。而微在頤。亦微爲三畫。終以既濟三三未濟。三三以其雜坎離。六畫坎離。則有頤大過。則有乾坤。而微之至於一畫矣。微之言猶縮小也。六畫之乾坤。縮小之至於既濟未濟之三四。一畫亦備乾坤之用。是舉其顯者而微之也。雖然。何以知其三畫兩畫一畫亦爲天地乎。是則繫辭闡幽之功。泰否之爲乾坤幽矣。彖傳則闡之於泰曰天地交。於否曰天地不交。坎離之爲乾坤亦幽矣。彖傳又闡之於坎曰天險地險。於離曰白日月麗乎天。百果草木麗乎土。咸恆之爲乾坤亦幽矣。彖傳則於咸恆同以天地之情闡之。益之爲坤。則於彖傳闡之曰天施地生。損之爲坤。不闡之於彖傳。則於繫辭傳特引損之六三。卽坤之初六。而闡之曰。天地網羅。曰施生。并以解下經之首咸恆。以其爲天之施。中損益。以其爲地之生也。曰網羅。并以解泰否咸恆損益坎離既濟未濟之乾坤。皆網羅而藏於內。不可但求之顯也。既濟未濟之乾坤尤幽。彖傳乃不闡之既濟未濟。而闡之於睽家人。於睽曰天地同。於家人曰天地之大義也。兩卦之顯於外者。皆不見天地。而竝言天地者。皆以證睽三三家人三三一卦各雜既濟未濟兩卦。既濟未濟。各雜頤大過。一卦已備一天地之用。睽家人乃雜兩卦於一卦。是一卦備兩天地之用也。不於既濟未濟闡之者。旣濟未濟。惟雜一坎一離。一畫雖爲一天地。未如睽家人一卦雜旣濟未濟。卽雜兩坎兩離。一畫之用。乃極廣大而備兩天地之德。兩天地之用。縮之於一畫。乃

可謂至微至幽。而不可不闡而顯之也。六十四卦中。惟睽家人蹇解之四卦。一卦雜既濟未濟。故不聞之既濟未濟。而聞之睽家人。非彖傳爲之闡。若是幽微之義。千萬年之後。誰得而通之者。是則微顯闡幽之大義深義也。

闡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開。同開物之開。義爲解剖。易之因果。皆微且幽。而繩於雜卦之內。如革也。困圍而觀澤火之象。未知其何以名革。何以爲革之事也。一解剖焉。而後知其異於水上火下之既濟。必名之革而後當。名之既濟則不當。且辨其事爲革之事。而非既濟之事。名既定矣。事既辨矣。然後正言其得失。終斷以吉凶悔吝之辭。而易之道乃備。聖人學易之功。首爲剖析。後之學者。乃囫圇讀之。於是先不知六十四卦之所以得名。尙何問其卦之事爲何事。彖爻之何以爲此言。下此斷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六十四卦。以兩字名者。惟十四卦。他五十卦。皆以一字爲名。可謂小矣。然如履之稱名雖小。而家人由此親。同人由此和。男女之姤由此別。人類之睽由此息。人與人之孚不孚於此而辨。一履而括家人同人姤睽中孚之五德。其所取不亦大乎。此自卦言之也。自爻言之。乾之初九。一潛字至小。而其類乎潛者。衍之則爲文言龍德而隱之四十一字。再衍之復爲潛之爲言也二十字。咸之九四往來二字。至小也。衍之則爲繫辭傳天下何思何慮一百

二十六字。其類自人之思慮。以至天地之日月寒暑。動靜之尺蠖龍蛇。不可見之精義入神。利用安身。無所不賅。二字而賅之類至此。其大尙有極哉。

其旨遠。其辭文。

言乾初九。而旨則指復。言坤初六。而旨則指姤。小畜中孚歸妹。同一月幾望之辭。而旨則指歸妹之坎離。中孚雜歸妹。坎離雖無形。而歸妹猶有形。小畜䷂則二至上雜中孚。歸妹又處於中孚之中。不惟坎離無形。中孚之形亦不可見。旨乃指之。斯真凡夫之眼所不能見。斯乃可謂之遠矣。坤初六與姤初六。皆言一陰之寢盛。於坤則曰履霜堅冰至。於姤則換霜而言羸豕。換堅冰而曰蹢躅。換至而曰孚。若此之文。指不勝數。已於說諸卦詳舉其證。凡同義而換辭者。皆以見其文者也。不換辭者。則以明其旨。如明夷六二。苟不同渙初六用拯馬壯吉之辭。則人將不知兩卦同雜一解。兩爻同當解初六之旨。然則其文者。乃聖人教人取類之法。其不文者。尤聖人示人雜物撰德之旨也。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既濟九五爻有東鄰西鄰之言。乃言乎震兌也。上坎下離之既濟。不見震兌也。而既濟初至五雜離。六畫離☲☲則有兌。二至上雜坎。六畫坎☵☵則有震。旨指無形之震兌。言乃曲而曰東西。以東西求既濟。若甚曲矣。然一開解而得坎離。則兩字適中於震兌。聖人亦恐人之莫通其曲也。故於未濟九四。變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辭。而代高宗以震。曰震用伐

鬼方。未濟亦雜坎離。亦藏震兌。直言震而不曲者。又以詔人玩辭之法。使知既濟之東。爲震言之也。曲而言東西。乃其辭之文。直而言震。則以明其旨雖遠。而言必有所的而中也。其肆於事。則如豐卦。因雜革與大過之故。乃備寫歷來革命之祕密。亡國破家之情形。謂之指過去之桀。見在之紂而言。可也。謂之預料幽厲以至於今之覆轍相尋者。亦無不似。其所牢籠之事。可謂肆矣。而辭則託之日中見斗見沫。則又隱之至深也。其肆也。乃其取類之大。旨之遠。其隱也。則又其辭之文也。其必曲而隱也。文王當紂之時而演易。直而顯。則無以辟時難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貳之言不止一也。此尤指雜卦之至著者。因一卦不止兩體。不止本卦之故。於是辭必指其所出。使讀者可以奉辭而行。以濟其所事。小畜九五。必同中孚九五有孚惠心之辭者。一以詔人使知小畜雜中孚。九五正當中孚九五而撰其德也。一以詔人一陰不易畜五陽。必如中孚之德。而出之以孚。且孚之至於摶。而後下可畜上。弱可畜強。其行乃可濟也。報猶告也。同其辭至於若是其不文者。蓋不實告之。則人不知小畜不止一德。且不知以陰畜陽之必如此而後得。不如此則必失也。因雜而得其因。又得其果。旣告其病。又告其方。大哉因乎。舍貳而拘於一。又安得此因乎。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鄭康成曰。中古謂文王。設卦爲伏羲。其時人事甚簡。至於殷紂之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賊民與而易由此以興。前乎文王。人事之贖。未造其極。觀象者無所感激。故觀豐惟見雷火之盛而已。文王則身值殷紂之豐。而知豐之時有無窮之憂患。而後求豐之所雜。有家人恆革大過歸妹。於是乃知豐之憂患之意。伏羲早立象以告我。於是本其憂患之意。繫以憂患之辭。鉤豐中所雜之深憂。而致之遠。使千萬年後之處豐者。各因其辭以解豐時之憂患。是文王作易之旨。卦象無古今之殊。觀象則因時而變其感。文王苟生成湯之世。亦惟見雷火之豐而頌其盛耳。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六十四卦。雜剝復夬姤者各十七卦。雜頤大過者各十六卦。而頤雜剝復。大過雜夬姤。是頤大過者。剝復夬姤之樞機也。列陳九卦。恆䷁困䷮井䷯雜大過。損䷨䷨益䷨䷨雜頤。履䷉若一無所雜。而初至五雜中孚。六畫中孚䷼則雜頤而隱於中。謙䷎若惟雜復。而初至五雜小過。六畫小過䷽則又雜大過而隱於中。巽䷸若惟雜大過。而二至上雜中孚。亦隱雜一無形之頤。是一巽而兼雜頤大過。故以巽終。所以明九卦之陳。爲陳頤大過之用也。中間獨陳一復者。乾道變化始於復姤。終於剝夬。舉復以原頤大過之始也。頤大過爲乾坤變化之終始。故一切之德皆發於頤大過。上傳引中孚九二而贊之曰言行君子。

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贊中孚九二。卽贊頤。且贊大過。其言主。卽言下傳列陳九卦。所以發明頤大過爲一切德之主也。頤大象傳曰。慎言語。是頤之主德也。以言。大過大象傳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是大過之主德以行。贊中孚九二。旣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又特引大過初六贊之曰。慎之至也。所以證兩卦同一慎德。而慎之在頤爲言。在大過爲行。言行兩字。贊中孚。實贊大過。又以一慎字貫之。義至著明。惜自來讀者無人深玩之耳。履雜頤於无形。至於无形之言而亦慎。是履之所以爲德之始也。謙雜有形之小過。又雜无形之大過。至於謙。不惜小過。且不惜大過。是其所操以爲德之柄者至固。故曰謙德之柄也。人知一陽爲復之本。而不知復雜三復三坤。德之本也。乃贊一陽爲三復三坤之本。得此一陽。而後可得三復。而免於三坤。無此一復。則無其本。將長坤而爲小人。不復反矣。本之義。乃對三復三坤狀其難。非對一陽幸其易也。惟有大過之力。而後能恆。固其言使寡尤。恆固其行使寡悔。恆之能立不易方。大過之力也。故曰恆德之固也。古者言之不出。君子欲訥於言。皆以損言也。皆以修德也。損言則德自裕。益之裕。自損之修也。修爲去辱。裕則致榮。皆頤之慎之功也。惟大人君子有大過人之智與力。而後能辨困之爲亨。而不失其所能亨。小人之一困而遂不能亨。小人無大過人之智力。不能辨也。辨在知行。不在言。故困彖曰。有言不信。而此曰困德之辨也。井之能不與邑俱改者。以其有大過人之力。能守其地也。德之地。猶言德之守也。巽之能申命。以其

雜頤。能慎語言。語言不慎。一命已爲人所誹。安能再命哉。其能行事。則以其雜大過而有其力。故命出惟行。巽之制也。先自制而後制人。我無失言。人乃莫遠予言。我無失行。人乃莫遠予行。履至井。皆自制之功。巽則由自制而收制人之效。故終之以巽。所陳之卦雖九。要以闡頤大過之幽。爲一切德之主。不求之頤大過。則不知取材之旨。不求之上傳中孚九二大過初六之贊。又無以證九卦何以爲一切德之主也。頤大過爲致憂患之因。雜頤大過。乃各具抗憂患之德。姑舉其德之著者爲九。實則六十四卦。無不各伏憂患於其中。亦無不各具抗憂患之德。病在雜中。方亦在雜中。苟徒指病而不處方。聖人亦惟以憂患恫人。尙能濟民行乎。

履和而至。

履雜中孚。是其得人之和而不以爲苦也。雜家人同人睽。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胥一切睽之人而和之。是其至也。和之辭。用中孚九二其子和之之辭。以證履之雜中孚也。謙尊而光。

謙雜小過。小過大象傳曰。君子以行過乎恭。以說小過之過。卽以說謙之發於小過。謙雜師。師爲大人。是其尊也。尊者不必謙而謙。是其過謙也。天子命小白曰勿下拜。小白乃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必下拜登受。是其光也。雜復。不復則不能覺而抑其尊。雜蹇。當難乃能忘其尊。雜解。蹇而能解。尊之謙所以爲光也。

復小而辨于物。

復雜三坤。一陽而在三坤之下。其力可謂至小。然又雜兩復。其能一復再復三復。而終爲臨爲夬。以至於成乾。以其覺而辨於物也。復六二爻傳曰。以下仁也。仁指初九。仁。良知也。覺也。歷三復。實歷三剝。險阻艱難備嘗之。民之情僞備知之。其於物甯有不辨哉。萬物皆備於我。覺則辨。昏則不辨也。

恆雜而不厭。

恆雜姤夬大過大壯歸妹。姤足以病恆而不決於改。夬則足以去姤而善劑其恆。非有大過人之力。則不得守其恆。恆之大過者。又或以容姤而以恆自敗。大壯而正者則當。彖所謂利貞者也。其不正者則不當。彖所謂利有攸往者也。改也歸妹以少女奔長男。大悖男女之恆。然備坎離震兌四時之氣。得天地之平之大義。凡言恆者。又必準諸歸妹而後可無弊而永終。五卦也。或兩卦互爲利弊。或一卦自爲利弊。可謂雜矣。然於恆之義。則不厭其矛盾。且正資之反復以善其恆。不惟恆雜而不厭。六十四卦。無不雜而不厭。舉恆以例其餘。猶之雜卦傳舉蒙以例其餘六十三卦。亦無不雜而著也。獨舉恆蒙兩卦者。恆雜夬姤。蒙雜剝復。各爲十七卦之雜。必雜此四卦。而後可謂之雜也。

損先難而後易。

損之雜爲歸妹。歸妹得四時之平。損而求其平。欲益人復不損已。可謂至難矣。

泰爲陰陽之平。百年曾無幾時。故泰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既不得永泰。則損而臨焉。又損而復焉。損之久而知財不足爲寶。於是而爲頤之養賢。至於所餘僅同碩果。而人不忍食。君子且資之爲與。而載天下之民。損上九曰得臣无家。卽以安損者之心。使知天下皆爲吾臣。則何愛乎家。而不法太王去邠之損。傳曰大得志也。所以狀損之後易。至於此時。已一切無所容心也。初九曰酌損之。則以狀其由泰變損之初之難乎損。猶有斟酌之情也。一卦雜五卦。而自有序焉。所謂居而安者易之序。凡天下好施之人。無不循此序而進也。

益長裕而不設。

益雜復剝頤觀漸。益之終爲天下所觀仰。如山上之木。可謂長且裕矣。然其始則復剝無常。人人張口求食之時。雖盡鹿臺鉅橋之粟。未足以饜之也。究竟之觀漸。乃益人者所不及料。初固未嘗假設一觀漸之境。以爲必造也。損之先難後易。乃由下卦而及上卦。益之長裕不設。則由上卦以及下卦。皆準易之序而言。所以教人觀象必觀其雜。且當觀其序也。

困窮而通。

困雜未濟渙。是其窮也。又雜革家人。窮而革之有家可歸。是其通也。又雜大過。非大過乎人。則窮不可革而通矣。

井居其所而遷。

井雜大過鼎睽革旣濟。能居復能遷。是力與智之大過乎人也。鼎不動。是居其所也。睽則不得其居。於是革其鼎而遷於彼。汲而食。是其旣濟也。是其遷矣。

巽稱而隱。

巽雜中孚大過家人睽鼎。雜鼎。故稱其凝命而申命。稱其正位而行事。睽外也。家人內也。故稱內之義。而申命以言情。稱外之義。而行事以制義。大過雜姤夬。中孚則雜復剝。復剝則有震之動。艮之止。一卦兼有復夬姤剝。巽則稱物而制。於復夬則動以助君子。於姤剝。則止以閑小人。動止適時。故曰稱。剝復震艮。皆隱而不見。故曰隱。不惟巽之中孚也。隱。履之中孚亦隱。隱之一字。蓋兼以言履九卦。而以兩隱爲終始。所以詔人觀象當求之雜卦中之所隱。不可泥於有形之象。意至深切著明也。上傳舉七卦。始於中孚。此陳九卦。則終始皆雜中孚。是又聖人立教無信不立之旨也。

履以和行。

再言和。再證履雜中孚。用在中孚也。禮爲人所睽。行之乃無捍格者。和之用也。自家人以至同人。則行之序。姤之男女。則行之始也。

謙以制禮。

謙雜小過。小過又雜大過。富儉勿奢。富戚勿易。所以制人使勿大過。而容其小過也。中

孚旁通小過。子夏和之而不和。其小過也。乃其所以和也。乃其謙而制於禮也。謙雜塞師復解。禮之制。過之者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必企而及之。是其難也。禮莫嚴於軍。軍之制於禮者。則可解天下之倒懸。反是。則水益深。火益熱。禮之義。則任克已以復禮。制之義則克也。

復以自知。

復雜三復。有三至焉。卽有三違焉。其違其至。非人所知。惟自知耳。知其違而克之。斯再復三復而成乾。不知其違而聽之。則一復而不再復。而終反於一坤再坤矣。

恆以一德。

恆雜大過大壯。則陽盛。雜夫姤歸妹。則陰勝。自其相勝言之。其德若不一。彖曰利貞。又曰利有攸往。從其不一也。自其相消言之。則其德適一。彖之貞以濟往。往以濟貞。從其一也。所以不一而一者。歸妹備四時之氣。得其平也。上言雜。明卦之有雜。此言一。明卦雖雜而德則一。

損以遠害。

損雜臨歸妹頤復剝。損本泰卦。損一陽則大壯爲臨。而遠泰之平陂往復之害矣。剝之害。以復之克已遠之。頤之害。以歸妹之平遠之。害在雜。遠之方亦在雜。

益以興利。

益雜復頤剝觀漸。觀民之剝。而損我以益之使復。觀剝之急在頤。而損我之頤以益其頤。益之不以急而以漸。必使用力爲大作。而勿養成惰民。必用之於凶事。而勿資其娛樂。皆益之以漸。必漸而後益之爲利之。不然。則害之矣。

困以寡怨。

困上雜大過。下雜未濟。中雜家人渙革。上大過而庖有肥肉。廢有肥馬。下未濟而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是其所以怨也。革而親之以家人。散其積而解其困。怨斯寡矣。怨在雜。寡之方亦在雜。方與病并舉。皆以教人觀象必求之雜。乃得其用也。

井以辨義。

井雜大過鼎節睽既濟。一鼎之食。有大過而餘者。有大過而不足者。於是睽起。是不義也。節之以義。使有餘不足者咸濟焉。如既濟六爻之各當其位。辨。分也。八家共爲一井。家分百畝。無有餘不足。井之法。井之義。皆自井之雜而得其義。制其法也。

巽以行權。

巽雜大過鼎睽家人中孚。巽之意安在乎。求保其家之鼎。而止人之睽。得人之信耳。六爻寫其忽用武人。忽用史巫。旣獲三品以薦賓。又先庚後庚以爲戒。乃至再巽于牀下。寫其大過也。皆以寫其當殷末世。所以禦憂患之權也。孔子法文王。故論學以行權爲極。於此特揭權之旨。以括三陳九卦之旨。所以詔讀易者當通乎權。一卦經也。三陳之旨。各有所

當。是權也。通三陳之義。則卽一卦而百陳其義。固不能盡乾坤之縕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

書。猶畫也。道。猶象也。位也。雖求雜卦。而雜卦乃本卦所自出。固在本卦六畫之內。若如乾二升坤五四之坤初之說。以見龍在田爲屯之解。而乾之中無屯。是則遠矣。易決不在遠。遠求之。則六畫爲芻狗矣。雖然。其六畫之象與位。則因雜卦而時有所遷變。屯之初。時爲復之初之象。屯之二。時爲比之初之象。且爲比之初之位。且時爲復之二之象與其位。又時爲復四之象與其位。故曰屢遷。不可遠。立本也。屢遷。趨時也。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六畫旣屢有變遷。初不恆居於一卦之初。二不恆居一卦之二。觀六畫者。卽當周流以求六畫變動之中。以推極之虛無。而後可謂之善觀。必言虛者。猶巽之言隱。巽雜中孚。猶實而可見。因雜中孚。不得不雜剝復震艮。則虛而不可見。巽六爻必同剝之辭曰牀。同復曰頤。同艮曰悔亡。又以先後庚指震者。皆周流求諸六虛之所得。虛也。隱也。皆以詔人勿泥于形。而忽其藏諸用稱而隱之德也。必言六者。虛之界以本卦六爻爲界。若周流而及他卦。則爲六十四虛。不當標六虛之界矣。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本爲二也。忽變爲初。是上爻而爲下也。又忽變爲四。是下爻而又爲上。是爻無常位也。

此言因雜卦而六爻始有上下之變。不如後儒二上居五五下居二之說。如其說。則上下爲翻梯式。而非剛柔往來相錯自然推易之義。蓋爻位雖无常。而決不可離遠其位。一離而遠焉。則本不立矣。變動不居也。上下无常也。皆指其用。若其體。則三四雖至六變。三固永居於三。四固永居於四。不能遠移豪髮也。剛柔之相易有二。自兩卦之變動言之。本歸妹䷵漸䷴也。漸九三與歸妹六三一相易。則漸易爲觀。䷓歸妹易爲大壯。䷡經此一易。而漸九三本雜蹇九五旅九四渙九二未濟九二九四家人初九者。一易而所雜之卦皆易。乃易而爲乾九五夬九三大壯九二夬九二九四歸妹初九矣。爻之實位雖不變。虛位虛象。則皆易而无常矣。自一卦之變動言之。上下一无常。於是二本柔位。一易爲初。再易爲三。則柔易而居剛矣。三本剛位。一易爲二。再易爲四。則剛易而居柔矣。剛柔可相推。而二不能推五。初不能推四也。可相易。亦不能二易五。初易四也。可无常位。不能遠本位也。

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六畫上下既屢遷无常。學者即不可死守二必爲二。三必爲三。以爲常法要義也。亦唯觀其所變爲雜何卦何爻。而求其適合。如觀家人九三者。當知其變爲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則知辭之嘻嘻爲適合於未濟。嘻嘻爲適合於既濟。履之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所以同乎歸妹者。以其雜中孚。中孚又雜歸妹。不用歸妹之辭。即無以證其變而適合於歸妹。不求

之難。死守家人九三履六三。不知其變。則不知繫辭之所以適合者矣。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出入。猶上下也。上下雖无常。而二之必變爲初與四。不得變爲他爻。則有度焉。他爻之變。亦無不有度。是無常而有常也。下卦爲內。上卦爲外。同人六二。本內卦也。一變爲家人。則爲外卦之四。而有獨富其家之私。於是舍野而同於宗。於是得吝。同人本文明以健之卦。爻辭乃斷其吝者。乃以六二內卦變爲外卦。內卦離六二。變爲外卦巽初六。故言吝而使知懼。懼夫一雜其物。卽撰其德也。豫九四。本外卦也。一變爲小過。則爲內卦之三。而有小過或戔之懼。爻辭繫以勿疑者。乃因九二過防之辭。知其必疑。故慰之使勿疑。而不言吉者。則又存其懼之念也。因雜之故。而爻有出入上下之變。於是卦有外爲內。內爲外之變。有度。則變而不過不流。使知懼。則觀象繫辭之發於憂患也。

又明於憂患之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雷火之豐。本極盛之象。而豐之十九不免於衰者。則惟聖人能於雜卦之革大過歸妹。明其有革命流血終空之憂患。且於雜卦之家人恆。明其致此之故。由於恆欲豐其家之一念。處豐者日對六畫。雖无師保之教我。不啻師保之教我也。雖无父母之愛我。六畫之以保豐詔我。我亦如父母之愛我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讀易之初。如家人九三。先由其辭之相反。而揆度其所指之方。則知嗚嗚爲指未濟。嘻嘻爲指既濟。悔厲而吉。則指未濟復有既濟。終吝。則指既濟復有未濟。辭雖詭異。而實有一定之常法。然非篤信雜物撰德之人。則聖人教人戒懼憂患之旨。仍無由空行。道藉人以行。而行由信起。人而疑雜物撰德之教。尚安望其行哉。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書。猶畫也。始。猶生也。一卦六畫。兩體而已。如豐之雷火。是其終也。所雜之家人恆大過革歸妹。則豐之所由生。乃其始也。觀豐之象。不當局於雷火。必推原其所由生之五卦。而後約而歸納之於本卦。而後可知豐之所以多憂患之故。豐以五卦爲始。五卦爲豐之質。五卦歸納於豐。是豐卦又爲五卦之質。以爲質也。乃兼言始終。舍雜卦而泥於豐。是棄其始也。論雜卦而舍豐。是喪其終也。此自一卦而原其始要其終也。若合六十四卦而論。則剝復夬姤爲始。而他五十八卦爲終。乾坤而外。不雜剝復。則雜夬姤。五十八卦。皆以剝復夬姤爲質。復剝之中惟有坤。夬姤之中惟有乾。原其始之始。則六十二卦。皆以乾坤爲質。所謂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乾坤雜而爲剝復夬姤。四卦者又雜而爲五十八卦。是乾坤又以六十二卦爲質。所謂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此則六十四卦之終始也。上傳既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此復言原始要終者。所以證前之死生之說。乃借人之生死。以喻卦之始終也。知死生之爲喻。則知幽明鬼神之皆爲喻矣。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既原始而得所雜爲五卦。於是六爻乃變而雜爲它卦之象位。且變而二雜初四。五雜三上之位。至於三四兩中爻。其雜尤繁而至於六。其爻雜某卦之象。雜某卦之位。無它焉。亦視其所值之時。與其卦之爲何物何事而已。如家人九三。一雜旣濟時之九三。又雜未濟時之九四。則其事物一變。所以必繫以嘵嘵嘻哀樂相反之辭者。無他。亦唯其爻所雜之時與事。旣爲相反。不得不以相反之辭形容之耳。舊說或以六爻相雜。爲指剛柔之往來。然剛柔往來。惟一陰一陽之交易。其餘五爻固不動。只雜一爻。不得言六爻也。又或以爲如屯之二陽雜於四陰之間。鼎之二陰雜於四陽之間。旣濟未濟三陰三陽之相雜。然二爻之雜止於二。三爻之雜止於三。亦非六爻之相雜。且六爻皆有定位。除未濟一卦。六爻皆不得正外。他六十三卦。至少必有一爻得正而不雜。且有五爻得正者。未見六爻相雜也。六爻相雜。蓋有二義。一謂六爻因雜五卦之故。每爻皆雜而爲他卦之某爻。不純爲本卦之某爻。是爻象之相雜也。一謂二雜四。四又雜而爲二。五雜三。三又雜而爲五。六爻展轉相互而爲雜。此爻時雜彼爻。彼爻又時雜爲此爻。上下无常。是爻位之雜也。剛柔相推相易。上旣言剛柔。故必爲一爻之相推易。不能兩爻同時推易也。六爻相雜。上明言六爻。故必爲六爻無一而不相雜。若持一爻之雜以爲解。則六字爲贅辭矣。指點雜卦之文。惟此兩語爲至著。惜後人無於六字加之意。雜卦之奧。乃蘊之至今。可歎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初爻惟雜兩卦之爻象。如豐也。初九惟雜家人革之初九。處豐者之欲豐其家。人之欲革之。既知矣。然其望家人豐至何等。人欲革之至何度。則必觀二至上之雜恆。而後知望子孫至億萬年也。又必觀二至五之雜大過。而後知革之者不惜子及汝偕亡。而在初則難知也。以其爲卦之本。但見其本。不知其支葉其究竟爲何如也。至於上。如木之末。支葉之大小榮枯胥見。豐三至上雜歸妹。上六乃歸妹之上六。於是豐之結果。不能異於歸妹之結果。乃可易知矣。故繫以同一終歸於空之辭。不參伍以求之雜。豐之初九。固惟雜之初九。有何難知。上六惟震之上六。無所謂難。卽亦無所謂易矣。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以難知。但雜兩卦之故。所以多擬而未定之辭。如豐初九辭曰。雖旬无咎。傳推雖之辭。知其爲未定也。故解之曰。其能平均其豐與否不可知。雖然。果能均而不惟殖其家。則亦可以无咎。遇均之量。則革命之災起。指以兩途。因辭之雖義爲兩屬也。至於上六。則卦之雜者於是乎盡。而豐之不免於大過之革命。亦於是乎成。故以凶之辭終焉。有初與終者。易有序。雜卦亦有序也。若豐之卦。其序爲家人革恆大過歸妹。始於求一家之豐。於是人起而革之。此則進而求子孫之恆豐。彼則進而演流血之大過。兩相持。遂成同歸於空之結果。但觀秦楚之爭。其序固歷然爲人事所不可逃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朱震曰。中爻。崔愬所謂二三四五。京房所謂互體是也。愚按中爻雖兼指二五。而尤重三四。因二五只雜三卦。三四乃備雜五卦。必三四兩爻。乃可謂之備也。十翼只立雜卦之名。他復再三言雜。不見一互字。漢儒乃有互卦之說。說易當依繫傳。不當於雜卦之外。別立互體之名也。胡一桂曰。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自成二卦之德。故謂之撰。愚按爻相雜故曰物。物之爲爻。有定訓。不謂內外卦也。中四爻。由二至五。四畫既可雜。然則初至四。初至五。二至上。三至上。皆可成兩卦。何以獨排之六畫之外而不許其雜。是則宋儒囿於漢儒之說。不深思六爻相雜之文。乃言六爻無一不雜。而此之非其中爻不備之文。乃謂中爻之三四備雜五卦。言中爻之雜而備。則初二五上之四爻。雖雜而不備。雖不備而亦雜之義。固在其中矣。旣雜其物。卽撰成其德。若明夷六二渙初六。旣同雜解之初六。故卽同撰解之德。而可同用壯馬以拯難而解之。家人九三旣雜旣濟九三。故撰嘻嘻之德。又撰未濟九四。故兼撰嘵嘵之德。是所謂雜物撰德也。經卦惟三畫。則無所雜而惟一德。無是非之難辨。一繼而重爲八卦。於是六畫。於是可羣分類聚。雜而爲五物。撰而成五德。而是非乃雜。豐之雷火。本是也。而雜家人恆。則有非矣。睽之火澤。本非也。而雜旣濟渙。則有是矣。此是與非於何辨之。惟辨之於中四爻。而以三四兩爻爲尤備。苟使卦惟四畫。則爻無可上下。卽無可雜。卽爲五畫。

亦惟得雜兩卦。惟其六畫。於是兩中爻。於是雜五卦。合之本卦爲六卦。勿問何卦。三四爻皆必雜焉。雜一卦見一是非。三四爻既雜五卦。故欲辨本卦之是非。必求其所雜之物。所撰之德。而非三四爻不能備雜五物。備撰五德。故兩爻之是非至繁。如家人九三。非反復其辭。固不足盡此一爻之是非也。自卦言之。雜五卦以成一卦。如雜甄瓦木石以成一字。本卦則其已成之字。五卦則構成此字之材。不求之雜。則不知此字之自何而成矣。自爻言之。合六爻以成一卦。猶合六柱以支一字。而中間兩柱。所支之任尤重。中柱折則此字必廢。無中柱而惟四畫。此字先不得立矣。余九歲誦易。五十始有疑於此兩語。又五年而後通。此編之成。兩語之所啓發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雜物撰德。原其始也。既知所雜之五物。所撰之五德。亦必反而要之本卦。而後可知本卦之爲吉存。爲凶亡。如豐也。先當求所雜而知其撰家人革大過恆歸妹之五德。於是反而要之豐之本卦。乃知豐之時有可吉存者焉。有可凶亡者焉。則居豐之道。可知其不當獨殖其家。又求其恆豐。勿與革命者相持而爲大過。而法歸妹之平。斯免終空之禍矣。先言雜物撰德。後言要者。觀象之序也。不先明其所雜所撰。則不得此卦之所由生。不以本卦爲要歸。若以乾二指坤五。四指坤初。爲屯。因以見龍在田爲言乎屯。則本卦又爲子虛烏有矣。

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王肅曰。彖舉象之要也。雜五卦則有五象。如睽雜睽節既濟未濟五象。彖辭則小事吉三字。吉。以指離既濟也。小事。以指睽節未濟也。如豐雜家人革恆大過歸妹。歸妹備四時之氣。故彖曰亨。曰日中。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故曰王假之。有革之者且大過。是可憂。能如四時之平。則勿憂。恆彖曰利貞。貞正也。日中則正。故曰宜日中。卽以爲大過而求恆豐其家者之藥。亦以藥革命者之大過也。落落數字。五卦竝賅。特患觀者之不知。苟能觀象而知其所賅。不待讀爻辭。已得本卦過半之旨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三與四。六畫之中爻也。二與五。則三畫之中爻。以二與四校。自三畫之不雜者言之。同有陰之功用。而二在下卦應乎五。四在上卦近乎五。因其位之異。故二以應而多譽。四以近而多懼。自六畫之雜言之。則羣雖四分。類雖五聚。二與五終不得爲羣。在初至四爲一卦。三至上爲一卦之時。二與五且不能聚而爲類。五不宜過近。亦不宜過遠。以二之柔而過遠五。故雖在三畫爲多譽。然在六十四卦中。二得吝者一。同得凶者三。制成得征凶者三。預四則因近五之故雖多懼。而六十四卦中。若師小畜否大有隨臨无妄頤坎睽損革升井艮渙中孚小過十八卦之四。皆得无咎焉。其故則四與二同爲柔。而在六畫。四既爲中

爻。羣分類聚之後。初至五爲一卦。二至五爲一卦。四皆雜而爲五之中。三至上爲一卦。四又雜而爲二之中。卦五變。而四乃三變皆得中。言乎三畫。則四不得中。惟以近五而多懼。言乎六畫。則四得中爲多。柔必中而後用无過柔之敵。四之要歸所以多得无咎者。雜而多得中也。以三與五校。自三畫之不雜言之。三與五同有陽之功用。而三在下卦之上。其位賤。五在上卦之中。其位貴。因貴賤之異。故三多凶而五多功。自六畫之雜言之。則初至四爲一卦。三則變而雜五。三至上爲一卦。三又變而雜初。五也初也。皆剛之正位。三而爲剛。則得兩正。三而爲柔。則得兩不正。三本賤矣。雜而益之以兩不正。是柔之所以危也。六十四卦中。三之爲凶者凡十一卦。師履頤大過離夬困革兌小過未濟是也。而師履頤困兌未濟六卦之三皆柔。故曰柔危。三之爲吉者。謙賁遯家人四卦。皆剛也。剛皆得吉而少得凶。故曰剛勝。其要无咎。其用柔中。其柔危。其剛勝。四語皆以言四三兩爻在六畫之雜。含雜而一以三畫之不雜者解之。必以其要无咎兩語爲指二。而六十四卦中。二之得无咎者。惟師噬嗑睽革升困巽小過九卦。僅得四之半。師睽困巽之一。且爲剛而非柔。安能以无咎柔中爲指二耶。二之得无咎半於四。非有歎於四也。二之多譽。不止无咎。六十四卦中。若蒙需師比小畜履否謙豫臨復離咸恆晉明夷家人解益萃革鼎漸歸妹豐旅兌渙未濟二十九卦之二。皆得吉矣。以无咎爲尊二。不貶二而與繫辭相違乎。以柔危爲指五。求之六十四卦。五之得吉者。爲坤屯比蒙需訟師比泰否大有隨臨賁大畜頤蠱恒遯家人。

解損益升漸歸妹豐旅巽節未濟三十一卦。而坤屯蒙泰大有臨賁大畜頤離恆解損升歸妹豐未濟十七卦之五。則皆柔也。坤泰損之柔五。且得元吉。謙剝之柔五。亦得无不利。以柔危爲指五。又貶五而悖繫辭矣。舍傳而讀繫辭。未見其能通繫辭。不以繫辭證傳。亦未見其能通傳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此明六畫之故。天地人各具一陰陽。故各得其兩。一則無變。兩乃有變也。天之氣可下降。地之氣可上騰。人之心則可仰觀俯察。所謂一貫三爲王也。天地得人而貫。故三四兩中爻。尤備雜物撰德之用。上可雜五上。下可雜初二。道也者。能上能下之用也。非六則不得兩。非兩則不得其道。六十四卦。特假天地火水雷風山澤。以明天地間一切所有之事。三四兩爻之位。旣爲人道而居中。宜其兼天地之用。雜五卦而備撰五德也。特舉六字而專爲之說者。以明非六則不合三才之道。不能相雜爲五卦。撰五德。孔子鄭重六爻。後人乃拘守三畫。惜哉。

道有變動。故曰爻。

然則不變動者不得謂之爻。爻者言乎變者也。乃言爻之性以變爲主。未及乎所以必變之道也。此則合天地之道人以言爻。爻既以象天地人之三道。而三道皆以變化爲用。爻而不

變。則不足以象天地人之道。爻非六。亦不足以盡天地人之變矣。

爻有等。故曰物。

爻雖因雜而變。六爻互爲上下。然在本卦。既有初二三四五上之等。雜而變之後。某爻變某爻。亦有一定之等焉。三四雖有六變。然三不能變上。四不能變初。則等之所限也。一等爲一物。一物之義。猶之一人一事也。人事之等至躡。故爻象之而名之曰爻。如同人之六。在同人其位爲二。旣中且正。所以能同乎人而通天下之志。然雜家人焉。則等變而爲四。其人之性。亦變而撰獨富其家之德。此爻辭所以斷其同人于宗也。又雜姤焉。則其等又一變而爲初。不中不正。其人之性。遂又一變而撰姤初六羸豕孚蹢躅之德。故爻辭又斷其吝。爻傳解之曰。吝道也。則推爻辭之吝。非謂同人六二之有吝。乃謂其爻由變動之道。而得姤及家人爲有吝也。

物相雜。故曰文。

六爻一定而不動。必如旣濟未濟而後可謂之雜謂之文也。六十四卦惟此兩卦爲雜而文。以此六字。專指兩卦。聖人立言。不亦可笑乎。物以言爻。物相雜。卽言六爻之彼此相錯而爲雜。純一而定者爲質。複雜而變者爲文。六爻相雜相變。自有形以至巽雜中孚。中孚又雜剝復。四爻之一陰。乃雜中孚之三四。剝之初二三四五。復之二三四五上。雜至於此。乃極天地之至文。雜之必至於是。乃可謂之文。若二恆爲二。三恆爲三。而不相雜。安得

謂之文。卽承乘比應之例。亦奚足以當文哉。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同人六二。在同人本當也。一雜爲家人之六四。其德已遜。再雜而爲姤之初六。則甚不當矣。故客由此生。是當讀爲邊。義爲合也。臨九二不正而吉者。以其雜復之初九爲當也。頤六二中正而凶者。以其雜剝之初六爲不當也。別有一義爲值。讀如本字。如訟三三自初至五雜渙。故初不永所事。二四不克訟。三終吉。五元吉。以其值渙。有人爲之排難解紛也。獨上九一爻不值渙。莫爲之解。遂得三褫之辱。值吉則吉。值凶則凶。所謂趣時也。自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至此一大節。皆將發明雜卦之理。而三以易之爲書也。提挈之。所以詔人觀象必求六畫之旨。可謂深切著明。舍雜而不講。易之何以必爲六畫之旨。乃不可知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推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言文王之繫辭。乃感於殷周之際。故其辭多危。又虛人之無所措其手足也。故又危如困坎之卦。使其知有亨之平。易如豫豐之卦。使其知有傾之凶。所以得平於危者。乃觀困而知其雜革渙。觀坎而知其雜屯解也。所以得傾於易者。乃觀豫而知其雜剝蹇。觀豐而知其雜革歸妹也。繫一卦一爻之辭。而周流於八卦三十爻之往來上下。且窮原而及雜中之雜。

是其道之所以爲大。而曲成萬物也。懼以終始。自乾之一卦言之。初因其雜復。而以勿用。戒其懼於始。上因其雜剝。而以亢有悔。戒其懼於終。自六十四卦言之。自乾初九戒其懼於始。未濟上九。因其雜兩未濟。故以濡首失是。戒其懼於終。必懼以戒其終始者。易者使傾。望人之進勉爲善也。未濟上九。又因其雜離上九。故如離上九无咎之辭。而繫以无咎。上下經皆終以无咎。危者使平。所以望人退不爲惡也。是其道皆得之雜物撰德。非當殷紂之末世。文王必不感人世有如此之危。非通雜物撰德之微。亦不知人世一切複雜之危機。已先繕於易象之六畫。而危之中復有平。易之中復有傾。不能以苟且簡單之觀察。妄爲推斷也。

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承上懼以終始而言。乾至健宜無懼。然與坤交易而成復師之六卦。而復初九則有无祇悔之懼。師九二則有中吉而後无咎之懼。不中不吉謙九三則有勞謙之懼。是其惟謙豫九四有疑斯有懼。有疑始戒以勿疑乾九四比九五有失前禽之懼。敢爲已甚也不剝上九有不利有攸往之懼。是乾之知險也。坤至順亦宜無懼。然容乾而與乾交易以成姤同人之六卦。而姤初六有見凶之懼。同人六二有吝之懼。履六三有咥人之懼。小畜六四有血愬之懼。大有六五有威如之懼。威之謂夫上六有終凶之懼。是坤之知阻也。乾坤且不敢不懼而知險阻。他六十四卦之不能不懼以終始可知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衍文。乾坤能知險阻。觀乾坤之象而玩其辭者。能解說其何以知險阻之心。能研考其何以知險阻之意。則可以辨定天下之何爲吉。何爲凶。則皆能致力以趨吉而避凶。孰定之。乾坤之象辭定之。孰成之。乾坤之象辭成之也。研精於說。解說且難。尙何望其研考。繫傳之靈翳至今。大抵學者未通解說。徒侈研考。故愈精而愈無當於傳易也。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因能解說研考之故。於是卦爻之變化。彖象之辭所告人而指導人之行爲者。勿問吉凶。皆可於象辭得其兆。吉包凶義。祥則兼言吉凶之兆也。吉事有祥。以言者尙其辭。象事知器。以制器者尙其象。占事知來。以卜筮者尙其占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則起下文。言八卦之摩盪而爲六十四卦之象。乃乾坤之先設六位。聖人極深研幾。不待六十四卦之成。但卽乾坤兩卦。通其交易容閑之變化。已知天下之至赜至動。至隱至深。探索而鉤致之。以成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之能。是能也。乃聖人之所獨。至於六十四卦之成。於是謀諸六畫。如謀諸人。如謀諸鬼神。有謀必有命。且如讐。是則人人可同得於六畫之貺。雖四夫四婦。亦與聖人同其能。百姓之愚。何以能爾。是則六十四卦之象。聖人象爻之辭告之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知矣。

繫傳無六十四卦之文。凡言八卦。皆言六十四卦之重。每卦之重皆八。八之則六十四矣。八卦既重而爲六十四。每卦卽以所重之兩卦。及所雜之五卦之象。以告人爲吉爲凶。復剝姤夬。六畫惟有兩卦。象若至簡。而實爲六十四卦之樞機。此外一卦至簡必備四卦有形之象。兩卦無形之象。謙豫有形之象爲坤坎爲艮無形既濟未濟。重卦之有形若惟坎離。然六畫之坎䷜離䷚。三三則有震艮巽兌。目雜頗大過。則有坤乾。合之本卦之坎離。八卦之象。實備於一卦。易之所爲終以旣濟未濟者。取其象之備八卦。必其備而後象之告人乃無不盡。釋卦之洛夫則取其爲十七卦之雜爻象之辭爻象之辭。則如其告人之情而爲之辭。同人六二。本中正之象。爻乃言其情爲吝者。則象旣告人以其雜家人之六四。姤之初六。兩象皆不免於吝也。睽本火澤相睽之象。彖乃言其吉者。則象旣告人以其雜旣濟離也。同人六二本不吝。不幸六二之柔。適雜而居家人之六四。撰其富家之私。又雜而居姤之初六。更撰其羸豕之惡。於是而爲客。睽本不吉也。幸而剛柔一雜。本爲火澤者。一雜而旣濟居其中。再雜而離又居其中。於是得吉。然又有睽節未濟居其中。於是其吉之所及。又不得不因之而小。所以見吉而凶。凶而吉。吉之中有凶。凶之中有吉者。亦惟開物而求其剛柔之所雜爲何卦。所居爲何位。復有何卦雜而居其中。若觀卦而泥於兩體。觀爻而泥於一位。而不求其所雜所居。則象所告。爻象所言。皆不可知。吉凶自茫然。而易同於不讀矣。三本剛爻。雜爲二四則。

居柔。而變其性。雜乎柔。四本柔爻。雜爲三五則居剛。而變其性。雜乎剛。大過爲巽兌。
䷔本柔卦。所雜乾。則剛卦。姤爲乾巽。夬爲兌乾。則半剛半柔之卦。頤爲艮震。
䷓本剛卦。所雜坤。則柔卦。復爲坤震。剝爲艮坤。則半剛半柔之卦。爻有剛柔柔象。剛位柔位。剛居柔。柔居剛。則爲半剛半柔之爻。卦有剛卦。爻有剛象柔象。剛位柔位。剛卦。乾坎艮震與坤震之重一雜則無不變。六畫則雜尤繁。變亦尤繁也。

變動以利言。

卦爻雖因雜而有變動。聖人望人有利而無害。故多就其有利者以爲言。如睽之雜爲睽節既濟離未濟之五卦。聖人則舉其離與既濟之有利者而言其吉。蒙雜解師復頤剝五卦。聖人則舉其解與復之有利者而言其亨。必以利言者。猶佛說教之有權。乃望世之苦心。其以不利言者。則佛說之有實。乃做世之苦心。且言不利有攸往。卽告以不往則利。猶之言凶卽教以避凶。然則凡繫辭之所言。固無一而非利人之心。特所謂利不利者。皆本所變以立言。需**䷅**訟**䷅**之二言利涉大川。一言不利涉大川者。需雜既濟。故利涉。訟雜未濟。故不利涉。豫之利建侯同於屯者。屯**䷂**豫**䷀**皆雜比也。

吉凶以情遷。

蒙之六五。蒙而童。安有吉。而謂其吉者。以其雜師之上六。故撰大君開國承家之德。其情一變而信九二之大人。於是得吉。頤六二中正。而謂其凶者。以其雜剝之初六。故撰

蔑貞之德。其情一變而拂經以食下。於是得凶。撰其德卽遷其情。如人之感寒。本不寒也。感寒則不能不寒。本不熱也。感熱則不能不熱。是理之至淺易明者。人不疑寒熱之可以感人而致病。乃疑雜卦之不能變卦而遷其情。亦知二五不知一十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道有變動故曰爻。至吉凶以情遷。皆言變動之用。此再承變動而言。因變動之故。一卦雜而爲五卦。卦旣爲五。於是有可愛之卦。可惡之卦。如睽旣雜離旣濟。是可愛也。於是得吉。又雜睽節旣濟。則可惡之卦。愛攻惡而愛勝。是吉之所由生。惡攻愛亦自有其力。於是吉之範圍。又不得不因之而小。是一卦之有愛惡也。言乎爻。如家人九三。旣雜旣濟九四之可惡。故得嗃嗃。得悔厲。又雜旣濟九三之可愛。故又得嘻嘻。然兩者相攻不已。以是雜旣濟之嗃嗃悔厲。復爲旣濟所勝而得吉。雜旣濟之嘻嘻。又爲旣濟所勝而終吝。旣雜五卦。萬難純乎可愛。純乎可惡也。於是一卦遂少純吉純凶之卦。卽一爻且多吉凶互見之爻。有卦吉而爻凶。復有卦凶而爻吉。是皆雜物撰德之妙所指搆。一舍夫雜。則爻象之辭。凡兩設以擬議相攻之象者。皆不可通。且疑聖人故爲此模稜騎牆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遠近。猶上下也。六爻自初至上。其位自近而遠。本爲二也。初至四爲一卦。則二變爲四。是近在二之位者。遠又取得四之位矣。自二至五又爲一卦。則二又變爲初。是遠在二

之位者。又近取得初之位矣。三四兩中爻。其雜尤備。其位之遠近尤無常。遠位忽變而取近位。近位忽變而取遠位。於是悔吝生焉。卽以家人九三而論。爻辭旣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又曰婦子嘻嘻終吝者。則以九本三也。然家人三三二至上雜渙卦。䷗三乃近而取得渙之九二。家人而渙散。是其所以嗃嗃而悔且厲也。然渙兼解義。且渙九二爲悔亡。故又解而得吉。家人初至五又雜離。二三九三又取得離九四。自離之卦言。則爲附麗。家人相親。宜其嘻嘻。然離九四則有焚如死如之象。於是又取得終吝。且自初至四雜既濟。三三九三遠又取得旣濟之九五。其悔且吝者。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之象也。自二至五又雜未濟。二二九三又近取得未濟之九二。於是又撰鬼輪之德。不爲已甚。故始之家人不堪而嗃嗃。已又轉而取得未濟九二之吉。且又遠取未濟之九四。在未濟九四曰吉曰悔亡。此家人九三所以先悔而後得吉也。未濟九四又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撻伐至於三年。苦矣。家人九三取得此象。故又有悔厲且吝之象。然未濟九四卒有賞於大國。九三又取此象。所以又得嘻嘻而吉之象。家人九三一爻。辭凡十三字。嗃嗃與嘻嘻。悔厲與吉。吉與終吝。義皆矛盾。所以爲此矛盾者。則以九三一爻。所取於雜者五卦。遠近之位亦五變。
三至上雜家人
故特曰家人而忽取遠。忽取近。象旣不純。辭卽不得不雜。辭也者各指其所出。一爻出於五卦。爻之辭雖不能盡如九三之備指五卦。而不能不指其一。如家人九三中孚九三
卦中之辭。蓋極慘淡經營之苦矣。因遠近之變。有生吉凶者。不惟悔吝也。因愛惡六攻。

有生悔吝者。亦不惟吉凶。不可過泥也。或曰家人六四。亦雜既濟上六。渙六二六四。未濟六三六五。家人六二矣。爻惟富家大吉四字。何哉。則又未稽渙六二曰无悔。六四曰元吉。未濟六三曰利涉大川。六五再曰吉。家人六二曰吉。夫家人六四既取此四卦之五爻。而得一无悔。一利涉。三吉。一元吉矣。安能不得大吉乎。雖既濟上六爲厲。而可愛勝於可惡。固當保其大吉也。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第五篇旣言設卦以盡情僞矣。此再申言之。情言乎其純。謂本卦本爻也。僞言乎其雜。謂所雜之卦爻也。害。猶言不利也。蹇之卦爲乾往坤之卦。本西南之坤也。䷢乾五之一陽。往坤之五而爲比。䷢比爲五陰順從一陽之卦。是其利也。故曰利西南。然乾三之二陽。再往坤之三而爲蹇。䷢適爲東北之艮。自成此艮。於是初至四又雜一蹇。二至五雜一未濟。二至上雜一坎。初至五雜一旅。皆不利之卦。故又曰不利東北。一蹇而有利不利者。論蹇之本卦。亦有見險知止之美情。求之雜卦之僞。則旣雜蹇未濟坎旅四不利之卦。即不能不感四不利之德。雖亦雜一旣濟。而愛不勝惡。故仍不免於不利。若解䷢則乾一陽之坤二而成師。二陽之坤四而成坎。師固利矣。爲坎雖所雜爲未濟坎之兩不利。然又雜旣濟豐解三利之卦。惡不勝愛。故解惟曰利西南。而不言其不利。此卦之由雜而生利害也。旣濟䷾六三一爻。旣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者。以其雜二旣濟。故曰征凶。又雜一旣濟。

故曰利涉大川也。離九三既曰不鼓缶而歌。又曰則大耋之嗟者。以其雜革九四。感有孚故命之吉。故宜歌。又雜革九三。感征凶。貞厲之不利。故宜嗟也。感。卽感寒熱之感。雜其卦爻。卽感其德。猶之盛暑而感寒。不得不作寒。祁寒而感熱。不得不作熱。凡卦吉而辭凶者。皆其所感之雜凶。卦凶而辭吉者。乃其所感之雜吉。辭各指其所之。卽各指其所感之僞。先聖設卦。不惟以兩體盡其情。且以雜卦盡其僞。後聖之繁辭。亦不惟言其兩體之情。且以言其雜卦之僞。故曰繁辭焉以盡其言。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近字非遠近之近。乃比近之近。承上情字而來。情之所感。乃雜而比近其卦也。豐乃極盛之象。上六之位亦正。而言其凶者。以其比近歸妹之上六。感其終空之德。情不相得。故得凶。家人九三亦得正。何悔乎。何吝乎。以其雜未濟渙。有此兩卦害之。故悔且吝。乾上九之悔。則剝害之。同人六二之吝。則姤害之也。愛惡相攻以下三句。皆爲雜卦而發。舊說舍雜爲解。乃徒紛紜而無一當也。

周易雜卦證解

卷四 繫傳下

三三十六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蓍之義猶問。非言掛揲也。聖人作易。乃以幽深濟民之情。贊助神明。而生卦爻之象。使人可問而知往察來。卦爻何以生。參天之陰陽。兩地之剛柔也。上言效法象則。此乃言參兩者。一卦所雜爲五。參之兩之。乃得五之數。作易者倚參兩之數而爲六畫。使一卦自然而爲五卦。問者亦必倚其五卦之數以問之。乃得神明之贊佑。數藏於幽。但求之兩體。不可得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陰陽須臾萬變。雲蔽則陰。雲開則陽。向日則陽。背之立陰。陰陽無定。聖人觀之以立卦。復剝本陽卦。所雜之坤則陰卦。夬姤本陰卦。所雜之乾則陽卦。一卦六畫。初至四一變焉。初至五一變焉。二至四。二至上。三至上。又三變焉。必變而後合陰陽之理。必五變而後合參兩之數。定於兩體。則非陰陽之理矣。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卦既五變。爻尤發揮其量。六爻之變。至於三十。在乾坤則以六爻之往來相易相雜爲剛柔之發揮。在他卦則以六爻之象位相易相雜。時上時下。爲剛柔之發揮。爻也者言乎變者也。六爻不泥於一象一位。而後可發揮以盡其用。若一爻止一象一位。則不足以言發揮。

矣。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此承上文而言。卦雖極陰陽之變。爻雖極剛柔之發揮。然每卦每爻。固有其道德。雖變而發揮爲他卦他爻。於其本卦本爻之道德。固仍和之順之而無所悖也。聖人之繫辭。則如其卦其爻之義以理治之。雖兼指其所變所發揮之卦爻。於其本卦本爻之義。固未嘗有豪髮之不適也。卽如家人九三一爻。雖變而發揮爲旣濟未濟離渙家人之五。辭雖亦兼指五卦而言。而嘵嘵嘻嘻。則家人固有之情也。嚴之則嘵嘵。寬之則嘻嘻。嘵嘵則主人不能無悔無厲。而固不失閑家之吉。嘻嘻則縱恣而終不免於吝。此皆家人之道德。理家無所逃之義也。聖人雖周游六虛。以鉤其所雜。然於本卦本爻之道德。固決無所忤。其所以治此卦此爻之方。固爲其卦其爻應有之義。家人六爻。惟九三一爻所變而發揮者尤備。故辭亦極備。卦且辭義多反復如家人因是又慮讀者疑爲於旣濟五卦則詳。而或未當於家人九三之道德與義也。故於九三特舉家人以冠之曰家人嘵嘵。以見下所云云。皆家人在旣濟未濟離渙時附麗則嘻嘻本有之道德。及其時應有之義。而非純爲旣濟五卦之義。且家人自九三以上始雜家人。辭旣以家人二字明嘵嘵云云之和順家人之道德。治理家人之義。又以此兩字詔人求雜卦之法。是則繫辭之妙矣。必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之一語。似已逆知後之說易者。將有乾升坤降之說。置本卦本爻之道德與義而不問者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上語所以教人無忘本卦本爻之道德與義。此語則又教人將求本卦本爻之道德與義。必當先求本卦本爻中所雜而蘊之理。一卦既雜五卦。即蘊五理。得其四不足言窮也。三四爻各有五變。而雜五卦之爻象。八卦之爻位。位且六變得其四亦不足言窮也。既窮其所雜。而知由某爻至某爻爲某卦。某爻雜而當某卦之某爻。於其條理無所不通。然後進而求其所雜五卦某卦爲何性。又進而求每爻所雜之卦之爻爲何性。卦所雜之性。爻所雜之性。無所不通。斯之謂盡性。然後進而至於求先聖何以命此卦以此名。後聖何以命此卦此爻以此辭。先聖之命此卦以此名。後聖之命此卦此爻以此辭。皆如其卦之命以命之。如子平家斷人休咎。惟据其所生年月日時之支干八字。聖人之命名命辭。亦惟据其所雜之五卦。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卽謂乾道一變而初雜爲復。復於是而卽以乾之初九爲性爲命。而得三坤三復。乾初九亦於是而得復之性命。聖人所以命復以復之名者。以坤得乾。於是復反於陽也。以復之雜三坤兩復。其道猶反復未定也。所以命六三以頻復厲无咎之辭者。以其雜三復三坤。復又坤。坤又復。故曰頻復。論雜之性則有厲。論本卦之性則亦可无咎也。於乾初九命以潛龍勿用之辭者。以其雜復之性。反復正多。不當躁而妄用。以爲已治已安也。乾文言所謂各正性命。所謂六爻發揮旁通云者。爲乾言之。亦爲六十四卦言之。上傳說咸九四命辭發明雜卦之旨。至費一百二十五字。其實凡說一爻之雜。皆必如其字之數。或過

之而後可窮其爻之理。盡其爻之性。而後可至於其卦之何以命以此名。其彖其爻之何以命以此辭之故。乾坤之文言。繫傳之先舉七爻。後舉十一爻。三陳九卦。皆以發其凡。而教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法。繫辭之隱。不惟十八爻當爲發揮也。觀變兩句。言卦爻之有雜。和順一句。言卦爻之有本。窮理一句。則又言觀象玩辭之不可苟。而終重於求雜。反復教人如此其備而不偏。人猶有舍本而求他。泥本而忽雜。且以和順爲汎談道德。窮盡爲專研性命者。一失其解。傳乃爲道德性命而作。不爲繫辭作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上篇旣言六畫之義。爲三才之道矣。此更申之。天不能有陰而無陽。地不能有柔而無剛。人不能有仁而無義。則卦不能有吉而無凶。有凶而無吉。天地人之性命。皆以兩而成。故聖人作易。亦順自然成兩之性命。而作爲六畫以成一卦。必六畫者。三畫則各偏於一而不兩。六畫成則不惟各得其兩。且同時而成五卦。必五卦成而後合本卦爲六。以偏兼三才之數。兼三者。六也。畫爲六。卦亦爲六。必至於六。而後凶中之吉。吉中之凶。乃可互盡其象。互盡其情僞。觀六畫之象而以三畫求之。則重卦爲多事矣。卽求六畫而拘於兩體。則旣濟何以終亂。未濟何以亨。旣濟未濟之性命不可見。六畫之用。亦不可見矣。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六畫成卦矣。於是而分初三五爲陽之位。二四上爲陰之位。是有定而立本者也。剛柔之爻。則更迭而居之。是无常而趣時者也。如二本陰位。同人以六居二。至中且正。辭乃言其吝者。以其更迭而居姤之初六者再。本雖中正。趣之時乃不中不正。故得吝也。位雖有定。爻之剛柔。則因雜卦之故。迭用而不定。於是六位相易而成章。章之言猶物相雜故曰文之文。其義則兼彰著之義。六位一相易。不特成六畫相雜之文。且著五卦相雜之義。再言六者。必六乃能相雜相變而成章。三則純而不雜。定而不變。尚安能成章哉。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五語。古今說者至爲紛紜。皆以論三畫之經卦。不知乃承上文。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而言。錯之義猶雜。一錯焉而卽雜。故謂之錯。六位既成之後。雖因相雜而成章。然有定位而不能相雜者。則天地也。有可通氣相薄追近不相厭相容之義而能相雜者。則山之於澤。雷之於風。水之於火也。因六畫中之八事有能雜有不能雜。於是六十四卦中。剝復夬姤四十二卦。乃能爲他卦之雜。需訟小畜履二十四卦。乃不能爲他卦之雜。此五語則專以明其故。請先爲表以檢八卦某卦能錯某卦。不能錯某卦。

類別	乾天	坤地	艮山	兌澤	震雷	巽風	坎水	離火
本卦	☰	☷	☶	☱	☳	☴	☵	☲
上一錯	☰	☷	☶	☱	☳	☴	☵	☲
二錯	☱	☶	☴	☵	☲	☷	☰	☶
三錯	☲	☱	☵	☶	☴	☷	☲	☱
四錯	☱	☲	☶	☴	☵	☷	☱	☲
五錯	☲	☱	☵	☶	☴	☷	☲	☱
六錯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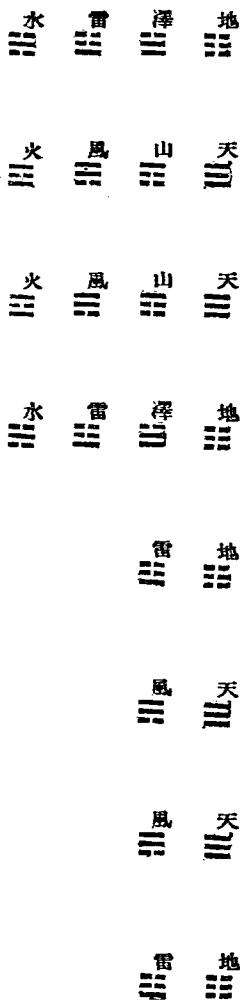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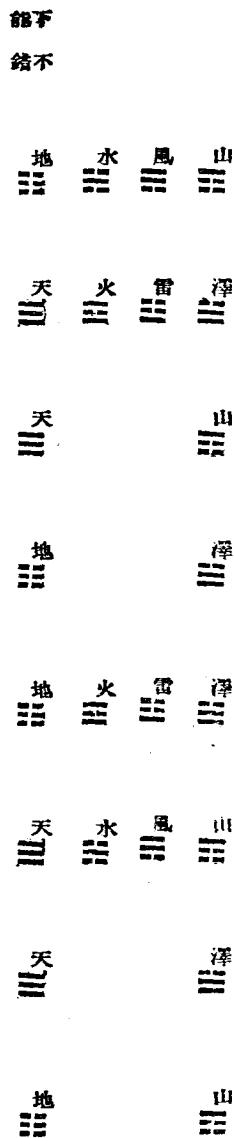
周易雜卦證解

卷四 說卦傳

三四二一

龍上一下一下陰下陰下陽下陽下一上一上陰陰一上一上陽陽
陽一陰一陰一陽一陽一陽一陽一陽一陽一陽一陽一陽一陽
錯不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





如右表。八卦之中。某卦上可一錯再錯而爲某卦。下可一錯再錯而爲某卦。上不能錯某卦。下不能錯某卦。皆有一定之式矣。天之上下皆不能錯爲地。地之上下皆不能錯爲天。是天地之有定位也。而艮上不能錯地山。下不能錯天山風火。凡六子各有所能錯不能錯。是六子亦有定位也。山下羣二陽卽錯爲澤。澤下羣二陰卽錯爲山。山上羣一陽一陰又錯爲澤。澤上羣一陰一陽又錯爲山。是山澤之互通其氣也。然天上錯一陰亦爲澤。下錯二陰亦爲山。是山澤與天亦互通氣。檢表而觀。凡能錯者。皆其通氣相薄不相射者也。故

定位雖言天地。兼以言六子。通氣相薄不相射。雖言六子。亦兼以言天地也。然則何以某卦能錯某卦不能錯某卦乎。是則物以羣分之故。一卦雖錯而爲五卦。一羣則惟限於三爻。請以山澤說之。山之能通於澤者。以山三之上羣一陽爲風。三爻上羣一陰則爲澤。三雖歷再錯。如五畫之咸。三澤下之一陽。固與山上一陽之氣同爲一氣也。澤三下羣一陰爲風。三再羣一陰則爲山。三雖歷再錯。如咸三三者。山上一陽之氣。固卽澤下一陽之氣也。此其所以能相通也。山上之不能錯地與山者。以山之上爲陽。地與山之下爲陰。山上羣一陰爲水。三再羣一陰爲雷。三而羣之力已盡。再上雖可爲地三爲山。三然已自爲三爻。別分一羣。山上之一陽已不能相通矣。山之下不能錯天山風火。則以山之下爻爲陰。而天山風火之上爻皆爲陽。山下必別羣三爻。而後可成天山風火。所以相通相薄不相射者。必下卦之上爻。與上卦之下爻。陰陽相同。而後能上錯。必上卦之下爻。與下卦之上爻。同一陰陽。而後能下錯。通也相薄也不相射也。皆以陰陽之氣相連屬。山下之陰。與澤上之陰同氣。故相通。山下之陰。與天山風火之上之陽異氣。故不能相通。必同氣而後可同羣。氣異則羣自不得不異。氣同羣同。而後可聚兩羣爲一類。於是一錯而成者爲四畫卦。如後弟一表。再錯而成者。則必五畫乃爲一卦。如後弟二表。不能錯者。則必六畫而後可成一卦。如後弟三表。必六畫者。其卦皆獨立。不能雜於他卦。五畫之卦。所雜校少。雜之多者。惟四畫卦。氣之一字。爲天地風雷水火所同具。山澤可通。其他之能通者。

必以氣可知也。山與水雷。澤與雷風。只上下一錯而成。必舉兩錯而成之山澤雷風爲例者。舉遠以賅近。兩爻可錯。則一爻之能錯可知。錯止於兩。則三之別爲羣而不能錯亦可知。後人旣舍上文六畫六位之文。而以五語爲論三畫。又造爲先天方位之說。不惟無稽。且失聖人脩辭之精旨矣。

第一表 四畫卦

本卦	上陽錯	重爲	雜卦	下陽錯	重爲	雜卦
天	三			三	九	乾
地	三			三		
山	三			三		
澤	三			三		
雷	三			三		
風	三			三		
水	三			三		
未濟	十二	歸妹	睽	十三	乾	九
既濟	十二	家人	頤	十二	復	十一
三四五	十二	歸妹	夬	十三	雜卦	九

火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本卦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重爲

雜卦

天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三

地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三

山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三

雷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三

澤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三

風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三

水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三

火三

三三

三三

睽

十三

既濟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既濟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歸妹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大過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復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夬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姤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坤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未濟

三三

三三

睽

十二

如右表。四畫之卦。多者至爲十二卦之雜。剝復夬姤之中其一乃乾坤所之之雜之雜。所爲雜之若是其多者。以六畫卦之中。雜四畫卦者凡三。初至三。二至四。三至五。四至六。六十四卦中之

雜卦。由四畫相錯而成者。除乾坤外。凡一百八十六卦。一錯而成。其氣尤通。故爲雜之力尤偉。四畫所以能錯爲一卦者。如地☰上錯一陽爲剝。☷下三畫坤☷爲一羣。加一陽則與坤上之二陰合而爲艮。☶於是分爲山地兩羣。又聚之爲類。於以成山地之剝。其能羣則由地上之二陰。與山下之二陰爲同氣。故能相錯爲羣而成一卦也。

第二表五畫卦

本卦	天	地	山	澤	雷	風	水
上陽錯							
乾	☰	☷	☶	☱	☳	☴	☵
觀	☷	☰	☶	☱	☳	☴	☵
遯	☶	☷	☱	☲	☳	☴	☲
中孚	☱	☲	☴	☵	☲	☱	☲
益	☲	☱	☴	☵	☱	☲	☱
姤	☱	☲	☵	☲	☱	☲	☱
渙	☲	☱	☲	☱	☲	☱	☲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雜卦	下陽錯	重爲	雜卦	下陽錯	重爲	雜卦	下陽錯
一	☷	☰	☱	☷	☰	☱	☷
乾	☷	☰	☱	☷	☰	☱	☷
臨	☱	☲	☵	☱	☲	☵	☱
損	☲	☱	☴	☲	☱	☴	☲
夬	☱	☲	☵	☱	☲	☴	☱
大壯	☲	☱	☴	☲	☱	☴	☲
中孚	☱	☲	☵	☱	☲	☴	☱
節	☲	☱	☴	☲	☱	☴	☲
三四七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天三 本卦 火三 水三 風三 雷三 泽三 山三 地三 天三 本卦 火三

三 陽一錯 上二陰錯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夬 重為 大壯 坤 同人 重為 重為 豐 大壯 小過 遯 复 恒 師

四 雜卦 四 雜卦

三 陽一錯 下二陰錯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姤 重為 大有 重為 重為 姝 旅 比 觀 咸 刹 剝 坤 遯 小過

四 雜卦 四 雜卦

澤山離 地天泰 本卦 火水風雷澤山離 地

周易雜卦證解 卷四 說卦傳

比咸節屯大過坎革剝損旅大有重爲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馬下錯一陰二陽三陽四陽五陽六陽七陽八陽九陽

革頤復同人重爲

大過坎涣鼎渙恒艮蒙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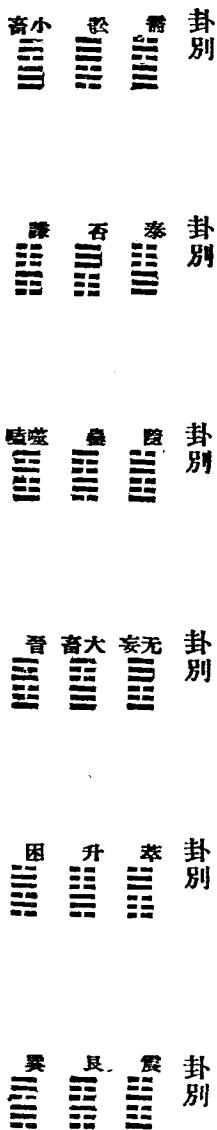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三四九



如右表。五畫相錯而成之卦。其爲他卦之雜者。平均惟四。所以少於四畫者。以八卦之中。雜五畫卦者。惟二初至五上六十四卦。除乾坤外。雜五畫卦者。惟一百二十四卦耳。然畫至於五。如觀䷓也。中藏剝䷖漸䷴兩卦。合之觀蓋有三卦之用。固不減於四卦也。另表列復師謙豫比剝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爲五者。其一乃乾坤所出之雜。故不列於此表。

第三表 六畫卦



賁

豫

賁

夷

井

兌

䷕

䷒

䷕

䷔

䷯

䷹

如右表。六畫之卦凡二十四。皆不能爲他卦之雜。所以獨立者。蓋凡卦之能雜於他卦。乃其用之能藏於他卦也。其能藏者。乃其能縮爲四畫五畫。而後能藏於六畫之內也。所以能縮者。必其卦之上二爻。能錯爲上卦之下二爻。或其卦之下二爻。能錯爲下卦之上二爻。而後可藏兩爻而爲四畫卦。不然。則必其下卦之上一爻能錯爲上卦之下一爻。或上卦之下一爻。能錯爲下卦之上一爻。而後可藏一爻而爲五畫卦。藏兩爻者。屈伸之用尤大。故四畫卦雜於他卦者尤多。而五畫卦則少。若需䷄之爲卦。下天而上水。天之上爻爲陽。水之下爻爲陰。天之上爻。不能錯爲水之下爻。水之下爻。不能錯爲天之上爻。上下旣異氣。不能相通。藏其一則水天之體不全。卽不成需。以此二十四卦乃皆同乎需。必六畫而後成卦。不若咸䷞縮爲五畫。䷞仍爲上澤下山之咸。大過爲䷛。雖縮爲四畫。䷛仍爲上澤下風完全之大過也。

六十四卦。皆乾坤之子。四畫之子。則多孫者也。五畫之子。則少孫者也。六畫之子。則無孫者也。無孫。不將無用乎。三陳九卦之德。六畫之履謙井困巽。乃居其五。而履巽爲之始終。然則無孫者。乃限於位。非絀於德也。乾坤出而爲復剝夬姤。復剝生頤。夬姤生大過。其他五十六卦。皆復剝夬姤頤大過之所生。然出於復者多吉。出於剝姤者多凶。出

於夬頤大過者則有凶有吉。是復爲肖子。夬頤大過則半肖之子。剝姤則不肖子。縱貫古今。橫盡世界。所以擾攘不絕者。皆此剝姤夬頤大過爲之祟。若履謙諸卦。雖無胤嗣。然能和行制禮。以至於行權。世界不毀。人類不夷爲禽獸。胥此諸卦遺德之所維繫。然則此諸卦者。固乾坤之肖子。豈可以其無孫而少之哉。

覽右數表。則知天地定位之五語。爲承上文六位成章而言。所以明六位既成之後。八卦可以相錯而爲一卦。一卦之中。又能相錯爲四畫五畫之卦。以雜於他卦。其能錯者。則其氣之相通相薄不相射也。其不能錯者。則其定位之所限也。五語本以闡明卦之有雜有不雜之原理。後儒乃以附會先天之說。惜哉。

又此五語。復以發明上經所以中泰否。終坎離。下經所以首咸恆中損益終旣濟未濟之故。上經首乾坤。上傳天尊地卑旣言之矣。何以中泰否。乃以泰否爲六畫獨立之卦。不能錯而雜於他卦。是同於乾坤。則天地之有定位也。下經何以首咸恆。中損益。則以咸䷞爲上澤下山之卦。損䷨爲上山下澤之卦。是兩卦者。皆可縮爲五畫卦。爲咸䷞爲損䷨。䷢以山之上下皆通於澤。澤之上下皆通山之氣也。恆䷁則上雷下風之卦。益䷩則上風下雷之卦。是兩卦者。亦可縮爲五畫卦。爲恆䷁爲益。䷩以雷之上下皆與風相薄。風之上下皆與雷相薄也。上經所以終坎離者。先儒以坎中之䷜爲大離。離中之䷚爲大坎。自六畫言之。坎中有大火。離中有大水。是水火不相厭也。雖然。坎離亦可縮爲五畫。坎

爲三三。則火在其中。離爲三三。則水在其中。水火不相射。亦爲坎離可縮爲五畫而藏其用也。下經之終既濟未濟。則以明坎離之可縮爲四畫。蓋既濟三三未濟三三中既各錯一坎一離。既濟又雜兩既濟一未濟。未濟則雜兩未濟一既濟。但謚六畫之既濟未濟。已爲水火錯於一卦而不相射。若錯而求之五畫。則又有一坎三三一離。三三是又一水火不相射矣。再求之四畫。則既濟又雜兩既濟一未濟。未濟又雜兩未濟一既濟。是一卦之中。又因四畫之錯而得三坎三離。水火乃不相容之物。乃合五水五火錯而聚爲一卦。故於此曰水火不相射。以爲猶未足以擬議也。下文乃又曰水火相逮。所以證水上下錯一陽而皆爲火。火上下錯一陰而皆爲水。逮之言。所以形容其相尾而至也。泰否。上經之中也。故先言天地定位。咸恆損益。下經之首中也。故次之以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咸損先而恆益後。故先山澤而後雷風。坎離既濟未濟。上下經之終。故終言水火不相射。泰否雖不錯於他卦。而爲天地類聚不能相錯之六畫卦。咸恆損益。則可錯爲五畫卦。坎離既濟未濟。則可錯而爲四畫卦。以雜於他卦之內。而成六十四卦。故終言八卦相錯。傳凡言八卦。皆言六十四卦。不徒言八經卦也。不合上下經之卦序。不知五語次序之謹嚴。且不知何以後水火而先山澤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承上八卦相錯而言。八卦既錯於一卦。於是一卦之中。錯爲經卦者四。因其錯而爲重卦者五。卽相通而爲此卦之因果。往。猶已往。來。猶將來。如豐也。其雜爲家人革大過恆歸

妹。是豐由此五卦以成。是五卦爲因。而豐爲果也。數往。推察以前也。由因而果之謂順。處豐之境。苟求知其已往。則順而由所生之五卦。一一數之以至豐。乃知由家人之能革其舊而自新。且有大過人之力。恆久之德。於是而得歸妹。天地交萬物興之象。以成此豐之境。是謂數往者順。倒果爲因。倒因爲果之謂逆。旣得豐之現在之境。苟欲知此豐之將來爲因。爲吉。則當以豐爲因。就所雜之五卦以爲果。由豐而一一數之。其雜歸妹也。現在雖興。必有終空之象。何以致此惡果。則以其雜恆。必求豐之恆。雜大過。必不憚爲大過。雜革。必有革命者陰瞰其旁。其根本之誤。則由雜家人。故獨豐其家之念太重。不去此念。則將來必不免歸妹之凶。是謂知來者逆。不知豐之因。則未豐者不得豐。不知因果。則已豐者不能守。於順言數。實兼知義。推數之則知其已往矣。於來言知。實兼數義。不推數之。何以知之哉。豐爲現在。現在至無常者。若其已往未來。則皆繩於所雜之五卦。凡讀一卦。順逆皆當深考。獨言易重逆數者。蓋旣由五卦以成一豐。豐旣成矣。不待多求致豐之道。惟當急求所以應付此豐之道。是傳之所以重逆。而學易者亦必知逆數而易。乃爲有用。一卦如一病。五雜卦爲致此病之因。又爲治此病之法。今西醫取某病之微菌。製爲血清。卽還以治其病。卽數往知來之法。教人學易。莫切於此。後人乃又以爲方圓之圖。徒紛糾而無用。惜哉。或者乃疑豐之先爲家人。革之五卦。家人革之五卦。又各有其先。然則六十四卦。果誰爲最先耶。是又惑於卦變之說。不知六十四卦。卦爲一理。太

極未剖。六十四卦。卽繩於太極之中。兩儀一分。則六十四卦。同時墮地。無先無後。而互爲因果。推其因。故姑指爲往。推其果。故姑指爲來。合土爲瓶。毀瓶爲土。誰成誰虧。誰先誰後。人於習見之因果無所疑。獨疑於易卦之因果。亦見其不通矣。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雷雖上不錯天澤火。而下則錯焉。雖下不錯地。而上則錯焉。是雷之於八卦無所不動。所不動者。惟上下皆不錯雷。雷不待動也。之以言八卦。他之五子。皆同於雷。不錯於上者。必錯於下。不錯於下者。必錯於上。六子旣各有其相錯而無不通之用。於是錯而成復。三一剝二二姤 三三夬三一頤 三三大過。三三爲六十四卦之司令。雜姤夬大過者。天卽爲之君。雜復剝頤者。坤卽藏其中。乾坤以無用爲用。六子皆資乾坤以爲用。後乾坤者。非後也。六子爲支葉。乾坤爲之根。根宜在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一節不獨以明八卦之有定方定時定序也。始震而終艮。震艮合而爲頤。䷚ 頤者。六十四卦之樞機也。卦體先下而後上。乾初九先出而爲震。故曰帝出乎震。震得艮而成頤。成之辭。言乾之初上兩爻出而成震艮。又言頤之成乎艮也。頤成而剝復雜其中。復之卦爲大震。乾初九出而之坤之所成也。艮之卦爲大剝。乾上九出而之坤之所成也。乾六爻之易。終於成艮而爲剝。而震又繼之以始。首出而爲復。不終則不能始。始因乎終。故於艮曰成終而成始。而之訓爲又。成終爲艮言之。成始爲震言之。於震言出。義賅乎成。於艮言成。義賅乎出。復剝夬姤頤大過。爲六十四卦之司令。故曰帝。但舉頤剝復者。頤成而大過成。同時夬姤以成。六十四卦亦於是足以成也。又變帝言萬物者。傳言萬物。多謂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皆出乎震也。於坤曰萬物皆致養焉。乃指頤中之坤。卽頤象天地養萬物之文而稍變之者也。於乾曰戰。坤上六龍戰之辭也。言陰陽相薄。坤上六其血玄黃之義也。坤上六乃言夬上六。余於坤卦中已詳言之。言乾乃指夬者。乾成於夬一也。艮成剝。兌卽成夬。二也。巽䷸ 兌☱ 之中皆有家人。家人當齊。故於巽言齊。家人怡怡。故於兌言說。於巽又加絜以說之。乃取絜矩之義。巽以制事。家人之齊而能制。絜矩之效也。巽兌之中皆隱中孚。孚而後齊而後說也。於離曰萬物皆相見者。離之中☲ 有家人睽鼎革。皆反復對待之卦。而聚於一卦。故曰相見。坎曰勞又曰萬物之所歸者。坎☵ 之中有頤。勞與歸。皆爲頤發之。勞人者頤。觀人之頤也。自求口實也。人生百年。古今萬世。自治治

人之勞。歸之一頤而已。其義至警。汎以水流爲勞。水爲萬物所歸。則僥幸矣。以此一節爲但論八卦方位次序。亦僥幸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一物但得一用。尙何妙乎雷風水火之用。以其一物能兼萬物之用。風雷不惟相動。亦動山澤水火。是其妙也。是其所以爲神。聖人所以取之以曲成萬物也。雖然。必於雜卦求之。

詳說於下節。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旣言六子之用。此復蒙山澤通氣之文。而易其辭以申言之者。一以譯不相射之義卽相逮也。相薄之義卽不相悖也。通氣不改上辭者。所以相逮不相悖以其通氣也。一以明六子之所爲神妙乎萬物。蓋在其能相逮不相悖而通氣。雷之神在動。其於水火山澤無不動。火之神在燥。其於風雷山澤無不燥。相之義猶無不之義。不惟六畫旣濟䷾未濟䷿水錯火。火錯水。爲水火相逮也。若歸妹䷵雷澤兩體。然初至四爲火澤。是澤與火通氣。而火與澤亦相逮也。初至五爲水澤。是澤又通水。水又逮澤也。二至五爲水火相逮。易明也。二至上爲雷火。則火能逮雷。雷不悖火也。三至上爲雷水。是水又逮雷。雷又不悖水也。惟其相薄不相悖而通氣。故三畫之卦。一卦能錯四羣。一卦之中。四羣可聚爲十類。一卦遂變爲五卦。而盡成六十四卦。萬物之理。盡於六十四卦。故以萬物代之。若水惟逮火。山

惟通釋。一無變化。則物不能分爲羣。方不能聚爲類。六十四卦。乃相悖而不相及。相通矣。言六子之變化而能相遠。相通不相悖。卽言六十四卦之迹若局於兩體。其神則通爲五卦。相爲體用。相爲因果。一卦之雜五卦而通於五卦。實卽通六十四卦。是在學者之善會耳。先水火者。以神爲主。水火爲四畫卦。䷂其神尤妙。其用尤廣也。不舉乾坤者。六子之神。皆君於乾。藏於坤也。

繫辭上傳。多以闡乾坤之變化。下傳則多以闡重卦之變化。而易之爲書也三節。則專以闡雜卦之變。猶虞人之不達。故又別爲說卦一篇。以明因六畫而後相錯以成五畫四畫之變化之故。可謂深切著明。後儒不據其著於文字者以爲說。而別爲之說。說益精。傳之旨乃益湮沈。易之道乃益紛糾。不知所折衷矣。

序卦傳

雜卦以雜爲序。余旣爲表於後以釋之矣。然則序卦獨無取於雜乎。則請觀下表。

卦別	凡數	上	經	得數	下	經	得數
六畫獨立卦	二十四	需訟小畜履泰否謙豫臨蠱	十四	晉明夷萃升困井震艮	十六	咸恒遯大壯損益夬姤革	十六
五畫	三十二	乾坤屯蒙師比同人大有臨觀剝復頤大過坎離		鼎豐旅渙節中孚小過			
四卦	十六	家人睽蹇解夬姤漸歸妹睽濟未濟					
三十六							

人類進演之序。由簡而雜。六十四卦之序。卽以人類進演之序爲序。六畫獨立卦。所以象其簡。上經中古以前也。其時簡。故得二十四之十四。下經惟得其十。少其四焉。五畫所以象其稍雜。故上經得三十二之十六。而下經亦得十六。當其數。所以明中古以前。不能純簡。中古以後。亦不能純雜也。四畫則象其尤雜。下經中古以後也。其時尤雜。故得尤雜者十六之十。而上經惟得其六。少其四焉。未濟雜之雜者。故以終篇。此序卦之序。有取乎雜之一證也。

更卽六畫五畫四畫而檢上下經之序。

上經

乾坤四兼五屯蒙五需訟六師比五小畜履泰否六同人大有五謙豫隨蠱六臨觀五噬嗑賁六剝
豐旅五巽兌六渙節中孚小過五旣濟未濟四復四兼五无妄大畜六頤大過四兼五坎離五

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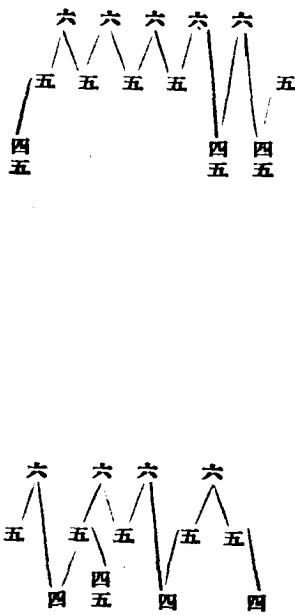
咸恆遯大壯五晉明夷六家人睽蹇解四損益五夬姤四兼五萃升困井六革鼎五蒙艮六漸歸妹四
豐旅五巽兌六渙節中孚小過五旣濟未濟四

上經自屯蒙至賁二十卦。皆五畫六畫相間。上經以六畫爲主。故六畫之卦。聚而類者四焉。其聚也皆四卦。至於剝復。則由簡入雜。而其時不久。故又次之以六畫之无妄大畜。上古之運將終。簡亦不可久。故以四畫兼五畫之頤大過次之。純四畫之家人睽蹇解漸歸妹。

既濟未濟八卦。上經曾無一焉。蓋以上經爲六畫降爲五畫之時。下經爲五畫降爲四畫之時。故上經終以五畫之坎離。而下經承以五畫之咸恆。終以四畫之既濟未濟。五畫之爲樞紐。蓋可知也。下經六畫五畫四畫之卦。聚而類者亦四焉。且咸恆遯大壯皆雜夬姤。家人睽蹇解四卦。皆雜既濟未濟。渙節中孚小過。皆雜頤大過。旣以畫爲類。又以所雜爲類。猶謂序卦無取於雜乎。其不類而相間者。則示繁簡互爲升降也。今爲上下經升降圖於左。

上 經升 降 圖

下 經升 降 圖



上下經之序。蓋以示人心世運繁簡升降之消息也。五而六。由繁以返也。五而四。由簡以趨繁也。人心世運。勢雖日降而入繁。然不能一往而不返。故上經十一升降而後終於五畫。

校繁之坎離。下經亦十一升降而後終於四畫極繁之既濟未濟。且其升降也多以漸。四升而五而六。六降而五而四。上經惟六畫賁一降而爲四兼五之剝。賁之極必大剝也。四五之復。一升而爲六畫之无妄。復之極必无妄也。六畫大畜。又一降而爲四兼五之頤。止之極必大降也。下經惟六畫明夷。一降而爲四畫家人。時至明夷。必大降也。六畫艮一降而爲四畫漸。止之極必大降也。上經有大降亦有大升。上經簡時也。雖繁而易歸於簡。下經繁時也繁之返簡。如水之上流。故下經惟有大降而無大升。序卦之序。有取乎雜。此又一證也。

雜卦傳

序卦之序。已有取乎六畫五畫四畫之雜以爲序。而未純也。雜卦之序。則探序卦之旨。而變其序以純之。非說可盡也。請先爲數表。而後一一說之。

雜卦弟一表

卦別	凡數	上	經	得數	下	經	得數
六畫獨	二十四	震艮大畜无妄萃升謙豫噬嗑	真隨蠱晉明夷井困兌巽	十八	泰否小畜履需訟	咸恒渙節大壯大有同人革鼎小過中孚豐旅離坎大過頤夬姤解蹇睽家人大過姤漸頤既濟歸	六
立卦五畫	三十二	乾坤師比臨觀屯蒙損益剝復	十二	二〇	二二	二〇	
三十六	乾坤剝復	四					
		三六一					

序卦之序。以上經爲六畫五畫互爲升降之時代。故取六畫二十四卦之十四。取五畫三十二卦之十六。四畫兼五畫之卦。乾坤剝復頤大過夬姤八取其六以入於上經。而以下經當中古以後。認其時猶可厭繁而返簡也。故餘六畫者十卦以歸於下經。雜卦之旨。則以易興於中古。作易者之憂患。亦激發於中古。於是判上經爲純簡之時。故舉六畫卦二十四之二十全入之上經。五畫卦惟取三十二之十二。四兼五者取八之四。純四畫者八卦。一如序卦之旨。一無所取焉。下經則取純四畫者八卦。四兼五者二卦。五畫卦取至二十。六畫卦惟取其六焉。蓋以世至中古。人心世運。日下流而趨繁。卽其反亦惟至於五畫而止。小畜履需訟四卦爲六畫。所以取而序之坎後。則以示其返之理。乃人世經涉險難之後。懼而偶返。其返也亦暫。故一降而爲四畫之大過。繼以四畫之八卦終篇。以示從此雖求五畫之運亦不可得矣。雜卦與序卦之異序。乃其觀世之念。異於序卦。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傳旣發其言矣。

更卽六畫五畫四畫而檢雜卦上下經之序。

上經

乾坤四兼五比師臨觀屯蒙五震艮六損益五大畜无妄萃升謙豫噬嗑賁兌巽隨蠱六剝復四兼五

晉明夷井困六

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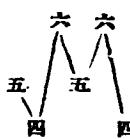
咸恆渙節五蹇解噬家人四否泰六大壯遯大有同人革鼎小過中孚豐旅離坎五小畜履需訟六大過姤漸頤既濟歸妹未濟夬四大過頤姤夬四互五而雜爲四畫者多故屬之四

雜卦上下經升降圖

上經升降圖



下經升降圖



合序卦雜卦之升降圖以相校。可得其異同之旨三焉。其一。序卦上經十一升降而後至於坎離。下經亦十一升降而後至於未濟。雜卦則上經五升降而至於困。下經亦五升降而至於夬。所以異者。序卦之旨。認人心世運爲多變而不常。旋升旋降。忽簡忽雜。故同類同畫之卦。聚而相次者。多不過四而卽變。下經則認升降爲少變而常有。升者不易降。降者不易升。簡者不易繁。繁者不易簡。故同畫之卦聚而爲類者。上經由大畜至蠱。下經由大壯至坎。皆歷十二卦而後變。其兩卦一變者。上經惟震艮損益剝復。下經惟否泰兩卦而已。同畫者多聚而爲類。一以示人心世運之一變而經時甚久也。一以詔人雜卦雖名爲雜。若其條理。則六畫五畫四畫各以類聚。不如序卦之序之多相間也。以雜卦之序爲雜。殆未求其

序之至不雜者耳。其一。則序卦以上經代表中古以前。下經代表中古以後。而以上經之終爲絕續之交。五畫卦爲六與四絕續之卦。故終以五畫之坎離。雜卦則以上經爲上古純簡之時。故既以六畫二十四卦之二十。入之上經。又以六畫之井困終上經。蓋以上經之終。猶存上古。下經則別剗中古憂患之局。而憂患始於情感。故仍上經之序。始以咸恆。序雖未改。義則序卦以爲承前。雜卦以爲啓後也。以爲承前故序卦咸恒遯大壯五畫之後又升而次之雜卦成恒渙節之後即降而爲四畫。以爲猶可反於上古也。以爲啓後之蹇睽家人以爲江河從此日下也。其不終以未濟而終以夬者。序卦之旨。判世運之終爲未濟。而希未濟之中有旣濟。雜卦之旨。以夬雖小人飛揚之象。而中藏兩乾。希其一決而返於乾。此則望世之心。同於序卦。而未濟爲純四畫。夬爲四兼五。以夬終者。亦以人心世運之進退以漸。與乾相續。夬可進爲乾。兼五畫也。未濟四畫不可一蹴而爲乾也。且夬雜兩乾。與乾同氣。故可以成乾。未濟不撰乾德。無望其成乾。雜卦之旨。蓋以六十四畫首尾相衡。上經之終。下經之首爲其腰腹。而以乾爲之血脉。上經首以六畫之乾。終以兩畫之乾。因雜大過下經首以三畫之乾。成亦雜大過兩畫乾。乃雜三畫乾終以四畫五畫之乾。夫雜兩畫乾一終以四畫五畫之乾。四畫一五畫序卦上經終以離。亦雜兩畫乾。此旨爲雜卦所同。而易坎離爲井困者。坎無乾一也。離之乾同於咸之居中。易爲困䷮與咸䷞夬。䷮則一乾在上。一乾在中。一乾在下。分明如畫。此則異於序卦之微旨也。其一則升降之序以漸。一如序卦之旨。上經惟六畫蠱一降而爲四畫剝。蠱極必剝也。四畫復一升而爲六畫晉。復極必進也。下經惟四畫家人一升而爲六畫

佛經說

十二

否。言乎義。則家人如牢獻。多否也。言乎運。四之升六也難。卽升焉。亦惟得

否而不得泰。先否而後泰。所以明升降之理。雖無常而亦有限也。又倒坎離之序爲離坎者。亦以下承六畫之小畜履。中古以降之人心。非折之以坎險。不能望其自止而復於禮也。然此返本之時。亦如曇花之一現。勉強而止者。坎一過又必盡情而肆。故又大降而爲

四畫之大過。而以四畫之八卦終篇。孔子當春秋之時。故斷中古以後。人心世運一降而不可升。於是夢想唐虞。爲一升而不可降。於是別類雜卦之序。以寫其所思。序卦雜卦之異序。乃文王孔子所遭之異時。而自春秋以後。人心世運。固日在四畫之中。然則孔子固非杞人之憂天鑒也。六十四卦之序。誠足以判世運之升降。然如邵康節之必判其年。則泥而不免於失。但觀卦畫之升降。則時至今日。正如大過。雖不能判其歷若干年而後反於乾比。然大過以後。既有四畫者八卦。則必歷極長久之時而後能度此四畫之厄。則固可知也。

雜卦第三表

雜於他卦

同人 大有 大過 遯 大壯 夫夫

夬 姤 姤 姤

師 比 隙 觀 刻 刻

凡數
十一
十一
無
十一
上經得
下經得

十一
十
一

十一
十一
一

坤 乾 卦 別

周易雜卦證解 卷四 雜卦傳

三六六

乾屯比豫晉

蒙師謙明夷

泰姤升損

觀萃益否

噬嗑坎賀節

賁離艮渙

大畜節蠱中孚

无妄渙隨小過

大畜節蠱中孚

无妄渙隨小過

无妄 大畜 损 益 艮 震 蒙 屯 觀 師 臨 比

無 無 四 四 無 無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無 無 二 二 無 無 二 二 二 三 三 五 五

無 無 二 二 無 無 二 二 一 一 無 無

明夷 晉 與 刻 異 兌 貞 豫 謙 升 奉

乾 乾

頤乾 剝乾
頤屯 剝屯
復蒙 頤蒙
復師 頤比
明師 損比
夷泰 益豫
損謙 晉否
益臨 萃觀
升臨 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一

無 三 無 三 無 三 無 三 無 三 無 三

泰 否 家 噎 塞 解 漢 恒 成 困 井

萃 隅 旅 小過

升 豐 中孚

困 家人 諒 漸

井 噎 需 归妹

晉 也 比 震 漸 證 睽 壇

明 夷 漢 坎 解 归妹 豊

小 兌 畏 井 候 大 有 離 鼎

離 異 兌 人 革 訟 漸 小 豐

履 同 人

無 無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四 四 四 四 無

無 無 三 三 八 八 一 一 二 二 無

無 無 九 九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無

大壯 遣 大有 同人 中孚 小過 鼎 豐 爻

大畜 恒 泰 大壯

无妄 咸 否 遵

坤 同人 革 屯 訟

乾 大有 鼎 小畜 震

兌 困 豊 離

巽 井 旅 次

震 兮 謙 豫

巽 兌 小畜 履

噬嗑 晋 差 漸

賁 明夷 解 归妹

家人 噎 既濟 未濟

泰 解 既濟 未濟

周易雜卦證解

卷四 雜卦傳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四 四

三六九
無 無 二 二 二 二 四 二 二 一 一 一

四 四 二 二 二 二 無 二 二 四 四 三 三

小畜 踏

履 需 訟

大過

姤 漸 頤

既濟

未濟

歸妹

大有

夬

兌 升 井 困 隘
革 鼎 積 旅 小過
䷹ ䷯ ䷮ ䷣ ䷢

坤 无妄 成 恒 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無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無 一 一 一 一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十五 五 三 五 二 二 八

十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十六 二 二 二 二 二

十七 二 二 二 二 二

稽之右表。可得雜卦至顯之例二焉。六十四卦。皆爲剝復夫姤所指撝。而頤大過爲之樞紐。
○故六十四卦不雜剝復。必雜夫姤。不然。必雜頤大過。雜卦據此以區上下經之類。而以
剝復爲陽卦而尊之。故雜剝復者十七卦。十四皆從剝復而歸之上經。下經惟得其四。泰頤從
從大過乃不得不已以夫姤爲陰卦而抑之。故雜夫姤者十七卦。而十五歸之下經。上經惟得其二。頤
大過樞機也。故雜大過者十六卦。上下經各得其八。頤不能離大過而列於下經。雜頤者十
六卦。十二乃在上經者。則以頤出於剝復。而爲剝復之樞機。剝復既在上經。頤雜剝復。
乃不得不從而歸之上經。於大經示其平。於頤明所主。此一例也。合上下經六十四卦。
雜於他卦之數。凡三百三十二。合之六十四本卦。都爲三百八十六。爻之數只三百八十四。
所爲功用九用六。繫之辭同於爻者。無此兩爻。則不符雜卦三百八十六之數。於此可
知用九用六。爲乾坤雜爲復姤之十二卦而發。亦爲雜卦之都數而發也。雜卦三百二十二。
雜於上經者百五十二。雜於下經者百七十。更區上下經而稽之。上經三十卦。其雜於上經
者至六十四。雜於下經者惟二十八。下經三十四卦。雜於上經者只八十八。雜於下經者則
百四十二。剝復在上經。雜剝復者多屬之上經。夫姤在下經。雜夫姤者多屬之下經。剝復
夫姤母也。子必從母。此又一例也。至若坤在上經。雜坤者十一之十。皆在上經。是雜卦
之例。亦地道卑而上行之旨也。乾在上經。雜乾之十一卦乃皆在下經者。是則將明天道下
濟之旨。而變雜卦之例也。又若蹇解在下經。雜蹇解者十二卦。八乃屬之上經者。蓋屯蒙

師比之十六卦。雖雜蹇解。亦雜剝復。使從剝復。即不得更從蹇解。是又例之變而自不變者。若其例。則上降之卦。必多雜於上經。下經之卦。必多雜於下經。不然。亦必如損益咸恆之例。上下各得其半。以雜卦爲雜。蓋未求其例。而不知其有極謹嚴之序也。二例之外。更求其所以爲序之旨。其不先屯蒙而先比師者。首尾相承。夬之成乾與否不可知。承夬者蓋比也。故於夬終以一憂字。於比承以一樂字。決去小人。則天下之樂可知。此雜卦之旨也。然則比何以得承夬。是則徵之繫辭。夬之小人揚于王庭。使之揚者王。能決而去之者。惟顯比之王耳。夬象之王。與比九五之王相承。雜卦之以比承夬。乃探繫辭之旨。於師解之以憂。則又觀世之恫。而詔人以樂之時至短。周宣王且復終怠。唐元宗何責哉。所以移損益代泰否者。上經以剝復爲主。下經以夬姤爲主。損益純雜剝復。宜從而移之上經。泰否兼雜夬姤。故從夬姤而移之下經也。上經終以井困者。上經以剝復爲主。爲剝復之樞機。頤也。亦多在上經。上經終而剝復頤之事亦終。將移於夬姤。而大過爲夬姤之樞。故以雜四畫大過之井困終上經。下經承以雜五畫大過之咸恆。明大過爲上下經之樞機也。頤之用同於大過。序卦以遯大壯次咸恆。不見頤之用也。故以雜頤之渙節代之。所以明頤大過之同用也。否泰之解曰反其類也。不如諸儒之說。余既於否泰卦中詳言之矣。別有一義。則否泰兼雜剝復夬姤。以否泰居下經之中。所以明剝復自此終。夬姤自此始。自否泰以下。全反上經剝復之類。而代以夬姤。旨若曰。全以小人代君子也。泰之後。遂以

雜夫姤之大壯十六卦次之。上經雜剝復頤之臨觀屯蒙震艮損益之後。猶間以雜夫姤之无妄大畜。雜大過之萃升。雜剝復頤之謙豫噬嗑賁後。猶間以雜大過之巽兌隨蠱。下經直以雜夫姤大過之大壯遯至需訟十六卦聚爲類。而決不以雜剝復之卦間其中。中孚坎離雜頤然中孚從蓋剝復陽卦。以比君子。夫姤陰卦。以比小人。君子之世。可容小人雜其中。小人之世。

則決不容君子之參與也。先頤以大過者。將以大過結上之十六卦也。析頤於大過者。明大過爲夫姤之樞。頤爲剝復之樞。析頤使獨立。明其爲榮辱之一主也。次姤於大過者。大過出於姤也。次姤以漸者。姤之用在一陰之隱伏。而漸歸妹既濟未濟四卦。皆雜四畫之既濟未濟。而既濟未濟。皆雜無形之頤大過。而夫姤卽隱伏其中。以漸次姤。明漸之中隱有無形之姤爲之用也。不以歸妹次漸而次以頤者。漸中有頤。在未濟中漸出於頤。一也。頤爲樞。故居大過夫八卦之中。二也。不以歸妹次頤而次以既濟者。自義言之。養正之後。不能遂爲不正之歸妹也。自象言之。既濟雜坎離。 $\equiv\equiv$ 坎中雜頤。 $\equiv\equiv$ 離中雜大過。 $\equiv\equiv$ 僅一隱焉而猶顯。頤大過生坎離。坎離生既濟。頤大過猶祖。易知也。歸妹中雜既濟。 $\equiv\equiv$ 既濟雜坎離。坎離始雜頤大過。歸妹之於頤曾孫矣。聖人慮其隱之甚。讀者莫察其統系也。故又以校顯之既濟次之。明既濟之出於頤也。以歸妹次既濟者。歸妹雜既濟。生於既濟也。濟亦雜既濟。不以次既濟者。大過以前。一如序卦之例。以卦之反覆者爲序。而義例主於聚。大過以後。則一反序卦之例。以卦之所生者爲序。而義例主於分。姤從大過。父從子也。

○漸從姤。玄孫之從高祖也。姤生大過大過生離願從漸。曾祖之從曾孫也。離生未濟未濟生漸既濟從願。孫從祖也。既濟生坎坎生未濟歸妹從既濟。子從父也。未濟從歸妹。兄弟之自相從也。服盡於高祖而旁恩於兄弟。雜卦之使父子祖孫兄弟相從而別刲一序。所以明卦之有統系。猶人之有統系也。不以姤終而以夬終者。終以夬。已爲聖人不得已之情。姤則絕望矣離姤於夬者。將以漸承姤。明姤之所出。則不得不離夬。一也。將以明漸歸妹既濟未濟四卦之皆出於夬姤。故以姤率於前。夬殿於後。而四卦居其中。如嬰兒胎於父母之懷。二也。將以夬承乾而通比。以寄其無涯之望。於是離而終之。三也。卦之神在雜而爲五卦。不在反而爲兩卦。倒師比爲比師。泰否爲否泰。所以示人兩卦先後之次之無定也。析大過頤八卦之次。所以示人六十四卦之皆獨立。無取反覆以成兩卦之義。斯又八卦析居之微旨也。

但論雜卦之數。乾坤爲他卦之雜。不過十一。然乾出而爲復剝。坤出而爲姤夬。復剝合而爲頤。姤夬合而爲大過。六十四卦。惟此六卦所指搃。此六卦者乃乾坤之子孫。卽惟乾坤所指搃也。旣濟未濟。若不雜此六卦。然旣濟未濟各雜一坎一離。六畫之坎有頤。離有大過。因是雜旣濟未濟之家入睽蹇解漸歸妹。雖於六卦若一無所雜。而旣雜旣濟未濟。卽不得遁於頤大過之外。卽不得遁於乾坤之外。是乾坤所以爲易之繩。其无用也。乃其所以爲大爲至也。泰否亦乾坤也。乃獨立而無所雜。疑若無用矣。雜卦傳乃特釋其用曰反其類也。蓋言泰之雜爲復臨大壯夬。與泰同爲陽長之類。否之雜爲姤遯觀剝。與否同爲陰長之類。

類。泰否雖無所雜。而其所雜之四卦中。如復剝姤夬者。乃爲六十四卦之司命。復姤八卦與泰否同類。皆以有用爲用。泰否則反之。而以無用爲用。猶之乾坤有形之用。若局於十一。無形之用。則彌綸於全局也。文王既大書用九用六。以別乾坤之用不在用其身。而在用其所出之子孫。孔子又大書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明文王所謂用九用六。乃指乾坤六爻所發揮旁通。凡復姤十二卦之情。皆乾坤之情。子孫之情。不得異於高曾也。學者乃執乾責乾。執坤責坤。而乾之雜無非乾。坤之雜無非坤。尊其純。乃以隘其用矣。不知乾坤之用。在其所旁通。復姤十二卦發揮之力。而執所雜之數。以疑乾坤之用止於十一。是謂乾坤不如家人睽蹇解漸歸妹旣濟未濟。猶爲十二卦之母也。乾坤尙得爲廣大乎。
升履需訟。皆不爲雜之獨立卦。故雜卦傳特解之曰。升不來也。不來爲它卦之母也。履不處也。不居於它卦也。需不進也。不通而雜於它卦也。訟不親也。不容於它卦。既以一不字明不雜之卦爲不來不處不進不親。又於爲雜之卦。舉蒙而解之曰蒙雜而著。復於繫傳舉恆而解之曰恆雜而不厭。著之義。謂雜卦雖藏於中。而繫辭則著之使顯。蒙六三所以必因渙六三渙其躬之躬。而曰不有躬者。以渙六三雜解六三。蒙六三亦雜解六三。同其辭。乃以著其同雜一卦也。恆之雜而不厭之義。已於傳下詳說之。旣於不雜明其不雜。又於雜明其雜。自來學者乃不於此求其鑑。遂使雜卦之精旨。湮淪至今。可勝惜哉。

雜物因也。撰德果也。序卦解六十四卦先後之序。其曰而後者。以明有前卦之因。而後有

後卦之果也。其曰必者。以明有前卦之因。必有後卦之果也。六十四卦。如六十四代之子孫。其血皆統於天地。不得曰蒙爲屯之果。無與於乾坤也。卽不得但謂既濟爲未濟之因。乾坤不爲未濟之因也。數未濟之因。必窮源而至於乾坤。知乾坤之果。必竟委而至於未濟。六十四卦之義。展轉相因而不可斷。猶之導岷入海。不能截中間之流。指此爲某水。彼爲某水。而於岷之源海之委無與也。其因之所以雜。則以一卦雜五卦。五卦各復雜五卦。展轉相推。一卦實雜六十四卦。然則六十四卦實爲一卦之因。而一卦又爲六十四卦之因。其不可爲分別者。則血爲一脈也。其各爲獨立者。則血承之祖。而狀貌性情。人人各具其特而不能的似。序卦明六十四因果合爲一因果。一因果分爲六十四因果。雜卦明六十四卦合爲一卦。一卦分爲六十四卦。序卦因文王旣定之序。而解其因果。雜卦則別剏一序。以明六十四卦因果之相通。不必定如文王旣定之序。孔子雖不言。而可得其義。請說於下。乾何以曰剛。承夬之義。決小人必以剛也。剛以決去小人而止。故承之以柔。柔者人之所樂。故受之比樂。樂極則憂。故受之以師憂。吝者苦人之求。施者無以厭人之求。憂也。求人者憂。不與尤憂。與求。憂之原也。故受之臨觀。而訓其義曰與求。與求之情皆見於外。而各欲保其所有。故受之以屯。屯見而不失其居也。見則著矣。不失之念則雜矣。故受之以蒙曰雜而著。是蒙也必有以起之。故受之以震起。起必有所止。故受之以艮止。止人者損人者也。故受之損。損卽是益。故受之益。損之若衰而實保其盛。益之若盛

而實卽於衰。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損益與時偕行。大畜時也。故受之以大畜。時不宜則有災。故受之以无妄。无妄災也。災不獨至。故受之以萃。萃聚也。聚不再來。故受之升。升不來也。輕清者乃可上升。故受之謙。謙輕也。過輕則怠。故受之豫。豫怠也。怠者自悔。不免乎人之食。故受之噬嗑。噬嗑食也。人相食則反於原始。原始之時无色。故受之賁。賁无色也。色白可見。故受之兌。兌見也。日月寒暑。此見則彼伏。故受之巽。巽伏也。伏則無所事事矣。故受之隨。隨无故也。無所事不可久。故受之蠱。蠱則飭也。蠱而久必爛。故受之剝。剝爛也。爛之極必反於飭。故受之復。復反也。夜而反。則晝矣。故受之晉。晉書也。日不可以長晝。故受之明夷。明夷誅也。而晝復傷矣。進復退矣。晝夜也。進退也。相異而實相通也。故受之井。井通也。通者。遇其時也。故受之困。困相遇也。此上經三十卦之序。先後之義。無不相因也。下經首咸恆。承困之序。相遇則其咸也速。故受之咸。咸速也。速者不可不久。故受之恆。恆久也。物久居其所必離。故受之渙。渙離也。離不可久。必有以止之。故受之節。節止也。止則緩矣。故受之解。解緩也。緩者必有難。故次之蹇。蹇難也。有難必顛沛於外。故次之睽。睽外也。窮於外必反於內。故受之家人。家人內也。內內而外外。否道也。故受之否。否雜姤遯觀剝。舉泰所雜復臨大壯夬之類而胥反之。不可久也。故受之以泰。又胥否之類而反之。亦不可久也。必有以止之。故受之大壯。大壯則止。止則退矣。故受之遯。能退者衆之所

歸。故受之大有。大有衆也。衆之歸也。親之也。故受之同人。同人親也。人人私其親而不公。則革之事起。故受之革。革去故也。去故者必有取於新。故受之鼎。鼎取新也。去取不能无過。故受之小過。過於恭哀儉者人所信。故受之中孚。信之則秦越若家人。故受之豐。豐多故也。豐之極則衆叛親離。故受之旅。旅親寡也。豐之敗也。驕。旅則多懼而可上人矣。故受之離。離上也。上極必反下。故受之坎。坎下也。上者下。多者寡矣。故受之小畜。小畜寡也。寡非人所樂處。故受之履。履不處也。物不可以久行而不處。故受之需。需不進也。不進則與物相遠而不親。故受之訟。訟不親也。無親則孤立而危。故受之大過。大過顛也。遇乎通則通。遇乎顛則顛。故受之姤。姤遇也。莫大於男女之遇。故受之漸。漸女歸待男行也。漸之遇正。故受之頤。頤養正也。男女正。天下定矣。故受之既濟。既濟定也。定不可久。而男女之亂作。其禍則先中於女。故次之歸妹。歸妹女之終也。女終而男亦必窮。故受之未濟。未濟男之窮也。陽不可終窮。必自決焉。故受之以夬。夬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將反乎乾也。終以夬。與乾相接爲循環。至於終篇。乃一再言男女。而終揭君子小人之旨者。所以明六十四卦之遞衍而爲世運之消長者。雖繁。其因則惟視乎男女之正不正。君子小人之孰長孰憂耳。終以一憂字。始以一剛字。是則春秋之志。旣不得位。亦惟口誅筆伐以申其剛。使潛德之幽光日長。奸雄之旣死尤憂。人知孔子志在春秋。而未知春秋之旨。揭於雜卦之首尾二字也。雜卦之訓爲雜卦而

發。亦爲其序之相因者而發。旅之訓親寡者。上因豐而爲果。下爲離之因也。易坎離之序而先離者。亦以離爲旅果。坎又爲小畜之因也。六十四卦旣爲一因果。今卽更爲六十四序以說之。亦必無所扞格者。蓋一卦之中。實含六十四卦之理。受之太極者旣爲一血。雖生而爲六十四。其血之爲一。則無可分。卽必無所不通也。

周易雜卦證解

卷四

雜卦傳

三八〇

周易雜卦證解

定價國幣拾貳元

原著者周善培

文通書局印制

發行者華問渠

文通書局

印 刷 所

文通書局 廣州長沙
上海重慶成都 昆明

發 行 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上海初版

必潤印版有權

